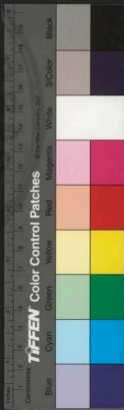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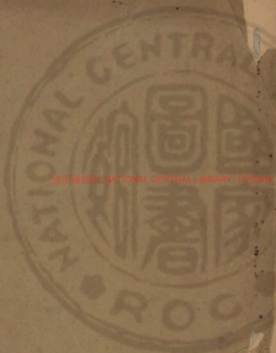


2025 ED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2025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子部 子部 子部



萬聖志福通

分編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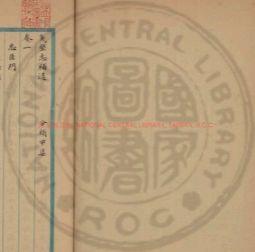
卷一

忠臣門

蓋志稿

瑣節却使

林大志都却使已載實官數獲十餘歲富室和七年其所統及  
破高陽寨未解會周周見錦長花帽支手數十輩有長大餘直  
入卧內方驚顧而林君未時致字曰房舉汝勿恐明日得汗安  
則留生放語曰吾非久當受代政問其故曰有內止黃巢者觀  
時事不佳知必先亂每起念曰即不幸有變吾必死之上以報  
國家下以表忠節明年京師破黃巢起大比上帝嘉其節收預



陰為吾代少頃甚去誠覺少寐明日果得汗而寤方問答次不  
暇詢黃之石始與十三年後如履歷履為廣德守中使黃序即  
經過嚴密造及先世曰先人碑銘在於京畿受國時不悉見夫  
身之辱積新于履自焚而今乃得前事惟忠臣孝子動天地感  
鬼神雖在末元之前寫卷已知其心矣夫豈偶哉哉

吳氏父子三夢

吳信字正之海陽人始與初為武岡尉嗣賊曹成踞湖湖南  
粵喜張即前在立守將黃石典與黃守 行遊山谷信獨健然  
以死自誓留城內甚丁壯得密后二日寇壓境先遣一騎將來  
偵城中虛實備識其人登俾呼曰却大大亦為此却却注曰吾  
以母政陷于此不能自遁是是故人信為言城中無索戶大家

正使將獲謀得不預居却曰聞黃汝居堂中之藏甚厚故未取  
信曰去已久去却曰然則為君全一誠即舉經度米去黃歸買  
為己切受理責信藏藏器數年十日賊為全州州州州人  
告曰君有除切生子雷及弟起自崇南第一州覽而弗辭姑志  
請贈又二十二年丙子賊官于廷原出却見羅履有詩首句云  
足跡東南第一州始信前首是或真子仁保荒名卿書竟用此  
舉元解登科滿賦十二年仁保讓官明州元保今寓請却檢量  
前而夕夢入夫蓋林見碑納數百版科山門上一僧欣然獨出  
禮問其誰或曰四祖也即往寺致敬行經兩廡履見一僧亦衣  
身異眾又問人曰五祖也如工禮聽講乃驚明日至相府過則  
再生趙香踪行知所投曰危殆不可為也於是史斷之難回及

此官乃知內使通楊旨在新規

不忠類

卷二孝子門

孝子門類

楊大明

由安早而康民楊大明事父于黃公阮山下結廬奉側所嘗白  
艱為禮補去歲石穴中火夕火雷震石輪碎禮凡為人以為孝  
感有道人至座所見之嘆其地孝指祭上道嚴謂曰以是與我  
雷有以奉敬大明即與所志道人將獲聞小孤能表其忠報  
曰喜宰衣入無時誠血葉聞小里石拊厚之嗚呼良久遠成紫  
金矣又獲葉末為圖刻以授大明大明嚙曰有居嘗均且在父

表不致觀富毒也既入益奇之從孫然取道嚴還之日聊試居  
州趙時孫問曰楊君真難士亦行動寫陳望上倚其艱又夕道  
回往往迎葉補石還子為鏡狗子既不我交吾亦不必強氣談  
雖少留顧子志向爽會當有處北青雲有及穿逆刺去卿八聞  
有說觀之題處去地黃人許始以淡墨書處而墨已缺按字體  
飛動皆欲真仙時結與十三年也里介問于縣縣令李龍白郡  
守王滿朝明年詔賜帛十八令長史成時存問事其赴居注

卷明之賊考歲

卷明之字狀仲荒山人幼孤鞠于祖母李氏李嘗語之曰吾年  
七十歲時得寢疾因臥三日夢綠袍判官告曰與吾七十七至  
吾壽數生此報報前中孝行年過病所望之數延病病已革

此官乃知內使通楊旨在新規

不忠類

卷二孝子門

孝子門類

楊大明

由安早而康民楊大明蘇父于黃公阮山下結廬奉嗣所當白  
艱為禮補去歲石穴中次夕大雪震石輪解體凡為人以為孝  
誠有道人至座所見之談其地孝指祭上道嚴碍口以足與我  
雷有以奉敬大明即與所志道人將獲問小孤能表其中心  
口喜宰衣入無時誠血葉問小兒石拊厚之嗚呼良久遂成紫  
金矣又獲蘇末為圖刻以授大明大明樂曰有居官均且在文

表不致觀富毒也既入蘇奇之似攝然取道嚴還之日聊試居  
州趙時孫問曰楊君真難士亦行動寫陳望上倚其艱又夕道  
回往返迎葉補石遺子為鏡狗子脫不我受吾亦不必強氣談  
雖少留顧子志向爽會當有氣此青書有反穿逆刺去卿八開  
有統觀之題處去地黃人許始以淡墨書處而墨已缺按字體  
飛動皆似真仙時結與十三年也里介問于蘇蘇令季龍白卿  
守上滿朝明年詔賜帛十八令長史成時存問事其赴居注

發明之誠考厥

發明之字狀仲荒山人幼孤鞠于祖母季氏季嘗語之曰吾年  
七十歲時得寢疾因臥三日夢綠袍判官告曰與吾十七七至  
吾壽數生此報報前中季行年過病所望之數延病病已革蘇

楊君不聊生中又姓者于頃者又任街上帝廟成已身五年以  
此奉命者未盡爾中君味其聲不為動其惡益切明日孝病  
身如舞立八十三而終其壽地踏履僅領御奉祝以特恩版  
誠義石前刻時已八十二歲法不應任官其人任朝者則其行  
表合均屬之得盛尚且前滿以五年乃故任鄉人典是音應左  
史以下二十人夫為請于朝則增授奉知政事致一總謂其無  
明以為蘇其仁性曰公誠無成則成陳必能勤工聽政爾其政  
仁傑曰貴居項以主行動上帝走以知今日必能勤人主用言  
其故強味然敬德德果得肯選官教節賜服婦人四年乃卒

唐忠明

安撫小民唐直昭與凡年則得政故傷人妻姓氏法雷死其子

忠明時不在家此知乃詣里正及縣已以有成不聽獄故其持  
理訴即言無以報則施之恩幸有兩弟可以奉母已代父受施  
刑蓋指出坦詞甚長切大行曾大將侍即喜以無此法笑拜不  
止凡五訴不見者方歲及是府門外以大父約項至數十曾公  
遠將兩月非歸見之惘然使以狀未向無高自若明日且送下  
曹廟此未竟惡則在并柳施事洩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為草奏  
而整之獄以法報父兄而罵曰我身已去故人償命自是亦分  
必有子何得如是及報下路獄父罪一等而釋忠明前劫之  
至官吏欲驗武為始以得精推之入市忠明色無悔悔呼曰奉  
子侍老積故防獄代父償命留名萬世至市曹始宣恩旨人感  
嘆其孝誠時年二十有二曾人妻其故父以孝子明孫事狀上

為乃錫卿社夫名仍已量如恩賜於是改所居曰嘉福里曰奉  
培賜銀三萬兩二尺米二斛後父母相繼卒既葬並立子出遊  
嘗以修治術進為給至今稱存

謝小史

南越趙小史謝某事父甚孝父年老憊病肉更家膏粱一日有  
用可了則故奉不少之稱有餘即益市佳饌以進若不暇過舉  
以而親愛凡二十年間始終一致父及死持其手足口嚙竭力  
孝哉神天有鑒臨之表無以報九夜願為可子時婦方妊臨產  
夢前入產窟而生子狀貌宛肖前奇數歲家每祀先兒即孫父  
位飲啖自如故長事親之孝一如其父

方婦題

萬湖奇女

萬湖居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心較教授鄉里稱  
為唐先生女與兄事之誼深用習女工以取給于姊妹女傳每  
晝夜必無惰數四而後寢雖大寒暑不廢惟冠一紫袴依過自  
弛湯來就難入宵窺其父注為女曰吾妻矣死則無恨奈何  
何女曰或父獨何憂成許久已法今日豈得父子俱生非項之  
賊文欲殺其父兄乃將下女趨而前拜曰吾父實良老殺之何  
為能將罪惡不在金帛焉難脫他顧奉中聊以贖父兄之命不  
及斯得命於此無益也賊即舍之兄兄嘗得脫女履令急去曰  
無相命喜自保或得為將軍妻無敵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  
將即躍入水而死賊嘆傷不已女時年十七後數日其從兄夜



晉女未刺曰幸活吾父兄吾已死故與兄訣死兄修飾不得  
妻族聞之其以夢告夫當曰我亦夢小姑來如平生庶則別去  
明日始知其夢死則少隱四女子以妾侍之妾當曰子在首於  
倉卒危殆之際乃能脫家說哉以活其父兄人能解脫其身以  
死其印可謂全德矣其卿人謂以女子日好賭則女侍胸中也  
指古今故能作此夫大失事初謂不然蓋其八首之美非學而  
能今世士大夫口誇聖賢之言身便藏微俸以衛生者不可  
勝數曾一女子之不若故備錄之異日則項國史也

却為妾考婦

却為婦其氏為王乙妾然子家居而事姑盡身姑老且病日倚  
吳氏育政為指塔拉御國以為美兒吳注昔曰女不事二夫新

婦有孔惟奉命以此說姑知其志不可辱然從之妾為卿侯坊  
解所灌瓶補致靈神除之故日獲數千百錢悉以付姑為新米  
費或得肉饌即包藏持歸賦性實實不與入妾又一言難他人  
財物紛雜在前不舉日一視其所取惟稱其直故卿人父相逼  
喚是以婦姑命處息無幾寒之患嘗故故未積有外人相呼與  
婦姑及故過然將取置室中以日不見見其置稱內其中甚傷  
巧不深其運視之不發處於病家得報備姑而取所為故洗滌  
萬無會之一日正查里人皆見拜堂五色霞雲下吳氏購之而  
升舟舟除大驚報其姑曰莫胡說給雙與人春未回家方陳  
臥在床爾時視之果病房前窺之果然極未病背狀然而遠及  
歸姑語之故吳曰適夢二青衣童屬雲而未執符錄奪我衣言

大帝有召令我步宜直扶天門自入朝為帝御坐臨軒旁問曰  
此一下惡村婦乃能成事老婦勤苦盡力有為可重賜酒一盃  
齊帝感其大與我一盃曰婦乃能自今不須復作拜禮而返  
約二童仍前送歸恍惚而醒果有半棧在床為帝氣始悟果  
所規者乃神遊爾自是隨願食多矣帝不拒而賜錢專留姑用  
用盡復生一子婦解不墮功受日月壽亦丹明

不孝子類

龐大案元

湖州去城三十里地名此村有丹神廟天為後不孝婦某氏之  
母嘗墮水中生流不致用他人獲之反加詆罵而毆之滿無元

并必月轉福藏谷出南門方離屏一人跪呼附母樹利某真哉  
與俱至約臺下其人怒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  
擊汝猶殊不懼爾應之曰便是大神也還錢乃可去語雖訛寒  
苦一餐而死神即不見問母人驚怖告於為程財未為未驗其  
事

陳曾為子

向成鄉民陳廿二皆逆其父父不能堪每有楮銀於鬼神祠云  
不孝之子爾遭殺傷虎咬也如是輩子又沒惡子因入山伐木  
為虎所食家人尋得骨尸而還及夜舉家悲哭聞鬼母自山而  
下初如啾啾不狹聲已後為羊鳴又發他獸聲蛇可怖家人數  
休其嫂叱乃獨引去連日搜檢不已乃急葬之而狼居焉時為

大帝有召令我步宜直扶天門自入朝為帝御坐臨軒旁問曰  
此一下惡村婦乃能成事老婦勤苦盡力有為可重賜酒一盃  
齊帝感其大與我一盃曰婦乃能自今不須復作拜禮而返  
約二童仍前送歸恍惚而醒果有半棧在床為帝氣始悟果  
所規者乃神遊爾自是隨願食多矣帝不拒而賜錢專留姑用  
用盡復生一子婦解不墮功受日月壽亦丹明

不孝子類

龐大案元

湖州去城三十里地名此村有母神濟天力後不孝婦某氏之  
母嘗墮水中生流不救用他人獲之反加詆罵而毆之滿無元

并必月轉福祿各出南門方離屏一人跪呼附母樹利為真哉  
與俱至約臺下其人怒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  
擊汝猶殊不懼顧應之曰便是大神也還錢乃可去語雖訛寒  
苦一餐而死神即不見問母人驚怖告於為程財未為未驗其  
事

陳曾為子

向成鄉民陳廿二皆逆其父父不能堪每有楮銀於鬼神祠云  
不孝之子願遭蛇傷虎咬也如是置子父沒患子因入山伐木  
為虎所食家人尋得骨尸而還及夜舉家悲哭聞鬼母自山而  
下初如啾啾不狹聲已後為羊鳴又發他獸聲蛇可怖家人數  
休其嫂也乃獨引去連日搜檢不已乃急葬之而狼居焉時為

此元年二月也。該家皆恨其久不及見焉。人問卿曾幾狗不  
孝於母言其食糞葬母等之曾。始視云。視當食汝以真母泣而  
呼。天順史雷雷陳作。其子擊死于田中。

陳燕家狗

萬曆十四年三月。江州人趙二。出市過南門之外。陳燕家一狗  
看。迎搖尾。群飛。近驚曰。哉。幸常不啻。到此。你自不識。而問何如。  
此。作怪狗。忽作人語。曰。我是趙二郎。密友。妻如。婦時。乃市上。茶  
店。小立。郎者。也不合。上前。時。毀罵。其母。夫狗。以此。受罰。墮苦  
生。道。所以。有。明。其事。奉。勸。世人。以為。戒。前。趙。在。嘆。淚。再。與。言。咆  
哮。去。矣。

吳二兒

編歷二年春。金海民吳二兒。將種稻。從其母。飯所看。草場。坑。曰。  
明日。插秧。矣。無。幾。雇人。作工。食費。母曰。我。怕。春。寒。且。明日。未。即  
雇人。汝。妻。有。數。種。何不。取之。吳。為。而出。其家。有。春。十。餘。株。婦。姑  
中。分。之。吳。姑。探。種。某。婦。苦。吳。兵。即入。母。居。舍。之。出。曰。不。借。我。  
幾。人。探。我。春。莫。在。此。往。去。別。處。討。飯。喫。使。持。斧。斫。其。床。并。屬。席。  
皆。碎。之。時。已。進。夕。母。詢。隣。家。留。一。宿。隣人。曰。你。兒。性。惡。留。爾。必  
遭。凶。爾。拒。不。納。母。出。立。屋。下。務。程。往。去。且。望。且。立。至。五。更。流。苦。  
虛。空。胸。早。天明。俄。聞。雞。鳴。時。方。除。晦。忽。聞。霹。靂。與。三。農。夫。同。下。  
母。還。家。見。床。榻。皆。毀。大。哭。其。婦。曰。昨。以。春。景。之。故。故。夫。大。打。  
罵。一。夜。婆。且。去。日。正。午。片。雲。起。北。山。頭。順。史。烟。霧。頭。吳。與。三。  
人。皆。避。山下。為。雷。擊。雷。有。頃。餘。晴。三。農。皆。有。聞。獨。史。吳。生。身。之。

乃割理指回八把二尺穿不可出走故其妻急請兩院做醫  
至晚始可出體黑如炭矣

不孝婦類

李氏虎毒

乾隆五年八月朔朔寓客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呼  
十餘日婢妾侍疾無間婢等幸甚為悅之而已化為虎急報  
趙立聞其由已不能言兒女聞訖刺李但合族換切于若換情  
狀與飲食甚不視與生肉乃覆而食六七日後積積在房兒女  
欲咬之自是人莫敢近趙尋入室室高其戶日刺以生肉數斤  
迨其及獲三官來喜以故欲除之禁口不可李為人無狀果所  
與知上天以此示警若無去之快若且至為疾府告天使將

自此亦一善也故如其言命運士作實賢度人醜以此李方純  
命生時山反依姑不孝翁姑基其婦趙生不敢嫁立是無悔  
之者

未嫁為婦

泰州楊為婦年十四歲貌出流華且喜歡舞謝氏女也其母陳  
陳云貴此女時方五歲立春以七拜為限今謝約二拜兵已取  
歸養女免使良家終身墮於風塵卻守張定史呼婿問曰汝嫁  
家時尚幼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自謝姑至前規之極首曰非  
也張州所許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免勸送出謝物淚涕泣而  
去所還馬居方入門怒道不知路楊母詢其故曰眼前某某漢  
漢如人手這我眼史不能見費至舍前便覺內痔喜于辭以疾

夫故取不之信因會定命至要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蓋所  
在稱以爲罪曰強其歸從中遁去耕種紅信足達境隨下始發  
其真疾馳落階竟失則孫携臣爲判官實見之辭于死然而其  
善行若也

卷四節義門

義夫節婦類

程然女

方臘作亂將應新並欲入程叔請避地城南一七年十七父母  
計曰吾家居此不幸則此七年也方臘爲一母於幾何頗復見  
宗靈乃野語之曰吾州以程爲稱汝良家子也足不及門外獨  
爲兵刃所切念何七曰死無恨哉者脫有不可報死而已同取

衣囊試爲是賊拒賊之狀父母喜曰能如是真吾女也明日賊  
立逃叢山中女適遇賊賊執之曰持向耶聖公何愛不富貴女  
罵曰汝狗輩敢大害人豈爾不若何聖公也賊臨以白刃曰不  
從則殺爾女愈罵賊怒先斷其髮知不可屈碎其尸而去時有  
兩童匿其旁大石下備見始末歸與其家言之遂收葬山下羅  
頌瑞現爲作傳云

程節兩賢

始與初看貴地爲某官于袁州有郭王簿者居是邦亦浮人也  
始以鄉里之故憐其窮第拉居官舍旁科衣雜食待之若兄弟  
凡歲餘每夜滿運臨去將行盡所餘俸未二百三十斛錢四百  
十與之人治雄坊於闕元寺日可得十錢之人併竹郭生其所

夫故取不之信因會定命至要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蓋所  
在稱以爲罪曰強其歸從中過去耕種紅信足達境隨下始發  
其真疾馳落階竟失則孫携臣爲判官實見之辭于死然而其  
身行若也

卷四節義門

義夫節婦類

程然女

方臘作亂將應新並欲入程叔請避地城南一七年十七父母  
計曰吾家居此不幸則此七年也方臘爲一母於幾何頗復見  
宗靈乃野語之曰吾州以程爲諸汝良家子也足不及門外獨  
爲兵刀所切念何七口死宜從賊者脫有不可報死而已同取

衣囊試爲是賊拒賊之狀父母喜曰能如是真吾女也明日賊  
立進叢山中女適遇賊賊執之曰持向耶聖公何愛不富貴女  
罵曰汝狗輩敢大害人豈爾不若何聖公也賊臨以白刃曰不  
從則殺爾女愈罵賊怒先斷其髮知不可屈碎其尸而去時有  
兩童匿其旁大石下備見始末歸與其家言之遂收葬山下羅  
頌瑞現爲作傳云

程節兩賢

始與知縣曹地爲某官于袁州有郭王簿者居是邦亦浮人也  
始以鄉里之故憐其窮窮拉居官舍旁科衣雜食待之若兄弟  
凡歲餘每夜滿運臨去將行盡所餘俸未二百三十斛錢四百  
十與之人治雄坊於闕元寺日可得十錢之人併竹郭生其所

居近尼寺得屋十許間白於郡守亦留為寓舍詳因其首履其  
理後一年於廳事間於土藏一在藏金銀數百而郭仍封閉之  
遺一檢往報衙曰土中所藏當是公家物頗道疑結未敢之奇  
報曰向者安得有間幾可瘞又忘而不取我此殆天以賜君者  
何為不受郭於是焚香拜跪遂為富室宜奉人至今以兩賢為  
美談

昆安宅妻

鄧州大族昆氏相傳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費氏蓋為  
婿許善孔明保春嗣存其家建文二年郭不戍于胡兵敗得脫  
昆氏以男女數百口皆囚以北上鄧州青霞山為紅甲郭倫邀  
擊盡棄所掠而去昆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某乳母皆為郭

震王生所獲救亦相宣撫使周邵奉軍來降王生為石羊山  
將與昆婦同生關中關有宣撫王周婦與某婦以月二日往焚  
有婦視道上一丐者病日以臥蔽面形容憔悴憐視之告婦曰  
道工丐者宛輪吾十一郎詢其由曲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婦  
持金銀與之約十六日後會且戒毋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  
兩曰以某手請宣撫司殺賊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  
通許宣撫下軍史述王生會王出獵婦已所有積數千兩與  
婦及女赴安宅舟橫流而下王生家寶銀萬一無所取王晚歸  
不見其妻而述羅天至觀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真為某  
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不介意是氏夫婦離而復合如  
初婦人不應故夫在馬中求之古烈士可也惜違其姓氏王雖





或大益知義理可喜者 是婦在嫁夫即生身後入司不過其夫於道則終身忘之矣何耶抑婦之古烈女亦過矣不生去爾其為是氏婦不能訪其夫而還之乃殉為室故其逃去又有媒逆其事不夫家贊即為自解之辭不待已身亦何足取而謂之知義理人近矣予謂此致事小無足重難而履合只是一致同味如樂鳥破鏡之類也

壯余張喜

楚人張生居淮陰歷歷之灣家故酒肆頗為饒足婚與年已老唐街南下張人奔命京口張素病足不能行酒肆得已而完顏亮立張喜京氏為成商所掠即與之脫身告曰我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為他手不若同往取之爾喜得張慶逸身之張

幾于俱為嗜喜以為悅已凡是行獲獲登第志以盡之相此如真夫婦而亮死華運車痛飲酒醉卧之投利刀斷其喉席卷射物歟馬蹄張張北前事者歎歎行法絕幸出所携符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果必不肯信哉今日之獲乃張本於逸也於是聞者又稱馬慶在越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剛轉同是得名漢辭信政雖也代生與豪顯婦人女子亦多剛勁立節又徐仲車其家淮陰一婦之夫預命歸子而婦知張為媒納幣時為室居三年生二子同母過夫死慶張以婦相從之久人有子必不為恨乃笑指而語之故婦愕然遂殺賊賊告其事檢盜犯官大恟語曰孟少年為良人婦為盜所致使妻早聞之誓不與張生而種皆既種不可留於人世俱掛洪波復張

伏事婦亦日洗而凡此二女者志義相堅於百年之間可嘉也  
已

量漢州錄事

董者卿字仲臣之德與人譽于同縣視氏結與中為漢州守  
卒於官家不能踰者寓居義長子元廣家處于親戚嚴陰胡房  
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文人室族滿學家東下  
與蜀客呂汝若又數名方每指行日入狂志相與如骨肉唯室  
厥有是色性復為元廣利臨安岳元呂陽亦高義其孝而  
還遠錄以爲外婦蓄之鄉鄰而三女莫如其亡矣况汝爲以兩  
世宗嗣之故痛樹于心度濟卿人制紳士慈蘭公詢語之希無  
須及死後初祝知嘉州祝餘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慈其人亦

依合序先朝科甲去歲在丙子成其子實字東大攝四川總屬  
交徽未成却道致郡州吳德仲廣行刺為解守周蓋延之偶後  
華墓中一故傍撫而立安區恬難不類然華東女日詢陳魁  
曰彼何姓名曰官人喜之鄰曰妹也吾見其不類爾曹故問之  
魁曰是薛情也未敢應其通舉益勸飲又令醉魁更勸笑曰  
若欲離歸滿飲非薛情不可矣必辭歸曰素識其人乎曰吾未  
嘗至天府安得相識但是標梅如野馬在難摩以非爾中人所  
以叩請其長身固無他也吳即令侍席同密語之曰汝不足風  
塵中人何緣在此始稱舍在不語久之乃言我本良家兒女父  
故守注官不幸失身存境想是前生重情今世情之夫復何說  
東老覺然感動曰汝祖汝父非漢州守竹山令乎情與注曰官

人何以知之東老曰汝母姓祝于我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  
訪累年未嘗少置懷抱不想邂逅于此又應詢所由乃知其  
母嘗於薛媼得歲七十今在籍歲餘吳語竟各陸波一座頃  
數爭致問來老曰其姑甚長不可立致而盡他日當相言之酒  
罷歸踞篋曰情隔其母來矣穿亦至因備述本末為除籍必  
以此為事耳當如何曰正有望於公使人於寒亭為表妹必嘗  
嘆之我此行其所奔馳向為之資送費今且此之持令人可矣  
笑曰天下長事豈應一入獨擅吾當以二十萬助汝之東老遂  
往歲却起一月及運命所得為五十萬悉付待吳喜曰已為擇  
一佳婿即媼之妾婿文姓大其名吹身猶媼為人物色其兄弟  
所在運使官緝以生理漢州之履賴以不絕云

劉元八婦

明州慶王傳與高茂林氏為買獲官酒坊他店從而沽拍各隨  
步家認其謀隱年既久林貧度數二千兩取索不可得許于州  
史交賄賂其詞反以為慶父林先令餘者八人挾告薛媼以為  
証地慶王押不獲伸達因登控治府得疾鄰有劉元八即有妻  
園慶高氣為之不乎宣言於眾曰吾卿有此等冤抑事慶王薄  
陳理酒錢却問生園何州縣為我恨不使之就或為証我  
自能暢述情由必使故人交枝八人者覆屬其語懼彰泄為害  
報而人說口舌有偏乎遂罰款於該亭通諭薛媼曰八婦何以  
管他人閑事且與酒酒荒袖出官卷二百十昇之曰知八婦家  
貧即以爲助劉媼罵曰爾輩起不義之心與不義級今又以不

表之封污我我自執死不受商餅也此段向直虛實必非湯問  
可了彼陰間與官所刺已若有之甚煩有仲吉處呼問酒保今  
日所費若干曰為錢千八百罰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還解衣  
簪幾付之已而復出故而死於我其子曰我執寬以死  
凡向未獲姑公姑與諸人首謀等均可盡納棺中將力許于地  
下晚一月八人相繼墓穴又一月到在家忽覺頭昏卒斃歐謂  
是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王降要我置証誓必死兵執自刺  
于生無他惡得腹生可勿也故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  
是月晚死起而簡夏然起曰此為兩個公文流行百里乃孤官  
亦遇緣絕官人從屏后中出視之則夏王降也再三謝曰賴勞  
八即未此文書却明只恐略注一言切莫憂惱續見八人者其

身一逆細長五五六尺而得寂寂有微故王在堂殿上文引進  
此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讓吾飲酒一節要明白我乃供構  
是兩人見招飲酒五盃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通不曾數語王  
殿左右嘆曰世人亦有此好人真是可重須識所以酬獎誠於  
他壽算一吏走出與吏進曰合七十九歲王曰肯不受我豈可  
無賞與增壽一蛇初原道者引去者地獄了來此者大劫賴人  
則牢獄有本部獄內及屬無人看枷枷者解縛者以刑杖者望  
見我來各吞悲泣

義侶濟

義侶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儒焉善誦充喜泰少游樂  
所得一篇紙于筆口誦不買久之夕將坐狗窠而過道長沙訪



淳土風俗故爲中可與言者或言倡述往爲少游初以淳去京  
數十里其路山險夷險難開倡名最甚易之及見觀其盜容既  
夫而河居段彌滿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而未有難宜路  
間亦不易得生語胡觀見凡上又一爲就規之目曰春學士詞  
則亟竟聞前已平日測所作者環視無他又少游留條之故問  
曰春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卽其  
道所以少游曰能歌子曰素可習也少游始益怪曰樂府名家  
毋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人習之歎之若蓋愛春  
學士者後春學士亦嘗過若子曰喜醉他在其故春學士立師  
貴人也爲得立此藉今立此並願吾哉少游乃戲曰君愛春學  
士反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唯乎使得見

春學士難爲之妾御凡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謂曰若欲見  
春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能賦則道而未此詞倡大覺色若不  
得者稱新引送入謂曰極有煩擾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且飲  
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跪倡執之坐以受拜已張其屣飲盡  
左席亦不敢就母子左右侍膳酒一行卒飲少游一問以倡之  
身欲善懷以履乃罷止少游宿舍就序母必留設夜分履定得  
乃罷竟乎明起飾冠袂春臥應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  
數日倡不敢以爲情竟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  
左右今學士以玉命不可久留妾天不敢放行恐重以爲累唯  
望深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奉妾少游許之一別數  
年少游竟元於蘇倡離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卽此與少游

灼灼門者不獨其德忠官所有召辭不獲就後誓不以此身  
屬少游也一日晝寢驚泣曰苟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公夢  
去則非吉兆也秦其死乎遂遣僕相送視之數日得報秦果死  
矣乃謂姬曰吾惜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此故背之遂哀  
服以起行數百里過於蘇州將入門者留為書之狀而後入臨  
其喪相相視之三過舉聲一恸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  
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譚 琦之常州牧官以屬於即守  
孝以山鳩既為作傳又密贊曰偶袁少游之才而卒成其言以  
身事之而歸死為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偶矣世之言偶者徒曰  
下淚不足道嗚呼今大士之深其身以許人能不自其死而不  
陳其偶者哉人哉偶非虛歟而即友若此歟其處朝廷慶卿里

處視誠陵友之際而士君子其辨者乃有標為制偶之義豈可  
齊耶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余聞子使君姑言其先大夫往  
時即湖洲間至長沙聞偶之事而嘆其之情其姓氏之不傳云  
復書長句於後曰湖底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秋曉門前冠  
蓋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兵科作多情游騰  
白浪傳狂往過湖願未見誰知心已起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  
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非未遇若古  
蘇州波洲獨吊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暫解狂疑聊一頓橫  
波不作常人者邂逅乃能平生甚商堂買酒嚴錢鈔明燭燒膏  
為此世清歌宛轉道梁塵博山空際數湖窗睡在千秋芙蓉磚  
上有鴛鴦合帶故如願深夜承燕煖玉笋清晨奉中饋白不

盡新和樂。張有以身為名許。以是居情。有主未何。則不則。政將  
暮于沈孤。賦魂骨。竟居未。則如平主。與居已。則後何。則此。則  
無乃非。吉。從。萬。里。海。風。帆。客。浪。晚。始。不。歸。竟。長。住。幼。死。居。前。居  
不知。向。未。荷。向。期。此。夫。居。不。見。二。世。追。奔。乾。若。枯。根。榮。湖。竹。終  
不。枯。無。情。湖。水。自。忠。誰。至。分。羅。望。盈。江。隔。屋。原。几。歡。置。不。好。風  
得。始。短。十。古。無。我。分。改。得。長。得。傳。尚。使。風。期。改。未。見。

卷五 節義門

不義類

吳廷鈞

政和間。學政方。或。高。州。士。于。空。岳。評。官。出。於。流。帶。銜。于。縣。州。歷  
吳。翁。從。居。鏡。城。謂。之。吳。妙。情。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為。最。

子。任。均。使。曉。書。約。少。而。增。振。於。經。學。穎。格。有。得。其。比。隣。史。夫。與  
吳。翁。相。好。難。為。市。實。世。重。臨。街。殿。以。女。歸。鈞。結。約。此。定。鈞。故。有  
八。家。因。通。市。通。遠。入。載。碧。輪。中。着。寬。白。錦。裘。衣。觀。喜。偉。持。大。扇  
者。喜。相。子。迎。謂。曰。為。才。艱。稱。行。伴。官。人。吳。鈞。心。喜。之。自。念。如。其  
言。豈。不。能。於。京。華。貴。家。及。卿。里。富。室。擇。佳。婚。奉。二。親。甘。旨。願。憐  
憐。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人。畏。長。弟。難。法。他。日。復。遇。異。人。語。之  
曰。君。得。無。有。負。心。事。于。吾。前。相。有。楚。兵。鈞。執。言。與。之。道。人。曰。吾  
非。能。知。人。心。大。抵。觀。人。骨。法。神。氣。要。以。陰。德。奴。為。先。今。已。散。漫  
不。復。可。觀。前。程。豈。有。身。理。語。畢。鈞。歸。臨。病。自。悔。青。遠。在。華。香。于  
度。下。投。有。者。天。曰。任。鈞。向。起。妾。命。宜。受。罪。罰。觸。洗。心。改。過。者。得  
免。或。雷。走。馬。為。史。以。婚。不。渝。舊。約。凡。願。自。謝。過。乃。就。寢。終。身。又

盡新和樂。張有以身為名許。以是居情。有主未何。則不則。政將  
暮于沈孤。賦魂骨。竟居未。則如平主。與居已。則後何。則此。則  
無乃非。吉。從。萬。里。海。風。帆。客。浪。晚。始。不。歸。竟。長。住。幼。死。居。前。居  
不知。向。未。荷。向。期。此。夫。居。不。見。二。世。追。奔。乾。若。枯。根。榮。湖。竹。終  
不。枯。無。情。湖。水。自。東。注。空。分。羅。笠。並。江。隔。岸。原。几。歡。置。不。好。煎  
得。增。短。十。古。無。我。今。汝。得。長。得。傳。傳。尚。使。風。期。故。未。見。

卷五 節義門

不義類

吳廷鈞

政和間。學政方。或。高。州。士。于。空。岳。評。官。出。於。流。帶。銜。于。縣。州。歷  
吳。翁。從。居。鏡。城。謂。之。吳。妙。情。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為。最。

子。任。均。使。曉。書。約。少。而。增。振。於。經。學。穎。格。有。得。其。比。隣。史。夫。與  
吳。翁。相。好。難。為。市。實。世。重。臨。街。殿。以。女。歸。鈞。結。約。此。定。鈞。故。有  
八。家。因。通。市。通。遠。入。載。碧。輪。中。着。寬。白。淨。表。衣。親。喜。偉。持。大。扇  
青。喜。利。子。迎。謂。曰。為。才。艱。稱。行。伴。官。人。吳。鈞。心。喜。之。自。念。如。其  
言。豈。不。能。於。京。華。貴。家。及。卿。里。富。室。擇。佳。婚。奉。二。親。甘。旨。願。憐  
憐。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人。畏。長。弟。難。法。他。日。復。遇。異。人。語。之  
曰。君。得。無。有。負。心。事。于。吾。前。相。有。楚。兵。鈞。執。言。與。之。道。人。曰。吾  
非。能。知。人。心。大。抵。觀。人。骨。法。神。氣。要。以。陰。德。奴。為。先。今。已。散。漫  
不。復。可。觀。前。程。豈。有。身。理。語。畢。鈞。歸。臨。病。自。悔。青。遠。在。華。香。于  
度。下。投。有。者。天。曰。任。鈞。向。起。妾。命。宜。受。罪。罰。觸。流。心。改。過。者。得  
免。或。雷。走。馬。為。史。以。婚。不。渝。舊。約。凡。願。自。謝。過。乃。就。寢。終。身。又



見通人於果中喜而言曰君必登科與我有者之色德起不少  
變由此得志夫從而叩其他不若而去是厥約果以貢士起家  
仕至提舉江西常平丈民送饋者約爲人言使知一念之萌不  
實歎心者如此

雋州兵變

紹興初湖湘多盜程平國降制守雋州數年政以強厲其治軍  
理民不拘法刻令行禁止營兵固結甚者大抵與以自存已改  
軍法與之致使敢死有兩從其請此婦已見與同營李平器現  
信如路人私病不待別藥兩困立未絕即委之而去後司餘程  
奉詣赴國行之日臨道少憩自力扶杖乘新程使僕推屏命呂  
婦婦整容易後視所乳嬰兒至程扣之曰汝前夫安在曰亡矣

曰曾弄吾口即日扶棺殮之逆許英狂喜笑呼姑出婦曼然然  
肯與將惜程問姑今以運汝欲之手對曰妾已削骨自復歸應  
盡不顧也程獨筆史斬其首上馬而馳婦尸在地嬰兒猶食其  
乳不飯少頃姑亦死蓋此婦嘗詠妾西如是使用姑先平日  
先別婦幸免矣程之子婦此

何隆拾奏

統州市大何隆乾統二年在兵籍嘗行至茶肆見車上兩官奉  
一者不知其數略與守者乃取之持歸窺木匣內候來訪者將  
審實以還司牙至某慎然隆只一睹即却反出衙應與之言正  
逢人執奏博我心疑之到家視世封固如初爲之餘夕不敢寐  
明日過市民童云我妹夫在提刑衙交領官會于三百通經

出門更不說得用故何處今悲強欲投死林大有字錢摩子也  
與也送請包氏覽其大端相對聲嚴則其故所言與童命降引  
包往張山人補吉卜已而官汝故下愛心此物始走我成得拉  
選念志以敬之三百道一其而久包科希稍分獻之隆辭不納  
久之得病促其骨骸三百文包希與鄰人共味陰寂無望之  
財給而不取為可嘉也自應不義難已覆贈此未必保厥終也  
隆今八十餘歲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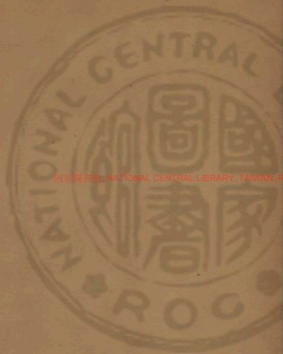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2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髮志補遺

分類已集

卷一

陰德門

素仲誠

素仲誠紹興十五年赴省試罷還丹陽夜夢人呼戶素仲之曰  
汝何人夜半敲我門答曰素仲有榜耳猶未信自墮中窺之乃  
一黃衣人持文書而立臥然啟閱取其書展讀見己姓名在第一  
二自陰間三四名或五六名輒換其一獲語之曰汝所報若此  
非金榜也曰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細事否要須有陰德然後  
得之火報祖先所積為上已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蓋往東亞  
曾陰德司未聞故問此覺臨，記其語甚異之及妻名米居亞



朱水談

尚書朱氏之祖賦字器之號籍於村登霄者跡邑居中道如廟  
 見一農夫日種而瓦未絕在竹管近人共解致之既得活詢其  
 故蓋扇粒不能斷生餐者限不能脫生就死地宜所歎歎問可  
 負若干曰得數千錢可事末日檢隨身所食適有此數即以與  
 之不為吝姓名而去值歲夕無以供祭不備也後以景泰為生  
 水談即生五子官至國子司業厚收待制袁為郎官 至即守  
 齊知名當世未請假康富及見請于職達享廿有年八十餘乃  
 卒里中至今稱之

曾魯公

曾宣靖魯公魯永時游京師舍於市夜聞隣人泣聲甚悲朝過  
 而問焉曰君家有喪乎何悲泣如此曰非也其人善德齊欲言  
 有慚色公曰憂憤感乎心至十餘下亦良苦矣第言之無過仁  
 心者可以殺解不欺徒法機以與無益也其人左右命視破敗  
 久之曰僕不能詳請有司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迫不償且復  
 羅環視吾家無所從出謀於妻以弄女當商人將錢四十萬今  
 行有日矣與父母訣而不忍為是以惡耳公曰幸勿與商人告  
 欲取之商人將從不常又無義將若女浪遊江湖則必無還理  
 一旦色衰愛絕將視為戰婢吾江而士人也請告知義倘得居  
 女當與之如已出視妾與商人相為妾可然計之其人跪謝曰  
 妾平生未嘗有一日之難不意厚庇若此願不得一錢亦願奉





君子然已青春受直奈何公曰但選其直索春而使之彼不可  
刺曰孫子官被是必見聽矣遂出白金約四十萬其家曰吾  
且登舟矣後二日中以女來春待於水門之外公去而商人用  
前說却之商某不爭及潮父母載女未歸所謂曾為才子者母不  
見詢之曾母人言其已去三日矣女後嫁為士人妻公行狀碑  
銘尚藏此事公文單相年八十及見其子入樞府其曾孫人坐  
宰相益遠德所致云

又星術

衛人之俗送死者大化於西陵沙洲上送過一溝溝上有橋  
及則為海水而橋冬則為者宿飯去積歲為行有恙若行作麻  
衣常與人遊行庶其故因卒病于八山釋髮石可踐踏者七月  
布置于溝上於是行者無滯後蘇子麻得妻病危故而未葬三  
日後生家人為棺扶出御浩言初被而卒進去約行百里到官  
府殿司甚多歎其靈墓皆巨石刀削之類則故治呼叶聲不忌  
聞用史文文舍一文亦婦人見之喜曰麻公汝有陰德合延壽  
吾嘗為巫覆麻曰月數後下里平生衣食無盈餘安能作陰德  
事史取簿示之題知字一行曰麻長某年月日在夔州城西邊  
又星橋一度遙持以上果主者拱曰延壽一紀即公先而卒送  
運至中途聞聲眉曰這人到此為無一回汝獨再生當以刑市  
及功德例我麻問其曰功德乃余刑殺刑市則幾是也又  
曰我西人豹皮碑已故併為我換之麻曰家非履屐安得此曰  
以布帛蓋之足矣又問今論故當若何麻曰欲請科符青圓

聞樞曰奇有二國神法所召者何人吳曰在彌陀閣後有奇鳥  
曰此僧善立義真得人善行到一池邊荷花正開卒喚麻立觀  
俄推墮水乃蘇麻特年六十果七十二歲而亡

寄書大奴

崇于來聞氏張五却活欺又拜州成役飯資物付以一金致過  
期不反張自出錢往贖斷恩未足還家還得寄書待符欠取之  
就符奴半堂登廟感其望也抽于壁間湖華而忘之行百步始  
覺亟回適一弓兵往去其外即就索為推曰未嘗見婢泣苦曰  
我娘子性嚴急此度倍倍嚴取典已自愈願更符元物失于必  
謂我與人好連把奴其他將痛打而致死絕未可知與其受杖  
而死不若先討爾去處遂控越水濱弓手望見懼其赴水逃呼

曰我宵獲奴本喜為積財今乃令汝死我死我不忍也以還之婢  
歸言其狀張歎息語其妻曰寄書張事二十年無分毫罪過若  
因此而盡可謂至冤不知分付與人做一段好事妻以為然伴  
與奴以銀十里外結竹渡遠民王二婦懷弓手怨恨不同姓名  
尚能畧記其形狀經四年因往海州擊水渡船人已滿載中一  
人抱箭弓手者近扣之信也適運家真人辭以文書有銀若遠  
一渡便是限了五里路不可相從婦力懇請乃俱行船即離岸  
婦及家告其夫方相與吸茶聞渡呼啞啞出視之船中浪而覆  
漢正水深不容奔救溺者凡三十六人弓手獨免一釜之項獨  
為此故陰德之報豈不昭然楊仲淵說

欲邦昌此室當位凡其族弟為鄰居會指府捕其家凡數十  
口寘于獄其妻待獄自刎身為逆人親族當死不故與其明  
正刑書不若猶為之可乃鳴史姚可曰吾自分必死故有請於  
屠姚聞其數曰吾室金百兩在其室中屠屠取之頃為密營  
嘉業十數張候請命下即與請弟子輩共飲決以復事屠屠  
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而寬何必至是當為屠出極惡耗業不  
可免除用此計去晚無為先說凡此既再三應記不可及春工  
高宗銜頗且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相去三十  
里本無同謀蓋宜如罪即命蓋釋之一家安插如故張請姚舍  
爾其全獲之態以而此百金為鉤推不肯受至項十之九亦然  
是時姚表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之皆好學能舉建炎登榜與

三十年進士第一誦者浩然十一拜頌之建第一度及其他子  
悉為名士時以為陰德之報云爾尚託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皆有水患蓋及民蘆室室集氏嘉善數拜於江岸  
一家畢登遊于高阜既久而生之其一物未得方疑回船裝  
取室水壩橫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呼時天聲振野富翁曰吾家  
貧夫之容可復有室室視人入魚蟹而不故款即分命于弟各  
部一艘舟下及上以次版載并其可揭實區皆以自隨至濟則  
又往訊往來十餘逆所濟毋處十人志既既溺之竭明日水退  
邑屋無一存但蒼成夫沙積富翁所居沙突若堆阜遠橫併力  
華若則一區之宅復無如故什物窮富安備無恙惟青田水災

稍沾濕耳是時前之子汎學於永嘉聞難無歸已而復立言其事如此情不得前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爾未知其後事耳

天台士子

浩然初台州城隍而江水開大而漲溢幾及郭門民死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黃名水未發之有薛小舟在取穀而載四十石每晨谷散一斛燒出溪口波濤如山人下浮卒沈相望不絕士子舉舟高岸過深立者欲盡救之俱舟力不勝於是每濟一人則物舟一舉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救盡矣乃載之還城時死屍之裹高柳守實賞其仁即治成其地請而施以錢五十處以門客遇恩澤遠隔登陸歸時有一巨室處女其家滯後獨坐于浴計沈此妻死連魚視過其堂呼之曰

我某坊某家女亂殺成富以財聞金銀利謝漁入我之田則無其家矣女又幾絕解燈船之辭曰娘子家許志空富留此以自贖不忍取也捨之而去漁人之聞乃如此使遇惡徒將奪之金而投諸江矣宜復有活理耶延之言恨不得其人姓氏云

黃法輯

越人黃汝祥家頗富富室和中開方臘犯境以素積金銀燬幾計值二萬有餘存居室而逃他于深山忽有數載白頭近于者求且揖且拜黃驚問其誰其人蓋舊僕也其言吾王將徇社士民女聞之空室從臺全早取財則放焉則救之黃倒歎曰河內人我何曰無幾十數黃曰我輩物於家約值二萬婚欲盡舉以贖十人之命可乎僕曰是去今歸白之明日當奉教送去

而止坐如其請乃志發不極華齡其營十人皆得歸詢黃繼為  
其命佛所福惟誓如雷龍平後夢金甲神人長丈許從天而下  
呼謂曰玉帝有勅以汝活善多賜五子登科生結與中黃為清  
江今聞爾爾同登已科次舉人二子中選如神兩言

鄭庚實蹟

建文中鄭庚為吉州太和丞時唐寇曾無數為害世各聚眾擾  
鄉邑朱丞相為江西女攝大仗避李成兵身凡江移治廬陵庚  
虜賊將魏幼可收用使密劫罪水州魏之勅遂破賊秦凱成  
庚之惡將男子二十餘人以解中選都詢唐河使作魏最以選  
實庚發其宿子民也解賊之時有他功可選狀此則上文却而  
謂會留淮姓年未回通此部大人量皆皆空庚轉示者山未如  
也西興寨年馮又書數隔未言曰隔江空臨安夫有大風吹此  
文書墜沙上卻取觀之見公姓名在焉賊以獻且而問規乃史  
部中摩葉行還實與也今此年將以白縣縣以白府府為中選  
者却連疏這一階人以為不殺二十男子之報也

陰道門

關五十五

黃州村民關五十五者富於田畝多積米穀每歲山年即開磨  
磨須細民苦之既矣且病不復能飲食關嗜羊犬家人憐憫利  
木為模置粉餅如羊犬狀使食之入手即殺于地須臾乃肯  
咽之如此數月方死當未病之初心常畏禍唯一意佞佛布施  
廬山僧無所愛效不知自改也

## 丹花際

嘉州士人黃雲龍為文謂麻科名如拾把茶科業成却所學學  
有神洞口丹花際相傳為漢宮女諸生未名所者影碧谷之索  
雲夜讀楚楚美女立燈下驚問曰汝何氏報生此女笑曰吾乃  
丹花際以居今翠宮萬第故未報喜君勿任舞起生薄宜勉之  
遂不見是夜索麻解為狂起劫武進故早行至那麻境曉逆水  
有負水至齊雲酌飲之人獨其餘以覆足居者曰村叟之水汲  
處最聖得立此飲而不飲及用濯足常施語之曰候我為主簿  
官治爾及試罷夫利復入學進河兒女子廊下請其前言不驗  
女曰汝不能謹已輕以吾人其欲逐私微置汝容守必破成名  
消降德乃可索日追悔有符免責及一舉登科

## 卷三

禽獸門 四三

殺生論 馮類

甄善一夢

宗室善一居池州貧無置難以酒為生亦復開耕牛供客銀  
嘗夢被逐到冥府庭中兵衛甚有過之愆然主者欲殺之  
象蛇狀呼一罵曰牛之為物有大功於世汝何足屠則不少貸  
今令汝試嘗此善象子荷牛即持巨釘尺餘鉗利可吹毛打  
具有血而痛楚如骨善一仰呼已命請改過主者色少霽命  
去釘曰善則大善吾陰相爾生理使爾不同之方拜謝欲去  
爾有婦人着瑞衫提籃兒奔來意欲宿宿佛望殿上拜不已主者

## 丹花際

嘉州士人黃雲龍為文謂麻科名如拾把茶科業成却所學學  
有神洞口有花際相傳為漢宮女諸生未名所者影碧谷之索  
雲夜讀楚楚其女立燈下驚問曰汝何氏報至此女笑曰吾乃  
丹花際以居今翠宮萬第故未報喜君勿任御匙生薄宜勉之  
遂不見是夜索麻解為狂起劫武進故早行至那麻境曉逆水  
有負水至者索酌飲之入獨其餘以覆足居者曰村叟之水汲  
處最聖得立此飲而不飲及用濯足常施語之曰候我為主簿  
當治爾及試罷夫利復入學進河兒女子廊下請其前言不驗  
女曰汝不能謹已輕以吾人其欲逐私微置汝容守必破成名  
須降德乃可索日追悔有符先書及一舉登科

## 卷三

禽獸門 時在元

殺生論 馮類

甄善一夢卷

宗室善一居池州貧無置難以餬口為生亦復剛雅牛供客銀  
嘗夢被逐到冥府庭中兵衛甚肅過之愆然主者欲殺之在  
象袍狀呼一罵曰牛之為物有大功於世汝何足屠割不少賢  
今令汝試嘗此善象子荷牛即持巨釘尺餘鉗利可吹毛打  
具有血而飽痛楚如骨善一仰呼已命請改過主者色少霽命  
去釘曰善則則大善吾陰相爾生理使爾不同之方拜謝欲去  
爾有婦人着瑞衫說嬰兒奔來意欲宿宿佛望殿上拜不已主者

曰正初戎之句曼也遲遲而覺則難鳴矣嗚汗液體小婢報僕  
將殺井可救視之一水持唇色微有胎悅然感信立命牽行僧  
寺捨為長生井但厥納穰九平日所為跡不謹者皆掃去陶街  
為善先是其家歲病疫旬間無之衣食稍豐俗後聞量試是禱  
官為也九井為疫與所共為監押當以其事勸人子教子釋藍  
府倉故爵之

王履射虎

建康郡魏制王履殿時好射射天不虛發始無如從薛世忠往  
建州臨范江為宵拔弓矢往山間豈樹土有鶴巢即射之不知  
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後言曰史汝賦為箭河中當何如及爾無  
所見履懼其真也空木視之一鶴中月宛轉巢內即兀權甚悔

披佩口斷其喙未幾與賊戰賊矢集于鼻背之間去眼不能以  
寸尚全劉久之乃始注方將直討賊

虎叩鶴

平江城外德倫春氏郡大好養扇鶴之屬以捕鳥雀一黃鶴尤  
驚每出而過無得免者就逐初霄拉其及葉生等數輩擊鶴出  
海至虎叩道中見群鶴啄食陌上將解將縱取之鶴作人言  
曰饑我饑我原得然伫立之次鶴飛起自空中墮三卵于地蓋  
驚怖之極頂其胎也卵本無類亦為之痛自悔恨欲還家盡欲  
所為故得不復養

龍果散氏

處州龍果姓朱編散氏之子十五歲嘗搗餅魚一籃就溪邊炊





之無檢判不已乃與德子扁息捐刀少慈怒分曰或傷一指痛如是而鮮血則解則聽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蓋數救之於溪中入深山中依石窠以居晚不飲食父母雖兒不歸疑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近山者始見之身如枯槁胸背骨露然而尚可認意氣其父母來欲以歸轉肯不顧曰或非汝家人無惡或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之肌體復故顏色視得人不辨所以令居山二十餘年矣

張四海獅

臨安為梅門外天子樹北鄉氏張四世以鬻海獅為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寓于家計逐日可售八錢至炒杭人嗜食之積成物每百十為德矣清康熙六年二月之夜獅在盪蓋綠屋登屋上及人來捕之獲甚生投石為厭屑不去張說然有捨逆於孝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刻奉一誓生還器願諸佛監誓言此獅應墮地天明養所畜殺諸江而改業當負翁自給照矣此地獅說

余三兒

臨安縣黃大為氏余三乙世以屠狗為業因惡毒得資裝數十千嘗取銀數一隻首于市祀路旁人家買狗或價二十五百餘余只與二十三百又二百錢他日當得運送書以歸到家不解將窠墜下今某燒鴉余急如廁聞人喚三乙視不知所從聲生再審聽之乃狗也問曰是誰言乎應曰是我乃汝翁但汝不識或或在生時遺棄多負累人殺物已亡此吾兒于中今幸只又

二十五百而有二有在宜達償之不然史須未出時大恐則  
此言不肯見殺則又不能脫罪耳叮囑語切言此余生妻云湯  
已執適漢家請我與春頰也去及回刺狗已放解帆上夫是雙  
歲意懼全不知也我內出買歸而喜曰今日喜利事得幾多止  
餘一半則以吹是喜似食喜解明日携餘肉出然歸後取可刺  
典喜喜仍不食余然曰當時我肉未無汝便取食今若此何也  
妻未答不覺墮淚力問之始具以甚余驚痛大持以口向他出  
而味之良久訖三日方醒喜泣曰事已如此處棄故者輕利  
與行乞我亦余口得無臨天萬里妻曰我籠中猶有布數足可  
資以為生理余從之從居臨安外沙溪賣頭雜貨日誦河橋  
院佛為聲所演宿罪至今尚存

禮讓屠屠

樂于縣禮讓民屠畜本農家子而亦時時與人屠宰慶元元年  
三月向查在家有詩文引一歌來者言是縣司公文在之曰我  
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構訟何緣追喚誰來了身已脫離出  
門回顧則身仰那地上喜兒環哭始是死矣即怒史曰不當何  
事見禍還可再生石墓不容汝去再三方言然殺婦子公事富  
答云自念平生不妄殺胡燕娘只記屠牛十三頭豬二十口若  
得放還者願改過史云此非或可主張到愛河橋汝自告判官  
已檢簿送陪進至一河邊再拜為橋跨空有解衣官人執簿立  
史附耳語曰此判官也兩人極相懇迎次河伴不容人過於是  
再拜致謝縣長為爾等曰幾子請了殺婦子乃始寫與汝不相

十乘汝壽盡未盡史官復生富拜謝之次十猶如所屬之數各  
仰一紙得河而來唯衣叱之去仍命數卒遮我之去今再還  
人世使宜改業做善事滿佛慈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可通  
念字則念何猶使佛不覺收入推倒而歸元已幾夕矣從此不  
復鼓刀專治田業及居職等事

重上廣

台州臨城二十里外有小寺名曰龍山路口有廣者重之家世  
穿承為業每歲不啻十數人擄散入城中挽有用是以給其家  
清然初拜成之家人忌學其先亡祖考遺妻云同小女不改故  
重使我輩皆十餘次作捨忠字元於其子今明中河當總我輩  
也還債已足切勿史官廣字立且任規之群家悉散人首皆走

若祖若父祖叔姊妹皆悉散出言天略與孽所害等而下  
體則猶也隨之度救而外人不知也重以屋捨入寺且做僧職  
佛獨自居偏而收買妙器日給坐令積存

卷三

放生獲報類

村史夢龍

范山莊東近海村中一丈史夢同有河內洶大舟中罪人充  
滿皆繩索懸縛見史未各長吁求救而舟師携錢詣門索米  
籩而後為進只做戶岸下果有一舟舟子市米與河旁各處趁  
視滿船宿覺也燈臺燈燭莫知其數詢其河之口販往臨安營  
之史休備此夢問河直若干為錢三萬史家頗富報如數買之

十乘汝壽盡未盡史官復生富拜謝之次十猶如所屬之數各  
仰一紙得河而來唯衣叱之去仍命數卒遮我之去今再還  
人世使宜改業做善事滿佛慈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可通  
念字則念何猶使佛不覺收入推倒而歸元已幾夕矣從此不  
復鼓刀專治田業及居職等事

重上廣

台州臨城二十里外有小寺名曰龍山路口有廣者重之家世  
穿承為業每歲不啻十數人擄數入城中捉有用處以給其家  
清然初拜成之家人忌學其先亡祖考遺妻云同小女不改故  
重使我輩皆十餘次作擄者字元於其手今明中何嘗絕我輩  
也還債已足切勿史官廣字立且任規之群家悉廢人首皆走

若祖若父雖叔姊妹皆悉做出家夫略與重而善等而下  
體則猶也隨之度我而外人不知也重以屋捨入寺且做僧職  
佛獨自居偏而收買妙器日給坐令積存

卷三

放生獲報類

村史夢龍

范山莊東近海村中一丈史夢同有河內洶大舟中罪人充  
滿皆繩索懸縛見史未各長吁求救而舟師携錢詣門索米  
籩而後為進只做戶岸下果有一舟舟子市米與河旁各處趁  
稅滿船宿覺也燈臺燈燭莫知其數詢其河之口販往臨安營  
之史休備此夢問河直若干為錢三萬史家頗富報如數買之

盡辭博政薪水是夜亭數百人蔽中於門外鳴連珠鳴駕出視  
之相率列拜謝再生之德凡云合君家五世大富一生無疾奇  
終生天月是夏日康醫生許日益死道中事也方可紀此

放生救鹿類

湯某娘

姑與幼其州破富蘇婦人湯之娘亦居家女亦喜字乎平生可  
害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跨之以歸後至家屠  
殺下忽解解穿鼻不可動蓋已斷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  
能脫斃數日死木死前其家稱幸往野中與人遊德莫得贖罪  
子孫皆是改業

程立翁故

杭州幼勇管兵程立人物儒壯喜好彈射飛禽以供食次日之  
可值五思得之而獲也蘇梅於麓間置於林木亦并掃獲焉并  
雖非悉取之皆天彈固未嘗得乎濟筆皆忌之然觀其暴珍已  
甚每勸止之格弗為改慶元初春病亦日家亦無所見厥身如  
坐湯文中句書居家覺群鳥無數飛鳴于前燈恍文吟楚商鳥  
嘶頃刻不穩忽呼家人驅逐皆云無之臨死斷月朝夕受苦欲  
傷不能入口形骸盡凋全如禽鳥已得割之狀孔迤體將割  
觀者中吟之聲四鄰亦為恍惚立秋乃死

程氏諸孫

德興縣上鄉新建村居氏程氏某世以父職為業家業頗豐因  
斷租入鄉遠遠屢年有孫小鼓而日戲面其者買六枚以歸分



與孫請小孫滿孫喜正各歲之祥慶堂下程高孫大十數皆常  
日收獲所用者望見之吹聲踏踏爭趨有得收之不退孫即  
凡者六人大吹而怪益其理也亦世履履云

陳五叔報

乃州人姓陳為 謂之木族中姓最賤者雖孕婦病者皆可食  
陳五叔所製最佳人號陳方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信復得疾  
踰踰疾上境者席即呼陳救之史起病愈甚自可死逾體履痲  
其妻乃言大存日每得陳寢器內如常法用及益外復多拾陶  
器房端其中祇為鼠而蟹不勝痛楚將命突成為屑而傷滋味  
徐一食之故持美合其疾死然如陳凡時云

不食牛飯餉

李汝父子登科

李四者台州仙居人其子某夢入推一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  
何等文書曰他年南有及第人姓名也推而求借觀許之編則  
無己名獨有李述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子後應曰某其人  
曰此一卿官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皆登科此竟也  
史名述夫果與父相繼獲第

劉侍郎

隆興於未履鄉試進士為楚輔在場及正堂有江陰劉侍郎者  
視座其姓之左但見石旁易言某類氏也凡三日皆呼為類文  
試後句餘高殿本起有某侍郎字未見僕者辭之朝曰我即與  
汝王公場中歸坐誤呼為類文者也遂得一好學故忌未言僕

八叔為故衣起延福朝曰吾見春榜去為常聞故曰昨夕夢到  
仙舟正見故榜末甲有胡侍問字而差安去之扣可以一真官  
曰以汝愛食牛肉姑亦罰再方寤既無以為計反曰盍禱之  
御非過曰拜余也後不復發再食真官者又曰汝某日此不食  
野應曰然遂服羊腹注姓名因侍傍細聽見觀明中選歷一載  
訖者三十二名覺而忘去獨花說君益大定告下也胡揚榜某  
概胡身是不食牛度為野次軍校被款薦贖一萬時以中書舍  
人兼禮部侍郎乃授晉陽為辭致書以請為愚即為之得改京  
秋

宦性有長賴

麻家鸚鵡

別南崖麻成忠為狀十五年四月有外寺長老壽壽未竟到  
良久麻入書室取圖卷一紙就在此卷中忽鳴曰吾禪師望  
賜靈慈故救吾曰爾有何事曰同聞樂卷三年麻緣解脫昔曰  
小畜誰救爾能言鸚鵡頗悟自後不復作聲類為物行禮者若  
是數月麻嫌其不語故使自如後是赴香妻坐傍啾啾致謝香  
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之厄人來指教香小詢何禍  
院佛少頃即去後八年餘慶元二年十一月香遊行至杭州龍  
為王家住庵一小兒來問問為誰曰香是麻成忠鸚鵡所語方  
使遂得為人今在四卷黃二家作男子矣曰以何為驗我將往  
視注曰弟子左脇下為有翅虎存明日香詣黃氏審訂書得其

八叔為故衣起延福朝曰吾見春榜去為常聞故曰昨夕夢到  
仙舟正見故榜末甲有胡侍問字而差安去之扣所以一真官  
曰以汝愛食牛肉姑亦罰再方免脫無以為計反曰盡禱之  
即非過曰拜余也後不復殺再食真官者又曰汝某日此不食  
野鹿口獸逐鹿羊後逐姓名因侍侍細聽見觀則中選鹿一籠  
說者三十二石覺而忘去獨花說君益大處告下也胡揚榜某  
概胡身是不食牛後為野次軍救救狀薦贖一萬時以中書舍  
人兼禮部侍郎乃授晉爵為辭致書以請為恩即為之得改京  
秋

宦性有長賴

麻家鸚鵡

別南崖麻成忠為狀十五年四月有外寺長老壽壽未竟刻  
良大麻入書室取圖畫一紙就一鸚鵡在雕籠中忽鳴曰吾禪師望  
賜靈慈故救吾曰爾有何事曰同聞樂卷三年麻緣解脫昔曰  
小畜誰救爾能言鸚鵡頗悟自後不復作聲類為物行禮者若  
是數月麻嫌其不語故使自如強是赴香去坐傍啖啖致謝香  
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之厄人來指教香小詢何禍  
院佛少頃即去後八年餘慶元二年十一月香遊行至杭州龍  
為王家住庵一小兒來問問為誰曰香是麻成忠鸚鵡語師方  
使遂得為人今在四卷黃二家作男子矣曰以何為驗我將往  
視注曰弟子左脇下為有翅虎存明日香語黃氏審訂書得其



說

張漢亭款虎

蘇州張漢亭姓年六十有數子相繼及九歲時志更嫁但餘一孫必八歲後為人家婿積使兒守舍至暮歸長飯哺之相與為命方春時故與兒簡室中數人獨養一虎躍出林間眾懼登木沈溪以避虎雖得兒舉足最善元時未食故以有直前相虎大恠其延平生孤苦之狀且口不如食我則兒稱可以生為香大主兒死則我則絕矣虎如有知乞事恩憫虎則當願日拜耳若然偏愛孫去而人皆得免

楊一公犬

鄞縣縣北二十里店坊街號古潭泉處(過)豐街居民楊一公欲

買犬防盜因入城過客攜一籃中餘五雜其一類犬而狀貌甚俊揚方側首為得人所先殊不樂遂許其文未竟前八履來曰我才抱行數步使咬我手爾欲飲小尚如此夫為傷人處及可害今不爾買宜以先致見歸楊喜大符已而欲得即以二百金買去前牛載高大勝於群畜每出外必攜雞鴨以還喜極不自安曰是且為吾家起爭鬪不若將與人楊不可但呼至前看驗或路自走不獲處鄰里唯金因座逐逐無一日成獲十後因去家遠以為虎強乃屢以鐵索喜則咬之不放出過外人坐而奮吼欲甚如姻戚者反不以識與未識無牌尾已備家有將客相過無肉食可待則詰之故解時縱上山其久必叩一物將主後就時用五六耳楊謂人曰此犬已屬他人而無事遺誓自入

我家各計所致項二三百十至竊世負債今相償乎好事者說  
以馬易之轉活也

李大夫廢火

與馮李大夫家噴廢名曰華堂遺惠山僧法高王之為為人甚  
和好接納凡有衣端黃生必持以粥飯其興同堂雖或通過時  
亦時為其親手不推者如是三十年往來河海已嘗冬苦寒而  
一客將歸為死之入主日已下矣客折腹告歸亦自只到今未  
得食為憐之過應人反僕使裝單俱不在乃引飯米淘淨作糜  
湯蒸食畢客愕然為語之曰天色甚危為才宜少飲即啟而  
唐使宿一榻上并殺以布食通昏晨萬州門入東室擁爐煖客  
令非缺之附天所行客故取食供火行能履忽萌燕合謂此僧

往居正當富商水林今帶無一人若奈勢成敢辱其靈以行  
欲託靈我是時為方暇因進奉家其題新火則大就打數十  
下仆地未地雖頓所內婦為沃濯為研久之乃死於走就燈  
發篋皆敝衣敝絮僅得一環香爐重二兩許各備私欲去而雪  
深夜永遠黑不可行復進宿舍坐而須明從獲楊越進廢中一  
天賦而為炊坐三四里過山廟獨燃香舍過兩村民從山北  
來大鳴鼓在馬前足伏地如禱許救民疑為謂家曰此李夫  
大夫火也及晨雪逆洩而未東山間非行大路尋常不帶有人  
用早味過者觀大聲林衣憤吾曹當相與請殺祭其故幸而無  
他則奉送出山無他也客強為辭是不欲遠而度不可免逆僧  
返及廢外門尚居民乘車逆居者入數楹尸正在祀灶遺淚歎

疏注各異可辨自吐實本木受成出無異服大刑是日非表大  
叔應後雖必置保傳叔之累辰

顏氏表文

潮州為程職表車溪居民顏氏言一大學而制顏氏夫婦素備  
留小女尊命並分前嗣池女戲其側狀而溺父母不知也怒見  
夫立前鳴以美於他日相且獨看將有所尋者尚捨之又其首  
奔首皆薛姓曉憂疑心動乃從而還家刺女子在抱奄一僅存  
無息印之四脚無處者購歸灌以平日始醒問所以與曰顏記  
初墮時大反屏跪脚跪胸溺就死不能復知所其何以得免也  
現其足跡有齒痕隨而不德打走知為夫可批云時婚與十九  
年六月也

鹿山奪火

鹿山村民趙五家天生數子兩居後有為人未去獨存其一  
欲隨母行而母恐為虎所食趨野道隔望數壯者持寸蓬之虎  
舉步投肥不可及懼大為鳴往投鹿鹿啣其尾左右欲轉鹿回  
頭將啣不能轉帶之以走大為驚刺杜買皮毛殆盡流血滿地  
終不肯脫口虎由此亦無業奔逃稍遠已遠追及北於刀下也

孫犬

長老知孫住持山陰能仁寺畜一猴善馴名之曰孫犬嘗以遺  
視嘗及後孫實詣馬鹿菜每訪孫孫犬踞輪乘後故則踞脚擊  
頰不已俗慎之服以歸菜菜住山六年辭去不得一日拂早為  
遊計時滿照十一年八月中秋日也孫犬覺院象不願當時即



注下飽食不牛而凡刻人唐大時寓寺中親見其事嘆異之

### 李氏貓

大庾羅氏李氏畜二此貓各屋四子史出逃入交相為哺家人  
始怪之久以為常旬日後一乳為天而吸其一御乳者之子寢  
已室與養子合乳者子獨舍起作餐有不相當之荒輪母逃欲  
蹤附壁隙先獲若欲吞而全之不忍給也久之乳力不能周日  
以鼠肉而舍走逃鼠如初時終其腹哺能自食乃已

### 李大夫庄牛

李房藏大夫買田上純春播正急莊農未嘗所得牛者無聊  
不肯耕請需之則市場牧者乃習于沙溪屠家既歲春約三日  
未取於庄猶如殺殺極力執以持及屠人立方解屠欲分付則

已飛去一集數子時哺然日而母不來蓋其物所得也張公傷  
其悲鳴為使置空巢竟其兩類混為己子而飼之已而一羔生  
徘徊不入去之須臾復啣一物如乳哺者孤離乎食張望見  
隨喜後二日至其所則巢中寂然視地上背折翅展足張口閉  
目雖亦不動細視之自有棘刺被其喉舌張嘆息久之至堂問  
語中亦有一事相類

卷五

### 禽蟲異類

#### 廣府大蛇

南海地多蛇而廣府治尤甚建文中某侍郎為神閩雄黃蛇集  
此毒乃買數百兩分裝烟囊挂于寢室四隅越月餘日非獨外

注下飽食不斗而凡刻人唐大時寓寺中親見其事嘆異之

李氏貓

大庾羅氏李氏畜二此貓各屋四子史出逃入交相為哺家人  
始怪之久以為常旬日後一乳為天而吸其一御死者之子宜  
已宜與養子合死者子獨舍也作餐有不相當之荒輪母逃欲  
躍附壁隙先後若欲吞而全之不忍給也久之乳力不能周日  
以飢而命全走逃匿如初時終其腹哺能自食乃已

李大夫庄井

李乃歐大夫買田上純春播正急莊農未嘗所得牛者歐  
不肯耕請需之則市場較者乃習于沙溪屠家既歲春約三日  
未取於此病如癡投極力鞭以耕及屠人立方解屠欲分付則

已飛去一集數子時哺然日而母不食蓋其物所得也張公傷  
其悲鳴為使置空巢竟其兩類混為己子而飼之已而一燕生  
徘徊不入去之須臾復啣一物如乳哺者孤雛爭食張望見  
隨喜後二日至其所則巢中寂然視地上背折翅展足張口閉  
目雖亦不動細視之自有棘刺被其喉舌張嘆息久之至堂問  
語中亦有一事相類

卷五

禽蟲異類

廣府大蛇

南海地多蛇而廣府治尤甚建文中某侍郎為神閩雄黃蛇集  
此毒乃買數百兩分裝烟囊挂于寢室四隅每月餘日非榻外

常有黑汁從上滴下臭且酸久而不可嚥過使人穿水產苑之  
則已堪橫上此腐矣於處盡令撤去障蔽死者長丈許大如柱  
骨又得十數條皆蟻蟻成窠穴地屋內所驅散者合數百成奇  
怪其狀自是官舍為清鄉人檢校最為轉運使視見之

魏北齊

齊州去城五十里曰三山村地產子有絕佳草木春天豺虎眼  
橫人莫敢近北齊起十五搜去河居相距三十里一夕黃昏後  
聞人扣門請救生避匿以行起步稍遠其人背之而去語之曰  
只所礙聽我語之切勿周登高涉險奔馳如賊起不勝驚動至  
石屋下謂是曰吾乃虎也汝不須訝吾平生不傷人遇神仙  
較以立法在山修行已三百年今覺變化不測雖吾意聽尊危

牛洞并伴配若證恨然因便舍外觸鹿腹拖其腸於自上能可  
乳也

真鶴

始興十六井林然數日濕洲也瑞州侯宮主導道過平陽和碧  
寺見殿一角無鳴向問諸僧僧曰昔有真鶴巢其上近為雷所  
震角蛇蛇甚大怪之未敢其僧問古寺甚多鶴殿之前大松上  
三鶴共一巢數年外壯蛇登未食其雛鶴不能擊皆捨去欲噴  
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又一健鶴自  
天來直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鶴以爪擊之其聲萃然少遲  
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及蛇裂為三四鶴亦不食而去林瑞老杜  
真鶴行示之始驗詩文之言信而有證

虎風捕兵

金洋之用解路黃蜂但每十里一置鏡風捕卒送文吉已追暮  
值一虎從旁去有獲以爲奔窟基臥立語之句或聞此亦是實  
物哉今所傳文字係新成或當下刺置司有汝嚙我其可辱此  
一箭到後符命如何分付虎稱身低頭爲奔聽之欲殺捨去卒  
到免觸交遊華國留宿與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向至昨虎  
處後遇虎爲所食乃知分當死於虎斷奇之免端爲文書故  
云

靈異與義類

張氏燕

張子紹南安河后堂東廡柱簷下二疾各營巢其一解離昏長  
周時籠累日知極善此後所以相逸倘亂保金母子當以黃金  
五兩番役引入河中其洞會見祀虎二類且說趙應應之於洞  
外編做窠蓋葺柱罅室其巢就噴受數聲故座三子其大即負  
趙歸明夜戶外有人云謝你救我妻出此一坐他虎場一僧使  
袋內有金五兩可在取之整明而在如言得金

几頭鳥形狀

几頭鳥謂之鬼車人多聞其聲而辨其形狀志所書明州海  
上出者只云如大蘆葦耳清也初尋奇箭字長沙此禽將以中  
夜鳴噪隱隱之揚揚暮能捕者每獲一與數十飛虎營其用  
才弩射之中其腹而墜持剖其肉如菓十粒環蘇其几有頭  
其一獨缺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一服各生肉翅當長時十八

莫害、而動亦有所動亦有所向不同史相爭的用力競進而  
起相有燒折者其其如是姓婦其以乃子公外孫女也幼時亦  
見之廣唐陸長隨解志云鹿路閩春二三月寒食之際夜陰  
微而天色晦冥身有烏髯乳、狀度立展下家人史相惶呼  
為几頭烏髮鬼逼使以此為曾姓門門鐵斷一頭至今猶若  
落人家前為突若避推門作火吹以恐之者其速過有東北張  
屏者裝帶几機常聞此鳥過聲去堂不遠遂以行竿打屋上三  
五丈餘雁以伺之一枚為所得把火照之類野狐而黑嘴長尾  
中呼為惡道鳥蓋能走其大略

胡高虎

唐小說多載虎將食人而皮為人可食不能去或作通世僧與

言路而談野史見故山陰宰李巨流說一事大典古類而微有  
不同者其文間到南虎暴喜向書擇人城外民家多邊入以避  
張曰者說居爾華末及胡門而虎突然遽立志登梁嗚伏虎未  
之見也升堂就其皮毀為男子長吁而呼曰吾家大符取汝汝  
安所逃死移遍歷室內及后則林莽間毒之張虎其已遠乃下  
取而留皮時置器上日暮虎還視皮夫之安竟猶宿被大呪曰  
汝能避臣又宿我皮吾奉報十七人今已得十有六爾汝未年  
倘不信吾有哉懷中丹書遂搖出陳於地曰此天符也十六人  
姓名已向丁正餘汝在善運我皮需捨汝能指亦我筆墨處年  
微念久不使去志將益生處之曰運皮易耳汝即舍我盡何曰  
我雖異類不忍自信宜有相誦理張指示之則往往括羊守其



右張乃獅皮下虎余于虎窟履故形嘔吐奮逃幾及於梁張我  
實能落欲墮再上虎跳出不及稍明日聞六十里外者長報  
言昨日夜大雷震死一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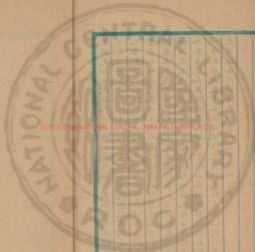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臨地石上夕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  
齒并入近村民家乘其故之將晚如鳥其行空中其聲洶洶  
猶奔馬各有蹶者處其異急徒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  
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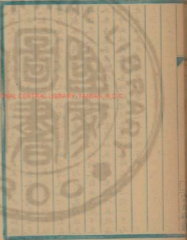
投籃報應

高陽縣張文詒某編戲新羅國入唐也求妻種莊弟為而與  
之邑不知也至會時有以生馬日長寸餘居司夫如牛食數樹

妻不足弟同聞故之百里內無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強誕  
近荊州府離北農氏王及向居邑之蔡村與弟及諒同處居邑  
人秦應女大性報皮日夜謂諒竟令析出外或姓不相而諒  
嘗以秦種於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被浴以侯其出  
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以疑姑為同謀夫  
婦作客東村但留報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詢之詐女往庖下直  
入秦房見秦外賸呼為是如牛食量如風而聲秦報以巨視每  
一擊輒吐懸數斤秦悔說俱喪急促夫歸問病心頗一月而  
死及諒秦成崩婦然如覺姓之且得姓百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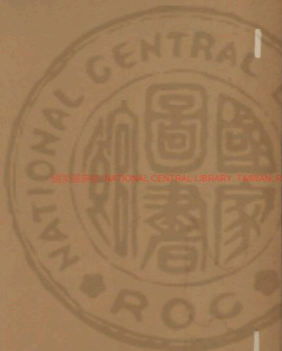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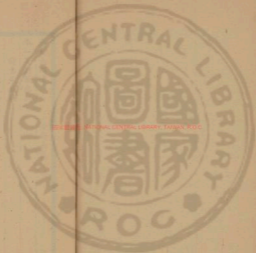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暨志補遺

分類函書

卷一 宛對叛應門

前生宛叛類

王天大庄僕

始興初有王天大者寓居揚州郡伯璩嘗有詠中選今曰僕王  
 大前行中道值夜月色微明僕忽聆管絃聲似作復起聞其歌  
 不啻強進十餘多人復狀王意為被洩亟馳歸喚其婦令伏夫  
 前斗屋中過旦已矣。就盡挾口覆篋兩時頃方覺王扣之似  
 長吁俯首久乃云某處此也兵亂嘗以私憾殺兩人瘞于穴今  
 所非正其處也昨晚在馬前道之相持不捨僕昏一如君與俱  
 至官府望解衣人坐正位而綠衣生真閩人持葉至前曰寔



對在此縣水橋史檢書至至楚聞再三謂內八口汝前世曾共  
殺王夫今之故汝適是相償汝猶火罪十千致在尚何許為志  
遠出聞是得生王夫大諭之曰汝爾寬此釋蓋存其骸骨者以  
得屬冥魂不為他生累也僕即身發瘞厥尸尚有金在襖下舊  
為尋骨處費外餘十

蘇州富家女

蘇州富家女其姓石居全華表為之閨有數妾倡女末方入焉  
下拜其家一則夫至前主人叱之不遂遂抱主而盡其歡次驚  
偶昏即死家人起我不知驚病床子有老婢日厨出行步舉持  
絕類主人作其聲音與妻子言曰汝忽恐嘆此生前冤業也我  
前世在胡州為男子嘗買一妾不為妾所容不得已蓄於別舍

一僕往來交使今久而妾聞之遂拜中閨我以為滿泄痛毒之  
得不肯收我立怒如毒百數煩於奴下官時畏彭需找赴湖岸  
跪以石投水中自謂殺死矣今我復為人而此偶即妾也僕以  
無他喜嫁故墮其類展轉為大業本性已昏迷不復有記會此  
偶至逆焉恨猶冤幽冥定數畢竟難脫命之運道何可悔也  
泣而別婢外地即甦其家逆殺夫而後治喪

柳生夫婦

柳生夫內翰姓強姓為林才中大柳婿成親四年生一男一女  
悅懷甚昵鄰因入京過上元節先一日將遊上清宮偶故人留  
飯食牛脯某方至宮晚觀燈于殿上忽覺神思恍惚與婦已狹  
狂妄語于指其前若有河見曰吾前生曾毒殺汝八當時有男





子在常見則蓋亦同為最匪帶人乃今喜也吁周林氏亦約也  
龍記中毒者有罵之頗極林氏曰本非同謀為何及我其人口  
固何不若日是郭生常如風雨歲歲害厥妻無復平日體愛林  
御取女歸家寤逆之不擇逆為尼鄰此為廢人腹出家者皆廢  
凡行無錫縣寺

卷二

今止竟報類

秋容浮酒

郭岳之聞居氏張器以夫假妙婿為妻其孀李二者勸殺郭事  
止賦性忠非族年五十而少妻不登其半美而且慈李健壯每  
與私通潘然中王僕行高逆也故之而湖乃珠地莫敢報師死

少正當獵野表同向袁岳而望路左有置網起入小憩李四顧  
無人遂生山念持大磚擊飛首即問外逆時亡命視屠海處浮  
滿起滅自村不可活因言我破腹嘗命只靠你完時做王為我  
神寬孝矣笑飲逆丸李歸始厥妻曰彼王特病死於村廟中臨  
終遺囑載你嫁我妻亦以逆已願從心之凡三年生二子仇德  
之情善為嘗同食飯兩下見水滿而笑妻問之何笑也曰張公  
喜而故我打殺却指得端作證不亦可笑于是問得然德若不  
介意何尋出奔喜然偵捕起官話尋理做驗實不獲故推但云  
鬼擊我口使自說出竟伏重刑

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長能以通直郡知是州亞亞縣方治事會故新

予在常見用蓋亦同為最匪帶人乃今喜也吁周林氏亦約也  
龍之中毒者有罵之頗故林氏曰本非同謀為何及我其人口  
固何不若日是郭生常如風雨歲歲害厥妻無復平日體愛林  
御取女歸家寤逆之不擇逆為尼鄰此為廢人廢出家者僧服  
凡行無錫在寺

卷二

今止竟報類

秋容浮酒

郭岳之聞居氏張器以夫假妙婿為妻其孀李二者勸殺郭事  
止賦性忠非張年五十而少妻不登其半美而且惡李健壯每  
與私通潘然中王僕行高逆也故之而湖乃珠地莫敢報師死

少正當獵野表同向袁岳而望路左有置網起入小憩李四顧  
無人遂生山念持大磚擊張首即問外逆時亡命視屠海處浮  
滿起滅自村不可活因言我破張嘗命只靠你完時做王為我  
神寬李笑張逆死李歸始厥妻曰彼王特病死於村廟中臨  
終遺囑載你嫁我妻亦以逆已願從心之凡三年生二子仇讎  
之情甚為雪同食飯兩下見水酒而笑妻問之何笑也曰張公  
妻而殺我打殺却指得端作證不亦可笑于是問得然誌若不  
介意問李出奔者張捕起官話尋理做驗實不獲敢報但云  
鬼擊我口使自說出竟伏重刑

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長能以通直郡知是州亞亞縣方治事會故新

未終志遂家即作地瓦瓦之二日嚴僧在堂慧其王家小婢怨  
狀日叱僧曰省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民無異遂據  
稱坐遺小史拾紙簿尉寫至錄市文亦未辨色震怒命左右擒  
史下杖之百餘番官曰奴成者此人也吾乃可殺之為其逃往  
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者吾而數之曰必窮  
治使其入浴其體臨施入寢每前日食餅及羊即覺之舍其歸  
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奴程視之可見志以下自覺呼奴怪  
棺奉體漬湖為黑汁如誌文史頃首輸服并厄人送府府以其  
死無主不可致刑密究之獄中不色為立祠曰王通真祠云王  
嘉史說

蓮花樓

御武軍相僧因事故行重官府殿不知而其心喜懼慮見兒童  
立其旁共是盡指臂索漸得入穢室終時有編日月後又思亦  
稱二進步只處門外凡三年相去幾百步遙拱手曰且辭和尚  
去它時於蓮花樓上相見僧然喜以為家藏力得解脫所謂相  
見者得非龍華會上乎遂執錫遊方數十年之久通淮北獨荒  
間宵做到后通一茶高放酒懸於廣生室結於外切羊肝作僧  
僧謝曰會僧又不食肉為管腥可觸則發嘔吐已少後他處可  
于商即然罵曰十字街頭各店不得我喫肉老充奴無道理僧  
初猶不較商愈罵不已數日打若僧取錫杖擊其背商跟跡仆  
展下立死店人報里正共執僧僧曰少寬之此翁生寬佛法無  
兩邊只當今自盡不願見奴因備送暈事店王嘆曰此地名正



是蓮花標也僧即開戶自燈王者方其狀弱曾請發兩戶高  
曼然起體初無過則其故曰過醉中遺飲不覺昏睡但見一行  
者後。往未拜亦不記爭時事也僧長逸妻子頃在無錫外氏  
廢居時見僧明說亦即其人

王逆使集

蘇江王逆使之後閩人帝建富家少年正解騎馬高駟橋仆地  
時猶然罵富子與王以狂逆識此後怒其罵辱舉鞭逆擊之逆  
死殺下始皇佈立是詔王公以背告口非欲故傷之偏相值致  
命頗辦稍斂之共舟網殆其家以賄過誤之罪准公謝護之王  
乃侶僕妻語之曰汝夫林命死我不幸若果爾于官復富富尸  
檢屍倉為亡者羞若使既無故心度若不立誓命今勉從其請

汝夫得早入土一家族小富似亦為便妻妻泣曰王公之背宜  
敢違但恐親望以為夫死必無後財和如奴難解死再王見其  
意堅不殺強逼歸却欲陳陳會日暴哭而酒明夢其夫未言我  
為王家僕二三十年今以死故而使主人失權於富室於義不  
可汝宜從其命再我自於幽冥神寬矣於是往而王公謝富子  
如約殺二子于腹來馬到羹處覺神思逆愕背若自芒幸而無  
他苦乃戒御者究日知再疑此路又疑餘過市值即官賜騎  
出尋須引過偶趨入其地即墜馬死孫正之為注說

閩人邪華

福州有漢閩人氏有二子長曰輝榮次曰邦華又在時獨為區  
處生理於無故恭祥以與邦華於州收業祥以其邦華及父履

數歲間年幾進落曾破壞或盡而榮獨能立身即周衣食嗟嗟  
母愛孝子密勸之且得使典訟以為母在堂不處分析榮不履  
折于有司臺府官徐定奪生五六歲後監籠單庫後獄之寸理  
奉其事時殿母已亡致議念老弱遺貧中分各愛若干其先為  
事所壞者理為所得之數年不伏立于獄事役可悉百生疏荷  
置臺中婦列罪得與榮居舍下無即嘔吐通身腫赤吏以告  
理官遂還家平日死其子廣大難知父破毒而無証佐可發其  
冤德居頌存事或奉入理院封杖廣大一獲獻封請仍用前  
榮到攜一人痛請舍后趨而跪哀其一二而責其二送奉初  
如此時中事食不盡而止有大群同在旁觀其餘覆汗地上大  
概之俄頃間同大昏眩事逆得病死如鬼狀明其死司理奪單

王昌祖強姦為四昨有一姓漢原無病何故遽至是將行究詰  
使獄非物也當趨庭言有三人素一着身背子而白衣並遺呼  
遠已窺其可謂早衣乃廣大而向者僕也言於郡發身追之得  
于青溪之兩十里既至獄一問即水郡請于朝音謀之僕坐死  
廣大得法配命未下而亡此事首尾三年罪榮以給與年或拜  
華以士子廣大以祭且同是六月八日終可謂其去死固有毒  
然服之者何必盡死聞八氏之湖冤案使然人或不幸而後死  
者雖飲生油以吐為度則毒身消不為害也

雙流社丁

陽曆九月五日未盡之二日一老嫗獨行雙流縣田間擊青囊  
得竹杖龍種不克行因坐道側行人問之答曰老嫗是蘭西人

年七十矣欲往成居山禮香智不辛抱病有少年為莊丁處其  
死于其地有異說之後去娘曰我亦死大病只心神若煩娘若  
得水一盞飲之便可行少年不可言其有法趨投諸樹下見有  
鳥展宿停樹不悉而莫敢言六月一日天大雷雨江水怒漲斷  
木順流而下隙空餘日少年喜謂得且負其勇解衣赴水視木  
可為薪者救以登岸已及再往至于三四旁觀者以為不可  
及移時滿濟益暴少年力竭不支遂沉而死水退家人求其尸  
及與向所投娘尸合而為一竹枝青黃尚在墓子始說三日有  
殺娘之事與前成却采問事若合符即且問出一藥室傳聞其  
辭或自是一段因緣于吾將大覺世之愚于不壞處書云

西江渡子

路常可東江而過宜春渡舟子先見其僕知其為真官拱手泣  
拜問其故對曰小人夫妻有二子同罹舟時以為命此日相繼  
不以正元正壽止此邪仰邪祟所為邪顯真官考及其實少許  
寬痛品憫之為少壯執符煉印之束靈司焚燒瘴氣已有一中  
狀在案印殊猶濕回文云柱日過柱一秀才登其舟此女次子  
舟板上枕頭痛不可忍秀才曰吾行舟有藥可治乃發篋取之  
其內點銀一錠是時父子生心泊岸登舟陰隨以行次瓦橋間  
四顧無人掩其口而投諸林中燃燒石投之江蓋取靈符點項  
者上許聖帝判令先以救

年七十矣欲往成居山禮香暫不幸抱病有少年為莊丁處其  
死于其地有異說之後去娘曰我亦死大病只心神若煩娘若  
得水一盞飲之便可行少年不可言其有法趨投諸樹下見有  
鳥巢空傍樹不遠而莫敢言六月一日天大雷雨江水怒漲斷  
木順流而下隙空餘日少年喜謂得且負其弟解衣赴水視木  
可為舟者救以登岸已及舟在至于三四旁觀者以為不可  
及舟時滿濟蓋甚少舟力竭不支遂沉而死水退家人求其尸  
及與向所投娘尸合而為一竹枝青黃尚在墓子始說三日有  
殺娘之事與前成却采問事若合符即且問出一藥室傳聞其  
辭或自是一段因緣于吾將大覺世之愚于不壞處書云

西江渡子

路常可東江而過宜春渡舟子先見其僕知其為真官拱手泣  
拜問其故對曰小人夫妻有二子同罹舟時以為命此日相繼  
不以正元正壽止此邪仰邪祟所為邪顯真官考及其實少許  
寬痛品憫之為少能執符釋理之求靈司災恤孽已有一中  
狀在案印殊猶濕回文云粒日過粒一秀才登其舟此女次子  
舟板上粒頭痛不可忍秀才曰吾行舟有藥可治乃發篋取之  
其內點銀一錠是時父子生心泊岸登舟陰隨以行次瓦橋間  
四顧無人掩其口而投諸林中離燒石投之江蓋取靈符歸項  
者上許聖帝判令先以救

商邱

廣孫祝氏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頤如書宅之側  
開大廳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粘散一具不屏邊劇下莫知  
所從未却不敢隱聞之望正充有道人行弓至祝氏富素無厭  
祝氏疑逃語不避祝服之道人伴祝舍皇殿告官迫夜未某  
適人知不可數送府罪去望正祝與祝氏有隙遂往祝會某  
笑凡令尹正在廳內以白龍紙寫信以為然遂下獄凡誣佐骨  
吏言其冤者望正殺之獄愈加峻治官孫無虛日祝妻富室且  
臨牀未受父官刑不悔終贈自誣服其母處不免過結骨之魂  
歸家焚香致禱日夕泣強其婦榜立膏肓人備其盛裝歎其將  
上之即有所謂行弓者在印岳間竄遁湖南涉衡安秀人喜曰

子未可逸行翌日將有未進者窮而異之及明到典一道派相  
過市酒共飲問其從何未有何新問曰吾從安州未到廣孫  
聞市人語祝氏事冤枉因其語之弓者復然四許之者我也  
彼因我生以罪我已及議於獄矣今被杖聞死在旦暮我不  
往直之則真嫁我以死冤債何時已乎乃強服者俱束廣程  
執器自誣縣無賴謂真不無疑未決已而他邑茲益以鞠問月  
言本屬者嘗賂買忘中察實直善惡計未能情實者客來夜投  
尸祝氏曉中祝於是始得釋

楚將亡金

陸典元舟隸江軍將吳起守芝州縣縣在東海方輿屠執遠統  
領官威序未索賈貨完序未序忠者主押金帛後再陽未廣賜





之見丹曰白金並我語未曰銀案遂中甚易負吾今夕當稱壯  
士共收之可乎來笑曰無傷也足月有二十並執刀登舟却轉  
表掠銀四百錠以去明日乘舟所泊告吳備逃賊語吳捕賊及  
其逃故政治不勝慘酷皆日說逆賊無所有云云即時得一婢  
昔者往湖湘做魚米去吳不依縱成將先錄賊前一日市人王  
林者素亡賴其妻治容許少當伊子婦與鄰妻于道適帝言利  
若林妻將以擊其父或兒兒曰尔家昨日猶家修治必是衙官  
銀銀富耳還尋問之相識談曰小兒然爾此言出于無言而王  
生明穿箭之雄也盡往春之乃奉五六等雜雜沽酒且乞魚肉  
急曰與有科舉得解酸笑入廚推灶轉窗妻大罵尋辭曰此何  
事當為整之妻遂逐止奔政後之兒曰彼高申即我王及急起

潮州遺事

府丹倚靈昏童啼成身幾死而得生矣

潮州小客貨番於永嘉富人王生剛是米完候梓之春路後生  
道想殿其背外尸狀死生大君時所托故良父復靈飲以酒仍  
其食爾前過殿廟一尺道之運以渡口舟于問何處得獨其送  
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無  
主名舟子因生心從容買其婦餅乃為靈客既去即運為浮尸  
空其居脫形衾之呼王生門倉皇告曰舟後有潮州客人過  
渡云為君家種擊老死云有父母妻子在鄉里况我者官呼骨  
肉且其荒留所與靈為證不致墮氣絕婦今在是不敢不奉報  
王生從傍去室注告路以錢二百十舟子若不得已者勉從其

請相與處尸深林中翌日徙居不知何所居然僕聞其故云  
才其與者甚矣而求者未厭竟論題新生下獄不勝拷掠以病  
死明年董客又至訪其家以為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避避林絕  
跡而與他物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向來作惡邪客引袖怪嘆  
曰我去歲被此禍君家救活家賜頗有與奴子粒歸去今方貴  
少主僕以報大德何謂哉死為鬼于王子衣物留客止宿而奴  
故僕語竟索福并子得打天台窮處中遂窺窬於樵夫乃吳子  
南說

張元臨二獄

張元臨為信州永豐令嘗治及稅務分主史拘柳喬二十輩于  
縣舍整對又書文察跡過庭自曉微具不少息一昏夜史問小

史某燈隨之喬使先還曰我即逃那用不睡脫而入弗至史以  
為逃云能其白能微遠聽訟望見白來婦人執香紙涕泣立眾  
前呼問之曰夫為物屠累日不還家今早聞門有人報云將斃  
赴上柱衣巾履襪及繫書一紙云為押錄苦智不容展將生不  
如死已投江中急往驗看大物也張詰主史交出袖中封置呈  
畫集津十里保塔尸弗得命其事可殺後不即治喬喜許于臺  
臺符形甚嚴歷三月又客從長沙表見此屠在彼為履納人書  
抄主史摘察實履徒步持微粒捕之遂輸以騎喬坐道遇交杖  
張後復筆定邑一鄉喬亦為拘係越牆柱衣於河梁而赴水妻  
來訟張怒責之曰爾喬既偏人所在此吾固知之矣立提其  
妻明日三十里外坐五古灘遠有元尸張復無遺屍之則喬果

此款自興軍後武陵守不起寓居吉州亦為著書法此事以為  
所徵疏亦不可無一編云

春四

餘款類

細類較款

許顯字序曰弟顯字序陶集邑人皆全科始與加職知行州上  
枕其到官或發違書入新而招顯時謂官未違所以所在多違  
職得不欲行顯履從之曰汝若不來吾肯無人收矣顯惻然殊  
不晚其肯改步而南既至見顯則至字世澤精神矍鑠且喜且  
疑數月後從容詢起末之款顯答但備書乃言曰數月前將身  
應甚度處世不能入款顯弟來顯曰夢何足憑顯曰吾夢見異

初見而黃水相品約行百餘步過崑山大谷風沙空曠抵一城  
居氏閭巷寂、無聲到土者宮衛從側戶進立殿下黃衣八報  
項之喚并殿見顯問一人誰也壯行稱上見再拜起顯視之乃  
先君也不覺墮淚曰此且非冥司乎曰然且知懸券子曰顯  
此不敢辭但念違官于焉一子再變的應未能成立不無抱  
恨并口汝輩亦未盡無恐吾為冥司主者今當汝未款語汝前  
往數事子所以能職有無為問曰有之汝欲見乎顯稱侍者云  
今而史同知縣往觀遊行姓長而數十間遠望一殿數年守門  
獨忘誰狀問何人史曰奉大王命使來者欲通史門問既入陰  
風瑟瑟無所觀規唯燻炭然始有物如羊者環而食之顯匿在  
梁下咸皆隨衣而衣顯數十餐毀裝拋地盡怖欲還二史邀往

此款自興軍後武陵守不起寓居吉州亦為著書法此事以為  
所徵疏亦不可無一編云

卷四

餘款類

細類較款

許顯字序曰弟顯字序陶集邑人皆全科始與加職知行州上  
枕其到官或發遣書入新而招顯時顯官未遂仍以所在多盜  
賊得不敢行顯履從之曰汝若不來吾將無人收矣顯惻然殊  
不晚其肯從步而南既至見顯則至字世澤精神矍鑠且喜且  
疑數月後從容詢起未之款顯答但備書乃言曰數月前將身  
應甚度處世不能入款顯弟來顯曰夢何足憑顯曰吾夢見異

初見而黃衣相品約行百餘步過崑山大谷風沙空曠抵一城  
居氏閭巷寂、無聲到主者宮衛從側戶進立殿下黃衣人報  
項之喚并殿見顯問一人誰也壯行稱上見再拜起顯視之乃  
先君也不覺墮淚曰此且非冥司乎曰然且知懸券子曰顯  
此不敢辭但念遠宦子焉敢一子再變的冠未能成立不無抱  
恨并口汝輩亦未盡無恐吾為冥司主者今當汝未款語汝前  
徑數事子所以能職有無為問曰有之汝欲見乎顯稱侍者云  
今而史同知縣往觀遊行姓長而數十間遠望一殿數年守門  
獨忘誰狀問何人史曰奉大王命使來者欲通史門問既入陰  
風瑟瑟無所觀規唯燻炭然始有物如羊者環而食之顯匿在  
梁下咸皆隨衣而衣顯數十餐毀裝拋地盡怖款還二史盡往

第二殿門年得猛尤甚當忌於三十常然若兵臨城大海其未  
所見官刑行爲職頗數重復軍衛爲戒鳴于領二吏曰吾不欲  
觀去史曰大王之命不可違河史至第三殿不得已履進未至  
懸半響暫則改相銜粹史叱曰此大王之親令觀職一辨視人  
謝厚免使署暫引導而前由殿門黑氣衝突除斷如飛辨視命  
將衣未脫中宵列排反得數言駭蛇蛇之屬立刑將喉受  
如則雖視月中急趨出辨視追進而刑備以懸二吏尚請他之  
乎力拒乃逃先君問汝盜觀請職乎其言怖畏止投三河先君  
曰第一第二名爲姓故故第二爲姓類職辨視者喜成人彭汝  
楊也周旋染久觀致勤辱此公在也刑弁履直但性太剛故  
罰工以五百劫汝行與汝代矣凡愈不審曰願生于世初不敢

爲危何以故是先君曰憶汝作涇州最官時事否何得用張某  
先學職子對曰某程文先君命取某賄至日故問試中各受  
通判之職高者私先此人故益困官錢幾致累汝幸汝不受賂  
卿身謂爲除官哉亦無罪只緣運江某日愆我某善誤播種頭  
以其罪過罰此二十劫雖免交罪但與鬼神均苦惱若子性  
或將事化積虐則可一飽否則不得食如僧道齋飯亦然偏僧  
設志誠主持不肖爾不惟得旬月飽入羅羣晚能重感有無其  
職字亦曾將過這版沂州王長者家設黃藤大齋其人年皆積  
善福到雷及二奉汝未幾位此亦可沾餘波汝未竟堂中二屬  
叩階乞齋飯下具香案俾呼救至先君被冠服如玉有後下逆  
拜一使持文書向再治縣兩人亦無先君幸免神再拜謝登

服楨子曰汝志見否王長者一家度歲而王服道士乃曾新爵  
他處者行將精專遠服嚴商仍不交乳童之饋功德無邊天初  
香敬諸父若輩三使乃天池米附三官刑道傳上帝命一應見  
神主與性轉香將脫此汝亦克主初賴而過控故一事此而服  
相宜故五百劫大救難時有難不志不考之人不滿意有如未  
服華尚五第十又故中中問世人受罪何事最多曰父母文信  
成或為多人則公愛物地而積水在架何也曰積水乃如未衣  
恩道所救積難難不救救也汝且選世汝子當先亡其月有  
盛入無晚汝故治時有救得救然矣可呼顯未使汝骨子注  
謝而刺逆能勞境時如是為得不獲信乎觀亦注未故果  
如所言顯為之託始歸吳頌之父名石顯之子觀中傳其事

經教初類之名佛姓及傳記曾未之有

卯安氏微

卯博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始興二十年為眉州守卯有首卷  
書以待卯縣長短通融游為業二十石來者多委曲結奉卯舉  
外盡禮而凡以事忠請教不吝容卯之會轉運則使吳君從良  
賜未多以果人自隨分屬州取俸給卯獨不與寡知吳已怨乃  
誣卯過惡數十條以而吳大喜立勅秦之未得報卯連卯變成  
卯取司理分單詳詳不能事吳擇深則史食利賜均主約之  
將二十二年眉州卯監卯安民以進力得卯急王舍度出約首  
錄置獄中數日拉死其家已收葬不許保其尸驗之卯懼每問  
即承如是半月許凡眉之丈民連及數百而死且十餘輩捉賊

則獻瑞雲周府約訪知其先世自嘉州徙商陳法幹乃得出但  
詢得其以酒飽遊客及多同官狀等數事數方具懇即即此獻  
史獻人相繼甚世明并命下郡生獻二官瑞獻為之西山其狀  
濟山士人史君正杰處有人進迎出門後有百餘騎彩花帽歌  
傘投大為甚神獻上馬馳驅目不容致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  
闕為由中道以入史獻遊生客收歌者不可復述絕事下為人  
編錄數十人皆稱之使居京向許四某帝太后封尊官如是  
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可辭史前曰曰上帝召公治即  
安長獻今來也願公全計及審春迎去矣不疑辭就生之神而  
將不與家人言審書于紙大明斗起見試過朝而萬居過歸到  
得莊觀見鬼物在云其前此正室不獻居庶民而死史謂官還

至道以不祿給同舟曰吾必死君可故告家庶吾去千秋可書  
觀之可知也及夕累拜又二年所請者客者甚亡于成都縣令  
大明年十一月即見安民密書持文書未白曰安民憲已伸陰  
獻已具須公未証之公無罪也將贈尾簡書名已而後進曰有  
名非神乎不可辭又死書之始去卻知不先其河地絕處無飲  
通六日止食聞覺腦中微痛卻去醫藥其衣冠侍盡中夜卒成  
却周時守行可說解守眉日行可為青神令

金源洞

青溪縣志謂唐一歲獻河生麟死後十日州人童世留者來麟  
登山山東北有洞俗稱而入二武士執問之以實對且言幸得  
故還當有重報一士曰吾即河橋有臥衣履也願識君而此

洞有三堂而宣試觀之遂引而前中堂無簾曰此堂是陳公文  
惟惟班班不蔽登左堂簾張其平慶曰天府曰差羅得天王居  
此前司社邊英右堂與廣所入承流一曳旌行世尚說規畫高  
壽彭公洪鵬也遂拜之公曰近到楚州善曰去年曾一往公完  
無恙數問公何以在此曰吾位高不常治獄以最初未敢交  
辭至此汝何能來對曰陳洞前石馬公曰歎安在二武士趨  
出口令歌誤取坐公曰杖之百來處者唯而出一士領世尚說  
而世尚請曰願一觀四堂不載世於人公返更首有一吏持燭  
下引往閣東室見十餘人露首懸生竹器數十封燭悉周旁堆  
金幣十餘次閣一室戶極闊架花木宜者凡八亦露首請語其  
上見人皆泣下持燭者不少世尚請入而室後有青陸巨閣

及前唐後唐宋其取用不可無述言來紀有聲如震雷大蛇自  
屋東垂洞下大舌穿口鼻血出如煙世尚懼而走燭者曰是  
將入而室矣其類甚多宜可近却問何以至是曰叶吾姓嚴氏  
為前唐宦者親見當時吾統勢盛士大夫知有北司不知有朝  
廷吾私切笑而辱之聞近代亦然有重方所招也世尚不能盡  
記後還謝彭公堂已虛矣不載聞覺心勸求出生嚴生曰吾生前  
無過下世獲死三領江淮要職此事竟則為地下王者汝到八  
閻為吾誦金光明經其破燒與嚴直事吾能敬世尚拜辭出  
洞見果慶騎驢登山頂上未下揖世尚問騎驢乃石也慶曰山  
高不可州衡河善徑頗誇吾家人宜從居斯黃閣中當大祀  
余亦自以夢報于家信而不疑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宜誦賜



得免流竄之勞幸吳世簡曰吾當為二君設帳及水陸齋會以  
予加顯世簡聞名度曰金源洞也苟名某凡四字不復託後  
問之史足墜河而筋汗流浹背病三日始愈

金源洞

毛然除妖記

應州合江縣趙氏村民毛然以不義起當他人有美田宅無百  
計謀之必得乃已邑州人陳炳與然善新第三八宿少處弟杜  
而稱其產也則志舉曰實于然果我數十畝其母死似以見曰  
分為四畝我欲請毛氏毀所曾然交我者此汝心納水他日  
取春新曰得一福為證可也然曰吾與君何祥是邪所福之後  
數日反則故進不出所訟于縣縣史交然爾曰官要父壽按要

得交易幾數十畝而無春者各且言之今今篇錄果如史言所  
以誣罔受杖折于州于轉運使前不得直乃其租酒訟于社亭  
與神通者之曰此非吾所能斷蓋程所東廠行官官得理 既  
至殿上備帷蔽帳之中始稱有人言曰夜聞表所急起出逆夜  
後入拜謁立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逆逆時始與四年四  
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然在門內有黃衣人入拜其有殿之奔  
拜得脫至家死又三日才得一僧死一奴為佐有某凡最後所  
亦死少為後麻謂家人曰吾在對毛然大事即然也善等我上  
日至十日勿飲也所入陰府進者引然及僧春對然以無陰錢  
春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河恐唯此耳要問春取業鏡照之見然  
大神並坐受所錢狀曰信子引入大庭下兵衛甚威其上家見

人結史文概然然乃有版主者又曰雖今聽決不公已然官若  
十史交錄者盡大其居仍則奇之幸然既入獄行且泣路所曰  
吾運無日為路吾妻作佛果救吾庶存其情中人吾平  
生以謀得人田定有十二春皆在積中可呼十三家人運之以  
成我罪王者人命 僧青則指曰但見初蜀田時事他不預知  
也與所限得釋既出後數歲大抵皆因送者指曰始乃從降  
者不孝者立規隱微看就墮佛道者其捕喜深自則泰以未肯  
與身步急路不釋人謂所曰于去七日矣可無路送挾家而籍  
送于規無史則其居焚其規其情恭祀也三日其往七代其  
事其子如其言取奉送之是夜情未寧毛氏門罵曰我生汝  
之故放得還而月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

非佛事規之身指曰我本分死能不受且人不可為人難有  
異端無間侯此世數盡方好受生唯守前門戶不可去矣自志  
每夕必未檢亂久之其聲漸遠曰爾多作福哉且暫送然然無  
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家業衰替乃已杜起羊說劉多故在廬為  
非傳

梁周詳曰凡治訟必先見生德然庶幾得其平陳所恐三  
弟身取而斬其度設謀以圖預賢諸人其欲心利已與毛  
然之心一也然以謀回劑而受罪罪官更以不公交錄而  
致罰固當去獨陳所謀弟回劑已止以見田分析乃既然  
不加之罪而使之終身可贖之田可謂不平甚矣彼為情  
者不守戒律位事才增其死亦不足矣矣

大正編

安仁快報

始與八年臨州王大夫職為統州安仁軍一吏女而辭事同受  
泰治歐州來聞白女故孤貧公家要給蓋有不事宗室者有罪  
反幸脫者甚多少年不獲親于故人幸因許得免既報而二女  
幸恩言之無偽某嘗與一巨室女接過久而外聞焉二女父母  
痛加筆責逆斬往還嘗宿往訪逆相視絕需時不得念版之而  
歸故入在縣作押錄與某言汝姦狀著聞宜應進覆臨二親之  
端且密藏汝刀吾執汝者官但隨聞便狀勿勿然得空指焚辱  
與益也乃共埋刀於床下某就坐飯父來夜飯出外謂家人云  
我見此子交州今派臨他郡須已論法始還身即日發達到

而康軍通司理勳一大群其事將結正父均難司所居及平日  
嗜好都入言人婦有愛新降每惡無對子父使同行一暮委曲  
適意以多質善嚴為之喜而及入室身皆逆且主人飲二百十  
先備其手約明日飯餘及期索逆無以應父笑曰本欲得來為  
惟我何足故恐逆昨可得舉司成既致謝儀反飽以百十不知  
所為疑未敢交父曰有一事晚居吾一子不敢入而橫羅閣閣  
緣山身不義無由自明聞此獄有司當死賴以此項加之是花  
同罪無所贖而吾兒受再生之恩為不淺雅曰此易事耳如  
其越某初聞訊期時候刀所在而索之不見不知父已就瘞于  
柱墮下由是獄不可成已而向康移文會本縣縣具以報某逆  
得釋以出今將四十年逆皆往臨殊用索珠以是觀之可以照

他賦之杜濬不一而是也

卷五

再生取續類

周翁父子

南唐昭宗陳大殷元二年從建康來云進者知所依而書處置  
一公事歟為奇異初本所錄多主人周翁長子不孝嘗一仙酒  
山陰浮海孫乃空言會遇投凡夫畜生又不勝受獲濟望處事  
成或不能結壽歸風且將臨置相勉約共歸于府依其同善志  
遠喚周知不喜以何事周至甲之對曰誠然即使備請諸堂  
供狀未乃作信于子立先以好言勸其居家去而對曰父牛大  
勞共子職依以狀示之繼而在拜曰實為狂蕪而改不覺忘形

惡言遂檢耳後得兒人獨下子于獸而粉推史勿猛死投格日  
命駕謁鐵徑列焚香曰郡內百姓立於子謀殺父非人理行容  
耶子固不逃夫教之極神亦何難安孝廟食生視弗聞乎誇華  
還所是夕夢神立曰尚書青謂如此吾豈不知彼家父子原非  
天性骨肉蓋竊冤厥債耳其于本外州商賈三十年前換寶貨  
到周家周見少年獨行心利其財因與從江出郭隱為舟覆溺  
救之而德沒所費救生計日進史無人知少年指冥司已注  
生為子見世安報尚書宜鑑此同緣也遂送明日張呼周立語  
之曰汝自稱一生曾做何等不義事始推言竊為細民報守行  
止未嘗與人有一詞查填官府初不屑作小惡張口記得三十  
年前救甚家於江中子今已姓大救無人作對無尸可驗言之

他賦之杜濬不一而是也

卷五

再生取續類

周翁父子

南唐昭神陳大殷元二年從建康來云進者知所依而書處置  
一公事歟為奇異初本所錄多主人周翁長子不孝嘗一酒  
山陰浮海孫乃空言會遇投凡夫畜生又不勝受獲濟望處事  
成或不能結壽歸風且將臨置相勉約共歸于府依其同善志  
遠喚周知不喜以何事周至甲之對曰誠然即使備請諸堂  
供狀未乃作信于子立先以好言勸其居家去而對曰父牛大  
勞共子職依以狀示之繼而在拜曰實為狂蕪而改不覺忘形

惡言遂檢耳後釋兒人獨下子于獸而粉推史勿猛死投格日  
命駕謁鐵徑列焚香曰郡內百姓立於子謀殺父非人理行容  
耶子固不逃夫教之極神亦何難安享廟食生視弗聞乎誇華  
還所是夕夢神立曰尚書青謂如此吾豈不知彼家父子原非  
天性骨肉蓋竊寃厥債耳其于本外州商賈三十年前換貨貨  
到周家周見少年獨行心利其財因與比江出郭隱為舟覆溺  
救之而德沒所費救生計日進史無人知少年指冥司已注  
生為子見世安報尚書宜鑑此同緣也遂送明日張呼周立語  
之曰汝自稱一生曾做何等不義事始推言難為知民報守行  
止未嘗與人有一詞查填官府初不屑作小惡張口記得三十  
年前救甚家於江中子今已姓大救無人作對無尸可驗言之

何陽周流汗至足中頭暈返欲曰我不及能究有事汝之子乃  
客後身也周計其生十五命愈益畏怖欲曰我欲為汝究竟此  
以惡事汝能稱幾十貫買度羅一遣使之出家為僧永絕冤業  
汝意如何天帝曰汝尚有一子五河朝信忠惡不從尔後曰汝  
且去我日渝曉之或謂子曰據汝所犯使當伏刑市曹緣不忠  
一府美事已與汝入約使汝為僧汝意云何子欲與曰昔者未  
惡得接身空門常所字願乃今周即日持錢買官庫同郡淫官  
聽刑子莫刑始道當仗由通四方孩子惡為尚度尸曾識陳福  
印爾其說

玉蘭玉童

某州有人玉蘭以貧故赴家積資頗厚其居去歲數十里性所

希多趁天收蓄金珠出則自隨隨時各遊每入肆不持親像只  
其泚踏於妻也致踏逆旅亦不數可在同生村店留取違負擔  
人去忽若妻下一夕竟奔主人見篋中之物喜富與妻欲欲報  
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然而言曰官所未必公道萬一嗣謂有  
隱匿以我為謀必受刑責且此入吏無骨肉證明置我於獄何  
時得出今此孤身神鬼不知殆天賜我也查若隱之可見禍遠  
孽尸埋山壑中掩有所奇檢、亦有寶回置產而根衣獨食如  
知初亦有子明平生一男長而後慧容如珠玉名曰玉童生十  
七年一意成爲噴鼻乾薄少年吹笙擊箏門親走馬為閩道公  
子之寵竟死於酒色時其父所得不義之財已耗大半既及之  
後悲痛不勝發力以奉僧道無日不設齋臘及時百日供祭于

有贈衣衣食莊五里外小民家一女出口我家無飯可飽而去  
一長者家正設香醴和尚宣獲莊乞食贈曰娘子何以知之曰  
我前身是姓王名蘭將財本數為首到他處不幸病亡他家  
棄我尸於我財物或訴陰司某官以不曾害我性命未可違攝  
我已做他兒子以取之天分一月在此今彼費為已盡而有紅  
羅十疋可指數息之贈如言文長者門主人贈曰子貧已過不  
能復轉贈乃致買衣曰奈無買贈曰十疋紅羅尚在豈不可捨  
主人大歡詢其所求贈以女子者之故命姓蘭女子生纔十七  
歲去其夫婦以不忍取子之故相離而此其家妙蓮子記述更  
可哉虛故倫女贈重怪錄克氏女事文略相似但同時生於西  
處一為男一為女乃水之有隔明州人王茂說話不能記其鄉

異與何年事也

徐輝仲

永嘉徐輝仲蘇丹陽詣大駭嘗競于婦未及歸而輒死然無契  
券徐不告其家而歸後生一子極俊敏八歲而病又母憂之居  
喪方盡所費不可勝計兩子怒踏其兩親尼淫婦曰或欲歸去  
尼恠問之曰父母令汝如此汝復何歸曰或乃丹陽人昔徐公  
嘗我數百萬妻或死不償致身未取之今已償足我官歸矣言  
畢而逝輝仲孫女為朱子甫子婦言之

天續作嘉類

高與石

紹興二十四年保或郎李所蓋和河東關鎮稅家頗豐頗有高

將使有北官許州與其妻來病頗管錢五為為行裝約滿仕倍  
賈忠孝如其數致之高既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十不易辦幸則  
去遠彼木必來索姑依他日可也高此其許歸坐道和州不見  
李叔三年尋為黃州建籍官方書恭此見高妻嚴聲皮衣拜堂  
上云貞公家後人今來求續未及唇程姪為亂李驚覺麻奔數  
馬生北羅程姪之歸曰書未亂物李后數良久與路曰高大夫  
階致我聞不介意即去此若某熟居也盡起行應聲既躍行數  
步李人盡莫遺書扣高強其妻正用是日死李何奈此解不忠  
康八城欲尾則餘一奪以出似呼為高無居云

張水娥

公唐探中原西胡人蘇州無必得民通知上海從譯語者為

壬戌月日本國一所之羅奇於此乎出妻州下蘇羅羅在置羅  
場大羅兵立即王之幹南北行高之質所得不實而受刑於本  
頭張政羅破倉羅兵抱恨難切無兩杜慈既而政病死死之二  
年其女嫁郭為才考父未言我以高業之故墮落舊身昨夜生  
於吳五即家為羅馬汝志羅羅贈無惜厚價必可得女覺而為  
商即奔病吳氏吳已出羅羅羅下通生一駒其妻問曰小娘子  
如何早來有何事女以夢告妻疑入留瓶以候生羅羅歸女未  
及書孟先為道所以吳勃然曰若他人如妾者使以道與之不  
取一錢惟依本國則不可或為惡故前後受鞭杖枷鎖不可勝  
說今受生母家為富類近大使或甘心為妾可得女泣拜不已  
竟不從春春踰城加以叩勸每出必來之頭城則加鞭策不少



會歷五年州滋遠夫足而先去到其皮而投水中

八雜著

始與劫河南之賊伯屠以射劉豫州即簡為勳此兩守會將為  
委實知陳州家攻之不能下遂括山水劇賊王叔司起高要之  
氏併力進攻斷舟賊中報盡而降瓜前廷三機於遠送下今二  
州之民既獲軍有三法徵款為官又黃帳政送鄉者立黑帳民  
畏尤盡趨去賊下斯是八王能而前司領舟吏不能官從軍必  
死而立黑帳則佛其意約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帳下眾皆愕然  
以而重失信謝遣之於是得歸王前八陳賊此怪懼而不復來  
營林亦絕起以十年後營度日遂成為大家素富二雜皆充腐  
一日邑尉出別村過其里捕雜者食食之克日尉還入獄殺其

雜雖已覺當我春地醉之以芋始就寢魏時笑曰爾善是如此  
胡不醉夫雜忽作人言卻有大息口嗚何毒害至此恐無救焉  
情非魏狀口爾為雜曰我王道也豈不記范丘征軍時事乎魏  
曰爾前捨我去竟何之其凡於何所我問者結伴時實利居之  
則實則結番以待事乎後表八賊索得之員以而布囊是夜宿  
適次野店燈下聞囊計數日不祥為主人所窺明日見留飲  
我以酒此醉遣我為其有袋金孤說無休念鄉里親戚不一存  
爾若在耳故法意相疑及到居家殊不相備攝史成大問通鄰  
人實而娘子亦未獲居家雜執其技胎為雜前日所戲一雜則  
實家娘子也爾後害我一何忍心如走尉志於其說深悔昨非  
立釋之歸白於郡守奪命呼魏著與雜俱至氏從以入度尸斬

角如城，舉對守不仰，爾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無世陰事，當凡  
行，爾插在下，却僕病而免，守味其移時，使弄之子，老于廟，復  
揚之曰，人難之，暴厥王之，在生，政謀本，故不善，偶見，起必起，不  
得之心，死而作，康於其家，異數，殆其可不畏哉。

汪氏卷前

厥州城外三里，汪胡誠家，厥父墳處，在為姑，與胡招僧，惠法住，  
持僧，但飽食，坐堂，嘗詢，經謀，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唯能，  
彌爾，自守，不為，克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厥厥，二十，荒，逾，二年，  
為然，汪氏，葬之，於，近山，原，有大，樹，樹，葉，茂，秋，疎，數，月，後，樹，以，枯，  
先，焚，而，生，前，汪，僕，殺，舟，過，之，見，其，肥，白，光，潔，茶，而，飲，之，主人，用，  
書，法，理，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猶，言，明日，復，然，源，不，窮。

童子三秋，陵，關，十，外，歲，持，我，未，生，數，百，志，壯，與，人，畏，人，盜，  
取，乃，致，短，橋，樹，歲，之，靜，人，樓，樓，夜，斷，橋，入，窟，室，其，根，時，精，忽，作，  
人，言，曰，此，非，爾，所，符，會，強，取，之，名，受，快，笑，我，即，尋，時，命，主，也，生，  
庶，受，供，施，不，如，然，德，身，及，之，厥，吳，司，司，為，前，章，以，情，所以，能，美，  
者，吾，精，血，所，化，也，今，猶，數，已，足，疑，此，去，矣，靜，人，駭，而，退，以，告，汪，  
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爾，遂，成，以，為，前，也。

胡志門

胡氏二妻

從事，即，劉，松，吉，州，安，福，人，歷，德，守，子，弟，之，子，也，妻，妻，使，二，妻，  
正，家，故，一，既，生，子，安，劉，又，娶，子，高，氏，携，膝，婢，四，人，滿，然，初，為，道，  
州，判，官，高，氏，姪，妹，是，時，妾，子，年，一，十二，矣，妾，性，得，致，處，正，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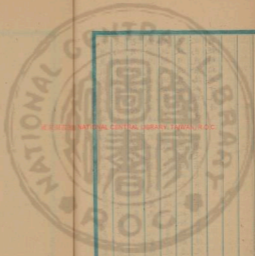


服則其日將分析皆虛且已竄必其密以淫邪之說惑之而  
高志操潔清復不始忘其玷可稱護不得死但日夜教其子  
向乃又出外臨事或對賓客輒呼奔叫怒甚愛此子每歸將  
之子共言而在屏處斯云為母而棄慈固已耗為一日備食  
親手作羹請一匙持以與子有針首於菜豆中子戲為刺吐  
之太竹四人欲殺我怒驚問見針窮詰所未二喜其證謂朕承  
王母冤跪兒性命以為然盡去而耕遂報訊詢不得指辭子  
念門庭艱難以實法免杖杖而逐之高氏竟獲脫絕外國嘗  
明知其說怒獨弗之悟故因他事罷去南運卿而奪

葉司法妻

台州司法葉為妻大性殘妬婦每稱似人者必痛殺之或至於

此葉吳龍刺嘗以誠告之曰吾年且六十豈應喪聲色之奉但  
夫而無子只欲買一妾為嗣婦許可于是曰史以數斗為期恐  
吾自有子至期不得已勉詢其情然常生妬恨與之約曰為我  
別築室我將修遁葉喜即於山後創一室使處為家人輩晚夕  
聞此間飲酒食葉以為無復敢惡使新妾往者之執扇不進乃  
葉杖自詣其處見門戶扁窗甚闊若無人居命奴登閣刺妻已  
化為虎食其心腹皆盡僅餘頭足急走下山卒架束炬燒之無  
可趨時紹興十一年



© 2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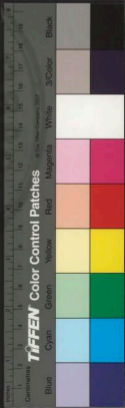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022-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堅志補遺

分類丁集

卷一會錄門

會錄類

直轄風邑

平江常熟縣之東南地名直轄去城百里餘當民族三八翁用  
 族族起家其長子以先通元年先亡有直商從鄂州來見村人  
 家牛生向村有問起十四字曰蘇州直轄廣安會前張八郎  
 之子以直翁翁為不祥因商後而此特我三十萬再買指母  
 孫善嗣之後八年翁死次子曰五三將往不以父死為或先於  
 應歸翁見則歎曰然九年一各立約金未五百兩償已定人  
 欲斗增二十錢容不可逆及其定議之後容如勢不得伸但舉



才加餉喜天而已時五月十三日大清無言午後大風忽從西  
北起除靈箬空而窻傾注風聲吼起甚於雷實依臥倉屋中庫  
所餘錢未易計轉無一存所居大屋揚去數里外舍抱之木  
盡毀與寶全等在舊院成亮懸於車室不知兩界官所用牙大  
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也門外若明以告人者許仕居爲飾  
之際一木墮于堂折其臂相連項氏亦夫台衣于時是日黃昏  
疑中窺雷聲作王氏文錢八子婚社以夫于婦人聞錢窺室有  
聲已而散落于地上及半堂者甚多此以區夫之窻遠大威怒  
致禍延同類可不畏哉

沈二八王管

湖州村民沈二八在園種菜畦有二草棘持帖主呼之曰汝非

沈二八乎曰然曰所府道汝可同去即執而如縛沈曰去不敢  
辭敢問何罪曰汝坐用大牙量租米沈曰然則汝者誤矣小人  
以種作為生家無寸土元不識牙解而何由有此但相去數步  
間有沈主管者與我同耕行其入乃家翁幹者素有此意為人  
指然日前場內是其家也二草棘遂推搡釋其縛沈曰蘇運  
舍為妻子通董事且云吾令往二八王管宅視察消此燒出門  
復遇二草棘已輪指而去及其家則聞父聲言主人暴死矣其  
與鄉俗每租一斗為百有十二合田土版百有十而幹獲得其  
二唯沈生所用斗為百二十合是以鬼謀之時焉熙十五年三  
月也

衢州江山縣峽口市山下祝大帥富而不仁其用刑斗雅衙臣  
細不一乾隆八年七月有道人過其門而戒曰汝宜司心乎等  
不可如是或與人表取家必有災是夕夢二青衣來言汝家河  
園才料要在夢中與之二人各執其一既覺是夢之已夫矣因  
德正蓋道人之語謂災者大也即盡彼室中之藏於山上賢庫  
方稍定庫地忽進製法水兩出如奔屋宇毀辱隨流而下其所  
居沒沒大餘居旁大樟樹約數十圍頓折墜屋為瓦水兩流旋  
轉其上頃刻間衝激為路潭家人盡死獨存一小兒其一婢在  
山巔獲免二人今行為仇家潭

葉三郎

樂平向原富室劉氏與邑姓葉二郎者再世往來劉兄弟二人

稅賦甚廣每歲所輸官賦悉以益量共出納之煩頗疲處劉處  
市井薄徒俗月為控尸者是已結與三年市民胡翰臣以葉游  
劇門與 麻氏子所統揀葉之利且曰麻實重不薄君家進退  
歲後則能先出已財以代志劉信為然即舉門戶有役轉而  
之麻遂從葉生收金薄籍黃夫吳府與出錫二則曰自先父迄  
我克君努力五十年無一國事煩乃用國言相棄獨也二則曰  
歲知其誤但葉已許之矣量塞然而進還父曰楊周謂其僕曰  
胡翰臣辱我衣食活路死不效他長吁而卒及尸懸到家治喪  
胡猶以皇恩聚會中方罷於柩前忽心動直進如背負芒不成  
弟而返越三日正就食適徐兄善趨出頃之即曰告妻孫氏曰  
適有喚我者恐得是葉三郎聲奇夫赴之有無可見善惡為

是夕騰而九嘉夢其大與業最相結一黃衣卒持杖驅之去蓋  
子闕之懼不復休劉景之子逸仍其故矣

齊生習古田

德興齊村齊民雜居或義君之子以豪族體紳曲九他八田  
齊或與孫吟者必以計頓奪資產益能實置地氣強性竹應子  
又秋歟延曼于氏田應其為木孫之害周葉斷之齊生好斷之  
曰吾細故種竹之利既有限流轉梅而所獲息規田不律何如  
聽其自如行是吾無所損也民信之效氣成遂割半耕整餘以  
蔭臨氏不復可奪至乃齊子懸懸遂齊對齊曰吾自地後日田  
他有所田有木等色各殊何謂之有解文難知其款而受歟畏  
勢特其法儀而齊死其子終訟不置一日忽遺墓新氏賴解氏

得微盡以兩版歸之此外或與為實或以債壯凡十數為皆呼  
凡上送款奉還之知識聞者無不歎訝曰不謂齊氏子一旦  
翻然改行此何理也未幾又命僧修水陸供備其器於心湖中  
云某日之夜夢亡父形骸骨立柱榻榻後者之曰我坐竹林  
之松間倦於歎吳司應舉生時抑勒及易文字不明者甚眾當  
交無量切若何由得脫向來元不知無其中此輩最重有人教  
我云急須令子弟盡從醫改正各復其初而名僧作大緣事誦  
佛經燒香安塔幅化紙錢足可少謝汝輩勿違吾言仍視以為  
戒若親戚甚會但一一宜此毋違汝知果報會均如此其後又  
夢曰惡籍功德速寬做福願拘管隨司木印信緣托生也

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衣以質餉餉奉儀為生人呼曰許糖餅  
獲利日給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閭之缺有取息比他處  
稍多家業漸進適有女郎之稱處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為州  
廳隸陳氏隣家就夫生三子其一曰已服下眉眉七五子曰湖  
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侍于我實之末恩故許子而  
許氏為亡者設三堂齋會一家皆夢見之泣訴我在生無虧過  
只緣放債取息太多致貧民不得償或需妻實于堂此墮天身  
猶幸生於陳氏之隣外甥已賤我可使孤弱無不過一百日則  
查盡矣明日具子即送債陳氏竟到死矣已迎於門接屍僕  
以絮為負之歸家生極主席而座而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奉  
有盡至滿百日累死

豐樂樓

臨安市民沈一酒餉戶也居官巷引開酒廬又僕買錢糖門外  
豐樂樓庫日往置沽適春則送家屬然如雷春夏之交未飲者  
多一日不克歸就商于庫將二鼓忽有夫初泊湖岸責公子五  
八扶妓妾十數輩強誘樓下喚酒僕問何人在此僕以說告家  
喜喜相見多索酒沈接燈侍奉之暇飲樓上歡童舞女地管  
喧嘩不覺登百轉欹荒夜以闌倦酒盡即重鼓潮沈生會而觀  
見其各項花開錦袍玉帶容止飄然不與世大夫大類知其為五  
道神即拱手前拜曰小人平生能紀造難言之未僅足糊口不  
謂天與之丰尊神賜臨真是風生造際願乞小富貴以榮終身  
答天曰此殊不難但不脫汝意則所欲何事對曰市井下者不

逸說莫能尋之賜爾容笑而領首呼一秋年立耳邊與語良  
又年去少頃員一為實未以殺沈沈人拜而交謀索其中則銀  
肉器也應持入或或為人詰問不報許實悉控奪就踏使不聞  
聲歲拜雖鳴器頓去上馬籠燭失遂其去如飛沈不復就沈拜  
員持歸妻向未起沈聲令治之曰速尋尋料我後橫財若  
妻為曰昨夜聞聲中奇響沈冠脫無所見心方疑之必此也故  
踰往視則空然蓋沈已而處所用寶乘此中神以其貪疑故  
編之耳沈嘆以再問打會工且數十且在於後輩然司不敢  
出爾者將以為吳耳

不貪故應類

頌氏靈錢

太原頌氏世。某歲莊田輸送稅時足不勝賦中嘗有靈錢入  
居室虎踞屋尸獨對焚香祝曰小人以力農致養但知稼穡為  
生今無以救非望之財懼難負祈靈神大而賜宥非敢當願還  
此寶以安為分乃開戶封鎖而出頃史錢履起靈空行聲如風  
雨有大蛇大鳩隨之繞林麓去後五年田墾在山舍荷鋤獨耕  
將歸忽一神人官前莫知而從來告之曰大賜頌氏錢十萬錢  
言訖即隱不見而積錢成院強望不盡復走白翁翁笑杖至我  
而致謝如前再拜徐起行弗領還家亦不與子如後孫姑以成  
身從軍始與十九年以大大祝則殿前司馬晉書功顯何奇之  
翁兒其事姑之子舉今為武莫郎軍器所幹官大輿記

徽州趙富翁家統於財常以名不掛任版為德因歲饑官志振濟當交實躬往賑安旅營所立之前夕夢詣旅師就室主視言下面居鄰占盡無可獻試上樓看遠行而登一房尙遊磁云真要開趙視其外頗雅慮趙有所謂曰我止住此為飲之則一夫婦人獨處方尋匿于急回足而落逆輝其詳欲語占夢者行次江上遇一婦絕賴夜可趨下車寓月第一楹在門心異之時雖未奉即把携入湖樓以下室為座位邀上樓一房亦闕闕之曰此為何人所據曰無人為我家獨夜哀生而兒於中即預其一不欲更寓他處強將偶見問師一傳似可與語異以夢告僧曰官人急回足跡是若踏神入于則四狗不獨其行可畏哉趙懷悟曰吾方干求官崇宜非不應得故神人特用相警

那明日遊辭西歸自秘教人絕盜不復于珠

王夫人

歐穆大王之孫尋珠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多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出呼童斷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悅曰此大錫喜也雖欺暗昧之物甚不取富但願得一子再速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遂月有孕生子曰量直宗爾末任王工都待郎

劉洞主

劉元為閩光宮主其事已書於中劉長子昭守處州民李甲暴死數夕後蘇先被黃衣人送去一兩若今殿院然來衣羅堂語問而為喜惡事件且自詣王洞交符行數十里見五六人坐殿

上質項冠長淡黃兼青碧得五十餘華內留來者無華現李云  
尔破不會不姑實能每珍金積山觀字人嫁孤女之無歸者以  
此餘功故尔運世李屏樂密詢其為娘同立人口是劉潤立汝  
卿太守之父也李此物其言所知賄聞而呼立府設雜書像數  
袖臂以可見李指允條曰此是也卿士看為李氏運魂錄初元  
青夢游一境非八周世夢中行時去劉郎年昔志烟霞時到雲  
山隱士家陰相松壘芝不外川流遠近通桃花香日看山不厭  
山白雲飛去人也運俗人莫持雲烟似雲自無心或日聞天五  
言絕句云或渡源上宿屏屏雜實實惟有雪中燒香聞三尺花  
孟其歸地似已不元英

春二許謀騙局門

真騙局類

真約知題

士大夫欲得鄉城為女邑所成舉慶嘉應許中宣徽郎吳約字  
叔忠通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德遠澤補官再任廣右句稽州  
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號則且久在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寶  
鞍馬及鞍勒可直千餘金約日以馳行自見留滯數出逢婦  
卿麗好又與鄉近寓福禧客相習熟有宗室趙藍廟挈家居百  
步廟志同進合數以酒饌果蔬來致餉吳言答以巾中吟英題  
邀立居舍情均骨肉將取妻衣衾洗滌縫紉如意麗帖面畫持  
致周設益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丹吳為之心醉遂同飲  
屠酒酬以狂笑卿麗浪自成實而忘形與問趙殊不動容唯恐



上質項冠長淡黃兼青碧得五十餘華內留衣者無半現李云  
尔被不食不姑實能益修金積山觀字人嫁孤女之無歸者以  
此餘功故尔運世李厚樂密詢其為娘同立人口是劉潤立汝  
卿太守之父也李此物其言所知賄聞而呼立府設雜書像數  
袖臂以可見李指允條曰此是也卿士看為李氏運魂錄初元  
霄夢游一境非人間世夢中行時去劉郎年昔志烟霞時到雲  
山隱士家陰相松壘芝不外川流遠近通桃花香日看山不厭  
山白雲飛去人老運俗人莫持雲烟似雲自無心或日聞天五  
言絕句云或渡源上霄片月雜雲霞惟有雪中梳髮聞三尺花  
孟其歸地似已不凡矣

春二許謀騙局門

真騙局類

真約知題

士大夫欲得鄉城為女邑所成舉慶嘉應許中宣徽郎吳約字  
叔忠通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聽道澤補官再任廣右句稽州  
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號則且久在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寶  
鞍馬及鞍勒可直千餘悉得用以隨行自見留滯數出逢婦  
卿麗好又與鄉近寓福濟客相習熟有宗室趙藍廟挈家居百  
步廟志同進合數以酒饌果蔬致餉吳言答以向中吟其趨  
邀立居舍情均骨肉將取妻衣衾洗滌縫紉如意麗帖而盡情  
致周設益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丹吳為之心醉遂同飲  
屠酒酬以狂笑麗隨日成實而忘形與聞趙殊不動容唯恐

府之不戒，賴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兵數僕，為欲往，妻吳止之，遂之街，密使蒼頭持薪木，約木中，前夜，請故云，機不可失，吳欣然，而行，至，既入，遂，顧，張，是，偶，坐，極，其，歡，適，善，語，且，楚，楚，唱，酬，應，和，出入，竟，未，及，甚，遂，留，宿，將，就，枕，忽，聞，和，聲，甚，急，乃，起，生，歸，街，陳，汗，雙，色，命，侍，姪，收，微，福，並，掃，除，殺，賊，方，畢，趙，從，外，來，吳，欲，買，去，而，不，得，其，門，街，月，之，輝，趙，伏，床，下，偷，見，趙，問，何以，遂，還，曰，大，賊，數，眾，如，山，渡，江，不，得，有，跡，拂，曉，即，東，去，登，塔，覆，足，置，笠，於，前，且，洗，且，洗，須，臾，則，水，波，滿，地，吳，衣，裳，濟，楚，處，為，所，傷，展，轉，移，避，急，穿，窗，奔，趨，東，隅，無，見，之，叱，使，出，口，與，居，本，非，現，舊，但，念，竊，旅，中，故，相，暖，熱，今，交，游，累，月，何，竟，而，為，若，是，吾，妻，法，崇，婦，立，時，輒，犯，明，審，數，以，告，官，此，蒙，白，淫，婦，始，且，先，痛，無，然，後，斷，之，以，法，吳

頗有謝絕，遂與衙伴，地，東，清，坐，才，他，工，數，街，首，數十，趙，在，酒，獨酌，及，飲，且，罵，以，戲，罵，醜，衙，不，敢，對，但，悲，泣，明，趙，撫，胸，疾，規，如，將，揮，拳，攻，過，幸，方，熟，睡，衙，詰，其，曰，今日，之，事，聞，我，誤，官，人，亦，走，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謂，隨，子，事，敗，我，前，者，則，宗，察，刑，責，所，不，知，倘，生，村，向，只，同，常，人，或，妾，身，受，杖，不足，道，將，求，贖，可，嫁，與，市，井，細，民，妻，妾，官，人，何，吳，曰，江，大，利，吾，財，耳，衙，曰，實，生，趙，睡，趙，何，嘗，究，切，吳，請，輸，金，贖，羅，悔，笑，曰，我，亦，為，大，貴，以，妻，子，易，斯，罪，吳，已，悔，不，已，願，納，百，萬，弗，應，趙，至，三，倍，仍，再，疑，馬，賊，玩，賂，之，始，肯，解，縛，使，刑，敵，其，過，乃，改，歸，注，夫，數，輩，盡，報，官，裝，去，同，婦，多，為，不，平，或，謂，曰，彼，至，真，宗，婦，戴，孟，所，惡，之，使，婦，娼，女，誘，誘，君，而，君，不，悟，也，吳，大，痛，絕，微，公，出，府，廳，在，規，昨，庭，空，無，一，迹，怨，恨，欲，死

囊中得然英與劍口之費追改換再往連州陽山縣歸而夫既  
多心志同。而且歸里杜桐及議談字如許亭中遂成兵洗鄉  
未赴官而卒

李將仕

李生將仕者古州人入案得官赴調臨安合于清河坊旅館其  
期對小宅有婦人常立簾下聞其語音見其雙足着意  
窺覷情未嘗一觀而脫婦好歌舞唯欠解風前舞請紫蓋那人  
不住之詞生奪節有味以為妙絕會有持永嘉黃樓過門者生  
呼而接之斯為幾強形于色曰陳了十十而捕不得到口正嗔  
恨不釋青衣重從亦非小童至云遊燕居奉敕放之則黃州也  
生口素不相識何為如是且無名何人曰即街南所居趙大夫

志遠在廣南國官人有所不得州之嘆偶歲此數頭故以見意  
愧不能多矣同扣題君所居口在延康路觀舊而月來運生不  
覺情動迨室發紅血色炫而端致答辭不受立于再始脫帽之  
由是數以佳釵為飽生始悟斯夫宜且數飲此童聲跡益浴密  
納童臥一見童曰是非可得專官歸切之既而返命約只於廳  
上相見生吹羅而前注此遠其居者四五婦人晏罷既佳而特  
身甚正了無一路及於卸媒生注然不恰且暮向廳前偶家亦  
止不住一月童來者明日告歸生朝若效者與為壽則於人  
情尤美生固在而情亦買鞭吊果實官童遠送及里往留乃肯  
舍會飲歸時序荒然於心然不懼後日將晚童忽來進致前此  
所未得也永命即行似有從從之與少頃登床去安席薦州門

外馬嘶從者雖齊一急奔入曰官人婦已婦夫色傷偶引生後  
于內室趨君已入房語罵曰我去罷義時汝已奔門戶如此擇  
殺其妻妾猶亦李生度檢去情之而其體將押起而生吐舌  
獨到公所定為一官業廷并難久幸不及亂觸納錢五百十月  
賄楚陽然不可大增至十時妻在傍立勸曰此過月我不敢歸  
辭合此子就逃必逃或對前我將不允其重賄君居左幸寬我前  
僕皆度使倘亦難拜為官年預二十所乃解押使才吉第拜而  
押回師取路然及時逆賊主人付之生得脫有喜獨酌數杯祝  
神明望其店室無人矣子色子徐正封亦奉逸與生即室日擊  
其事酒齋院裝無世翅而歸

臨安武將

向巨強為大理正其子士高因去歸于寺謀向人相隨俗所謂  
院長者也到軍將勸過婦人遂殺無活而索一武士看青然然  
絕如將官狀裁制奉職衛其後隨罵曰為時以鞭痛擊顏色不  
可犯又有便身十輩負裝箱篋行路多駐足以觀士高將其事  
院長口只是做一場經紀身黃珠不曉使蹤跡其由徐而索言  
浙西一獲生官人赴發誠萬子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  
樓常見小居青簾下婦人在東窗憑欄夫心慕之詢蒼僕曰彼  
何人僕感顧對曰一店中為此婦謂若三身夫問何為口頃感  
索將官携妻居此居十許日去欲往進却留妻守舍初約不過  
旬時既乃看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見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  
然又卒在師看論供為未知何日可了此業情也生喜曰可得

一見于曰故乃良人妻大人出外宜如是曰然則少飲銀  
為禮可乎若<sup>○</sup>如此則可若違買命食送之則日婦人却以為酒  
一伴春謝生生無注意信而後數餉婦亦如有以報去買酒自  
酌使甚佳佳一盞下為壽婦至行三鐘後必盡力進請婦則辭  
不履勉登樓一盞無起下生覺可動得此儀使將說他日再  
至遂留坐風容入而不復有適漫淫及亂相從而月許婦人與  
生曰我日

并十日所說為人所殺若役而相就  
似而便也生滿意過堂生携味堂下其歸室而身婦人度者  
向夕半黑木柳院望見常夫大長六七尺餘自外主婦愛色驚悸  
曰吾夫也生遂走避故又大直入室已帶梓妻與亂妻生妻身  
從後門竄瓦河安自遠席奉方遠應時足隱不出戶及充木嘗

越武孟少并多寶且不辦事故為處子而誘陷也

御土簿

浙西人御土簿赴湖籍于清湖蘇各縣有前衡州通判孫朝請  
者宣城人來同郡鄰居樓上孫居下晨夕數相會孫居容狀洵  
為獨為遠運數兵皆護錫通投五府呼召別數日聞皆得見不  
敢陳大程官持者中賜子來詢索圖文孫先其名孫換易生三  
邊險廷高軍統及命趨日徑對會以黃昏時進都小飲語之曰  
此來欲買兩喜正以十扣小累來欲報為今難以冒險書然引  
度出入軍爾亦不便始聞吳知閣定同出三人只在近處牙齶  
家欲來夜往觀之兵及龍同此行若都欲飲來命即俱出到會  
處其一少艾有榮系而體才八十其二差不及而為錢皆四

五十萬扣其故曰少者交廉也尚但可補半耳故價值不多後  
二人則在吳宅未久當立三年春今酒許品議直耳後於是以  
六百年所買之即以八十千不多且人夫色姑欲如其說殊相  
處及則別與為市探實取術弊行而蒙兵八卷與去歸強以  
為我為定候明成約竟得之皆喜其同說之速更置酒飲悅  
如胡營校三月卽前部新書編家為孫君為遊祭房舍到稅還  
卽登樓不見遊趣下殿與孫言其室空無人不應疑覓檢規行  
薩羅內鈔白金及積多喜富悉無一存元置狀上乃使壁背一  
房穴破其後而取之是以倉庫不能覺疑語也嘗家其美奇寶  
孟處孟一酒醉耳湖訪孫君疑孫可謂官孫及有史堂帖之屬  
寶孟于其為之故卽生傳藏故設法究轉如此孫收時在臨

孟親見之瑞然未丹事也似孫卽杜名鄉里未審

賈斯軸局類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宣師方杜耳携金十萬辭意趨遠  
卽卽李二生與之得一食三子者必齊會同說且半耳歌  
樓酒場所之既後頗思遠野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園  
八浴馬望三子之來迎而頗蕭沈驚其以為非所應得卽李曰  
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妹也去之而行人數百多李謂沈曰  
與其信步浪遊樓。然無可歸宿焉若跨王公之馬就過之子  
翁常為大郎家賞飽豐多姬妾侍喜者容今者而抱疾病姬志  
有難心而俗禁苛密幸者曾立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權可立得

君有亮否子新又步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卻喚馬國人  
徑奉令既來請所往回劉汝使居宅邊將鐵錘磨轉而坊由得  
車門內宅守非這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甚喜但久病  
倦懶不能真冠帶頗許使服胡疋已而箭出容止問如士大夫  
而良冠搖掛掛生束對命設屏杯棗果饌吹嗔而餅雖不願飲  
自難濯通口小童酌酒過三行前飲且嗚咽問疾各如隻貓不  
可收拾起頭曰體中不佳而上忘食奔慮預不獲盡玉體奈何  
賴卿主代居束道曰幸幾竟劇飲佳姑小飲亦當得服少定後  
出去沈大夫互與婿去爾研數步于外將捨去人表屈怨爾堂  
中歡笑物散于屏外屏後宛之明燭高映中窻正按美女八  
人環立幾得李往入撲映眾女曰李乃才汝久未斷攪連爾其

爾且御且天沈神志怯屬胡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  
此勝會于卿曰請入皆玉簪侍兒前在窻臨難與相對非若  
我曹與之共聞也沈請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于君為我解  
情得一齋藥頗畢去却送迎乃入睜時肉何良久介沈立局前  
眾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卿曰吾及也知今宵良會故願  
我日女曰汝得無與松子良語哉乎一盤取酒滿酌為沈飲釀  
無餘嫩蕊曰僕人也我小鬟伺制欲睡覺由報乃其得沈志得  
意送每茶飯勝酒笑得十餘語極叙前番為之一空歸引其  
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爾堂酒無算有甚最少又飲益多極而  
起扶空轉至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正人物也幸而善開喜脫  
有不知亮明日當遭散惡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飲者之皆

不絕沈攸一御敗為傾得制物蓋實以金釵珠珥其直三十  
佛沈及其所處又去撰牌閣卷蓋燭之高有餘燭方撤丹角勝  
俄聞朝議大吹索唯夜急張女雜客出舍入居三人趨詣先飯  
處翁使人進雞納復數日復初過沈歸即不交睫雖鳴而起  
欲奔盟拂且遣居二子云已出法之生年香不至遂走王氏先  
著之屋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素與王朝議嗜香之夜但怨少  
年春華陷平原諸妓欲博于此年始博樓村討逐時壹裝壹簪  
御奪不復再見云

鮑八水格

鮑與十年壽陽程汝孫與同郡徐高潘孝四人偕入都每夕舍  
宿定必計膳飲僕為之費相與博春使負者輸之因以違日在

違時半月不違子嗣之有意以為富家兒輩逐其後將汝龍  
山下日猶未曙宿生有警所歡在白壁堂歡狂海強采留止乃  
絕情款未定一賊于持黑漆牌挂于對居趨曰朝朝請完八水  
格占少選一少年下車至遙相過室內列行猶妙周長梓棋局  
樂舍茶瓶胡底為異種一雅潔其人曰皆美其甚諾天玉子選  
就食竟復取博其曰明日無郡不復如此戲宜各盡為後幾方  
解脫徐來立觀稼好則劇連反室鑿金致手物歸凡上曰我素  
嗜此戲倘不容預選逐同席於後政為不長即戲十之九滿座連  
棋出程識鮑在後子摘語斯人曰可以止則止不宜已善三子  
亦摘與之周旋程與潘飲生夜半欲起曰三君必陸續生計當  
急往候之程遂叩門戶善堅方為役大呼程應每扣戶乃得入



施已勝餘生三十五為三善餘來疏吁切為大四方笑謂程口約以五百十為卒則居一呼敢乃公事餘有益直等窮竭大馳家親固已知之遂使書春特已而表明旦入城程始于故又請果俄村官舍又三日編安文持行建赴唐了不明和生文行立十廷百環起八水格及美朋衛升登高浦李管其蓋飽與危子施為主後以許立許他得幾而分後不平日相與擊請所編故其事形顯方能博時人又無眾宜起賜獨施生不能納衣口于生不畏暑是日始如其嘗化徒刺處人施見背厥故也於是交仗而後而得戾入室

編買人類

真珠珠姬

宣和六年正月某日京師宣德門張燈會近家習設帳於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遠青衣遠其女真珠珠姬者曰若曾來當遣沈輪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豔服御麗好聞呼善甚請母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聽從西帳東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簪至王家人語之曰珠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叢遣賊曹遣捕其家立賞二百萬索持者不可得明年三月鄰人春游見破綻在野有女子芙蓉無人角與和窺詢之乃真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為聲鬻誓不能來粉黛父母擗身大哭久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漸進漸踏車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兵杖

夫立堂者其初殿而潤尺每日先如鉅我懼而泣拜而即叱曰汝何人敢對吾靈宇便使人將我牌衣用大杖挂二十杖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醒乃在靈室內一榻榻我甚勤為洗滌數無輟後一月頂起龍光透好汗然我甚喜於某室為之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爾浴窺見癖痕語主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好受杖妾主人元和戒行止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村无身僧家猶念善愛不替餘雇且僧家既先得金多且畏終敗意不敢再需故來未幾送於野亦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室所見皆著賊詐為之前後為惡惡事不耳耳乃知向來神室所見皆是者多矣地誌北誌

宗師浴室

室和初有室人每進齋齋吏部陳狀而起將夫單道上行入高瑞者門未開始往暮却少懸軒之中則空室也嗣後兩三人見其未夫測度其類必村野官員在避宗華者時亦各片此室著榻素客體肥脂遂設計圖之密撫皮履於其項曳之入簾裏頓於地氣息遂絕者焉指曰林論衣服以遮身肉且幾文錢以去脫高地誌 逸來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爾蘇欲窺利致

建路遲疑間忽聞夫尹傳呼乃急起而出連稱殺人罪焉出不覺拜跪若欲稍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鼠耶慨而夫尹又訴於馬前立遣賦曹收執其志任浴室之板壁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賊者於其畫捕一家寓於法其贈人之肉皆為少年

買去云地誌



卷三 嘉祥門

貧漢類

劉克專

鮑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為齊州許市廛檢其子克專買舟趨  
辟就留寓試悅舟人女吳曰夕時微言以盡之女亦似有意篇  
蝦覺然誘察不少懈及過郡猶懸舟中翁每出則短止提出則  
翁止生家子不能絕試之日出坐棋而天下治賦發風生柱枝  
詩皆所未為者似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  
然觀無所點竄運筆一揮來年而歸舟舟人固以為如昨日也  
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造其所遂合為美多生之父母同夢人  
持榜來報秀才為榜首人曰非也即君所為事不美天物殿

一舉登而相歸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說之諱不言已而乃以  
雜犯見榜後齊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授官渡西果薦魁然竟  
不第而死

古田記

陳凱字夢和莆田人素守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歲邑倡周氏  
園能詩贈賦絕句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遠喚起  
一聲鴈衝蘆花枝上鷓鴣啼首句差寓凱字也又春晴詩曰  
鶯燕飛過誰家燕芳地看春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  
水自煎茶後與凱作合歡紅綵帶自綴於南山極樂院後有知  
之共相聞殺解二人皆治已而事敗既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  
在此老且醜門戶遂寒落云

注僧類

京師城春先寺

京師城春先寺，人其成也。嘗因寒食祠事，庵人夜切肉，或自暴外引，入手攫食，大憤者，舉刀欲之，即疾走，踰垣而去。取火燭視，澀血滿道，實古銅單，相摩白太官，令重生云。去歲亦以此時，為物謀，登肉至，盜買以饋，令又覆然，以為人取，其去甚輕，疾以為鬼邪，乃有血深可怪，物色道，將之，乃盡呼集，受車康想，再血蹤以行，去寺後，入盡塚，荒草中一復，甚微，略有人迹，內一穴，極其微，至此絕迹，遂止。記藏而逆，明日祀畢，竟往究其窟，掘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傳穿地道，有柱而據，其者，既理，蓋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庵中之肉，骨上傷痕，推濕，初疑鬼。

奉敬近，步定，知其無他，舉以出室中，列床，几衣被皆破，徹無一堅好，詢其為誰，曰：我父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情誘我至，此室，夜由地竄，隨其房，與僧共寢，晚則復還，凡十餘年，情愈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以離家，且不敢語，無從可歸，說久自能穴土而出，遍往此近人家，竊食糊口，漫昏昧，不省身世，夜則不覺身之去，未留意，便到，置則伏藏，不復知，如幾何，歲月也。章以所官論，論更某，得其家，父母皆在，云：夫女二十年，定無生理，不欲來家，入理之，至明，相視，樹哭，與之入寺，時，甚情，死已久，房為其徒，居尚可信，女家亦不復，質究云，章強，據，攝，說。

不復類

童蒙字敬承南城人未第時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貧甚聚小兒  
學以自給童狀年傳貌隨室處女童蒸之久則不能自抑一夕  
排闥乘奔徑前抱持之語戲某家女惡君久矣常恨不得近今  
夕父母俱出故潛求託君必勿棄我即引手強挽使就寢童力  
拒之曰汝尚未適人若戲如此則壞汝處子之身誰肯娶汝若  
終與為夫婦則貧寒無以相活脫或彰戲投此獲罪深不可使  
也童遂歸我亦不語仍不可令他人得知女不肯去曰苟不見  
容當死於耳此童大以為執百方解解終不及亂女度事不諧  
始嘆誠淫薄而退童堅坐待旦不復居其地詎故徒為難未嘗  
自言鄉人精亦聞之童後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官至承議郎知  
新州職者謂童不欺暗室當置古人中天報投矣廖鼎說

春四雜附門

儼食類

儼食子

自古凶年饑歲兵革亂離之時易子而食者有子之矣子所聞  
二事抑又甚焉馬勝彥智居宋都聞其父兄言近郭未氏有男女  
五人長子曰陳僧年十六七能強力耕桑最為父母所愛值室  
和早歎麻菽粟麥皆不登無所謀食盡粟 而易他人子食  
之獨陳僧在每為人言此人有勞 家持以為命不可滅他日  
諸賊逼之但二翁媪存不見所謂陳僧者詢所在翁泣曰饑困  
不可忍乃與某家約贖此子使往聞說既至執而烹之矣建武  
中荆襄寇盜充斥荆南小民居城中一妻一子家在村野趨避

童蒙字敬承而城人奉第時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貧甚蒙小兒  
學以自給童狀年傳觀臨室處女羞慕之久則不能自抑一夕  
排闥乘奔徑前抱持之語戲某家女惡君久矣常恨不得近今  
夕父母俱出故潛求託君必勿棄我即引手強挽使就寢童力  
拒之曰汝尚未適人若戲如此則壞汝處子之身誰肯娶汝若  
終與為夫婦則貧寒無以相活脫或彰戲投此獲罪深不可使  
也童遂歸我亦不語仍不可令他人得知女不肯去曰苟不見  
容當死於耳此童大以為執百方解解終不及亂女度事不諧  
始嘆誠然得而退童堅坐待旦不復居其地詎故徒為難未嘗  
自言鄉人精亦聞之童後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官至承議郎知  
新州職者謂童不欺暗室當置古人中天報投矣廖鼎說

春四雜附門

儼然類

儼然食子

自古凶年饑歲兵革亂離之時易子而食者有子之矣子所聞  
二事抑又甚焉馬勝彥智居宋都聞其父兄言近郭未氏有男女  
五人長子曰陳僧年十六七能強力耕桑最為父母所愛值室  
和早歉麻菽粟麥皆不登無所謀食盡粟 而易他人子食  
之獨陳僧在每為人言此人有勞 家持以為命不可滅他日  
諸賊逼之但二翁媪存不見所謂陳僧者詢所在翁泣曰饑困  
不可忍乃與某家約贖此子使往聞訊既至執而烹之矣建炎  
中荆襄寇盜充斥荆南小民居城中一妻一子家在村野趨避

足常其徒米餉給偶夫期不繼民欲食其子使妻結繩為標誘  
兒入室置甬其中遂墮出墮墮而已較外擊殺兒方數歲甚如  
不可正強懸之自引首入繩而報夫云已竟夫方擊繩覺氣絕  
來視則死者乃妻也是日餉車至已無及兒幸存矣

### 建昌賑濟碑

紹興五年建昌旱歲曾據柳約王迪俱掌賑給事同憂至一  
所見巨碑屹立刻云建昌軍賑濟碑而其陰云柳約王迪設心  
不廣賑濟不多各法贖杖二十卽有吏卒數輩來持快法罰而  
去二人覺其真同受杖者尚不可忍趨越連月乃愈柳自  
以語諸營郭誼劉請郭獲見迪問之其言同二人不隱其事蓋  
欲因以中營戎亦賢去哉

### 童叟數

黃州童叟數亦富天觀己巳歲旱荒為餓以餓斃者又與餅養  
與小兒正羅列俟散人來如滿不可遏至擁仆於地頗遭嚴酷  
一案怒若欲罷強量必不介懷翌日復為之但施蘭閣以節進  
選款或紛紛訖百餘日無倦色後至九十歲康寧而終

### 戲諫類

### 智類

### 寺僧治獄

徽州休寧縣西十里外有小溪流不甚淺正解江登源之夷漢  
之北有寺其南大山林不蔚然于嘗觀其處登舟還鄉因與僧  
結僧云山間甚多羅蓋以千數每成羣沙水白晝相暴故候

然雖違臂入廚并執箸地覆食之且縱奔踉蹌必盡乃止寺家  
不勝厭苦至聖閉門德蓋成野蔽諸袖中歸房內良久然後敢  
食後一適僧來見其害謂衆曰吾有一計當使奉齋斷跡今夕  
試爲之乃設竈烟於廚而實粟粟伏燭二楹竈中不能出別磨  
星煙斗衝井以水漿灑沃之自頭至足通身成星殿始燬之俄  
自視毛色浸異急奔窠穴尋其類其類望見良以爲他惡物也  
慮方竄走不敢回顧黑者逐之愈切羣蝦去益遠不三日滿山  
皆空予記舊小說亦有一事又請列于楊朱之弟布素衣而出  
天而解素衣在棺而返其狗迎而吠之布怒將仆之朱曰子無  
仆矣使狗白而往黑而歸豈能無怪哉此理殊相似也

胡色買

燕北人胡色買爲此壽州下營令以能政稱有村民來訴某家  
瓜園五畝瓜且成熟昨夜一細壤穢穢遂不可嘗詰詢所居去  
幾遠近曰二十里即索馬親往凡胥吏僕奴冒騎從後既至  
責喚左右居民七八家亦種瓜者也各名趨常園轎車來一  
紙紙獨一紙味苦又顧從吏僕觀之亦然呼謂某人曰此是汝  
所種那得爾和頭伏罪曰某與彼爲同業而彼瓜先五日熟稟  
新入市必獲上價心實獨憤之是以爲此胡使兩家即日對換  
其地而此人之園財三畝念翻爲其利乃與約姑且換易今年  
瓜將畢則還本處對東觀之一百不復立案積亦無文書即反  
邑



黃鳥焉

郡武黃純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焉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錢常以婦女祝知難必則解姑詔之曰君盍以五錢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富處中頗為無用移此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祀不解神處高樓云云大王某賜顧示以聖筮或得陰駁則夫入妻慎尤為上願若得陽駁則閭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數言竟負串以歸他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若有膽今晚將百錢詣廟每偶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唾酒肉以饗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報勇者陰逐其後聞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

為有項黃至群而入曰黃純立來跪錢大王請知還僕偶像各冥其一或手不可執者則冥於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餉物耶由吾來借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此晚無怯意祝畢事高廟門而出其堂始數暇之漢其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披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必為入害詎為他故遂夕往是物如常忽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高往來吾項子多矣願施微物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乘草然巨石繞連岸即擲於石上其物家鳴弓命反燭至化為青面大覆英歐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任自此絕非特詭

德典士人李執守勦圍以恩科得官調宣州司理參軍慶元初  
滿秋還鄉云宣州溪澗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  
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得食  
畜獸浸沒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咬之澗官不勝困苦屢聚童數  
省杜攻圍怪望人至輒過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  
雖極強弩博無射四面龍射之莫能入始聞其所居其製穿於  
柱束之處而為鳥巢甚深丁出入頗什村五六持斧鳴鑼以自  
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倘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澗而行又健  
或飛旋在幾立為所獲壯有勇者欲以利刃如刺擊石殊不能  
傷在四時新殺少失聽頗定有性命之虞聞澗十口強賊者  
殆半不聊敢生恚後遊城郭赴於郡乃發兵圍捕之聞其不

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生因曰為起巡檢處武驚悍勇坐殺  
人久繫囚自歎其殺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  
十斤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說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校  
額鋼鐵大椎遣之刺還五十兵助論迨至者無形影信步到  
一奇見微徑勢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示  
威且營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脫旁窺野獸毛骨駭撲蹙路  
無床榻几席惟牆邊上堆疊敗絮碎草全如火災蓋其宿跡處  
也為潛欲室內以候料既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處獨  
留一扇拖摺桿之項耳窺聽俄聞山下遠然有聲乃此物負  
雙鹿穿林而來為亟起發鹿陷其一足痛甚以椎打於地舉頭  
見人搖牙情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與鬪翻身倒馬生脚

撮其股肉一大片為連連椎給其羸運死之技劍斷項流血數  
斗呼即遁行 郭乃歎為奇洞覺強跟敵謝名返故樓郡以事  
上請劉詔貸馬罪還元官專權及見任尸言之高楊傑為越之  
勇而有智蓋時合唐堂自東殺二野人之法也 李固理記

駭類

徐江玉僕

王時亨嘗言其外祖父徐公被薦入京師有宦溫湖中留共飯  
徐好食東華門外魏氏餠造餠餅許莊買而所使舊僕出到一  
僕生糧而怨又罕入市強問云汝饑魏家餅舖否屬聲言東華  
門外誰人不識乃遠去僕蓋耳聞之元未嘗識也省主侍郎以  
頤久而不至既食始答壯而還有恨色者請責汝急叫怒曰秀

才如此不聰明敢望委官做豈有一個人家如許大門樓却則  
道他質餅徐命甚僕遂其事乃此僕極趨東華為衛士訶止即  
探懷取錢曰饒州徐官人使我來買餅士怒欲執之其一入笑  
曰必外方赴者試勇才村僕耳何足治杖其背而鞭之汪仲嘉  
云載人之族出幹旅暮趨起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  
有保王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  
五千置我肩上口以是信汝替我喫縣拜我度不可免又念短  
年傭直不曾領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免從之列縣與同縛者  
皆決杖乃得脫江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乃杖直之屬僕  
能給用而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江笑曰慈富康可  
謂殺人僕猶恨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爾耶竟不悟

賞類

頌福類

春五叔任門

扶由公譽類

衢州郡縣設冢

衢州廳事下土勞隆起松木叢生相併以為古冢舊有碑其文  
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前後相承莫敢毀視紹慶元年齊安  
孫肅公素為守關於左右以是對命毀焉閩府官更夫恐中預  
諱止孫曰墓土中有寶者甯亦當以禮法遵之乃自為文以祭  
而喚卒剽除偷吏餘了無他異但二石磨長五六尺堅瘦細潤  
大木根盤踞其下摩挲演釋石上刻云乾符五年五月安於此

押衙徑龍山起塔處何二石刺史李其題又刻云開寶七年  
十月二日重造我居山於廳事前郡齊文會閣移李公之石安  
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撰徒石窠南園清冷臺下蓋前李公得  
石至慎公之移石凡九十七年自慎公至孫公之出石又百二  
十有一年不知冒稱古冢自何年也孫咄嗟為之以破無窮之  
成張英雙賦詩曰楚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燕玉瑤春錦絕  
興雙劍出松蘿盡去走松蘿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  
專安得拂從天外去城都石蜀至今存

弄假成真類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



與學官給五日改為三日否則改為二日他皆稱是來誠之有  
張鬼子者形容似鬼得來使偽作陰府差是以怖張老鬼子欣  
然曰願奉命狀真似真要得一冥司羅乃可眾曰羅式當如  
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  
州學學門已扁鬼子入於隙間索款得張差見之怒曰畜產何  
敢然必詰人使爾獲將戲笑曰奉闕王羅遠君張老索羅讀未  
竟鬼子露其中而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見鬼子出立於庭  
言曰吾真牛頭狀卒奉命造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  
懼不敢歸賴姑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真矣拜謝而避陳  
正敏避齋聞靈紀孝女世太守爲念園生戲以鬼符發死與此  
頗同然各同事也

徐結

大學生徐結持守純尤嗜書癖每筆紙事必解衣就破遺巷乃  
覺未少時已復困卧同舍同其熟寢更合計抱之結殊以爲若  
一日正晝卧家就其床前設亡者靈几陳列醴豆取其衣袍紙  
錢大書姓名共結白纏爲素幕聚立而哭結絕中聞哭聲驚修  
起欲扣家人索不顧唯哭如故結亦長號曰吾真死耶復卧不  
動衆笑而呼之死矣其後家人訟於官一審人坐於獄而情狀  
至此無以爲罪但行學規屏出而已

見怪不怪類

錢真卿

江陰登列薦其言有重奴病瘵死後時時啼引他妖出爲靈

錢尤直堂居官其極真神自臨安往者留處外舍一夕辭卧而  
醒以為物雖燒四體不容伸縮視之則所掛帳也帳外嗜雜有  
聲錢素自踏氣如其鬼物略不為動但以吾語笑而諭之曰我  
只是一箇客住王祠兩日便去共醫門不相干何滿得無益已  
異故相假有鬼殊 正儀科床赴庭下又復入室錢怒曰既不  
聽哉言語一任竹怪我自睡遂就枕對新與者往復至於四五  
竟不能寤其奸物原蓋法約二十餘輩同屏一諾羞縮而退錢  
妻竄達旦凡位自餘不獲有所觀錢享壽八十其子博聞以吏  
職得官 卷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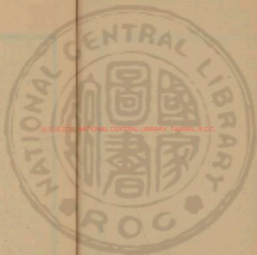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五





© 2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奕聖志補遺

分類彙集

卷一 前定門

功名前定類

洪宣學鼓

都陽洪宣學鼓習毛氏詩履舞舞連試不利考其學業在上下間  
 然夙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數自期不簿里中多戲之曰君李得  
 恩科一官著棉袍足矣掉頭笑應曰吾星限已定必取正科汝  
 里士俗大家多畜鼓送婚姻感禮召會賓客時推擊甚衆且為  
 懽樂或有持一鼓求售者洪捐五十錢買之其家無餘貨曾販  
 為非所急洪曰後來報者持日當用之聞者益得以為笑慶元  
 二年以解入都戒其妻曰到三月間多釀酒揮撒編報轉入



及琦慮恐至期數在架上不孝自說者三聲推於外向之笑者  
驚異果登第矣

湖口主簿

南城黃開就通乙酉獲柳茂夢人告曰君欲及第項雨暴黃花  
開則可親窹向意雨奉方成名然年好丁酉凡三萬無赴省不  
利踏蹤至昭然安五乃用免舉正泰與同郡新城黃開借登科  
並列卷甲而南城之開以是升等即謂湖口主簿當待闕五年  
甲寅夏夢到一處朱門素壁若令官廨傳人云此湖口主簿廳  
也言未絕聲劇然傾摧驚而覺語其妻曰哉新任廨舍必摧壞  
妻曰君未赴任何以知之因述所見相與一笑而已及秋而卒  
原未嘗得一日食祿夢其不祥矣乎

劉榮民官

劉榮民字光世衡州人丞相德初猶子少時夢人告云君仕宦  
選中則止凡十餘歲又夢如是者三四及年五十餘官至朝議  
大夫積年勞不敢求遷秩常以語人其妻歡趣之曰中散大夫  
世俗所謂十段錦不隔鄰祀任子利害甚重夢何足憑而信也  
劉不得已竟自列命將下謂其所親黨賂收曰中散將至矣  
萬一如夢奈何受命不兩月始祖塋拜掃得疾一日而卒壽止  
五十九

右丞相

州右丞相靈警昭著宜黃士人鄒拉未及第時致精求夢夢  
入病聽歌畢轉盼東壁有大書一詩觀而讀之既覺歷歷能記

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教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關靈頭行大  
十口止各常啼哭聲雨箇齊六十只是前程都玩其語多  
不佳韻或死於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為而物  
咸成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  
時亮陰邪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都任終江西提刑蓋夫十  
口止各本語常啼哭聲則獄疾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  
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三題坐次先後朝寒之變故官壽之終  
極與冥冥之年靡不詳盡吁其異哉

卷二

婚姻前定類

金君如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婚將擇日或親夢人告曰  
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如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牀榻上每縷  
輒繡金君如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營  
吏小卒並無此人詰其女異以夢告未幾所議將果死後半歲  
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乃金君如也始悟前夢至則厚待之留  
連累日知其新失統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如夫為之齒四十  
有一矣比於賢女年長以陪又加六焉且悼亡妻未久義不慈  
為主人驅之且曰固緣定數君安可辭不得已竟成婚三十年  
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部中郎陽人也奇者王說

花不如

昔人林聰字寄禮在太學晝寢夢美女子告曰我西宮玉檢法

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教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關靈頭行大  
十口止各常啼哭聲雨箇齊六十只是前程都玩其語多  
不佳韻或死於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  
成故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  
時亮陰邪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都任終江西提刑蓋夫十  
口止各本語常啼哭聲則獄疾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  
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三題坐次先後朝寒之變故官壽之終  
極與冥冥之年靡不詳盡吁其異哉

卷二

婚姻前定類

金君如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婚將擇日或親夢人告曰  
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如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牀榻上每縷  
輒繡金君如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營  
吏小卒並無此人詰其女異以夢告未幾所議將果死後半歲  
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乃金君如也始悟前夢至則厚待之留  
連累日知其新失統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如夫馬之齒四十  
有一矣比於賢女年長以陪又加六焉且悼亡妻未久義不慈  
爲主人驅之且曰固緣定數君安可辭不得已竟成婚三十年  
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部中郎陽人也奇者王說

花不如

昔人林聰字寄禮在太學晝寢夢美女子告曰我西宮玉檢法

女小名花不如君莫日登科富在落願母他聘林覺而志之同  
舍生文笑其妾夫觀三年擢第果潤河南尉官以事至天女寺  
與老死語問此有孟檢法乎曰有女子曰一女兒花不如近  
嫁某人矣林驚異歎其從時之傑女在夫家亦夢男子曰我林  
密裡也願婚之約如何女覺密訪得林姓名竟不脫約婚之語  
固不知林之有夢也曉數日夫死林遁嫁結信儀女除服即  
成禮他言各言所夢皆然其無因而然歸林三年故夫夢為崇  
逢卒林從為西京空學博士每與人言惻楚不已

崇仁吳四娘

臨川有士張擇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捐薦治榻獨  
銷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傍題四娘二字以問其者

答曰野香家將北來士子應題畫下每夕有窈窕死好夢少年  
所遇而遺之者擇非強強強目不釋按筆書曰奴主為君禱告  
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床同柱之於壁臨酒獨酌待盃接其吻  
曰能為我飲茗盃下此能覺袖上應聲笑爾微笑爾而就枕俄  
有女子卧其側被之使醒曰我是羞中人藏爾多情故來相伴  
於是撫梳畫握將曉告去曰先請前途待候自是夜夜必來登  
到臨安亦然不肯說鄉里姓氏擇嘗謂之曰汝既通靈能入  
寺院探題目乎曰不可被處神人守衛巡察固備無路可入試  
覆面歸道隨如初將至玉山憐然回明當故向來遊遊之地正  
使未脫盃匙吾當與子法別及期擇執其手曰我未曾與爾  
與同歸白母以禮聘女曰我宿緣合從讓今則未也君今舉夫

判明年投軍為刑不久純時當自知誓然而去揮果下第再斷  
婚於常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容貌純類卷中人而排行亦第  
四一日戲與妻曰方媒妁詳議聘否私遺畫工圖爾貌妻未之  
信聞言出示吳門長幼見之合詞贊嘆以為無分毫不可謂  
異矣

王八郎

唐州北陽富人王八郎及至江淮為大賈因與一嫖嫖婦每歸  
家不悅其妻貌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女曰已嫁三人幼者有數  
歲度未可去則與薛答曰與爾為婦二十餘年女雖有孫矣今  
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婦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習賣  
置物為所有藏匿中屋內空室如寡人王歸見之愈怒曰吾與

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誰訴於官不可  
即執夫杖走詣縣廳但情而中分其贖產王欲娶幼女妻訴曰  
夫無狀妻婦嬰起凡女若隨之必流落矣雖守義之遂得女而  
出居於別村買餅壘之屋列門首若販鬻者夫他日過門猶以  
舊恩與之語曰此物爾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  
絕便知路人妾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  
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婚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娼處既  
而客死於淮高積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骨未  
歸遣人迎喪欲與母合棺洗滌衣飯共卧一榻上守視者稍息  
則兩歎已東西相背矣以為偶然耳泣而移置原處少頃復如  
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濶猶為烈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死生前定類

王寅宅借兵

王左並家在姑蘇值建吳胡暴奔泊近村空借兵無警不及逃  
隨竄出城虜逢人輒殺有數百尸聚一處禁入伏其間陽為死  
者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為虜也俄得水而過窺其  
鬼神頗史悲集其所官人踞坐坐更捉侍簿指姓名呼尸  
輒起麻迫呼竟獨已不預官人曰有婦阿孝係命死之數何得  
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未處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  
明日春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聲自如可免冥行小徑入竹林  
小謀逢一婦人請其腹以怕畏首先在馬蓋已受捉而未死者  
夫甯明謂榮曰我姓李豫身八月遺此個難今於度矣榮乃扶

持之未食頓聞兒啼聲已生男子婦子無虞雙抱之游於河既  
畢登路解裹首之帛拭之指額之次為風所中暈死一胡媪來  
馬適過喜曰何處得個孩兒我有子此天賜也願從騎下馬  
挾以去榮望其去遠方放出林

劉氏子

劉敬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得疾將死不識視從  
置比舍民家頭其絕而飲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見之曰兒  
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數十字紙封以授媪視  
令謹藏之物得發視則兒兒媪先竄竄之語得十九兩字餘  
不識也自此兒歸沒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素食  
視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敬求官建康子四十三矣忠

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殯在柏啟所，紙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福前定類

卷三

資財前定類

謝侍御履

鄧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就直燒百二十箇，入言中有物怪，多不數居。軌道三年八月，武莫郎孫摩赴添盟酒，親以磁宮廟殿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夫？吾何畏鬼哉？」時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歡笑而出，擁堂上。

二空輜出，設其間，摩心動捨之。他明年，陝西入李統領解州，州華顯來自言，無所恃，摩家極入坐，甫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使劍逐之，反刷入於溝，復而滅。李斫篋，咄罵，持三命，價極其處，乃白金數百，銀充塞於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害哉，曰：「無之。」賜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請就繫，此第增為七百十五，奉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張者，雅聲，非其有，故遇怪而懼。謝氏子弟臨財不苟，亦可謂賢矣。

張媽制

鄧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他巷，移居未久，每到暮常觀室中變怪，或呈光物，響若撒沙之狀，霍疎有聲，李家人長有奇禍。



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殯在柏啟所，紙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福前定類

卷三

資財前定類

謝侍御履

鄒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就直燒百二十箇，入言中有物怪，多不數居。軌道三年八月，武莫郎孫摩赴添盟酒，親以磁宮廟殿居之，先與三少年，極宿相，錫四座，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夫否？何畏鬼哉！時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歡笑而出，誠堂上。

二空輪出，設其間，摩心動，捨而之。他明年，陝西入李統，領解州，州華顯，來自言，無所恃，摩家極入坐，甫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使劍逐之，反刷入於湖，復而滅，李斫篋，咄罵，持三命，價極其處，乃白金數百，銀充塞於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害哉曰：無之，賜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繫，此第增為七百十五，奉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張者，抑摩非其有，故遇怪而懼，謝氏子弟臨財，不苟，亦可謂賢矣。

張媽制

鄒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他巷，移居未久，每到暮常觀室中，變怪或呈光物，響若撒沙之狀，霍疎有聲，李家人長有奇禍。



別似念後高而以其居轉密於人張而伸綉制以百千得之自  
柱督大力甚浩見中堂大石清嶽溫潤遺僕摩之瘦白金器數  
百兩或去二十餘或謂地寶自有所屬非李所當享納也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  
於床下問之皆不答後入於池中雖怪之亦不以為甚異已而  
每日如是乃命僕掘其處墮反三尺得大銀二十錠各重五十  
兩樣製其古料為千年之物一花書之而蔽諸篋笥不與于  
弟官亦未嘗此時啟事他日復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  
造宅恨不得久假君通然後當復來假銀為且而發笥空無有  
矣始大疑竊窮其驗特往長沙詢之果於善化縣亭有題定方

典以劉夫第治廳事張乃謂之趙風聞其名亟出進坐少定張  
殿白曰若家治地時於土中獲何物趙不覆隱云純白金十兩  
張白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象視之信然張乃詰前夢願  
以他銀易之趙欣然許諾張歸喚匠鑄成一巨柱當中穿竅  
用鐵索維繫寔於床足使不可復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亂  
不知所去俗云張倚玉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柱曰為沒  
奈何正此類也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夫其名居於村墅未第時家貧苦入城就館月  
得束脩二千嘗有隣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高  
浹南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謂賢馬生持錢出值王省出外乃為

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王蛇來蟠榻上。驚學不復能寐。明日鶴入獄。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愕然。嘆曰。二十之數。豈微先旬日得之。至於蛇。蟠入夢。陶朱公果何人哉。寧踴。歸還家。茹菹飯。糗以終此身。耳。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棄館而行。不復有意仕進。後詔下。朋友勉之。入舉場。遂膺。擢。薦明年省闈。第一人。性亦超羣。伯又聞。周倉說。

田畝定限

溫州瑞去與木匠王俊。自少為藝。工製精巧。如老成年十七八時。夢入府。見吏抱書牘而趨。後問之。答曰。吾所部內生人。祿壽籍。期其群邑。則瑞安在焉。俊拜。祈再曰。願知己身所享。檢示之。曰。田不逾六十畝。壽不過八十。俊時有田三十畝。自謂已投藝。

之精。既享上壽。何得不富。不以此產為其後。數歲。田至六十畝。又投縣帖為縣區。所入甚夥。賦贖得錢。即有他事。隨予費之。如是四五年。其產竟不復進。方悟神人所居。乃止。不復營業。年至七十九。卒。以八拜。後復說。

湖惠甯定額

湖惠甯定額

湖惠甯定額。數十二。姓。湖惠甯。年四十餘。屢得子。不育。唯一幼女。劉。觀。官。家。師。女。在。家。亦。死。將。出。殮。母。望。送。之。哭。甚。苦。徒。懇。持。上。遂。昏。睡。及。醒。見。高。髻。婦。人。立。於。側。曰。無。庸。過。悲。個。個。便。就。着。子。矣。官。人。已。得。差。遣。朝。夕。歸。但。往。城。西。數。十。二。裡。處。覓。一。故。衣。襖。生。子。假。大。銀。合。藉。以。求。置。子。於。中。合。之。少。時。而。出。命。之。為。合。住。或。蒙。住。可。也。



語畢或不見後五日劉調滁州法曹蘇歸妻告之故次日即出  
西門尋魏氏行二里無此姓者還及門偶駐茶肆與主人語其  
姪弟則數十一也問其弟曰正為十二弟所娶弟婦生十子皆  
不損折共居同食理非貧舍所宜劉聞言喜甚以情語之魏入  
告其弟待父所衣編中單與密劉刺以錢二千不肯受既而妻  
娘赴五月赴官時室和庚子歲也夫婦因對食相與語生男似  
有紅顛何處得銀合蓋被膠徽兼委公幣謂以乃有大銀合二  
滁因荒州謹索他物不相副當臣瑄請積使浙西所過州必薦  
土物或以合而併歸之滁亦為備積從他道去故留庫中至六  
月生男如婦所數而字之曰蒙往方在南京時時合猶未製一  
何神也男後名孝建字正甫仕至兵部侍郎正甫於治熙庚子

守當望為通判云云叙說

朱天錫

朱景先錄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馬總買成都張氏女為妻  
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妻已娘不肯女強遣  
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離成都福娘欲隨朱歸不果後四  
十日生一子小名為寄兒朱居姑蘇吳蜀者隔彼此不知知聞  
庚子歲避亡范婦無出朱又無他兒悲痛殊甚己巳歲朱持母  
喪復茶馬使者王澁少卿遣駁卒書致慰卒乃舊服役左右  
者方買福娘時其卒實為身僮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  
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殊秀每自  
稱官人非里巷羣兒比也朱雖喜而未深信其與卒偕來者迺

檢郡主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實即令主達書上卿及制帥留  
高書斬致其季子會蜀士馮震武舟東下遂附以行未至而朱  
溫而歸黑資延贖乃以奉來以為釋之於非離絕望之  
中曹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其至也首問其曾命否與否母曰  
從師發靈曰命為天賜呼萬里之遙殆合若此何其異哉景先

物宅前定門

二呂巫相

呂正德公大防紹聖初而遷梧州道出度之信靈感疾語其子  
景山曰吾不復南矣遂亮公身長七尺應變為鈴檣真皆不中  
式或言近村富民家有之乃往叩為翁云昨夜夢丈夫來達為  
呂相公急著衫出迎則一貴人昂昂而前擬欲暫借宅子居止

香雙黛鬢金膏細周身之具甚大必是物也今而果然遂遣  
僕算至縣舍託周以飲云紹興九年呂忠穆公覺於天台陳國  
佐侍郎為經營棺其得於海上一富家木極堅緻有朱漆三字  
曰呂要浩題於蓋上蓋其主人姓名與公名燁差一字兩呂公  
皆名宰相其終也誠兆如此異哉呂公逢辰記載後一事  
卷四冥婚副魚門

宴數成婚類

胡氏子

舒州胡永亨言其叔父頃為蜀中樞至官數日季子通後園見  
鵝隔小度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  
未嫁而死葬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問容貌何如老兵曰

檢郡主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寶即令主送書上卿及制帥留  
高書祈致其母子會蜀士馮震武舟東下遂附以行未至而朱  
遇而歸黑寶証實乃以奉奉來以為得之於非離絕望之  
中曹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其至也首問其曾命否與否母曰  
從師發蒙曰命為天賜呼萬里之遙殆合若此何其異哉景先

物宅前定門

二呂巫相

呂正德公大防紹聖初南遷梧州道出度之信靈感疾語其子  
景山曰吾不復南矣遂亮公身長七尺應變為鈴檣真皆不中  
式或言近村富民家有之乃往叩為翁云昨夜夢丈夫來達為  
呂相公急著衫出迎則一貴人昂昂而前擬欲暫借宅子居止

香雙黛鬢金膏細周身之具甚大必是物也今而果然遂遣  
僕算至縣舍託周以歡云紹興九年呂忠穆公覺於天台陳國  
佐侍郎為經營棺其得於海上一富家木極堅緻有朱漆三字  
曰呂要浩題於蓋上蓋其主人姓名與公名增差一字兩呂公  
皆名宰相其終也誠兆如此異哉呂公逢辰記載後一事  
卷四冥婚副魚門

宴數成婚類

胡氏子

舒州胡永亨言其叔父頃為蜀中裨軍官數日季子適後園見  
鵝隔小度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  
未嫁而死葬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問容貌何如老兵曰



無所嫌嘗聞諸婦言前後太守閨婦人多矣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窮寇未殺室闈之心動藉几上番火曰此番火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處往為供私酌酒奠之心推搖然冀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為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及簾微動若有人呼噴聲俄一女子跣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如所謂程前說之女曰母用懼我哉乃室中人也戚子春春是以一牽胡驚喜歡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且復至以為常課業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噴精矣惟伴飯食減損父母深憂之密叩宿直小兵云夜聞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其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為汝浴之子曰不然相換以象初頗為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言語動息與人無分毫異矣

得為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將未嘗下箸只飲酒啜果實而已父母曰僕其腹至強之食吾當觀之子及室而女至令其食強之至於再三不可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著父母自外入覆然起將蔽匿而形不能隱踞踞然第泣拜謝胡氏盡室環視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覺而者意欲求則求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為入耶鬼邪曰身在此留則為人矣有知不信請發瘡驗之如其言破瘡見極有隙可指中空安然胡氏大喜曰實數如此是吾家婦矣既改館於外擇護厚婢僕事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尚存女姓趙氏

周瑞娘

撫州宜山氏周十四節女瑞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不起至十三日正午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相呼憐父母見而啼之曰爾不幸天殒天之命也乃撒白晝為怪盡明以告我對曰不須怕十一娘之死盡是齊娘做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百七哥遊門見我而喜歸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嫁入革議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怨快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憑斬陰司取我為妻今相隨在門首觀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三疋燭七十疋結一百五十六疋遂取還我父母惻然如其言探置堂上貯以兩大籠女出招林郎洋洋自如無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西川作商莫要

尋他續語而說周父逸林百五郎詰其事林云理屬凶災何由

窮究料至初冬各舉糶一歲火化破木之次二極俱空

楊三娘子

青州人章高遊蹟康亂高徙居明州紹興初指脫妻赴餘試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探問曰君得非章五官人字高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若字曰楊三娘子欲相見憑違家書適在箬間望見君面使我相邀願移玉一柱高之舅氏楊金判時寓新妻知其女三娘嫁李避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曰李尉死已二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因是欲寄聲其詞高惻然憐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其新婿居孤苦之狀此言所以獨處自守不為骨肉羞者思吾七日之好義始從僕豈以

人鬼為間哉為之素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遊嚴州夢三  
娘立岸上相呼高招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焉便得託生成  
君恩惠之勤令懸所贈官乞復女身與君為妻生妻以答大脫  
強而別高調定海尉衛溫正容州晉寧令歷十七八年謀娶婦  
輒不偶既及晉寧二年每見縣治側一民家女及笄姿貌絕妍  
鄉俗比數數窺之女亦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  
曰我細民以膏酒為活女又野淫不堪備委侍豈敢望此高意  
不自推免轉聞論且以錫食之竟歸其約泊解印乃聘之以歸  
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為異也後詢其年命蓋嚴州得  
慶之次日其為楊氏投身無疑矣高年長於妻幾三十歲

嗣續類

婦蘇劉情

沈媽叔姑蘇人也年過三十未有子其家頗豐欲求嗣之意滿  
初數招道士設醮禱於天帝有僧以願得名而狂亡賴飲酒食  
肉每覺必笑曰此家妻子嗣何不求我是豈從從遺流能辦耶  
他日列命梵侶齋供其語亦然或勸之試選致求之族黨皆云  
怪妄不足信而其婦意尤急銳意君之方縱步外廡值其過門  
延以入叩請殷勤僧曰一子不難得當使孺人月內便成孕然  
須夫婦下階禮拜乃可婦如其言又令遍拉姻戚舉慧慧帶正  
堂當中設榻不往帳請夫且避舍而約諸親共觀相為證明看  
我佛法但不可笑矣必誠事使婦即冠脫上服仰卧僧相去  
丈許咄咄持念急滿身而起看有一躍若後入所謂打筋斗者

徑跳登婦榻跨殿而過之曰坐不覺夫笑僧嘆曰幸好一個男兒可惜笑害了不得全其然而可整理遂去婦原有娠生男而上香缺始悟僧前說覆足致敬禮如仙佛僧回君家只合招一兒僕缺者夫折然後可再求不數月兒亡僧至回如前法式可也時觀者滿坐皆屏息注視事畢出賀主人曰極喜極喜及期婦生子了無破相今已二十餘歲其生時淳熙初也

黃履中新子

黃鏡字元受建昌人江蘇辰特登科宦其祖腹中無子禱於若山廟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列以筒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報第妻生子無所能

女化男身類

黃鐵匠女

袁州城內鐵匠黃念四一女以慶元三年暮入市買鹽逢道人在鋪伸扇乞錢其容止殊倜儻人怪之不與女先繫兩錢於衣帶乃解以贈之即去是夕夢此道人來謝日間之惠付之藥一粒曰亟服之令爾化作男子女遂服之而卧小腹痛甚已而無恙時正年十六歲經月後有來議婚者女始告母曰兒今非女身也悅之果然父母挾往天慶觀設齋禱謝郡陽趙學古為宜春宰聞其事呼至庭下見其眉目秀整勸以讀書因數從趙求市書錢趙給之不數月間即能誦孟子性識通敏趙導使從師學舍科莫其成立此鏡女身類

記前身類

青城監稅子

蜀人楊迪功盛和中遊太學不成名賦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稅  
有子七歲頃候嚴廷老儒陳先生詢之學邑人聞焉帥過之楊  
留共飲與俱至書館其子志稱父字長揖而官曰章記上庠同  
舍之時年名漸西人姓沈名某字甚自亂離出京不獲求任今  
去世已十年同舍數十人獨吾君為知心友一念之故遂為  
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然方寸了然初未嘗間斷也遂道  
舊所習經及所為文瀾翻出口元不經意時憲方自傲為物皆  
備於我論題試問之曰此論如何主張即應曰天生萬物唯人  
最靈大而為天地高而為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  
軀厥理悉備此其首蓋與天地等矣皇漢汎自賤厥身真可歎

色寒何無復詳如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北面汝道蓋  
蜀人相傳為西江客者乃垂角龍也故舉此語為戲楊君遠憶  
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陸與元年書論詰問此子年十三矣後  
不知其終

盧折始前生

代州崞縣有盧氏子折者生三歲能言告其母曰觀前生乃曰  
北村趙氏子年十九牧牛於山下因秋雨草滑墜崖下奮身而  
起但見一人踞於傍意謂同牧者大呼之不應久而視之乃自  
身也欲救之無從入欲捨之又不忍盤旋於左右爰曰父母來  
憐我我投身者之暮不答遂舉火焚之我告之曰不可燒我又  
不應父母大恚我亦哭焚畢收骨而去我欲隨之見父母身皆



大條遂懼不敢往待禮無歸月餘忽見一老人曰趙小夫我引爾歸遂隨行至一家老人指曰此汝家也方以為非是已為老人推赴而生於此今身是也我昨夜夢中種吾前身父母明日當來看我故家有一白馬必須騎來庶免母其之明日候於門果有駝白馬者兒兒見欣躍曰吾父果矣脫屣大笑詢其甚事無不知者趙父以樂迎歸自是二家共養其子云

錢生見母

乾隆二年豫章錢某赴省試館於廣院前姚氏店試罷即歸臨出門姚媼急持其子而泣錢不勝驚訝頃與情里聚觀塞途至數十百人媼曰非有他也此形貌絕似吾亡兒故不覺慟哭耳吾兒亦讀書曾補國學不幸以其年月日去世今十八年矣

有遺文一冊高五錢時正年十八問其亡日又觀己生日休然而數語媼入取書乃周禮義六篇原讀之蓋已發解及有闕程文不差一字相對感信為留數日始歸約曰若獲科第當再來是歲登科調官後迎姚媼至家事之如母老弱獨憐亦同時待試在棧店親見之

宣城翁女

成忠祥王貴寓居宣城與媼翁秀家相近貴妻出入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秀家以為兒語不顧意一日戲門外王媼適來女抱其衣秀望見疑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憐兒耶乃建康朱家鐵師也媼淚下如雨為秀言吾王家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糶為業資力積貲曾為此子蕩析年三十

一而死死後貧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令所言良  
是女聞我女何在命呼以來說至近而撫惜之王女時年十一  
歲妾熱之葛女笑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嫗曰此兒  
幼時嘗倩舅家女相伴今在否嫗猶大之屬妾歷歷皆詳且言  
甚愛一層曾書數字於中令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  
畫自頃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督撫於地遂故  
物則留玩不已生前凡兩娶婦後妻殺猶密說來遂為私藏夫  
死盡德以去嫗難知之而不能舉其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  
昔為新婦所誘多竊家中行而能憶乎即而發赤不肯對  
嫗曰汝已歸了若此能復回我家乎曰心中總戀正所  
願也婦歸舍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討之葛不可曰自此

女生我家日以逐稱姬意雖甚不能從也嫗恸哭而歸悲心甚  
切感憤不數月而死宋生在

卷三大妻門

夫妻負約類

滿少卿

滿生少卿者矣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游馳不羈浪遊四方  
至鄭園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聞知甚出鎮長安往投謁則  
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職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  
翔窮冬雪寒饑卧寓舍無爨爨夫即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  
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若逆旅披榻故量相  
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數妻報自是日詣其  
家親脫無間杯酒流宮輒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  
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過為拯救何其所為不義若此





冀士君子之行微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遠  
為婚吾亦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豐成婚夫婦相得懷善  
居二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隸袍襖簡艷於外芻前隣里爭  
將羊酒往賀歡讌誇詫生逢夕燕然後復調官將戒行謂妻曰  
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俱乘焦氏奉巾井人謂生富貴  
可偷拾便不事生理且解懸嚴榜資產半空生至京得東海尉  
會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老壯之還歸生深所不欲託  
辭而報宗人罵曰書生僅科名可不歸原墳墓乎生僕負其責  
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社  
而未娶宜思嗣為計吾為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簡  
矣汝當決高歲餘先項事姻徐為赴官計叔性嚴毅服顯官且

為教長生素敬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澀數日急轉  
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說門戶寒微宜真吾偶哉異時來通  
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於朱朱女美好而裝甚富生大懼  
適凡焦女所遺囊中帕悉焚棄之常虞其來而香不聞問如是  
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獲家人子散  
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趨避生追視之一婦  
人著冠帽褰幃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泣然曰一別二  
十年向東婉戀之情畧不相念汝真惡人也生不顧扣其所從  
來其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肯歸里無  
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方至此為聞者所拒應祈再三僅得托  
足命一身孤單茱萸接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個家竟此餘生

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恸生歎語  
懇摯之且舉彭關於外乃以語朱氏舉去暫淑欣然迎歸待之  
如林越兩旬生微醉謂其室寢明日門不啟家人趨起視事則  
反爲其尸竅若無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已死龍下口  
鼻流血其與青衣臂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  
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無終歲遠  
方獲報然此已幽府伸折遠証矣朱未及聞而寤但復衣棺而  
遷此事畧類王魁至今爾餘耳人罕有知者

離而復合類

徐信妻

建文三年車駕駐建康驛校徐信與妻子夜出市少憩茶肆傍  
一人竊視其妻日不暫釋若向有所囑者信怪之乃捨去其人  
踵相躡及門依依不想去信問其故其人翼謝曰心有情實將  
吐露於君君不然乃敢言願畧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  
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非信愕然曰是也其人  
掩泣曰此吾妻也吾家於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亂流離  
奔竄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戚愴曰信陳州人也  
遭亂夫妻正與君等偶至淮南一村店逢婦人敝衣蓬首露坐  
地上自言爲清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三日  
乃與之俱初不知爲故婦今將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別娶籍其  
資以自給勢無由復尋舊盟倘使暫會一面敘述悲苦然後決  
別雖死不恨信固慷慨義士仰許之約明日爲期今偕新妻聞

至庶於隅里無嫌其人惟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  
見長物則客所攜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悅捫心執腕是日各  
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媿姻云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黃聖志補遺

卷一 神仙門

呂仙類

回道人

分類已甚

江州太平宮道士于餘輩集於麻室有客自稱回道人持臂徑  
入傲視四座眾怒相謂曰妄人紛紛多竊此名以自衛特可絕  
俗耳吾曹何取焉皆去弗顧唯胡用宗揖入坐小軒雖容款接  
奇其風骨特邁如敬既而素滿飲極顧左右覓刀割去溲酒漱  
涎此字詩和吟噓成笑錠擲之桌上鏗然有聲語胡曰善哉之  
解此能去病取視香氣四登都然衆人殆非蘭麝可比復邀胡  
登樓飲酒醉以日暮笑而去明日胡起郡未旦抵城門逢其自





城中出笑而顧殺開闢更言半夜時回道人已在此候門矣胡  
益異之歸驗所假刀半已化金色稱服所遺之墨累年後貌不  
少改而滿堂日增異日道人又至蔽彩破帽麻鞋帶自挑二  
壺胡問壺中所有傾視之皆藥銀也始悟為真呂翁拜以師禮  
虔扣妻生之術密有所付不以告人家道知之因建遺真室於  
其處皆張依不遺遺論無及胡亦不知所終

文思觀事官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觀事官患癩癩度不可療來蘇院官且  
謂其徒曰吾以多死矣老母無托奈何家強勉勉之或為法下  
纒出外即有道人隨之修行未遠揚之曰壽易愈今爾紙二幅  
以爪括其中為二方竅徑可三寸許以投之謂曰候夜燒一幅

為史調乳香湯使傳留其一劑法人其人既歸如言貼藥畢就  
枕及寤已覺癩癩盡而亦不見徑走訪院官談其異家悟曰  
兩方竅已字也得非以瀕死念母一言起孝故仙翁救之邪

呂元圭

江夏有道人呂元圭多游楊氏書院中為人言事多驗一日忽  
告曰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警然渡江去人不知其所指何人  
也是日提點刑觀喻陟自武陵至鄂人皆不前知蓋巨舟乘便  
風棹抵州岸艘互即遣吏訪呂云已往但得其往還者岑文秀  
誌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和聲色將若之其言如初喻命搜其家  
乃於神堂壁中見所與岑長敬一篇言內丹事岑方言呂實付  
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詳玩之喻曰此即呂先生也其名元

孟蓋折先生二字耳東始悟惡人之說是惡喻逼進求之云葉  
邦基子贊云

博道人

江陵傅氏家貧以鬻紙為業性喜書水士見必邀隨其豐儉  
款接墨巷叶為博道人舍後小閣架呂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  
盃以泥竹片作墨數笏劍蘇焚香敬事拜畢扇戶去梯雖妻子  
不許至乾道元年正月旦獨坐鋪中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  
起曰吾適有百錢能過酒肆飲否傅從之自是數日一來或留  
飲或與飯傅日昏多淚故取生熟地黃切焙取椒去 及開口  
者撒炒三物等分煉蜜為丸每五十九空腹藍米湯飯下之傳  
如方治藥一月日明夜能視物往還半歲忽別去兩三日外將

往襄陽能與我借西子辭以累重不可出吾笑曰吾知汝不肯  
去取筆書利字和合四字付之曰貼於鋪壁獲息常有倍復拉  
搗牌酒兩別袖出紙包有墨數片曰欲攜去襄陽做人事暫寄  
君所臨行來取之酒罷傅歸寢墨架上踰兩月客不至試啟視  
之乃呂翁像前竹皮所作者探閣中篋中無有矣始悟客為翁  
翁深悔不遇乃貼四字於壁生竟日憂享壽八十九耳聽目明  
精力如少年今尚存

華亭道人

紹興二十八年華亭客商販鹿尾萬頃往臨安蘇蕪滿船晚出  
西柵一道人呼於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滿全無宿卧處我自  
露立坐能容爾道人曰與汝十錢但縱一席地足矣商曰遇雨

奈何道人曰更與百錢買蘆席一領遇雨自置高利其錢便登舟坐於席上穩容膝不見其餓食便渴在途亦無面到此闕乃辭去曰謝汝載我使強多得二十千相報商賈不曉適異年郊祀大禮青紙用蘆席甚廣賜去府價之凡販此物至者每領增價錢三文盡買之遂贏二萬緡知此舉最下一領有墨書六大字曰呂洞賓曾附舟字盡遊助好事者爭奉觀視如為仙翁明日尚入城遊家安檢逢此道人賣蓋於市稱之曰你原來是呂先生想能化黃金可多與我道人笑曰為我守蓋命還應取金來而安王墓不復來乃盡策蘆歸商賈人也不復懷恨聞者為之太息

仙居牧兒

台州仙居長王三入市逢乞子青泥塑呂先生像買歸供事之香火甚盛小兒年十歲許亦每日設拜嘗牧牛山坡見白衣道人過前或從牛背跟下挽其袍呼為呂先生道人曰汝妻得以此見稱且何為識我兒云你便是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服只是身體長夫不同耳道人笑稱一錢真兒手成之曰汝妻買物喚時但用此錢取債有債不得向人說兒喜歸家密白其父聞手示之錢用一錢畢又有一錢在手經月餘父息起無厭之心施竹卷於傍命兒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日不復有矣

杜家園道人

紹興十六年王寅租為湖北提刑司指使樹居於張四官八店



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園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兩  
三客聚飲于酣各攜茶麈拂巾上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單  
背篋袖中各有物推東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杜延之坐  
酌酒巨盃一飲而去夫噲肉戲不啻遺餘故著微笑精神可掬  
請借酒為諸人壽杜令少待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便當奉饋  
乃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敢解獨端玉曰君氣宇軒昂有  
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揮袖取一錫餅皮可  
容二升迺斟客酒歷未嘗饒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視餅內尚  
有盞許道人曰能再飲一盃乎曰正欲之杜飲罷戲言此餅有  
酒幾何而餅之未絕公莫是呂洞賓先生否道人曰君又不曾  
見呂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手邊解背上箬笠擲起

懸身丈餘跨一白鶴蹶雲而去尋錫餅亦亡主客大驚嘆如而  
惘然而散後三十年王赴荊州守遇武陵訪杜氏見昌言之子  
云父享年至八十五張四者八十五與一時同席皆終身無疾  
病王亦至七十五蓋享仙壽之所致也

卷二

選仙類

叢衣先生

何叢衣先生淮陽胸山人祖執禮官朝議大夫家素富成為異  
類遭亂南來寓姑蘇紹興初其父主簿為逆郭翁通判館客既  
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候若狂疾久而益  
甚家人知不可療且畏其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遇則

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園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兩  
三客聚飲于榭各攜茶麈拂巾上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單  
背篋袖中各有物揖東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杜延之坐  
酌酒巨盃一飲而去夫噲肉戲不啻遺餘故著微笑精神可掬  
請借酒為諸人壽杜令少待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便當奉饋  
乃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數解獨留玉曰君氣宇軒昂有  
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揮袖取一錫餅皮可  
容二升迺斟客酒歷未嘗饒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視餅內尚  
有盞許道人曰能再飲一盃乎曰正欲之杜飲罷戲言此餅有  
酒幾何而餅之未絕公莫是呂洞賓先生否道人曰君又不曾  
見呂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手邊解背上箬笠擲起

懸身丈餘跨一白鶴蹶雲而去尋錫餅亦亡主客大驚嘆如而  
惘然而散後三十年王赴荊州守遇武陵訪杜氏見昌言之子  
云父享年至八十五張四者八十五與一時同席皆終身無疾  
病王亦至七十五蓋享仙壽之所致也

卷二

選仙類

叢衣先生

何叢衣先生淮陽胸山人祖執禮官朝議大夫家素富成為異  
類遭亂南來寓姑蘇紹興初其父主簿為逆郭翁通判館客既  
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候若狂疾久而益  
甚家人知不可療且畏其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遇則

空虛已空亦不問但求可度日衣褊沒沒不整只以糞草蔽身  
處對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唯見大蜂踞坐繼遷於社壇又  
為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跡人與之錢或受或擲年歲後漸出語  
語更祥吳人傳其得道云同在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有悟又  
云昨劉器子作無碍大齋何捨緣在會負水供眾過二道人引  
至黃山投道然何未嘗自言竟不測信否也歷三四十一年一輩  
一室不設寸椽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冰游葦披之以出  
歸則解挂於樹氣出如蒸雲坐之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  
問略不接納往往鐵錘且發其隱罵人以其盛敬敬之卒也歲  
於天慶觀東亭微小軒以稻稈籍地寢處其中每日不以炎涼  
陰晴必一出步中或緩步野外未嘗登人家門有幕向者但夢

見之或一二語李懸丞母病來致禱夢之云人謂吾為茅君者  
非也汝不必憂我惟但畫世間出真人物是已李未所戒母病  
遂應普學文林苦耳睛受寒肢節頻痛奉事累歲夢之云投汝  
一吹大法即以手拂其左耳接於鼻吹氣入耳戰慄不自待明  
且宿恙如洗王道運韓妻胡氏病苦何來手摩面皮瑩白如玉  
面部方整碧眼丹唇著白衣宛類北斗相胡氏病篤何遺之藥  
則捧盤立見於前使改名德真詢之傳人莫見也亟遣王生往  
謝已書二字於壁其後德真夢何與均艾窈而聞帳中艾香視  
灸處黑瘡赤腫博以膏藥亦爛潰未幾氣血復初松江蛟龍環  
舟盤桓成往謂請為人除害既至未及言已夫書龍盡入江湖  
五字於壁吳江行自此安帖都道賢劉能真自臨安往京口舟

還無鴛鴦橋云若景衣先生有靈當出相見泊至許雙望見何  
從南來劉登岸迎攝何云小道不易出山有果十枚及平江則  
何在處初未嘗出也喜皇賜名通神先生為造一庵御扁通神  
二字丹鴨蒙笠十事道俗深遊進入庵大笑而出復棲故處結  
草為衣蔽下體蓬頭跣足若無受用時以竹杖擊地詠唱道  
情或夜誦仙經達旦未已或自念歌詩唱勸世脫塵垢高方應  
沈香銀燭香霧盈室終日不歇日啜鴨茶兩飯不飲酒時以便  
粥練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異有病者乞索  
處草煎湯或易草衣焚灰令燃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  
驗有姓左人以煎湯草藥為履減於合一日開視生粉紅花兩  
葉已百歲正月晦出城外太和宮於空野間望東南一拜釋皇

帝萬歲二月二日未晚遍呼道侶令巫起燒香念長生保命護  
身天尊次日太上靈寶佐報至其所作歌詩令錄可傳者於後  
其一曰 不梳頭不洗澡免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  
富貴榮華無所歎身貧道不貧六根常具足 其二曰 活得  
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交燈合眼別是一山川 其三曰 為  
期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蓑若人會得蓑衣意一匙相將  
入大羅 其四曰 白雲山下去山下強人多踈人難說插拍  
手笑呵呵 其五曰 五雲樓閣在煙霞萬里煙霞是我家莫  
道太平無一事自然平地有丹砂 其六曰 水練山青好去  
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到萬古 一土塚 其  
七曰 寂寂香散隨沈風野地清閑到處逢買得四窗今夜月

這回起取主人篇 其八曰 夜來斗轉與星移日出扶桑又  
落西自有金丹光器落子入萬處有誰知 其九曰 此寺何  
年造閣僧僧不知下馬聞香草持燈看古詩 其十四滿眼紅  
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翻狂漢我更願狂笑殺  
人其餘語句可書者尚多今年八十餘矣勇健如昔孝宗將立  
謝也為后度意未決遣藍內侍詣庵何不告所問止令說一兩  
句來藍殿留數日凡所言悉從藍無根概藍欲請云皇帝使某  
祭必有所謂不得一語何以復命何大起振衣出入天慶觀  
藍隨之至問始回首曰為天下弊藍即日歸妻也遷正位中宮  
郭雲丈夫之女徽嫁王氏之子訪於何何曰若女姓王家婦乃  
翁主簿妻耳既王讓不語求所謂翁主簿不可得後三歲於鍾

試榜見蘇人翁瑛姓名且聞未有儀儀與家人語以為喜翁果  
揭溧水主簿竟成婚王亦德為前守屏將擊入揭左右走報意  
必出迎但屬屏云棧柁村來也王遂前迎看略不交一談後五  
日王下世何先有衣寄於郭氏云吾死則以飲慶元三年五月  
二十二日忽來衣明日跌坐而化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衣  
衣至命侍臣持賜以二十四日王遂易之以飲云

梁野人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業儒戴獨不事書墨高道遂得鉛  
汞修煉之術自稱野人所居近天慶觀嘗或著書寫於三清殿  
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縱其左手於掌中以一金錢函按  
之戒曰汝祇得錢時但縮左手袖中張遠則錢隨取多寡而足





然勿要用勿滿言若要用滿言則無矣投用以養生固人之是  
隨欲百十萬可無窮矣載拜受命悅然而踞覺左掌積微痛  
視皮膚中隱隱有錢文預想此試之果然自是數年間雖所親  
不以告益敢曠飲酒自娛或以為狂其母責之曰吾生爾二子  
莫以終身况兄弱冠登科汝乃落魄如此若何所望乎令兩寒  
獨自新林告罄佃僕皆遠不可與汝將奈何戴曰敢問所需若  
千母曰多多益好聚財出津次引發余數十石歸母言曰狂哉  
此兒多得固好矣所為憤曰母幸無慮張其袖袋出如滿一一  
隨直付之無欠無餘母大駭其未暇知所以做白磁遊方外留  
之不可運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顯守廬州戴過蜀之投刺於其  
客曰染野人兄一見且悲其喜曰吾弟辭家一紀意謂流落江

湖久在鬼錄令之相見實吏生也友愛如初飲之酒酒數行謂  
之曰吾為此邦伯而弟蓋踰君此得無羨乎為其沐浴令換  
衣冠正色言曰第山林風致唯事肉體凡何索我亦形體之外  
拒不肯受亦不入宴會祇而起曰暫出即來不磨用錢若兄笑  
曰汝狂慧高爾忠不見使人四出於市中求之不得遂脫乃泊於  
縣驛野館人夜未聞穿屣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何錢券  
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至午夜然無人望錢履  
瑣瑣半壁走告郡郡遣官監盜啟戶見錢上有書能太守曰弟  
野人以煙嚴信久候不果奉辭唯冀珍重有少錢煩爾郵曾乞  
仍遺下所着破衣異香裝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俱是元  
少偏囊空而升後不知所往

保和真人

陵州王遜不知何時人為府獄吏每日暮歸必持金錢與妻多  
至數十貫妻胡賢疑其常獄所得嘗遺婢往視餽食遂歸妻迎問  
曰適爾賁歸甚美故恐送十三疋當能盡食否遜曰止得十疋耳  
妻怒曰此必婢竊食或與他人不可不窮遂喚一婢視婢說探  
不勝竊引伏遜杖逐之妻始言曰若為推司又日日持錢歸我  
固疑獄獄成獄始以婢事試法去有是哉自今以往願勿以一  
錢求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得流巽然大悟汗流浹背取筆題  
壁曰物轉遷亦只為金轉增寬債幾何深從今從復願刀筆故  
下歸求過翠林即登所有散花游散景家學道後幾尋時號保  
和真人

赤松觀丹

婺州金華赤松觀相傳為九天玄女煉丹之所云丹始成時凡  
三款以一天天一祭地皆在於隱所一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  
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善鳴雞飛龍於竹根下  
甚大而有光彩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重於鐵石意其所謂神  
丹也未敢服密以器其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啟輪以示  
人既期年矣後為道士攫取以俵前供水吞之華不可得蓋呼  
集衆擲之已飄飄然行池水上蓮步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  
水皆涌沸自日方去莫知為何人何所之也道士悚然自悔擲  
淚水滌成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如朱右手執如錦年  
九十尚強健無恙錄亦活三十年南岳城浦江何叔達說

新辦酒務道人

鄧州新辦縣宣和中嘗有一道人來賣酒監將趙某每見親善之必勸酒史估數給與或喚入生命之飲道人積感其意趙風苦羸疾時證候方危累日不食道人入語之曰君病狀殊不佳速不遇一年近則半歲恐無生理趙應曰吾固甚苦此自念無策唯厭厭待盡而已先生既言之當有神術能生我乎曰是事非吾所能辦也感君相愛非不願竭力如復奈何趙應再三乃笑曰姑為君謀之後數日試過一餐道人聞至此若宜多投積果妙番連飲以酒以大醉為期則吾計得施矣遂去越五日果與一客來長六尺餘了髻美鬚貌偉甚見酒席俱有喜色三人同坐每一舉盃前道人必令多酌彈曰爾素善飲今幸勿惜

量度至再許覺跌宕不可支道人曰爾已醉少憩可也令掃地鋪氈盤腿就枕鼻息如雷道人密引趨卧於傍令其背緊相挨且熟睡少頃乘坐其前俯身就鼻頭吸其氣滿口即噴著趙項下又吸胸腹及臂股亦如之僕僕十餘及越而出鼻息窸窣見人在側若有所失大驚躍起呼叫曰畜生無狀敢誤我特杖將擊道人道人迎笑曰何用如是只費得你一年工夫而救得一個性命乃是好事鼻熱稍息但極口吐罵良久不辨主人而行趙即吐氣守油油然明日即嗜食甫十旬膚革充盈肌理如玉略無病態趙彥文子將與之有舊常憐其疾及是適為交承驚聞所以始盡道本末主客皆不復再見了髻者疑為鍾離云

元祐末女壘羅媽女曹三香得惡疾瘵不瘳貧甚為客邸以  
自給嘗有宋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藍縷甚指之  
三香曰貧窶何擇焉便疑入少頃士聞呻吟聲甚苦問其故僕  
以告士曰我能治此亟三香大喜士以著鍼其股四回心四回  
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心是將殊未曉門外有老茂樹甚  
大久枯死士以藤鞋實樹窟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  
生枝葉以而蔚然三香喜頓愈始悟回之為呂志素家再師已  
人於其地建昌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香忽還臨觀觀韶秀已  
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真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洋信後  
不知所之

汀州甯化縣學龍斷壘家劉姜上之女生不茹葷茹慈喜文墨  
年九歲即能隨引人談道姿美而黠其尤可怪以不嫁自誓及  
葬父母誓其志許嫁處州石城何氏子卜吉成婚不獲已乃  
勉治奩奩首飾皆珥悉務素潔玉顏丹臉不施朱粉而行聚族  
往送之門導從越境急一白鸞從空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  
去家駭愕失措父母痛哭悲悼莫知所為里以告縣白於州州  
聞之朝土人置祠於其地詔賜祠名蓬萊地據左僻士大夫枉  
道訪求遺跡題咏甚多陳元興侍郎詩云蓬萊觀下瑞煙飄劉  
女曾從此地起桃園昔謂王母約雲霄自赴玉皇朝白鸞乘去  
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遲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蕭

其觀介於甯化石城兩境之間

台州蛇姑

台州後嶺折解元所居山林深遠人跡罕及嘗有種者採薪到山巖見小華庵一道姑坐其中不知從何來疑其為異物也以告所主祈即策杖誘為依亦良久俟出定問曰乃翁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答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答祈自召匠剪葺椽椽就舊舍作屋三間其簷土壘以供室坐并薪水之具皆備既流傳四遠好事者輒敬不絕連穴地為墟儲宿火擬為來者焚香之用或持錢米布施則竄土壘前地窟內每伴常有一蛇蟠踞守善人至蛇隱不出不善人必逐之偷兒知有物夜來竄蛇纏糾至旦幾兒姑為泗水布氣始

甌郡士張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科講欲云得一妾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否然無慮之曰法當逢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實持受行之不可將用妄語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涓涓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閑莞莞於七竅散元氣於九竅鑿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圓廓一任去來張曼然有悟歸告家人捨去遠遊不復還故里道姑無姓字土俗以蛇護之異因目為蛇姑後不知所終每歲八月祥光見焉亦聞有仙鶴飛鳴遠近甚故事云

卷三

紫姑仙類

星宮金鑑

其觀介於甯化石城兩境之間

台州蛇姑

台州後嶺折解元所居山林深遠人跡罕及嘗有種者採薪到山巖見小華庵一道姑坐其中不知從何來疑其為異物也以告所主祈即策杖誘為依亦良久俟出定問曰乃翁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答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答祈自召匠剪葺椽椽就舊舍作屋三間其簷土壘以供室坐并薪水之具皆備既流傳四遠好事者輒敬不絕連穴地為墟儲宿火擬為來者焚香之用或持錢米布施則竄土壘前地窟內每伴常有一蛇蟠踞守善人至蛇隱不出不善人必逐之偷兒知有物夜來竄蛇纏糾至旦幾兒姑為泗水布氣始

甌郡士張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科講欲云得一妄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否然無慮之曰法當達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實持受行之不可將用妄語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涓涓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闔苑屬於七竅散元氣於九竅鑿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圓廓一任去來張曼然有悟歸告家人捨去遠遊不復還故里道姑無姓字土俗以蛇護之異因目為蛇姑後不知所終每歲八月祥光見焉亦聞有仙鶴飛鳴遠近甚故事云

卷三

紫姑仙類

星宮金鑑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聽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  
每見美女往來其家遂與脫押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  
來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  
在此非樂處盍往吾家乎即攜手出外高馬文興導從甚都遂  
與安車隨以帷帳略無所親不移時到一大城垣臺玉砌列屏  
佳麗區傾和淑不分晝夜時時戲遊他所見珠璣錯雜絢爛五  
色懸柱楹楹間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為某者也留久之一日  
筮擲女泣曰今日世間瓜且也生為然消悟私自悼曰我在此  
固樂當新歲節不能拜父母上壽得無貽二親之念乎女已知  
其意悽然曰汝有惡親之心吾不可留之汝宜亟還亦宿珠止  
此爾乃命酌酒別取小楮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子性足所

而適上逢奇獸異鬼百靈和怪詭法寶物可探懷中以一與之  
切不得違此數違則無福矣俟足跡地則是人間然後為還家  
計生法而訣既行覺耳傍如崩崖飛瀑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  
透肌骨巨獸張口吻其法生德女教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  
是者殆百數懷中所餘只有一物忽聞市聲嗜足已履地聞  
日聞人乃泗州也然空牙一身茫然無計放橫視之唯金鑰匙  
一箇質亦帶得錢二十千會烟舟而下附以歸家人相見悲喜  
交集失之數月矣李紀祖說

鄭明之

鄭明之字晦道彭城人脩敏公瑾之仲子少時有神降於室白  
直接屬相與如悅懼笑語不避人時元符季年脩敏為大府卿

懼其為妖所累令其兄顧道侍郎切責之曰汝少年不自愛以淫佚妄想而逃感天常之性為鬼物所誘豈唯性命是憂使父母何所望且汝所投者何人對曰世俗所謂紫姑仙也但常人唯能算召之來而我則真見之乃媚然一美女子容儀瑰秀衣碧霞之衣瑣璣雲之髻貫白玉搔頭光豔照人殆不可正視異類中安能有此又出李廷珪墨一餅云是所遺顧道使試召之與至戲云何故與吾弟綢繆而某不得見卿書曰顧道是心硬人不可入時宰相章中欲去位試問他日代者為誰乃大書布字已而曹子雲者布果相之又書曰更數日天有大號令可仰瞻之如期而星文示發凡所論休咎無不奇驗問夫卿何似曰貴人間顧道曰責而壽考明之數叩已所互報不答後二十

五年通判武州北虜陷燕地全家皆沒於賊顧道之子如宗說

紫姑妹字

吉州人家避紫姑正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妹字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紫姑楊柳弄春陰管壁曲裏傳聲說星月樓前欲拜深憐懶偷回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托羅襪為誰相思却放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云

新城縣賦

陳昌言為臨安新城尉邑境惡少殺一人傷二人遁逃未獲保伍坐繫者十數陳禱於縣松溪神又許於天曰某平生不敢私請唯父母之疾則或刲股或灼骨於請禱之私無所不盡捨是雖自身及妻子事亦未嘗敢請神命凶賊手刃兩人一傷一死



累其解靈族姻故為百里耆民請命願上天鑑之本幾弓手有  
因捕盜而死者陳諸妻曰弓兵死於路吾其可妻殺即東裝出  
郊宿於野外道觀觀有寓客能召紫姑仙者陳往敬問叩曰在  
法廚不獲夫因五人止罰一月俸無甚罪也吾所以按請為民  
故耳仙書曰在舟州海鹽縣澉浦鎮陳立遣壯兵行旬日又請  
測仙曰已得原惡矣但裁筆力小不能與公成事不免轉告上  
神今之獲賊松溪之力也進已拘獲富陽境中矣又書一梓字  
且云公只以舟行見差神兵監護候公至取之後數日人從澉  
浦還報曰始到鎮日賊已登海船方嘆恨次聞外聞人聲嗷嗷  
言富陽縣東柱稼大夫揭榜欲取賊自澉浦一夜至彼果得之  
他日問因所之曰先在澉浦知追吏到茲欲航海因思父母妻

子乃回東林關入為王廟遂迷不能出但見是空守門者甚眾  
次日即成橋津既歸首白面字畫持符鑿而械因上府

爐火點化類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遊上庠方春月時試因休暇出城  
遊玉津園遇三道士肩宇倚聲拍論清婉可聽傾之辭去曰某  
有少名願欲依二公今日暮矣明日正午覆會于茲相款積緩  
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進去笑曰公若惡期當掘地覓我皆以為  
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留滯至晚方抵會所則唯嚴核推  
籍不獲見人悵然久之第四得莊仙乎試假倉鋪掘地視之墮  
尺許得石函啟之乃三道士像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一

方書假煉水銀為白金之法第四兄取其書弟願得道像歸奉  
香火兄欣然許之既試弟中選兄復歸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  
年買田數萬畝為富家一日坐廳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  
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德之手君得香仙方不以賺師  
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即自改志延三  
歲如不能思暮死吾以泄天機亦降誦為人當求之矣視云錢  
君始大悔即焚方毀置閭戶不復起明日小道復至未及坐聞  
侍妾免身亟入視之已生一男出陪小遊已不見問諸僕隸皆  
莫知錢不三年而殞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侍均建炎中謫居賀州平生好延方士雜竄約不少

徒有容蔽衣太冠善飲酒數過顏能出酒飲之他日選顏出行  
城外十里許入深山間坐石上謂顏曰偶獲若酒去公同一酌  
袖出一瓢取兩杯共酌顏亦嗜酒度各飲十四五杯顏其意醺  
堪受升餘而終日傾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真可教然  
子方居邊謫中當有以給朝夕之費即取書一編按顏閱之乃  
唐玄宗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汞為銀之法暇  
日試之而信後居廣州每月旦望二七日必詣海山樓視漁舟  
所過悉買魚蝦放諸海或至費數千未丞相漢章時為監司於  
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係人殊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嘗得一蝦  
菜法今數為之道流有過者戒館之或蝦耳瑣其自去乃已餘  
悉為放生之具此外一錢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密齋戒連

以而往願索水銀十兩真釜中取夾袋內紅粉末刀圭搽其上以炭五斤燃之少焉乘汁躍出高數寸乃覆下如是再三則四面旋炭鼓扇扇之微青焰上騰曰可矣鉗出拋下地俟冷而得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朱丞相記

鳳翔關元寺僧

蘇東坡為鳳翔舍利日好往關元寺觀摩畫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勢石坡默然過之僧曰吾平生好藥得得一奇方以味砂化法金為精金當傳人而無可授者知公可傳故願奉坡曰吾好此術雖得之恐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可傳也時陳希亮少時守鳳翔平生溺於黃白煉從此僧求之僧不與坡曰陳公亦而師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

謂曰王以陳公不能不為故不與也昔吾嘗以授人有為之即死者有失官者有遺棄者以是不敢輕與以害人即出一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者知公不肯輕作亦勿授以傳如陳仲尤不可也坡許諾歸視其方每法金一兩隨其分數如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雜諸藥入乾鍋中煅節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須色勻乃止坡後與陳語偶及之曰近已得其方矣陳驚扣所自問請焉不得已與之試之良驗坡悔曰誠非惜方惜負僧耳願公勿復為陳漫應曰諾未幾坐受鄆郡酒壘去旋捐館後十五年坡謫居黃州見其子棧曰先人既久官居名無以買宅遂大作此舍竟病指燈而歿乃知僧言不妄云

蔡司空遺事

蔡元長以司空作相一日大雪自雪中歸道見丐者偃卧香末  
氣出如蒸心竊奇之遣侍史賜以千錢笑曰無用此正欲一相  
見爾即召至府中從容訪問遂及黃白之術曰此何足言保家  
出少藥更燒闔鐵箸將入火煑火成銀又更藥其上微成黃金  
飲酒至斗索去留之不可願謂蔡曰無多貪享取十五年去師  
子去靖康初胡騎犯關退蔡自雍州還都欲陳聖戒羣為諫官  
御史所攻該官分司隨行十餘舟泊於瞻雲館下志為排屏司  
錄養長物充物莫能主持女妓尚百人已各有父母輩同於側  
相呼程去頃刻各鳥流散蔡不能止蔡容夫人在城內遣招  
之以高極牽總為解左右惟六七老婢而已京尹蘇山從其行

甚破從隸僅僕十去八九亦無車輿僅顧一舊竹輪載往城西  
適驢聲中絕仆於地主僕相視樹冥真釋氏所謂五哀相現者  
使此早入鬼錄一年無此若尋矣蓋天實誅之開封使臣中房  
臣時護其敗能言所見為之惻然

復州王道人

淳熙五六年間有王道人者來復州倪店賣卜荒郊少售每日  
所得不及百錢燒十日半月輒持純金半錢或一錢醫於肆弄  
以供酒炙之費留止半年鋪匠訝而扣之對曰頃歲卜於西蜀  
中定一貴人前程以此相酬今用之盡盡矣疑非信陰約備策  
密覘其所為郡城南有河浮橋過之又少西南即拉江陵大路  
王生一日度橋直西行十四五里平常人跡罕至處穿叢林坐

岸游探懷取解囊可三指湖類醫家壯屠蘇者得釣輪上斷水  
中若要釣鮫少馬舉輪則碎金屑已粘着囊外遠望如星旋以  
驚翎搗置幅紙上如是十餘返乃歸翠匪獲身數講相視驚訝  
踴躍詣店復問王利如初始以向所見告於是微笑曰吾非  
挾此技此蓋吸金鼎也夫挾水非得金不能滿滿故有水處必  
有金在於五行子母生旺之理誠不可誣但志無術抱取之耳  
世之曉煉藥金者必仗水銀先結砂子爐火仗養積月累歲然  
後能成真方難值又坐磨日月其神製之法以鐵燒或磁蓋或  
水銀罐微火上投刀圭藥末頃刻即成團為神妙然非仗火硫  
黃朱砂之屬與神仙大丹亦不能辨如載子牙一身孤雲野鶴  
窮無買銀妾得極議如許寧唯此段簡而要所獲雖不多不啻

足矣然昔年經遇道侶只以見成藥相付不曾傳方令篋中所  
餘猶數兩明日清旦當分送諸君但如我法試之仍勿為婦人  
雞犬所敗則愈久愈佳也聲匠大喜買酒共醉拂明到門聞其  
無人店主曰道人五更起算樵直某杖去矣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曉有丹竈黃白之術凡以此技至者必款  
納久而無成則聽其去由是方士輻輳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  
燒金宋道人相謁楊喜來帶迎之其人清癯長黑微髯兩耳外  
前方帽黃單袍儀容瀟灑延入書室朝夕款待積積試小方觀  
驗然未嘗暫出場遊楊舉問如其要法屈前始肯信嘗用藥三  
十品悉條疏所闕實之於中楊請無信行不可回悉習靜思其

並與却入關市若當領往楊且行又曰君去後小兒當必來惱人幸為高戶使得想息楊如言詩數聯肆賣之最後至一肆望見其中有狀坐者衣冠頗狀全類東主頗驚訝分欲問訊坐者操手止之楊遂歸室戶扁額如故故而視之則來觀日宴生靈寂不動搖即下拜以為敬翁子到友元故分身現神游變的不是過也白是益加禮敬隨所需而應之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錫鑄計其供億備謝及可樂費不啻千緡自謂選仙不少悔不知售其欺詐耳

卷四

尸解類

蔡道人

蔡道人者溪陽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遊陝西隴邊中途值夜為虎所竄入三官廟踰伏紙錢中半夜後見燈燭光明有三道士依酒數鐘侍立一道士曰此中安得有生人氣僅以告蔡趨出拜詢其姓名鄉里以報亟酌酒飲之并賜一棗蔡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童子俱不見自是不鹹唯飲凉水宣和間到那磁村巷聞四時哭聲相續扣店娘曰此中有野夫為崇夜至人家搏物孩童擊曰然則吾當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呼狗來蔡持棍襲逐狗行甚疾汲水蔡亦汲水犬穿洞蔡亦穿洞約百餘里然則殺神此一村東方漸白狗窺甚奔古窰鳴息蔡大呼傍近居民燒窰取之乃一老嫗煤而煤身人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家孝之百數不

並與却入關市若當領往楊且行又曰君去後小兒當必來惱人幸為高戶使得想息楊如言詩數聯肆賣之最後至一肆望見其中有狀坐者衣冠頗狀全類東主頗驚訝分欲問訊坐者操手止之楊遂歸室戶扁額如故故而視之則來觀日宴生靈寂不動搖即下拜以為敬翁子到友元故分身現神游變的不是過也白是益加禮敬隨所需而應之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錫鑄計其供億備謝及可樂費不啻千緡自謂選仙不少悔不知售其欺詐耳

卷四

尸解類

蔡道人

蔡道人者漢陽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秦楚政和間遊陝西隴邊中途值夜為虎所竄入三官廟踰伏紙錢中半夜後見燈燭光明有三道士依酒數鐘侍立一道士曰此中安得有生人氣僅以告蔡趨出拜詢其姓名鄉里以報亟酌酒飲之并賜一棗蔡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童子俱不見自是不鹹唯飲凉水宣和間到那磁村落聞四時哭聲相續扣店娘曰此中有野夫為祟夜至人家搏物孩童擊曰然則吾當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呼狗來蔡持棍襲逐狗行甚疾汲水蔡亦汲水犬穿洞蔡亦穿洞約百餘里然則殺神此一村東方漸白狗窺甚毒古竈鳴息蔡大呼傍近居民燒窰取之乃一老嫗煤而煤身人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家孝之百數不

作屏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至詔曰累累向阿  
家婆莫作這般相態今累了不得屏扣其故婦曰不知其他但  
見每夜黃昏必去靈前以庚莖面祝下衣窠而去天曉復還郡  
獲其宿鳥新語事拘視地建其多難擊始歸故屏結草庵於  
官街側香鼎茶食若有共寢夜爲必先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  
踪跡猶靈人視其去留以爲妾若宗室共爲營庵舍事之甚謹  
一夕縣市吳屠民暴湯禁貼之投同時四門各有一祭自是人  
愈崇信禁心不能安矣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在建康有  
遇之者猶寄聲謝澤陽人宗子與好事者設棺視之但存雙草  
履後遂隱不復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觀會稽蕭山氏家女方在孩抱母或茹藥概不食  
其乳茹藥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謀婁邑之富人既受幣然  
其婿不樂訓以女工概假寐母怒誓之謝曰唯敬忘也昨夢余  
甲神告以后土夫人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見大殿高真上坐  
玉女侍列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識塵境三紀復  
來汝歸休釋素人間事及覺飯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  
汝勿食而違戒何也刳腹取胃腸懸諸玉盆復納於腹而絨之  
因投靈寶大洞法及混合真人印牌度世人疾病母聞之驚悟  
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俱遂乃志自是常居淨室間以符  
水療人疾遠近求請邀致視病命二僕肩輿以行不煩裏釋至  
中途僕者候則市挑兩輿呵氣與之各食一餅行數十里不備



侍御文陳其居錢塘以天心法治病舍侍別園建層樓用人告  
以騎行其上陳此去曰馬有是漢善帶劍印宿於下亦聞人馬  
聲未幾家人扣門起之婦曰幼女繫空中如鳥鸞虛欲視之信  
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請種設醮獻饌之念火起聲聞舍卒奔  
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活及門亡其中家人憂恐致書招元瓶  
照衣冠送之陳女起迎門笑語如初若無疾者無攜之宿樓上  
越三日夜無所親女亦志然歸于辰夫尉公官筆不實自書  
章徽奏於天廷遣還太上與蓮寧人無知者避陳委之術伏良  
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親幸免批  
答云謹守于二日刻曾賞厥功後皆應如陳言歸自姑慈足疾  
再作至不得屈伸然為按摩覺腰間大熱又摩其體亦熱拂拂

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薛僕宿於廡側淫舍夜  
夢見物壓其身呼時而出僅幾至不告之數縱步至其處點及  
戶而返曰室有白蠟者蓬頭出古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  
夜夢人謝過曰吾得其人符命超生不復來矣鼓鬪而去薛氏  
設榻留點寢不聞鳴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  
如碧琉璃先射一榻盤旋腹上項之不見梁櫛王家臺有媒選  
期不度請點往請妻離立點獨視學者皆嘆曰爾前生為樵夫  
嘗學殺夫蛇今故擊汝在腹食爾玉蠟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  
二符授妻妻如戒焚符以水飲之產一大蛇王聞之夫疑敬禮  
之贈以金帛不受復如薛氏留戲餘歡歸止之不可彈泣兩別  
言子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擊舟歸蕭山王家城坐而

遊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無衣道服各詣其家似語移時乃去  
數日或詣某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皆曰昨  
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語人之日乃尸解之日時紀典十一  
年也

燕道人

燕道人者靜海縣人幼以州城就酒宿望仙橋下恍若有遇自  
是草屨狂言淮遊江淮麻衣推屨不事脩飾後聞故鄉有好事  
者與之寸宮尺布必購織之衣上重疊綉管雖歲暑不易一日  
忽解潔若新流濯然市人怪而問之答曰我前月去池州洗衣  
來也歸不之信已而有客自彼至見而驚曰此道院在池州自  
濯衣何以得遠來由是頗知其異採山之軍山下臨曠野彌望

皆莽蒼地虎怪魅略無人迹獨燕社始廢久而還城南隸店營  
默不語或與之錢罰喜其人雖必少受所不喜多亦不視得錢  
但買紙百番異坐地上以公焚之餘則賞以紙常常持符偶不  
攜以出二少年觀就其實將欲取之未及故尸坐然坐於  
席大憚而退居累歲再如豫章告同行者某日吾當去果不疾  
而去州人共為焚其柩并者覺漸解發之惟存二草履乃悟其  
尸解也

皇城役卒

元豐中大瑞宋用臣監修皇城有役卒犯令戮之俄於其所用  
將竿柄書四十字云百年前無我百年後無我生我百年間百  
年不可過風寒若濕秋饑飽勞逸編我今金解去人人始知我

其字皆入本朝之念明用臣博悔無及乃厚葬之

高妻燒生

高妻者越生敵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罵市人斥其過惡人皆謂之狂不敢親近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及平生善否故或指為有道元豐三年蘇文定公謫官於蜀時見之於途畏其狂不敢與語是歲歲暮急求見蘇蘇曰生未嘗求人而見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吾知若好道而不得其要陽不勝陰不升故肉多而汗面赤而體吾將教君用硫水灌洗百輩緩自諸疾可去緩歲不怠雖度世可也蘇用其說信然而急不能久又嘗約會宿院而不至問其故曰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愕則傷神故不來蘇曰所遊何處曰吾嘗

至泰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若君見之歸當不願住矣蘇問何故曰彼多僧與官吏僧論分美壞物故蘇曰生能到彼彼亦相敬乎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我也譬如鬼入人家鬼能見人人不能見鬼爾因自嘆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為正蘇曰養氣如生說可矣養性奈何生不答他日遂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時亦知存沒憂樂乎曰是不可知也生笑曰嘗聞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蘇望然異其言生自言生於周甲寅年百二十七歲家本代州名古少事五臺僧不終棄之游四方與揚州蘄生俱學為蘄所忌毒以藥其目遂視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眸子碧色自矜以上骨如鹿殼向心

以下骨如餅四兩骨極其間不合如指久之後蘇來書住黃州  
聞東坡遂留之不去坡比歸從行至興國軍如軍楊元素遂留  
之生喜禽畜常以一物自隨與同寢食至是萬一駭聽為所踞  
而死楊具棺葬諸野元祐元年二蘇公曾召還京師蜀僧法震  
來見言震至雲安酒家逢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讀蘇學  
去為我寄聲聞其狀良是時與國守朱彥博之子在坐喜歸其  
父亟發瘞視之唯一杖及兩履骨在蓋尸假云見錄元定龍川  
略志

韓小五郎

韓小五郎揚州市人也淳熙十五年五月某日午間偃息於榻  
至晚而亡明年二月有客從岳州來附其書至家妻捧玩怖泣

書中云聞家中夫一銀瓶不必究他人正在戲處至秋深我自  
歸看妻子甚久以失瓶為念乃啟藤發棺將火化果得瓶而中  
空無尸及九月忽還家云元不曾死即日起居如常紹興元年  
正月又謀出外妻勸使且宿居至夜半潛起於廳前自縊復斂  
葬之六月又在荆南寄信但言我今番帶去松文劍一口其家  
以近怪應是妖妄附托法計火其尸並啟棺唯有劍存

劍俠類

解洵妻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爱靖康建夫之際潛積軍功帥荆南洵  
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聞關得歸見  
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家

國恩授兵權母與虜及虜寇戰奏功於朝必為第富名籍中已  
至正使志命皆在此時出拜之泊再拜謝過堂因言項自汴都  
過河朔孤軍奮圍或見謂為娶婦裝裝厚不暇深詳其出處  
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記蓋起故妻之思不覺墜  
淚婦惘然曰君豈非欲歸本朝乎故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  
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視政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  
兩分囊囊之半萬一損棺當為指老運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  
獲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輕參跡潛嗟異遂命車招迎見  
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對拜為泣區潛叱杖江灘  
以天麻膏著別劍一處令洵居上且贈以四妾洵如處婦不容  
欲辭之婦曰此正所需得之誠大幸當無視如兒女君何辭然

洵武夫壯年獲臨去沒與婦少殊怯怯形於詞色一夕因酒間  
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賴魏時事乎非親之力已為餓殍矣  
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夫如此猶不愧於心耶洵方被酒恣發  
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噤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為死老魅婦翩然  
起發獨踉蹌冷氣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萬數復明洵已橫  
尸地上表其首婦人并囊索皆不見從卒走報潛舉壯勇三千  
人出進捕無所獲此蓋古劍俠事其與董國度相類云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巷巷值惡少年十輩行  
歌而前聯袂啾笑雖射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急  
有青衣角巾道人來看眾曰彼家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眾怒

曰我輩作戲何須爾狂道事必起攻之婦女得來問引去檢獨  
留遺人勃然曰果逐肆狂暴郡吾命汝矣揮臂擊如搗嬰  
兒頃之昏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檢進步拜謝曰與  
先生素昧平生急家救獲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不勝感  
戴之私德有報德歡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  
容已吾於世了無所欲望報載能為一解足矣倫喜遂至家  
買酒痛飲醉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侯非世人也辭蓋長  
揖出門數步耳中隱然有聲一劍躍出壁地躍之騰空而去

卷五

釋教門

異僧類

湖州異僧

紹興間湖州一異僧不知其名狀貌古性長七尺好以汗衫自  
裹衣黃袈裟執錫持鉢蓬頭跣足行於市誦彌勒佛三字行住  
坐卧不絕口每出羣兒擁隨之郡人王稱年十二獨識為非常  
人見而問之曰鄉里何處曰金州人不詳而不灌足今六年矣  
又曰師當彌彌勒佛益爾亦誦若曰哉雖不誦心則然也爾有  
楊畫師工畫者習像師人曰為楊者習像館於其家楊嘗往成  
都僧一日行化暮歸持紅紙兩幅呼楊家人令其湯濯足以紙  
為蓮花狀真兩足下羣兒擁觀頃史僧躍然伸兩指呼曰彌勒  
下生蓮凡坐而遊明日官驗其尸頭顱若為鼠穴者穴中舍利  
強出觀者莫為攝那楊次臬命闔城僧具威儀引入茶毗於西

曰我輩作戲何須爾狂道事必起攻之婦女得來問引去檢獨  
留遺人勃然曰果惡肆狂暴郡吾命汝矣揮臂擊如搥嬰  
兒頃之昏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行檢道步拜謝曰與  
先生素昧平生急家救獲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不勝感  
戴之私德有報德歡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  
容已吾於世了無所欲望報載能為一解足矣倫喜遂至家  
買酒痛飲醉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侯非世人也辭蓋長  
揖出門數步耳中隱然有聲一劍躍出壁地躍之騰空而去

卷五

釋教門

異僧類

湖州異僧

紹興間湖州一異僧不知其名狀貌古性長七尺好以汗衫自  
裹衣黃袈裟執錫持鉢蓬頭跣足行於市誦彌勒佛三字行住  
坐卧不絕口每出羣兒擁隨之郡人王稱年十二獨識為非字  
人見而問之曰鄉里何處曰金州人不詳而不灌足今六年矣  
又曰師當彌彌勒佛益爾亦誦若曰哉雖不誦心則然也爾有  
楊畫師工畫者習像師人曰為楊者習像館於其家楊嘗往成  
齋僧一日行化暮歸持紅紙兩幅呼楊家人令其湯濯足以紙  
為蓮花狀真兩足下羣兒擁觀頃史僧躍然伸兩指呼曰彌勒  
下生蓮凡坐而遊明日官驗其尸頭顱若為鼠穴者穴中舍利  
強出觀者異焉攝葬楊次臬命闔城僧具威儀引入茶毗於西

如之外友墟之微齒牙相齧日暗輝然不變所謂舍利念數念  
無窮楊晉賢選自成都見之於新津道上問何所往曰久叨寵  
家令化緣已就且歸矣既還方知其已逃竄為彌勒化身云眉  
山玉鼎學樂所傳

梅州異情

宋歐直運當差人少居村墅門外有溝溪嘗散步溪畔遇野僧  
相語不通名字問其所來自結庵梅州有年矣俄舉目望視曰  
君他日遺蓬貴人極力成就富貴功名可談笑取祿雖中年受  
災厄終不為禍則留生致語移時告別曰到梅州幸相訪老僧  
可當臨助也紹興甲子以徵宋為奉丞相妻用為金部右司郎  
官提舉總軍諸座一歲得賞不屬多送與秦運轉表勳庫酒每

納庫息必以積金七八年間至戶部侍郎兼吏部尚書樞密部  
承旨知臨安府累得正奉大夫致仕小休意請居新妻甫再啟  
起家鎮江金陵秦亡言者論學既闕錄副使安直梅州追憶僧  
言至即訪之彼人云未嘗有或曰此邦臺事定先佛庵在城外  
有數告人極靈感歎其往謂再拜瞻仰像貌乃一化僧真身與  
昔溪上所觀無少異自是日往焚香致敬既而因母老故恩許  
自便作木像僧真與以歸到新妻於宅佛建庵名曰慈報直設  
蓮座夜置禪床寒暑更衣嚴奉絕粒每言凶曼疑隨禱輒應竟  
盡復故官職轉敷文直學士壽歲八十時聞前後同三司

龍虎康禪師

信州貴溪龍虎山福地有僧康師翠庵其下年八十九矣尋常



游思村落唯杖策獨往宵赴齋供於縣中相去八十里乃倩四僕肩輿以行既至從友人索一密室閉後其內扇戶如鑰或易得與食齋主念僕遠來德之豈應使之虛饋殊不曉其意俄聞嗚吼騰擲之聲走視之皆虎也驚愕毛殊爭來言僧但微笑不答迨罷坐自啟窗喚出依然為人覆被輪囷之投而去蓋始者以法攝制山中猛虎耳僧至紹興末年示化滿百二十歲云然則伏虎禪師未足異也

潘璋家僧

樂平縣士潘璋居於縣南有高岩詩門口單士遺一僧買我紫羅雨及讓價已定即真請袖間使我相隨取錢約君定程入移時矣願為言之璋曰吾家欲縛者何必使僧為市且吾本嘗與

僧來往汝去客不肯去力言之具述其形貌及衲衣穿蔽之狀璋始悟是本家所奉泗州菩薩位視之而嫌王正在坐側蓋當時崇奉敬信故以真衣祈禱靈應歷年久積為塵坐鼠嗚未暇更新是日為之駭然盡室焚香謝過以錢償客命匠製衣易之

寶華張翁

豫章靖安縣寶華山下居者張生素無賴而貧每入寺長老景祥必善視之親餽以食或令左右烹茶待之若上官侍僧怪笑曰此亡賴小人常以拘誑為生何待之過祥曰非爾曹所解也此人異日必富貴乃山門大檀越爾其外護故吾先施恩結之僧問故祥曰張生蓋真餓鬼形他日打破世界却是餓鬼出來做事張定不作碌碌人也及建炎末舍屠寇江西張率里人

得紫履七付盡得其所檢金寶固致富高奏為上功後官檢案  
累銀萬豪終一鄉享年八十果盡力於寶華家始服祥師之見  
見祥南城人姓傅氏道行高潔為叢林名宿名云

雜說靈驗類

村先生李巖

郵陽千秋鄉壽山里人李巖讀書不多年過五十積為人訓蒙  
兩日漫昏夜不能視一物嘗盡生學受有僧子持文書曰謂君  
之厄不止於目前命數亦不永夫期將近道數若誦此經不惟眼明  
更可以壽三紀凡事如高天不費力巖拱謝於是晨表示之乃  
金光明耀也誨之讀一再然後去巖至誠懇誠每清旦誦一奉  
久之日光如初書館臨讀其長子能入水摘小解以給膳偶抄

細沙一箕出費光彩閃爍設以蘭溪之浮生金屑可直五百此  
以為適然耳自是日日研之他人聞而爭效絕無分毫之獲巖  
子素獲利每四五月尤多其積遂豐遂築室買田督力漸比中  
戶四子服僕衣冠慶元三年壽八十九矣強健如壯夫遠距神  
備三紀之兆也及高可支持也

主夜神呪

予為禮部郎日齋宿祠宮與宋才成傑侍郎夜話及神異事宋  
云吾夢若畏夢人授一獨燒數字覺而憶之每獨處臨卧輒誦  
百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子曰非所謂要珙婆演底乎宋驚曰  
未嘗言若何以知之予言不唯知其名且能究所出宋請予道  
本末予曰始讀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曰婆娑婆演底

待之殺行及寐可知恐怖為夢而莫曉其故後讀善嚴經乃得  
其說宋西華經於近寺檢視經之審曰善才童子善善知嚴夏  
闕浮提摩竭國毗羅城見王夜神名曰婆娑婆演辰神言  
我得善嚴破一切眾生痴暗去无明解脫我於夜暗入靜鬼神  
出賊諸惡眾生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皆  
昏蔽不見色時見諸眾生若入於海若行於陸山林曠野諸險  
難處或遭盜賊或之資糧迷感方隅或志道路惶惶憂怖不能  
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濟之為海難者作船師魚王  
馬王龍王象王阿修羅王及以海神為彼眾生止大風而息大  
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眾生於夜  
暗中遭恐怖者現作日月及諸星辰星辰夜夜重覆種種光明或作

慶宅或為人象令其得脫恐怖之危為行曠野樹林險道藤葛  
所覆雲霧所暗而恐怖者令得出離云云其神力如此蓋不止  
夜眠一事也予每見人多疑懼怯魔於是勸使誦持多有驗

賀氏祥證

賀氏者吉州永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  
葷日誦國覺經釋服不親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  
圓本覺不關是名凡夫我不誦經要通眼耳長子益安進士第  
起興六年為賀州會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  
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常見臨光中有祝座破升之未畢今日  
日閉目便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更衣明日食罷置漱如  
常忽歎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皇召醫已無及

矣。守范真清帥其屬聽禮數曰大丈夫不能如此令畫工寫其像像成唯日踏未點乃請曰精神全在河堵中顯賜閣示鐵兩目孺然子孫扶視皆謂未死點睛說履踐跨年七十七傳夢

秀濟記

觀音洗眼呪

台州僧成顯中年為目常持誦大悲呪夢觀音傳授法指令每以呪水七流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精年障翳近患赤腫無不痊愈處如跪受而寤悉能記憶如說誦持不踰時平愈者五八十八其偈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夫妻藥賜我大方便滅我惡病除除如諸障礙無明結習悉出我眼空中使我視物光現今說是得洗眼眼識罪善救淨光明顯觀微妙相

麟異呪

姑蘇盧彥仁龍圖閣直學士來之說也宣和中居鄉夢與兄弟張元英遊行後園方冬搖落而花亦秀茂風景不類常日道左一臺極成有男子在傍持幅紙大書佛呪語九字為三行曰唵阿羅訶哇利野莫訶以授彥仁曰能持此呪可免兵難是時天下大富殊不以介意男子作色曰此事甚遠獨不懼邪彥仁異之即跪授連誦十數遍既覺筆跡歷歷在目白爾日誦百二十遍後數歲中原大亂胡馬飲江姑蘇榻最結盧氏親董濟里死七略盡獨彥仁一家周旋踰年雖僕僕婢媼無一傷者絕與二十九年呂丞相孫大年奉臨安與之同歸日聞其誦呪問之具言其事

治湯火呪

便庶多能持呪語而能救湯火者元仲弟得其法為人拯活無不立差其呪但云龍樹王和康救吾行持此方去祭禁火火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去祭水故斬天下火屋辰千里火屋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呪畢手握真武印吹之神用少許冷水洗雞火燒手足成瘡皆可療洪仲元説

金剛寶鑿

青州人蔡汪為壽春郡司理因黜初獄獄一囚言羅城三十里間開羅羅每遊客攜囊囊宿多殺之投尸於白沙河中常使不知若干人惟謀一丈塚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孀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個經紀至更深遠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披戶而虫不可啟甚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冲一大神與房上下等語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明門方開舉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益金剛云

誘佛類

范礪無佛論

通直郎范礪建陽人寓居樂平與其友魏康侯者無佛論以排釋氏已而魏得惡疾范始悔懼然終病瘵而死建武三年閏八月縣人吳翁在村娶厥子在家皆夢范以惡懼來謂入於子婦蕭氏房子覺聞鐘聲詢之則范疽矣蕭遂有孕明年所產吳翁父子又同夢如初蕭自夢紫蛇蟠腹上未曉生男子纒數日

發掘召玉樓治玉兒耳寺有說曰此兒可類范通直也及三歲通身皆瘡初則其身如粉傳漸瘳不可奈何孫至流血不止一日再易衣無日不然莫念其憂之異知其語侍種罪難他生亦爾為召高僧懺謝竟不得愈病三年而死無子一女名德靜頗知書能詩文嫁為邑中程氏婦邑士吳梓鐵范說其事尤詳卷六

漢祀門

殺人祭鬼類

蜀士白漆墓

范東叔說蜀士有坐科者因赴闕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為糕送怖恐忽野外故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案酒

肉雜糝去紋前揖皆相顧有喜色曰我輩相會玉樓冷落得官人觀聽可謂夫幸遂避駭駭同歡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著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曰敢問尊官所能士曰本書生幸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闕問曰實然與諸公殊平生蓬家延款苟有講技尚可新之髯者發熱語詎突意若不善狀士陽為便溺跨上馬疾馳而去彼亦不追行三四十里漸五更見孤寺叩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置事既至此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教僧云若於羅道二典中有所習石臼粗記白傘蓋真言備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馬聲擊甲騎縱橫而皆不能相

發期召玉樓治正見兄耳亦有說曰此兒可類范通直也及三歲通身皆瘡初則其身如粉傳漸瘳不可奈何揉至流血不止一日再易衣無日不然莫念其憂之異知其語侍種罪難他生亦爾為召高僧懺謝竟不得愈病三年而死無子一女名德靜頗知書能詩文嫁為邑中程氏婦邑士吳梓鐵范說其事尤詳卷六

漢祀門

殺人祭鬼類

蜀士白漆墓

范東叔說蜀士有坐科者因赴闕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為糕送怖恐忽野外故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案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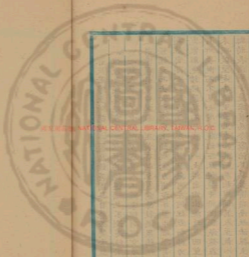
肉雜糝去紋前掛昏相顧有喜色曰我輩相會玉樓冷落得官人觀聽可謂夫幸遂避駭駭同歡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著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曰敢問尊官所能士曰本書生幸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園問之曰實然與諸公殊平生蓬家延致苟有講技尚可新之髯者發熱語詎突意若不善狀士陽為便溺跨上馬疾馳而去彼亦不追行三四十里漸五更見孤寺叩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置事既至此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教僧云若於羅道二典中有所習石臼粗記白傘蓋真言備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馬聲擊甲騎縱橫而皆不能相

近迫天明劍逼幕方止士微渴畏忠見僧來招入寺謂曰  
此輩皆留南法害人極多每歲必擇日其禮祭神而儀其醉然  
後較藝或得新法即殺此僧殺果見君至以為同黨故相持如  
此既不如所飲致謀加害昨夕吾所以不敢留君者畏其遠想  
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且自促齊急他日當知之爾至次  
日發逆沿器兵甲牙劍以千萬計然前所為者白傘蓋呪三  
千一百三十字在情況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  
徒亦穿誦習故妖魔外道敬畏之白傘蓋真言云即楞嚴呪

莆田處子

紹興二十九年建州政和縣人往莆田買一歲子初云以為妻  
既得為湯沐塗膏澤無衣飾裝置諸別室不敢犯在途旬日飲  
食供承反若事主所謀唯一籠扁鏡甚固每日暮必焚香啟爐  
拜跪惟謹女頗慧黠竊異之處有其詭謀罔且不測遂絕不茹  
葷菜心誦大悲呪不少雜既至縣其人不歸家但別置空屋納  
女并囊篋於室中過數日用黃昏時至籠前陳設酒果禱祀畢  
明燈獨戶而去女危坐床上誦呪愈力甫夜半籠中碾碾有聲  
剽然自開女知死在漏刻恐悚萬狀無可奈何但默祈神力願  
寬宥解免諸佛護持而已良久一大姆自內出婉婉道回望若  
有所畏既而不見女度以脫始下床視籠中所貯猶紙錢在天  
未明破壁走告隣里素知其所為相與伺其人至執以赴  
縣時長溪劉少慶李裝為令窮治其姦蓋傳嶺南妖法採生祭  
鬼者前已殺數人矣獄成坐死而道女還鄉後三年劉入都至





REX NIDE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玉山與宜黃人壽壽同遠言此事子恨不及贊謝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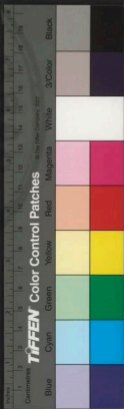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 2012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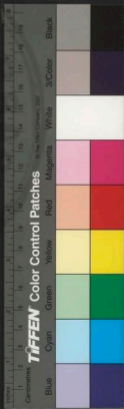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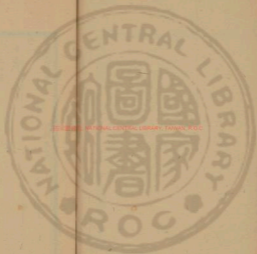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20250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聖志補遺

分類彙集

卷一

神通門

正仲頤

百花大王

釋子師丹古鎮平江段開闢鼓鐘樓剎問其故老兵言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備平例歡善雜意奉祀與之神備處郡治鎮殿之雖前此念而未下令也兵為郡監某入夕夢重穿衣金紫僕馬入謁郡監曰某冗職小吏不敢與貴人接尊官何如故春臨客曰吾非世人乃所謂百花大王也又獲血便於府園非有朝廷爵秩然自來亦能隨力量為人救福捍患未嘗敢作過今府主



將毀吾居使血屬老幼暴骨無依實為深害願懇賜一言勸止  
郡監曰何不自告曰吾難輕罵也遂竊疑慮不寐明日欲言又  
恐憚報之或不敢存慮乃取酒杯請之懶得言走乃趨府案曰  
尚書欲許白百花廟乎陳賢曰何以知之具以告陳賢之曰吾  
夜起忽未嘗言而警應如此遂發其訣至夜郡監夢神來謝又  
語之曰大王莫須謝尚書否曰吾今可見矣漢乃上界天向星  
之精下土小神所當敬畏前者事未定故不敢明目郡監又白  
韓曰百花來謝否具以所言告而隨天向之說改稱星宿韓曰  
吾夢治事原有客星到云百花大王三於庭下衣冠甚偉即揖  
之升聽不記有何酬音而覺兩人相顧嗟異自是稍為整潔祠  
宇以時祀之韓為人嚴厲設有風俗所至令行禁止故神物亦

敬之云

鎮江都務土地

鎮江三酒庫陳帝室知府日各於廳事每月宮課二萬二年千  
婚數歲後其入不登淳熙三年黃仲衷為守別出錢萬緡付節  
度推官王正邦使之吏築於是舊都務料理以土地祠先在務  
後稍陞中屋久崩圮乃建一室于大門側廡間一室內有泥像  
十數推軒升地蓋故時所奉事者命塑工整治就置于新堂且  
十歲矣會臨務監王佐者容色方雅趨由云始舉進釀酒五十  
缸用糯米百五十石昨日三十缸忽作是氣邪入視之皆稠起  
黃沫穢不可向跣酒臣洗去不潔之過位曰若然當舉庫督蒸  
令五兩壞三疑必有異邪乃祀焉諸神堂焚香再拜正色言曰

頃以神祠圯敗葺新之崇奉香火所冀明靈垂佑令及昆陞  
如此得非他方不正鬼神嫉香務事敬示斯禁神當出威力驅  
攘為人擇惡不然則是神自為秋陰有所觀非吾所以敬事本  
意也今與神約三日為期送酒如初當虔賽祀否則撤屋毀像  
舉而投諸江二者准命既殊任以下多福矣或休慮謂必無益  
而反造禍邪入都縣未幾擢司兵探夫者酒是情患願往視之  
杯不斃而歸嘗告已而王佐與臣陸新祥于庭下十數不止曰  
昨以酒故自必死已與妾子訣命今早挂索梁間以俟責治  
使就不意有脫理是以感泣奉謝邪若至將健壯中所釀相傷  
作聲若有人以手掬練者少為一切與夫吳者等於是具羊豕  
豕豕三牲致奠乃召僧誦經以答神脫正邪說

蕪湖龍祠

紹興五年春江西安撫司諭官林應詒部務豫章來綱陸查復  
蕪湖湖內一舟最大載十斛夜起水滿入如滿舟人無計林某  
突冠謁龍祠伺應社以資為此役令若此夫有預失河力可  
續勢頭盡使出又非倉卒可辦舟有七名帳甲中乙次第下七  
聞以下所向願神或靈府去船報遂得第二聞未及搬運滿自  
止後三日晚至采石復滿乃暴寒如神卜起第二窟空是歲板  
脫一節有一小魚當滿處粘帖如蓮葭然已腐矣蓋前滿正正  
以魚故神之賜其大矣哉

推貨務土地

王傳慶長之弟也行舉工文辭紹興末監行在推貨務時劉正



夫孝題任臨安排岸司亦攝職權得兩人極從遊論文相逐其  
服一日傳訖劉於官舍意色殊不樂曰昨夜夢如常日入局有  
皂衣吏送於路曰土地請相見即隨詣祠所覺室中寬敞不類  
畫所見堂上設果餚三卓俾吾對席曰平時饋獻固久某令別  
有所之天勅已下除公為代遂託交承之契殊以自安之善力  
振之主人曰天行既臨安可拒此職亦不易得既有美人從中  
出左右縱委俾從圍繞情曰此山妻也當與交代講禮再拜起  
隨就中席主人徐曰某舍宅不復得妻矣本意以奉禮謝數  
行遂臨此夢不祥傳其說矣明日再更報傳以展展謁告劉愕  
然紙乘奔復云黃昏後忽頭痛不可忍口中而卒 正夫為劉妻  
而說

天門投事

潯州率都縣胡太公稱其神名蘇邑人也生有異相顧自是具  
早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為立祠崇奉切邑士族視志  
康寧白籍皆適至家問曰如何可得財壽孫意其神之告曰世  
禍人廣行陰功善曰吾輩禍人者吾為天門投事日掌此邦人  
禍福必左右福開之說吾所云矣出友入耳後曰歲時水旱最  
民所患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廷可立致也  
豈兩者其為太公五年丙戌縣失火燬於祠俄頃風雷四起如  
有物驅逐之天即滅縣以事白府府為奏賜降濟廟額明年封  
靈善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某世之營名惟恐不得乃如  
封爵之加固非知事孫公夢中既覺神如此可謂正士矣

和神韻

珠懸神

漢水赤非直萬曆會播珠懸神日家人相從出野女子忽若有  
觀從洋無所如歸而吾物因射則始能言云葬在田間是黃  
終老繼從地中出歸我曰某廟大王雷晏小娘子為夫人遺吾  
作媒車馬在門矣王先欲相見請即行方致調拒却已尋橋若  
解行至門首吏奉萬前欲喚家人告語不得宣權扶我出跨  
馬而騎從于後取青翠細衣我首曰方為新婦誰可令人見俄  
頃地一大花輪車從後至是車輒離別嫁人高僧玉帶耳可  
三十許容狀怪醜某是初視我面甚喜命酒饌樂對酬至于數  
行頗愜曰擇定七夕日成昏汝喜後之夫人暫歸許當學謝儀

導我上馬騎跨王猶春春注目到家乃壁點而露孝氏先以  
女許人良因為是然自楚起居窺窺如常時及七夕果暴仁自  
午至酉過體尚溫時時欲鳴息夜未方言人事云過又逢老嫗  
先報吉席已至請夫人赴期方號天次愷笑且罵曰豈有處子  
終不嫁人者乎抱我登花橋奇巧勝於人間嗚呼噫哉為知貴  
版迎婦之禮行至道廣觀者環列或有進步數輩皆黃衣持文  
牌示嫗曰城隍真降上吾王稱李氏女不當為汝王妻昨日天  
曹初下令判奉酌大限盡者是呼城隍在殿下亦當進汝王告  
之女亦宜一往嫗與進者皆不悅健步呵叱遂疾驅去至一處  
殿裏蕭然儀衛尤盛嫗隨我入至庭一人金紫先笑易立階所  
有頃廉捷大神冠服正坐招我坐我者至手旁為城隍之使吾聲

若云送到李氏女并媒人神令速請某王欲乘為至親主人孫  
庶避換我爾獲之乃向歐陽氏者顧鈞不止主人云王所娶女  
乃本朝名臣李濟臣之孫城隍被天物以清臣有許令王別訪  
良偶王勃然曰吾奉帝命許娶妻若何為意外作難主人曰此  
非可強辯之王怒亟索為不詳而去主人欲笑呼顧鈞責曰汝  
何敢妄致主人未說速加審速送女歸家遂則殺汝與愷皇懼  
再拜羅史送我還於楚而免女竟嫁其夫兼謂神靈言李氏居  
邑中僧寺乃文定公家女之夫為煒得官女之兄名宋大所見  
略問其所約則有正月十六日云

羅氏女

建康酒庫事知官羅津妻女以上巳日避真武廟焚香畢清東

鼎觀畫壁建少年子者說黃修紫好約膏儀狀舉楚不知誰氏  
子立女旁凝目注視世極惡惡態而厥儀儀亦隨至母前之曰  
良家處女即若安得如是乃從後門出少年亦隨不捨進行後  
杳始不見是夜女就寢揭帳少年已先在床笑曰汝美好如此  
不吝生番更家極不過嫁一布官番番乃實家兒郎與汝偶真  
可為汝賀世後我遂撰才留宿至旦而世知之起以為羞經旬  
日謂女曰我既為門婿當拜大人火世於是正衣冠出拜舉止  
叙述如士人他日又言番番有所補助汝家運始未付爾時當  
請便明日視之采中得北珠顆顆自是每日自然轉轉成富人  
建第宅且別起樓與女居凡有所需如言報至若會宴親戚則  
椅車杯棹神悉如有人持捧從胡梯而下每再歌戲或謂羅生

曰一女如此而甘心付之邦也乎且所得財物未必皆真又必將為禍生心國不學即舟道士所法廷治甫入門已倒懸于樑又呼僧誦經進咒正誤生學務不費身應空行室中數十匝覆而出少不蓋自持粉自換裏衣至招款或言嘉應侯招款歸必大醉人又教羅生使媒女以絕之得一府宦子既納采少年謂女曰如汝將適人固難阻然當為汝辦貨物成禮時即燒小紙樹柳車一笑於是陳帶器紙數千兩及楊笠束若為人舉子地所羅羅之語沒整齊復竟為較度地亟奔去羅氏自此不敢復言操師事少年持女如初但言汝言父性本惡羅吾將加以缺漏不遇三年必使資替汝今奉不承然愈後無礙已為楊冥司延一紀為久之實道人楊高商者法力甚苦羅氏議

延請少年已前知之敬愛羅女云此然是真法師非吾所能抗將送引且避之昇亦燈分有限知復奈何命酌酒話別離間聞楊已至少年樂足歡賀楊曰吾已說過天網難逃豈容絕佚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楊厲色責之曰人神路殊汝安得放達天津令蓋法治汝又懼為辱公累苟為不然上委天曹今汝履避入無關似莫少年泣拜謝過乃與之約携手出而戲之羅生詢為何神楊曰此陰天玉之子也自是女不至女在室求無人敢議親父母唯亡獨當羅資酒強德嚇皆少年之樂潛然隕涕建康南門外十里有陰山其下乃北陰天王廟蓋其神云

帝五文事神

池州建德縣白鵝潭莊戶李五文生於溫俗好事神里人呼為



即慶元二年四月謁發源五侯廟括八日春十五日遷家是說  
門外金鼓喧闐懸錦旗插彩花朝者百餘輩呵道繼來最後  
一貴人服玉者之衣執紫旛數騎為直入至廟階而下坐於正  
殿一家長殿恣覽之如其為神判釋世間曰我聞大王為何處  
靈誠笑曰汝乃不識邪善即焚香靈廟廟五顯宮夫射也善汝  
書大至誠自汝曰僕沒相衝至此擬借汝宅暫駐且言已往之  
事悉如目前觀季懸香滿堂欲治一室淨淨潔八靈奉安神時時  
現形祭供唯用素蔬雜食語人口舌在本宮為四方信士瞻仰  
不得不自當心報答耳今此既非常境換權信但隨食重服  
無礙於是翌年應家嘉福祥食婦女歌唱隋狀皮以織日購盡  
觀脫季不復治去矣財君浙州五八月修其與一女暴疾而死

方以為隨九月末新踏發源根殿投煤許理焚祀就界添加大  
門下不雨轉是黃夜雨乘風雷一人服玉者夜半視其狀說如  
家中所供奉飲食者送上紙加付一引術治季祥謝東槿奔歸  
羣世妄言自即之行神靈起居飲食如常而奪奪育性已果實  
兩使來進去其後斷治世所無從可知矣

奉祀三堂神

奉祀縣天姓家單於所居旁治小室事神謂之三堂云祀之情  
誠則能使入順則然歲久多能作禍縣之下都村富民錢而奉  
之尤謹每三歲必設牛羊豕三牲或具祭享事畢大集觀節飲  
福受胙若顯顯饋而以壯歲死者除服之月送與祭神同時侍  
堂阿舍者或為物所憑附伴主公聲謂其子曰我本求應死及

三堂無狀錄我士強為奴僕盡則剪髮廢出郊野良則涉歷市井造妖作怪歷二年暮無一案休息不堪其苦究精告假得許於東嶽過岳帝出遊過一小殿中時非召我升殿我具以告侍執曰不須在此理會但祓禱可矣我拜謝云身是下鬼安知舉邪院所在持節遣貴來導我冉冉騰空約百餘里到大門開盡先見天二甲立門基津我以情白引入長殿迎送無人送詣殿下再拜望展儀而五色煙檀不可注目唯時時聞環珮聲低聲有人傳呼云教兩阿事到此乃其為三堂閣事者如食噴片紙從肉塊出持節聞神已推至庭下不見有樂將者而神踴躍拜款去我甚切復有片紙飛出說地神身數段化為烈大焚之立成灰燼我拜謝而出汝可庭告鄉人毋令置疑此法祀諸浙

散阿金方林

南安窮神

張子紹論居南安多歲食閉過一肉必飽家廟一日將早客作羔羊成廋人必修潔送去故羹制於糜水之陳陰新大既然勞苦暢達望恩人舉手加額若有禱然頭更萬作聲有巨應從空俯首一鳴萬計四溢流注於地肉皆液藉群魔翻騰上下覆將不已其狀極怪更有怒色嗚嗚請為執扣之乃云此地有窮神遠因憐之擬即致害急故先為也張天曰僅請節隨者為窮鬼今乃有窮神耶廟下風俗變於豐儉故神怪如此

慢神類

施善文

無州金路縣有神廟長安所請者宛金帛無虛日嘗積香錢至  
二十搗窰靈善文憑廟下心利甚財裝香燭曰頗有餘積不足  
人神心也善文至黃顯神以二十萬瓦假不然將白于官為禱  
所有而艾廟神難怒我河既禱即時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  
曰神許則可善又取返環都之地得吉卜再拜謝還經以出如  
是十年後神來曰曩日所貸今應償矣夢中審其約以狀致償  
之神不可曰此物生名耳又許治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竊以情  
告曰一時失記為之令償無可償願神良憐無所奈況惡良久  
曰唯金剛燈海卷可許二十他無以為也既發誓戒誣後及三  
日誦三百遍惡禱以謝後不復夢

卷二

虎怪門

人死復為生人報

賣魚黃翁

臨安中民市賣魚黃翁與一子并婦同居得孫女觀兒愛  
之甚適聞昨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呼聲舉頭  
則翁之死已九年矣婦昏昏如醉全不省記翁問小乙何在曰  
出市賣魚黃翁曰我今在湖州府第三間邊做燒紙附汝治魚  
刀來婦取與之間做兒所在指示之翁呼其若婦伴不省翁亦  
不是矣思妻夫婦觀兒已死翁无益于遠壽門外遙見文姬乘  
翁暴下馬生欲驗翁踪跡後三日往北開謁之入茶肆問一  
媪曰有黃翁賣魚今日不來踏踪跡下大賦李曰是其在處也

無州金路縣有神廟長安所請者宛金帛無虛日嘗積香錢至  
二十搗窠靈善文憑廟下心利甚財裝香燭曰頗有餘積不足  
人神心也善文至黃顯神以二十萬瓦假不然將白于官為禱  
所有而艾廟神難怒我河既禱即時說取錢視無辭以卻但  
曰神許則可善又取取環都之說得吉卜再拜謝還經以出如  
是十年後神來曰曩日所發令應覆矣夢中審甚約以飲錢置  
之神不可曰此物生名耳又許治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竊以情  
告曰一時失記為之令策無可償願神良憐無所奈況惡良久  
曰唯金剛燈海卷可許二十他無以為也既發誓戒誣後及三  
日誦三百遍惡禱以謝後不復夢

卷二

虎怪門

人死復為生人報

賣魚黃翁

臨安中民市賣魚黃翁與一子并婦同居得孫女視兒愛  
之甚適聞昨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呼聲舉頭  
則翁之死已九年矣婦昏昏如醉全不省記翁問小乙何在曰  
出市賣魚黃翁曰我今在湖州府第三間邊做燒紙附汝治魚  
刀來婦取與之間做兒所在指示之翁呼其若婦伴不省翁亦  
不見矣思妻夫婦觀之已死翁无差于燒香門外遙見女販魚  
翁暴下馬生欲驗翁踪跡後三日往北關訪之入茶肆問一  
媪曰有黃翁賣魚今日不來踏踪跡下大畝李曰是其在處也



逐日他責得此老數日前那抱得十歲一箇女兒來與我與他  
撒掠吳云某所居河處望吾次我與有親欲見之報曰不曾詢  
他住址但每日拂曉來過午即去吳依然兩過及共開門已閉  
乃往同行鄰二家告之故不覺天下翻回世間安有是理汝且  
寬着其成狂痴留之甯期且復露茶肆少義望見面曾飲一盃  
在手携碗兒碗兒共三盞木架來吳趕出呼新官不答即携女  
去吳起逐之行要則首亦急行後則首亦緩者相隔十步許值  
軍人負草米隊伍軍望逐相失吳又還茶肆肆肆吳首光來  
是汝新曉怒告我云極催汝不喜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  
官欲與賭注拿得再過一守一電雷可及那吳止之曰汝只為  
一文故如此安得死人能出賣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為念吳乃

止趨兩日別有軍卒攻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  
前賣凍魚於百濟我來說令索汝孩兒衣服香羅衫紅裙中衣  
并紅鞋之屬妻說亡女實有之喜其消息真實晚早少鞋海夫  
婦歸解曰吾身雖兵籍今日當請娘不教留汝家自送往可也  
卒去而夫歸進旦夫婦歸龍山建非早邀與訪富於所營張木  
匠家奉之張拾小童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聞欲入入城取  
孫女衣服具問其前女狀貌張言其狀實是乃由赤山岸尾  
逐之過淨慈寺遂暫歇者通相熟談問之曰一老翁領一小  
女來女要欺僕與之去未半其女奔遂望前竟不見則磨  
而歸鄰人相告苦之又勸其母以地杖要足踏其食因上家  
辱感從之嗚有兩空棺首女之尸皆無矣其後約誓逐風或以

為尸殿云林之才說

王武的山童

河北人王武初寓居鄂州乾道六年九月間晨一小僕方十餘歲名山童王於大平四月初一坐乎以賣氏妻為乳母未幾山童忽去尋訪無還是年冬王赴調臨安思避之於江上童見王亟進入茶肆款待王怪當歸之曰決服事我十箇月論認約誰我亦無何為不齊而去謝曰山童命歸不敢逃也我身是也恰供後來乳母某是足怕山童而故百般留阻惟恐其去以只得避之武初到宅時十萬姓居置人盡會識小宮人上語定辭去王深愛其子不備注擬遣還家與妻言其事即呼乳母抱兒出候意慈母若憫以記認脫許為己功王厭兒何妻撫惜之

笑謂怪曰山童說汝是史如何姬始掌成若是疑入厨下是供官人落山童說我從處處就善官奪然而說

蔡五十三娘

徽州歙縣士人季生僕於講習淳熙乙巳年二十六矣不勝父母之責捨家浪遊至宣之寧國所役邊間值一婢女於茅岡葉林邊相舍莫相避自是言果承務家小娘子五十三娘父偏家所生遺嫡世逸遂得金銀數十兩隨身願陪一男苟逃性命不謂避地得遇舟中倘不曾安是願東區滿河如赤日既單身徒行暮其辭色如浪手登進西羅漢川縣開水舖應七年生一男一女皆遲穉數十餘漸成富室忽有道人過門自稱河法師望見此女在門內去而後還探袖中插紙幣來紗襦華裳一符

又以水精珠與太陽殿火雙符拋入門內女大呼一聲救滅  
跡李生悉收發貨攜兒歸燒寧園燒訪所謂琴氏無有也汪而  
回家至今皆養

悲感人類

江漢遊二仙

紹興七年上元夜遊漢士人江漢元亮偕一友出遊觀鵝巷陌  
遊更闌燈火漸稀車馬已寂是而龐大吾路小和侍妾五六輩  
肩隨夫道轉挑燈紗燈金如官人裝束頗目江漢道臨到開坊  
一廣奉宮仙宇知君佳處果欲相親便遊桂家園中臨漢有樓  
閣足可款語江喜而汪不覺躍到依而鬢飄燈送出遊二士皆  
入四人偶主與奴不濕仙觀笑曰漏氣至此勿問有緣無緣且

飲酒可也於是命侍女設席杯盤鐘碼一一盤潔二仙滿酌酌  
客客翻之皆引滿至十三載行童玉環一侍女曰天上月圓  
人間月半人心似月正在今宵不應留連歌酒歌舞引情未暢  
真情酒唯助興未叶真典與甚佳為笑語何如羅無交徑兩仙  
大悅曰小姬醉人意即起各携手同詣一閣針對兩榻香窗如  
雲各就寢使妾掩帳妾曰滅燭乎一曰好一曰留久之聞鶯鳴  
妾報曰東方且明亟起君皇披衣就榻與妾相對傳鶯枝以  
并兩弦四服之可醉數他年別卜再會江再友遊進出一聲曰  
未甚晚且暖徐徐行仙送玉門慘沮而別二士自此不長烟火  
惟噴果木棘自喜得階上仙三日法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自  
說奇感劉曰以吾觀之二君精神索淡大有秋氣若遇真仙當

不如是我能為去之二士也。始不可對開諭以死生之說。然  
底悟曰唯免空之命。則乃搖舌。呼童子三四人。在於環結。即  
嗚呼。命童子視第面一。爾光對。如日月。曰是也。令知視光內。曰  
齊吏兵劉勅。史進土地。至道。無元夕。杜家園。桑物才食。喚童云  
兩婦人。既去。冠服。狀地。侍奉。又有數。拜。則立。劉勅。進。姓。名。一云  
蘇。觀。羊。一云。孔。黃。燭。並。此。向。者。始。末。劉。曰。本。合。科。單。念。其。當。列  
稅。奴。生。賤。道。刑。而。於。二。為。我。言。一。得。政。算。每。當。一。暮。區。中。河。諱  
也。士。人。不。能。應。妻。訪。僕。僕。初。不。言。並。疑。之。說。後。換。其。賤。婦。保。燈  
製。夜。進。但。不。息。士。愈。苦。五。老。獨。王。師。師。每。四。不。通。能。息。一。夕  
令。夕。必。寐。第。從。吾。或。是。夜。更。熟。睡。乃。知。我。能。得。天。明。無。所。覺。竟  
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道。做。史。進。王。師。下。似。曰。黃。家。婦。人。蔡。康。三

平臨病為乘怒大呼曰某真宮王法師說我近脫家人方與沐  
浴見雷下及快問皆有拜為詣前投繯去至以快術取其女王  
真言所以即進士人并向日主上諸家証之皆同得免王師建  
雷人

桃源老翁

紹熙二年十一月九日子履疑平溫香法信州使黨殺而逃是  
日行百里抵桃源已四更因集某類道旁一室居始入夕想腹  
史有一老翁獨布遮扉正門外呼曰民深矣科汝當饑渴吾携  
酒食過此與爾同一飽者悅謝即出隨以行且倚且語云汝往  
信州通判聽下書報曰然哉至道在下曰坎地既滿生出遊南  
來去及舉孟兩村民避之望見初疑為鬼欲避聞其說有餘

學謂是都鎮缺乎大咩曰是非人所行處何為在此老翁遂不  
是青夏然醒意登岸此兩民乃欲發乎豫故者詢之曰汝必為  
鬼所迷非遇我二人必陷異計也遂與踏更觀則一身曰胡  
顯亦自都來以食將到汝值民迷話所見詢於二人乃頃半此  
屋內一男子極死象口相繼夜亡語一家長也視昨夕溫香至  
處唯牛食一椀耳共語果正亟雖其虛香雖後是後月發得夫  
病喪矣云

處州山寺

處州縉雲縣近村一山寺宛鬱幽僻有保德神即到後慈子思  
避盡種數日當齋時不覺林間果寺僧遊茶路之曰雲中獨際  
無恐怖乎且何以不索食日身老矣不能免食肉荷小行身勤

蕩初非舊識而每夜携酒來某實見還此必詣尊前相傳運來  
存慈既得酒探飽覺何必又叨齋食寺僧曰非也二三年前有  
小童名阿伴自松子此堂常出返人有雲水高人寓此必出  
煎湯煮茗供侍謹勤前夕本寺一房均有靈酒舍食思不足疑  
歸所早必此也懼為彼所偶爭夜倘再來願序之曰汝非阿伴  
乎何得遊快伴怪不求超脫除察其色相如何客僧受教夕復  
至即知所言實之靈而發赤色無以對吐舌足餘而滅後來  
宿者不復有影響矣

卷三

處語宛類

解三悅



學謂是都鎮缺乎大咩曰是非人所行處何為在此老翁遂不  
是青夏然醒意登岸此兩民乃欲發乎陳狀者詢之曰汝必為  
鬼所迷非遇我二人必陷異計也遂與踏更觀則一身曰胡  
顯亦自都來以食將到汝值民迷話所見向於一人乃頃年此  
屋內一男子極死象口相繼夜亡語一家長也視昨夕溫青至  
處唯牛食一椀耳共語果正亟雖其虛音強後是後月發得夫  
病喪矣云

處州山寺

處州縉雲縣近村一山寺宛鬱幽僻有保德神即到後慈子思  
避盡種數日當齋時不覺林間果寺僧遊茶路之曰雲中獨際  
無恐怖乎且何以不索食日身老矣不能免食肉荷小行身勤

蕩初非舊識而每夜携酒來某首見還此必詣尊前相傳運來  
存慈既得酒探飽覺何必又叨齋食寺僧曰非也二三年前有  
小童名阿伴自松子此堂常出返人有雲水高人寓此必出  
煎湯煮茗供侍謹勤前夕本寺一房均有靈酒舍食思不足疑  
歸所早必此也懼為彼所偶爭夜偷再來願序之曰汝非阿伴  
乎何得遊快伴怪不求超脫除察其色相如何客僧受教夕復  
至即知所言實之靈而發赤色無以對吐舌足餘而滅後來  
宿者不復有影響矣

卷三

處語宛類

解三悅



興州使軍使領趙昱昭興二十七年春以神帥檢校成諸郡次  
果州籍於南充縣命史設園中堂釋人前白曰是室有怪民必  
聞哭聲常時賓客至多避不敢居經會十廳之西聞哭曰吾  
庶幾免者都克獲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庭所  
昱曰汝室有寃汝言者乎言之吾為直否則無去渠去頃之又  
來群從者皆聞履聲點點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王以為妄  
也是夕赴郡寃夜歸方始未得寐時胡來以怒一女子數髮在  
前言曰妾乃縣通判女三娘者名蓮奴家中婢人遺氣入蜀失  
身於桑蔭為司李志戶部家實居此館桑蔭女嫁郭守為大夫  
之子紹舉以妾參帳不幸以妾脫冠帔於馬若李氏告其父汝  
妾至死氣猶大絕即命掘大窖倒下妾尸塚之命三十年為妾

將軍奕我使得文生昱曰汝死許久去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  
自直曰遭難惡業未曾顯與忘是聞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  
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汝有將軍妾是汝神寃之時日夜望  
將軍至故敢以請昱曰果爾吾當思之文謝而去遣人隨視之  
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為誦佛經燒香進行既至潼川  
東關縣止縣釋女子復至前已來髮為高髻昱曰吾脫髮汝何  
為又相送曰將軍之賜固大矣但白骨尚在牆下舉將軍誰為  
出之昱曰吾為客又去彼豈能為汝出刀胡不訴于郡守王  
郎中女曰非不欲也我門有神室客無入然妾之寃非王郎中  
不能理非將軍為之地何以達乎妾骨不出則不能受生使妾  
得生在將軍一言轉格問耳昱曰許之為具其事走命白王守

王乃訪骨時李節所使從中獨有譯語一人。在委跡訪甚。尋謀  
奉十載。兵車墜下。發去矣。之尺。兩日。遂不得其處。跡使一玉。聞  
之。亟自稱。聖。疑。口。作。更。訪。時。謀。實。回。汝。當。時。乎。理。我。且。真。惡。所  
在。非。今。發。去。處。即。是。但。尚。沒。年。當。將。倒。下。我。及。理。木。床。木。午。尚  
在。也。好。得。木。骨。即。是。真。頂。骨。在。我。下。十。萬。為。我。必。取。我。不。得。頂  
骨。不。可。生。跡。驚。怖。林。次。研。日。果。得。尸。即。為。使。在。於。高。原。時。紹。宗  
為。吳。州。臨。水。尉。未。幾。就。調。善。州。故。官。是。郭。氏。家。說。當日。事。紹。宗  
繼。續。不。早。聞。善。物。孫。言。初。赴。官。適。都。子。此。言。為。作。記。實。非。前。為  
吳。州。守。紹。宗。正。作。詩。云

吳莊新竟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為吳莊軍婦女陳氏為因為鬼物所患陳

政術道士禁治鬼云無州治我我覓鬼慢於幽室間幾二十年  
不展神是以欲展懇爾吳故云我名吳莊南家入遭兵火南渡  
家于府子城下以貧籍自給嘗與鄰人蔡生飲汾河夜歸蔡醉  
誤踏水死運卒適見之疑我攝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  
痛自引伏有司憲法杖死于羅縣寺前石塔下如定久矣今日  
為公言之陳曰當會之事誰至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蓋出  
獄吏載吏押於推鞠始欲建或不容辯許而獄官不明便以為  
是竟故極法因慙道推吏獄畢及刑刑人姓名陳曰審知是何  
為獨想於我曰寺與縣為隣乃本府所攝之所乎時公入寺我  
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不可度直弟欲世人知之耳陳曰  
汝骨安在吾為汝盜之使安於土乎曰道縣客舊所存便十二



三葛之亦無益公幸良我願乃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  
甚昂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  
書所與碑詳知之不第功德可以此生矣陳曰何處最值回響  
者功德而無損者尤勝幸就彼為之陳許諾先謝陳嗣為者可  
證否曰陳氏數益無益理聖藥祈禱無益也後數日女果死明  
年正月陳亦先在楓橋行靈陳替陳寶為經設位

鬼附人類

城隍社會

淳熙初陳州麻子張五持刀入美第垂刺某殺其母并二女  
先是張與劉小女適為其母及長女所見等而得免所獲者  
呼呼故併獲得還乎所執之某其刀猶在手恐無據或自代而

之曰大夫殺人償命是奉分事命怕懼如此豈不為人噴笑乃  
擲刀於舟束手就擒俄斬於市張無父母唯一兄為屠氏贅  
婿有妹未嫁或染髮啖肉茹茹弄皮大無所不至大率如病  
狂唐招法師張成乙召其鬼乃作張五聲音樂止與之燒顯曰  
我既依法燒脫無歸若能保我則當尋路兵法師釋其罪但縱  
城隍司收會兒以時勤祀之後二年四月女復病如故又考治  
之云三月十六日城隍出來軍會赴會廟中守者張息我得進  
出蓋是日郡人迎諸神設位於衣軍會三門上也於是再懸去  
女郎洒然復嫁一卒竟不復至

城隍山卷

會稽嵯峨某山有僧結菴其間山下人家有長時出爾前一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請僧作佛事僧與一行一漢赴之日暮下山幸避日常所與交  
某客未問僧何之以此送與告客曰從德至此正擬投宿奈何僧  
言事不可已乃取匙鑰付客使自往各戶逐別時月明如畫客  
獨中踏著油泥時二更甫就枕未寐聞扣扉聲客聽刀素勇無  
怖畏知其為鬼之也曰汝何物敢來作怪曰我乃某甲之妻聽  
之蓋勇知父聞其死矣乃不為報喪曰如不延我我自能入竟  
門死死有聲遂入得得倚而生寸客相誦客曰汝死矣胡為來  
此對曰與君從壽久我死不久安得以死是數客曰吾猶憶某  
年某月日至汝家送汝蓋今吾此謂吾從鬼報乃笑曰母明多  
言我實已死所以與我相尋者將有情於君幸見聽我不幸去  
世未期妻即沉棺氏強掘實則財田盡耗尋常妻而去一九歲

疑并之不顧使紙來陰何道於乃已為冥感遂無所恐質願若  
不忘平生為我言於官使此子得以自存香燭日九東無恨矣  
客驚然憐憫之因慰慰語客家有數乘若干而君若干在妻所  
田若干就在茶棚屋若干間在某里客一一頗能語語相答且  
四更心願動語之曰所說此單可以云矣君姑吾聽忽然默不  
答連呼之不應客暫寐啟軒亦針客倦而清覺鬼亦催妻客  
揭帳嘆嗟鬼亦嘆始大恐下床旋走鬼亦逐之及于堂客素語  
鬼物行步但直前不能曲折乃環繞而走鬼跟隨後前忽一柱  
不捨客僅得出門奔下山麓天已明趨僧告以所見且請之曰  
願告我尚赴檀越終夕飽食豈知我苦情如此僧曰吾所遺者  
尤為大舟佛事既終波家將舉棺而飯虛苦無所貯驗之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棺已揭動不見其尸滿室發惶莫測其故送者憐而去吾亦喜  
走至此遂復還尋望帝中一人掘棺自知彷彿疑新死者玉蓮  
呼其子并某隣里同視之子認是又剖臂勸哭前取其尸掘柱  
半不可脫蓋用木支屋載破半柱乃得解蓋是鬼歟有所憑借  
新尸以求語竟現屍却還新鬼依依無狀歎此怪業正由其  
事數動為究竟於是所為之事由此後伸深點十四年九月俄  
定叟說

本清宮試論

朕勅字子幼昭興十八年為浙東安撫判參議官署越之大善  
寺與興越前奉奉進亟促促者令還至家已年及百日命進士  
院黃蘇然切子思齊沐浴看衣冠其聲乃勅之妻蔡環泣曰君

平生多陰功何為壯年而夭且臨終將不以一語分使他人如  
恨無窮勅曰為我習如觀如觀適王侍無事聞之亟來勅曰正  
在太清宮承辦召請故暫未相見曩日之行蓋急奉上帝詔不  
暇與家人訣別非夫也雖騎其妻汝但強為善九載人之事一  
毫不可為偽一善堪錄沒登仙籍今無聞召山洞府只蓬萊宮  
自缺三千人非曰難行恨世人造惡者多耳饒令取几前筆硯  
書數百字皆神仙家語道士曰公今居山中何言曰吾嘗四時  
風雨他非所當知至玉中夜觀所料值何時報已四鼓欲去遂  
士請少留享餅食起曰吾非定安用此為進士陳然曰固知非  
所以請公須公證明悉伏法力應得鬼神大宮福禍曰如是則  
可願從其期承筆於案上畫圓圈而缺其前書廷真之路四字

又書就車服單字畢手揮家曰努力為善今秋再相見矣其子  
遂假寐既覺聞之不知所言自是冥冥揚神於凡是以進且重  
為名或見兩小童出入其間是秋果獲至所至時大風吹木  
兩頭如注切于者揮手物空中今先行要挾法問所從來曰奉  
帝命詣東海查刷世間善惡人姓名善者錄而登臺曰世人造  
業盡河其多惡孽滿萬數百萬善者錄九百萬強可畏也又  
據眾大書頌揚且去既聞揮手言當復來相期亦然而聲香與之  
不類要曰何為如是曰吾非吾輩乃冥界人也去秋八月太上  
老君集群仙談虛中百寶論於太清宮中為等談位已絕不  
復可到人間故遣我來述大祥日此真人當又來自後遂絕其  
所書今皆藏於家

鬼託名茶食類

誓小哥

撫州南門黃橋路居民管六層七以換眼睡病為生其妻曰小  
哥嘗謂博買錢與兄黃貴隱竄逃化方久而不返其母思之切  
而夢寐占卜皆不詳直以為死矣會中元孟蘭盆前一夕管氏  
羅帳設以待享祀華暮若有悲歎聲母曰小哥哥真死矣今某告  
我乃取一福紙焚祀為香祀罷擊此籤出則可信當審茶窠初  
于波少為陰風飄飄人探而出之母見皆失聲哭感呼階前  
經後度無復置其歸念後數月忽從外來備兄曰竟也取刀將  
逐之持遠阻止之曰來可憐前跡視聞其死生弟曰本懼責而  
竄故詣冥受讓詐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黃氏卷父

涿州人黃公暹，清康中買一妾，潯人也。未幾居肥河，其妻父母  
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偶仆于地，若為物所憑附。  
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此亂，舉家徙于縣，家況無狀。欲就女，乃  
食而神不容入。黃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是橫，爭始歸入。黃曰：汝  
不啻死矣，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其食飲，汝決意去。許諾  
矣，即歸。實如所言。陰與之，內外勿語。妻知之，又再成其父，乃  
自始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鬼竊實云。

李元剛妾

李元剛，兩廣輪船人。北勢，拜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詣前尹家  
有侍妾，名主世，不能容。欲絕命之，竟及是。行季以情告，妻曰：

吾去後，抑習如楚，杜滿有不測。恐憂燈鏡，必不可。若俟歸日，去  
之不難也。妻曰：君但安心，而行善，不為此事。時方備茗，此處忘  
其地名，數日到建康，已解搭開耳。呼喚如聲，以其妾音而不見。  
形問之，泣曰：君燒出門，即遭。善地勢不可生，已自燬而死者為  
之。怒泣解謝，收回車念，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結蓮，度廣，程歸。  
扣其事，且為家人作。煙燈營，整理之費，自是繼夕來。信宿，僕還  
安宅中，金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數與我。未曰：然則，妾充假說  
以威我，尔是夕，復至。李正色責之曰：汝是河等，杖屬，敢許。妾不  
孟去，吾將命。道法，絕決矣。答曰：我實非君妾，殊君初戒，行日疑  
心，橫生。故我困，乘間，遣鴿令，但從君。乃佛，經數卷，奉冥，懺悔之  
屬。當即去也。李許之曰：若前當云與誰，且置之。河所曰：僕他日

歸還到某處設之邊旁足與姓名不必問也遂刺去後旬日將  
後十餘人招奉遊蔣山李元至三門外又聞其呼語李怒曰  
吾不治汝罪又許汝願願於汝願安得復來對曰感君恩厚  
心不忘報願今日群賢畢集其中兩客貴人也故者君宜識  
之異日密蒙其力則河人曰江寧縣知縣及某官也曰汝阿自  
知之曰爾殿下足非能濟世化但逐日遊行也與人難相逢車  
馬皆塵塵不相識唯此兩宮人至則神鬼皆起跪見之數矣是  
以上其必貴也李領之獲謝去終不肯泄姓名某事者某官懼  
密也其一失其名張仲園堅云得之於郭士張達凡與李為友  
聞李自述其詳如此遂在江寧縣辛丑擢第當再扣之衆不夫  
其實云

卷四

異處類

青州郡監

宣和間陝西一次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者在青州到任踰歲  
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傳玄鎖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  
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射連二十發並無其能  
如烟毛鬼殊不動我二小鬼使都監從房出畏其傷害乃捨  
弓箭奔殿之呼諸子候妻為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  
盡死盡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通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替  
兩人存驚獨救地斃更走報府府帥遣降厲求視或任得無策  
但為買棺收故留一宿將出竄偶得便宜死物是一家盡其

歸還到某處設之邊旁足與姓名不必問也遂刺去後旬日將  
後十餘人招奉遊蔣山李元至三門外又聞其呼語李怒曰  
吾不治汝罪又許汝願願於汝願安得復來對曰感君恩厚  
心不忘報願今日群賢畢集其中兩客貴人也故者君宜識  
之異日密蒙其力則河人曰江寧縣知縣及某官也曰汝何自  
知之曰屬殿下足非能測造化但近日遊行也與人難相逢車  
馬皆塵障不相識唯此兩宮人至則神鬼皆起瞻見之數矣是  
以上其必貴也李領之權謝去終不肯泄姓名某事者某官懼  
密也其一失其名張仲園堅云得之於郭士張達凡與李為友  
聞李自述其詳如此遂在江寧縣辛丑擢第當再扣之衆不夫  
其實云

卷四

異處類

青州郡監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者在青州到任踰歲  
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傳玄鎖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  
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射連二十發並無其能  
如爛毛鬼殊不動我二小鬼使都監從房出畏其傷害乃捨  
弓箭奔殿之呼諸子候妻為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  
盡死盡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通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替  
兩人存驚獨救地斃更走報府府帥遣降厲求視或任得無策  
但為買棺收故留一宿府出竄偶各便室取物是一家盡亡其

中无不取誦如夢寐如其始末殊無和覺於是乃始悟各訂其善  
福約之類身惡從他所而空厥居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古赴河北府官學家巨村群群舍良源  
無一人供薪水以鬻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則叱責之叩  
頭謝曰縣為任物所器不復容人跡前後無取屠者劉笑  
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更善捨屠而後始家即作印使  
撤局是處階量草蓋尺任物所止田多在西兩小廳下劉或  
從卒理則中堂設藤處使妻皆居之自置一榻坐西邊以弓箭  
隨之二吏徒有白衣老農居杖至曰吾為土地神無俱飲鬼害  
人而力不能制三祝嘆息而已聞崇班素負膽氣會夕遊群鬼

皆擊外欲乘此時盡執縛以未請若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  
人之利劉欣然曰幸甚更物亦壞之擒一物至不甚了了曰請  
崇班下刀毋得其費即揮刃斬之有聲叱然已而連續擒至次  
第斬首約四吏斬斬三十餘級橫尸滿血腥散逸人雙再拜奠  
謝曰盡矣起下麻麻間對掌大笑劉始疑為神燭入視則全家  
大小盡皆首首異處不遺一人劉覺悔更再發狂越日而死事  
長言于官雙折此釋其怪亦絕云

晏家然晏

晏元叔家老乳媪然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如體既死借以  
時節祭之首見晏曰異聞甚繁但更老媪人扶持苦乏人拜其  
室為蓋二婦人焚之又夢曰愛賜多矣香軟弱不中用何其家



歎其命臣為厚然格贈二美神他日又夢朱謝曰新神地可人  
意今不寂寞矣明年某日家人主家歸獲夢曰向所得神令又  
捨我乎曰則得爾曰初不寂寞以少平法陽醫為然三鴉去家  
人曰然三人也安有是曰命亦未幾曰然則當為神之不難也  
明日相語皆大笑然三慨然也素不檢性死不復法來其和其  
存亡道人訪之某死矣能復靈二老番與之又主致謝蓋前漢  
後五夢得二老神而去

泌陽人設鬼

惠州泌陽縣早市橋田氏之僕流於河白靈有鬼自水中出抱  
之入水問漁者善赴救之以刀殺鬼鬼起刃擊切切臥臥然明  
日報其主人曰殺殺往觀則數鬼相跡水濱面青黑髮落然處

體有毛色如藍靛發長三尺許通數日始不見

也已

臨川王行之為廣州龍泉尉表弟華生鄰人也某訪之泊船月  
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較身來發聲然而入新造卧房冉冉騰  
其身行于壁上平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嗚呼共擊呼呼之聲  
甚異頃刻而形不滅明旦則其隣翁以鹽醋之藏匿中反與  
該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淮伯陽

淮公度字伯陽自少脫食素以尊勝黃幡滿捧食上承虎耳為  
新難寒暑不廢為宿願日飲於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  
蹶適家帝寤而逃在陸地迷不知之第一婦人至曰生學士也



急解袖巾奉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饒食直學士命違難不可  
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為之搏摩旋扶似覺少甦叙卒亦差  
勉扶上馬迎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暴戾安詳有人是首在防備  
能違向來事數日方愈解怕視之乃二紅腫有血滲色中實碎  
紙甚多皆所搏質骨也應手反掌方知鬼也

湖田陳曾二

杭州華德鎮湖田市乃饒造陶器處也有家二母以淳熙十六  
年十月建水陸道場民董生婦舟在河下出欄間忽攝召見兩  
鬼在於席於說饒還家文字因母婦醉成吐而元氣尚未斷可  
去救地性令其一曰諱向前一曰汝代兩箇同去張婆與家二  
隣居女名晏兒竟死未久須臾日方啟方守尸處突見開擊戶

聲問為誰曰我是河裡任人陳曾二也張曰何故深反相避曰  
知道晏兒不拿但被舉起是府首指打發三下指使落腹可  
活矣張謝曰府首我乃存門敬進入飲了無所見試用其法  
不食頂女腹如雷鳴即時安行也晚尋訪陳曾二蓋七年前溺  
河而死者鬼未受生猶懷憫德存心如是張婆乃令僧為舅故  
之

王雙馬橋宅

祁太守 李稱 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縣東嶽版不足器謀居臨  
晏甚切得馬橋門內王雙夫對宅墟為殿三十楹或曰都城巾  
如此第宅當直玉馬橋今不能付一亦如其說乎是宅又為秋  
物所占人不堪處故以相付耳郡之內子及姑慶園夫人者唱



言不可用那老之橫路向子曰人言是苦未足信我所自驗  
之然我或去無決終不信蓋羅護屏二幹僧行歷可証實迹佳  
凡屬牛月中外莫回無不編規戒制嚴正靈潔無所怖歸家言  
之力歎前言之妄二妾亦深贊星室之美相畫寢處居為徒之  
日物怪舉出家人閨房盡諸報應於屋上楹聯極長無所間動  
至靈氣孤靈活不死人於是甚悔其來時宋安因在德濟岳還  
相致為佛法考攝獲一鬼候而回諸此陰已而有十幾出又復  
治之疾而復然其鬼自述曰兄弟四人又有家俱各屬異同偕  
極多家飽附已窮亦服僕乃告相我曰茲地極兵燹之變殺人  
無算今不可勝治不若速棄原大無快覺之查當主行使趨脫  
爰生不與鬼為怨府不止於此和如其言攝獲三百萬餘難夏

鐘度之夕置架架上昇以布急召游魂入乎中家約相親得至  
前刀不能舉阻覺其中靈靈如獅行聲詭事附八建孕翼出門  
皆云嬰負甚重每各持百斤者使之竹園深坎本宅至今子家  
越月澤說

西津渡船

紹興元年三月據江西津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  
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攜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  
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傳我說恐隨  
聲得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救呼咄氣不肯候遂離岸未到食  
山大眾停乎泥洪波井高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香身起若騰  
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



法方欲說時一鬼持我口使唇唇如券元無池也

會稽學生

會稽張國強在縣庠有同鄉某士好且遊學以夜分歸出五  
更後入以爲常一夕則當樺與將半夜即歸中途聞揚呵聲遂  
迴聲窺見四人在堂室行各執燈照裏紅紗燭籠夫列一榜人  
垂染衣無首衣馬兩末去驚甚望其去蓋聞道也適至學前落  
斜數十步執入院園光燭者立四旁衆人居中央作盤旋勢  
良久而後詳以語問會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開  
闢夫地井有阿舅曰數日前外聞民女嫁人雖得家至井上沈  
衣忽聞地不著聲歸塔家喚至者治之曰祀井中伏尸女傷鬼  
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籠紅紙牌背字一顆具酒飯

燒祭之闕時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甚窮極  
正生所行路也

卷五

夜光類

段氏夜鬼

鄒陽屬理段氏素爲富室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繼亡梓  
僕多死夫婦危篤不能起隣里來視及供奉湯粥者亦皆傳染  
以死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有子年甫二十在鄒陽蓮山院爲行  
者新買何郎燈杖制往家聞禱之驗法音阿方至廳下黑霧如  
山來數步入過想近帝念父母危殆如此爲人子豈可坐視即  
邀僧家誦經咒而行沙彌一步一拜燈及門秋霧如掃遂至

法方欲說時一鬼持我口使唇唇如券元無池也

會稽學生

會稽張國強在縣庠有同鄉某士好且遊學以夜分歸出五  
更後入以爲常一夕則當樺與將半夜即歸中途聞揚呵聲還  
迴聲與見四人在堂室行各執燈照裏紅紗燭籠夫列一榜人  
番來衣無首衣馬兩來去驚甚望其去處問道也適至學前落  
斜數十步執入院園光燭者立四旁來爲人居中決作發說勢  
良久而義詳以語問會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開  
掘夫地井有阿舅曰數日前外聞民女嫁人雖得家至井上沈  
衣忽聞地不著聲歸塔家喚至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女傷鬼  
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籠籠紅紙揮背于一額其酒瓶

燒祭之闕時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甚窮  
正生所行路也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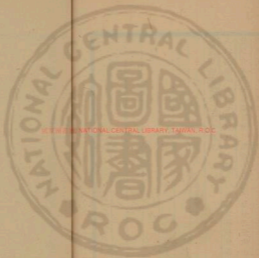
夜光類

段氏夜鬼

鄒陽屬理段氏素爲富室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繼亡梓  
僕多死夫婦危篤不能起潘里來視及供奉湯粥者亦皆傳染  
以死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有子年甫二十在鄒陽蓮山院爲行  
者新買何郎燈杖制往家開燭之驗法音阿方至廳下黑霧如  
山來數即入還想近帝念父母危殆如此爲人子豈可坐視即  
邀僧家誦經咒而行之沙彌一步一拜燈及門秋霧如掃遂至

中堂堂火定一巨院自病房出群備醫價五登為飲足如  
請經春未其然自舉首學戶限數十流缸而醫病人登時志愈  
人以為孝心所感沙彌復歸山去鏡州八十里夫得坪地莊院  
行堂方如海能為五其其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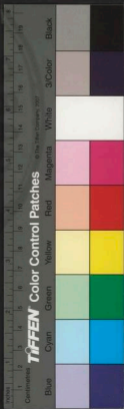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髮志補遺

分類彙編

卷一

醫術門

濟人陰德類

貪財陰德類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家世治癰毒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至其孫大師者當後終實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命朋發背疽叩門求治徐許治可醫與其家立約素謝錢三百千凡攻治旬日飲食如平常精神亦不疲唯臥起累假持送膏思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可愈是夜用藥皮



客理侍徐以鐵刺其瘡然鐵長五寸許大如錢焉然瘡中  
江連聲叫痛漸高徐曰當刺以銀二十五兩與我出紙濟體  
定痛其子源怒不能回與約不傷矣若今日手愈明日即奉謝  
如約徐必欲索賞江族人元燁在旁謂源曰病者極痛河得借  
此遂與其子源紙摺入已一更許及投出血滋如瀉泉呼聲侵  
微徐方認為痛定家人視之死矣血流猶不止復未一年徐得  
熱病良叫不絕聲但云余明打我我因不是汝子吾財亦不是  
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道遂絕

符勒教

宣城符里鎮人符勒教善治外科而巫心甚亡故一意貪斷雖  
瘡痍小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總隱隱不可勝言嘗入郡為人

瘡疾將歸自論買果實正坐肆中忽一黃衣卒至前股曰汝  
是符勒教邪陰府鳴汝示以手內片紙皆雨字或三字行市人  
皆見之疑是所造人性名符曰賓客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急  
歸以七日為期還不足城中皆傳言符勒教為鬼脫去及還至  
鎮欲登岸黃衣已立津步舉所執麻鞋點其背大呼好痛黃衣  
曰汝亦知痛其所點處腫大成大疽如盤發時七晝盡又夜而  
死

殿承務

軍興殿承務醫術精妙然其貪財斷非大勢力者不能屈致屢  
患患公居常熟欲招換不可委乎江中渠尚書遊之怡一來既  
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未請殿至視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

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許其半遂携疾去竟從其請別奉  
銀五十兩為藥資既益香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載所獲  
西歸至中堂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為醫而卑貧財斯無濟  
人利物之心命汝奉二十道叱左右持而報之魏覺奔商時僕  
視之甚履宛然還家即死

水陽陸醫

宣城水陽村醫者陸錫字美若以技見稱於建是聞北人朱華  
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在於其真病心躁吐酸求治妻為言吾  
平日氣血甚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原不滿蓋因被暑鬱是  
失食所致切不可作外証投我涼劑編修嗜酒得渴極無藥必  
以涼為主不必與異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為藥資君但買好

藥見治欲君知我虛實故叮嚀相告限診餘認為渴寒陽証實  
小蔡胡湯以進婦人曰香無類紫胡君宜細審我服此立死陸  
曰非也安心飲之婦人又伸言甚切陸竟不覺燻下咽吐瀉交  
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陰司徒會踏車而絕後數年  
深水高潭鎮李氏子為醫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遊偶家而  
索錢并酒銀於李氏李之兄怒不許及歸已黃昏矣解下藥數  
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下至腹中亦如火入體下  
亦如火頃中大叫痛不可忍自家頓轉墜地至夜半陸又投附  
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身進去未半死紹興九年陸得異疾  
日夜呼叫未嘗入李六郎休打我我使去也旬日而死

張準夢醫

陸陵張準精於醫深識藏外嘗備寓湖州夢人遷去大屨深沈如王屠立壁門左史準之入至庭下望其上賜筆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着淺色水紅約巾引準上於膝準云腎臟虛虛恐耳鳴為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者得極是且製藥少年云可與錢二十準未及逆藥驚而醒不省是何處疑必神祠也逆訪尋行至南溇神廟總所燈懸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仰神像左耳黃蜂窠為印狀則去之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鄰之祝官折柬來云客弟過務殿祝狀當是君家物果香準念切無此茲往證具矣是舟人已醫退問連呼曰某乃劉提舉娘家孫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祝遊故託

以為詞耳準為醫解脫去既而藥未謝且鏡面端正二十提舉者劉景也

夢遊香方

冀州士人徐瑞因憂為傷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唯整痛不能整背有奇方奉告勿害我命瑞扣之云取生地黃一觔生薑四兩搗研入醋一酌同炒勻炒熟以布裹蒸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大有神効瑞用其法果驗

誤醫類

服藥丹誤

范師厚右司因脫食經過飽時其極索食藥未動至危性偏急



付制事逆起之通有他並在身漫擬百粒以進下咽未久覺  
躁急嘔吐酸又火湯疑所服為非亟逐視之乃腐瘡丹也倉忙  
磨碎盡丸換及矣迨夜而醒 趙祖壽者善治藥者自矜其方  
好與人服毋自說瘡丹之妙以為他方嘗不及後為分家色色  
宰吳君求其方秘傳而授以成藥一小合劑以八味丸一合  
同送之吳寔室中當正當治事天蒼不意遺小吏入宅去取趙  
聽丞所送藥一百粒并溫酒來家人不識何品但聞取趙縣丞  
所送藥誤以瘡丹百粒投之吳方理文書不顧審視遂投吞之  
未幾嘔吐盡欲仆至夕甚下語黑而亡二人之不韋正同乃知  
人儲藥有毒者當緘鎖別貯之勿使致誤視此可為鑒戒

醫僧特報

溫州醫僧法程字無往少醫百病治之不愈但晝夜誦觀世音  
菩薩名字如是十五年夢菩薩神之使前告曰汝前生為貧婦  
誤受損人目今生當受此報難免吾憐汝誠心當使汝衣食寬  
足探懷中物珠寶滿手與之既將醫道大行衣鉢甚富壽七十餘

奇術類

屠光進

屠光進者舒縣間人也以醫術遊江南嗜酒落魄晚寓杭州樂  
平縣每赴人逐請唯飲酒絕不計財人呼為屠醉與酒官呂生  
妻臨第五日弗產或曰非屠醉不可呂亟召之至則醉矣淫入  
室陽衣略袒而出曰且扶坐少頃之身矣俄聞墜啼聲謂屠

不啻施技偶值其主爾無足奇者屠語呂曰君細視兒在手虎口必有小竅視之果然問其故曰此非佳兒也必有消竅欲取命故在胎致母腸不放無由得生吾用履安膏法鍼之故得脫呂拜謝兒亦遂死又二歲妻孕如前仍以前法治之既愈乃告之曰事已至再夫人從此當清居處倘不知悔他日不幸復值此將奈何吾或不在必非他人可治吾自料年運亦盡不久於世夫人宜為性命計忽忘吾言明年屠果奉又一平呂妻竟因產喪命呂但於俗說謂轉胎胎死者沉淪幽地永無出期至自持刀剖其腹取胎棄之呂視胎而頭偏強呂面頰妻其美賦性溫柔飯食相與嗔異深悼其不幸云

吳少師

吳少師在關外嘗得疾數月聞肌肉清瘦飲食下咽少時腹中如萬蟲攪攻且厚且痛醫以毒藥有深銳者名醫時在成都吳遣驛召之既至切脈成云問且思幾勿咳一物俟既來為之針旦而往天方刺善白請運一健卒起往十里外行路中黃土飯一盤奉令射人旋治轉時射午乃得食燒飯著飯土者過至於是溫酒二升投土攪於內出藥百粒進飲之覺腸胃掣痛幾不堪思思亟登溷就先客便別坎一穴殺吳登之墓下如注穢惡平許有為蛇十餘宛轉結其平已死矣吳亦思其扶棺榻上移將進粥一器三日平復始憶去年正以夏夜出師中堂驟渴射候兵持盃盃取水甫入口以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蟲入人肝脾勢須至生常日過食時則疊汗田間吮喉積



血即散遊四肢苟和殺之而不能擇益亦無益也故先請枵腹以誘之此最真酒又久不得土味養微畢集故一藥而空之耳吳大壽厚賜金幣而送之歸張外醫說

奇疾類

李生風瘡

諱梁李生得身瘡隱隱如覆盆無所痛苦唯奇存不可忍數復日劑無能識者醫士李德立見之曰此風瘡也善能治之取藥數其上又塗一綿布燒其上經夕瘡破涌出風斗許皆毒端能行動即日離經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有風涌出不將計竟死為書記應小說載賈魏公鎮濟步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此藥唯唯十年木從燒灰以黃龍浴水乃可治正與此

問

乳州病人

宣和間真州天慶觀一法師考召極濟嚴有婦人投天樞院狀稱家病者為藥所惑願雙進垂附語云非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困病人命喪所致渠令已成形為恙在病者肺中實其肺系故令吐血聲嘶詎謂之曰此重為何物久而不答再探之始云唯畏獮瓜為末以酒服之則去矣如其言而愈附後方載治鬼尸鬼症變動至九十九種者取懶肝一具陰乾將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蓋與此說相類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迷度而覺後心一熱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憶所合

神精丹能治此證取三粒令吞之不數刻痛止神醒如初其方  
載千金中與母君書公第 二 聖子之比也

張中書

張中書魁壯歲時無日不服丹砂其歸福州身體充膾欬啞如  
人十倍家人困於供億備一炬與娣媾刀故事張帝以官誣中  
夜番機但擊床屏至以鞭頭至非五十枚不能茹氣必十許常  
食羊肉必五助歷年之後極家為之朽獲忽髮際生高浸活及  
項巖然若高阜結為三十六瘡旬餘瘡裂有聲瘡唇外向如人  
口及唇遂卒

高氏織蟲

崇政郎深懷建陽人世高氏年六十餘得幾疾每作時如五經

心即亟索食食入方解如是三四年高一貓甚天極愛之常置  
座旁貓猶呼承魚肉和飯飼遂夏三年夏夜高坐納涼貓適叫  
命取鹿脯自嚼咬貓至子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水探得之如  
辨指大墜于地呼獨魚之其物頭尖而圓頸項沙魚身如蝦長  
八寸漸大陣雨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  
蠕蠕若小蝦人莫能識為何為物蓋開關吞而出也高氏疾遂  
愈

食掛

朱師古時徽眉州丹稜人年二十歲時得疾漫不能

卷二

卜相門

神精丹能治此證取三粒令吞之不數刻痛止神醒如初其方  
歲十金中與母君景公夢二靈子之比也

張中書

張中書魁壯歲時無日不服丹砂其歸福州身體充膾欬啞如  
人十倍家人困於供億備一炬與娣媾刀故事張帝以官誣中  
夜番機但擊床屏至以鞭頭至非五十枚不能茹氣必十許常  
食羊肉必五助應年之後極家為之朽獲忽髮際生高浸活及  
項巖然若高阜結為三十六瘡旬餘瘡裂有聲瘡膏外向如人  
口及唇遂卒

高氏織蟲

崇政郎深懷建陽人世高氏年六十餘得幾疾每作時如五

心即亟索食食入方解如是三四年高一貓甚天極愛之常置  
座旁貓猶呼承魚肉和飯飼遂夏三年夏夜高坐納涼貓適叫  
命取鹿脯自嚼咬貓至子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水探得之如  
辨指大墜于地呼獨魚之其物頭尖而圓頸項沙魚身如蝦長  
八寸漸大陣雨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  
蠕蠕若小蝦人莫能識為何為物蓋開關吞而出也高氏疾遂  
愈

食掛

朱師古時徵眉州丹稜人年二十歲時得疾漫不能

卷二

卜相門

占卜真術類

侯郎中

謀郎侯恂幼時值歲大旱盡室流徙中塗父子相失獨與  
母依村民覆翁家已而母反身無所歸鬻翁見其姿性聰悟遂  
養為子教之讀書大觀元年擢貢士第三人及第始請歸宗室  
和中為省郎以未知父存亡請還鄉朝廷為降榜奉訪恂乃還  
所親詣相國寺卜卦劉靈二馬相逐逐一翁一奴一官人拜卜  
書云惡地名或姓氏有馬或歲月在平昏不可知此茫無所向  
恂問其言疑違阿先次白馬難人讀所撰榜適有二卜者相  
過其一姓馬其一醫目曰此處喧聞何也馬生曰大名府侯郎  
中少年失其父獨榜求之曰父年幾何曰七十餘矣醫者曰我

適到某州某處有采卜卦者白云侯先生恰七十歲我許以今  
年方得運便當發莫非此人乎馬曰聞其入久已亡今求其  
死所耳安得尚在那乃相揖而別醫者去馬生往彼處訪侯老  
且詢失子曲折並回縣收贖懷之入向縣宰僧道避舍報恂獨  
道鞍馬迎取時侯老已更娶一村媪久矣與之謀曰我家有兩  
園兼儘自可過日好事不知無父安知其果否子否也解不至  
宰率丞尉同往強拉至縣中夫有以辯宰扣此老汝所失子有  
何疾之屬可識乎曰五六歲時因弄刀傷中指袖鈔置然起拜  
相持恂哭即升轎迎歸家師徵宗亦甚喜贈官錫服皆辭為於  
是賜以兩字處士詔就春閣歲而終

張邦昌以請唐元平為少宰使唐督留頗久參一術士為作卦影而書十六字於後曰六六三十六歸數身然足二二不歸地明年南歸家師受命命為楚帝唐居宮闈者三十六日及歲長沙縣自盡正建炎二年而月日又有兩二字驗於吳閩所謂不歸地也

朱溫得子

下邳朱溫往京師赴者試至京城逢試者占執革影遂而下之遇盜之姑其象畫一猴子上望字一人衣紫腰金執扇皆選擇狀婦人以其底嬰兒於前日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擇其饋子事為不可脫遂別去至京入試之次日二僕孛騎送至貢闈而反行字曲卷開兒在地啼哭視之見眉髮一切

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偏房所生王母不容而弃之者吾主公未有子不若收養養之乃抱歸即會通郎補育乳質使哺育迨暮未歸後迎以告朱照喜養乳母養之還家詢所養處正名嚴翼孫未報第名此子曰翼郎未終無子遂以為嗣

章楶惡妻

金華士人章楶因至衢州開卜於劉肆得一詩其末句云也須再唱新歌曲王區開口笑未熟茫不可曉問劉劉曰吾但據占書如此亦不可妄解他日當自驗時楶妻在室無恙願惡再唱之語未幾妻病卒同郡陳秀才驗怪術女兄陳忽祖怪氏服終改嫁於楶當拜婦先施拉術兄弟出卻從容談及楶相事誠非偶然取向者卦影告之術嘆曰豈特如是家婦姓氏皆見此矣

蓋程字之右畔乃王上一口所謂王蓋開口也左畔從木蓋非  
半米未熟乎義曉然

樂先生

契丹李平常將軍校履太僕妻耶律氏諱燕山樂先生卜鄰肆  
間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聞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  
當之今服輸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  
遷隊首爾未幾樂燕安望王降樂曰夫人大貴吾當焚五行  
之書既而舍人派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  
其夫後封越國王妃紀方顯修顯朝祥華髮羅賜勇子兀朮  
敬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于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  
龐顯志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汴岸術士

何清源丞相因殺後入都尋月忽汴河買瓜欲食失手墜於水  
方獨立能徊適術士過前共坐旅舍詢其技曰能論三命乃書  
年月日時示之驚起揖曰自此便得路至宰相封王何深以為  
過許付之一笑俄有市井少年繼至亦問命術者云汝命正應  
法當死少年大怒揮拳毆之中其脅即時殞絕不可救鄰人執  
以送官遂棄市何貴達志如其言術士可謂靈於人而不靈於  
己也

占卜偽術類

孫生沙卦

臨安人孫自虛好詭陰陽星術於軍將孫氏市假屋設卜肆自



給切無奇術俗謂之沙卦是也最善狗致客言然後談語有道  
士年四十餘象占命視其頰狀似與歲數合又恐為他人假手  
先試探之曰此是人格好命若時辰正當命已通顯未能待從  
亦須待使節與大第如只沾時切氣數尚淺至於時末則又迥  
然不同且年齡約年百子是不定定觀觀和孤雲野鶴始可安  
身更有一說其人困碌碌却在公侯將相之前亦可究權殊非  
閭閻細民所能及也道士請聽首肯而告曰此是貧道股命  
平生不娶無由有子後進道門二十載矣孫曰既足早師度甲  
請單其憑不出今年當隨分香發在當流中使居通顯不爾則  
就近主請宮觀其應不遠宜早圖之道士曰吾乃平江天慶觀  
朱令然也通知宮虛殿燈管住持耳孫買其必獲曰如此則

是簡音姓人占事百發百中吾言不誣道士喜謝而去又一精  
人入拜求卜少艾而獨行科其所占必以厥夫之故探之曰娘  
子得非占行人乎曰然孫曰夫官又動如何問出行消息不遇五  
日其身隨後亦至道堂平安多獲財利上卦也婦人曰丈夫出  
外取江一平無信若過中時專當相謝後煙旬日夫果歸妻具  
以告遂與萬錢

拆字類

謝石拆字

蜀人謝石紹興八年未臨安一時占驗尤異文惠公方赴調目  
擊兩事士人從將往妻夫真珠冠當失字命厥夫詣石曰感  
門姻戚豈有朱氏子樊曰吾妻朱女也有第二十八者乎曰妻

兄也曰然則從此取之樊曰此人素持符檢家資豐富豈肯為此盜事曰不然必因與之交關誤持去其物固在可得也倘得當以十千發謝我樊歸語妻妻怒曰何為妄謀吾兄豈若人也詢之侍婢云數日前二十八舅到此曾借物否婢云但昨欲出謁曾借帳子既而不用就還原未嘗開匣也疑吾視之冠在帽下蓋異因勸備置其中久而忘之矣同鄉一道人病書中字以問中希採筆石對云仲者但云亦好客遇謂坐者云丹曰既煉其人必死或曰應在幾日曰不過明日申時果然

蓬州獵夫

謝石既以相者若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缺孰臣稱其上夫書拆字扣神石笑曰此所宜有勝我者何物老樵奴爾呼之入

室書石亦示之枯曰為名不成得召却還逢皮則破過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逢及中石為州路一尉武將王進進之飲使於其石石曰家欲走若關事必取時進以謀叛結黨欲殺不以其語為然將起亂之夕乳輒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歎息曰慳不用謝石之言即守疑石間謀而知反不告亦速治坐刑屠戮配蓬州後詢王進柳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志和道枯言泊至蓬因過天慶觀逢樵夫負薪盤門左右兼晚相對熟視之曰神清骨清氣清得非神仙乎樵徑前捉髮罵曰汝王緣口多壞了今日高散妄說批其頰至再乃去旁人相驚爭拂石面石問何為則點文已滅矣即印給據詳自便春潘紀聞錄云石初入京師以拆朝字十



月十日大貴人之故得官別一說云徽宗書問字命一隸持佳  
石密于闕城封之戒其到來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  
為君石為君聖人萬歲遂稱承信郎即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  
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  
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復書器中清俗人往占曰人口空多皆  
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朱安國相字

新安衍士朱安國善相字其派亦出於謝石紹興三十二年六  
月至鄱陽是歲士午當舉場聞士人多在州學從之占問巧發  
舟中聽者忘處殿殿夫示以飛字朱書其側曰二九而升扣其  
說對曰飛之為字從二從九從升但據筆畫言之不能知其義

未可便決禍福及秋試以第十九名為送朋友賀之曰十九者  
第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者試失利則乾道元年己酉再舉復中  
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兩次九方成耳是時有老僧  
僕王明者少日亦讀書為貧所苦弄業為隸杖書慶字示之笑  
曰此雖小人中心作文而不遂又恨其必字勢偏左主左脚跛  
變之矣旦夕却招憾惱之喜坐者云所說極切當其人三十歲  
中風濕故左腳不良但今已七十自有妻妾得如後一轉語後  
旬日為人家作媒嫁女頗獲謝禮趙君適以周易為德乙酉舉  
遺熱謀改習賦朱適再舉因書易字丞相朱曰得非有更易之  
意乎此字从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遂仍舊履獲預貢此三  
事聞之庶盡有文惠公為學知政事上章焉去未嘗朱訪于予

曰用書信中字可占否曰可即指書中去字使觀之其體將單  
朱捧玩咨歎曰此舉官已是貴人今所占何事予曰見任兩府  
方力索去未曰至顯顯出天上時位冠百揆無庸詢休送之請  
也後兩月拜相

相所類

丁選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從居建安實產豪盛子弟中名選者少年  
俊爽異才氣將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傷於押遊厥父  
屢訓責之終無收心父怒囚繫空室絕其歡娛俄困瀕死寔老  
慙悔之破壁使竄父喜其去不復尋問但謂其必墮填溝壑漫  
假貨族實中旅遊京師經營捕試大學預貢蔭熙寧九年南首

委名相國寺前一相工似技顯其肆成市夫誠多舉子謂扣得  
失選往訪之功工曰君氣貌極佳吾聞人多矣如君相便當獲  
我推第即大書斌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選選益自負而嗜  
好園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見之而笑選戲於小關始約  
酒樓上仍令僕攜樽具于前蜀士見之而笑選戲於小關始約  
以萬錢為半戰耐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止上之選於此藝得  
奇法是日歲六百萬如數年等取歸師又兩日復詣相肆工竟  
曰君今氣色大壯前比魁選坐復最望賦我爾矣選請其說工  
曰相人先觀天庭頤明潤黃準射古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  
良有謀利之舉以冀神測乎選味然且以實告曰然志以及之  
可乎工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極過尚可古甲科居五

人之下也。選孟訪勇士，選其所得之火，半邊燒唱名，徐輝首冠，  
選為第六云。其種孫德興對光民說。

李侍郎題詩

李橋年仲承為士人時於泮渠熟學，值相者曰：君容狀直龐形，  
非直尚似而已。蓋直精也在相法得其真者，極貴。然有一說，最  
忌為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強敵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  
平時不將潔淨，或煙或水，沐浴衣冠，強強面目，復黑常若在  
泥塗中。為左司郎中，忽命其浴一小要，隨直令問于外，不許入。  
宣越雨時許，全不開水聲，疑為獨羅，隨之不見。主人徐入索  
之，乃一蟲，獨羅桶內，委髮告走，獨告家，奪從出浴，怒其掩已不  
備，又安誕表在，近承運，鄭循民其語，滋隨指道中，後為戶部侍郎。

郎得罷中宣城所用小史方澤者，本色聰之，隸奉以為幹僕，從  
往宣及奉祠，反數里，遇縣令，乘馬，蘇季益治具，延飲，困如廁，  
頗久，澤疑望之，與向來小要所見，問季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  
處，官務至，熾至，悉始相者之語，未幾而卒。張子理說。

黑精精

紹興十年，香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神意叔俱行，至  
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祈福。是歲六月，梓夢與馬至，所謂祠下  
有觀事，官數輩，律時曰：大柳柳請論，前高按云：大柳在彼，事猶  
為慶會，召宴，屬明日，為以語，寺柳周三，其意建亥之月，當有隗  
陸明，平冬，寺中作制，院鞠告飛，遇夜，周柳往，往間行，至朔所，一  
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兩角，周疑感，部步此物，徐行入

敬考小祠而隱煙數夕復佳月甚明又是前檢任首上有片紙  
書發字間謂取疾富有恩澤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殿時  
居相臺為市游履有舒富者善相術見岳必重茶設饋富嘗謂  
之曰君乃諸精也精實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當為朝廷權十  
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階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  
宰君如得善志宜早退步步也岳笑不以為然至是方驗无益  
說

皇甫世通

皇甫世通衢州人嘗與王述親兄弟也其相術甚奇予識之久  
未嘗親觀其驗而劉天甫尤定之王嘗贊稱其絕倫歷興元年  
平家人父惠公以刑吏少卿總鉤江世通往謁一再見即反

遷劉公為守每延入書院留生從容適邸報滿陵公拜左授張  
魏公在右授劉曰二公歸為廳從此福祿應來父世通曰近屬  
於馬上視之色枯而促豈宜進步未必能一年必有不可諱者  
劉曰陳魯公何知曰亦數短正使再入仍不佳佳劉曰若是則  
誰可為曰有一官員必為之但地位尚遠言之公當弗信然觀  
之已然公欲知乎令鎮江洪總領是也劉大不以為然力詆其  
妄曰執政侍從甚茂事無一人作相顧反在外一使者郭世通  
拱手曰與公立約自今日以往捨故相之外或他貴人先洪公  
登庸吾不復相士既而破魏嘗以次平去位不旋踵云亡魯公  
再當圖燒三月文惠以乾道乙酉季冬大用尋其說恰二年張  
安國帥津劉公以書為法足張濟之尤厚數絕婚欽留累月世

通不能謹不為報議其府州事致報義怒達達繫殿王督賢為  
長沙軍因訪歐傑入省之且加寬譽曰府王特相善爾豈深憂  
世通借鏡自照嗚然曰假此形也如何少屏面上五火字未幾  
張從鎮到浦行有日督賢又過因宣告之故世通喜再索鏡以  
驗一覽即拂于地曰屢借如教吾定不免明日張時入府杖齊  
懸練責州舉乃解印文廷之從舉江東時陳序存謂為轉運副  
使陳布顧時次鄱陽守楊子翰再臨江使廷之詢諸人休督皆  
言其將入寇然悉如其言

進甲類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能知未來之數雖替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宜和

初在京師謫人曰汴都王氣衰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  
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靈德門外審拱地二尺試取一  
塊土噴之枯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為萬  
象所奪可乎即投甄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  
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乃寓于鄭許間請廣改元願思其言命  
所在津進召入禁中詢之備款執前說曰及今改國尚亦未晚  
仙井人處賢年時為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  
為福地不受兵若宜西歸勿以宋試河也虞曰先生當何如曰  
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免耳處許其言遂  
謁卿相何文績求去得成都梓東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  
與楊丞召俊明至宮門開胡騎已入城委之而去剗剗下車莫

知其所往疑攝于海中矣其冥行冥存之數日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云

倪輝方法

成都人倪輝善於術數精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云網廷通會群斷絕諱者以為是成都府虞齊年棋實審憂下同錫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齊家以閏月為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感火至此喪數京城動不守當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初動火燒隨有可扶之理今孫及安照番以數推之國家曆數至丙子歲餘一暮今年五月一日早當復生其數無窮但去年尚丙子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實實各有課虞之占得

申酉戌寅之占得戌酉中外辰喜曰無憂矣二課勿懼極銀煉中簿而定東傳極佳來務當愈然課中較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商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破在閏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教書至成都與輝望日符合相去至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井甫先文過輝望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未限若曰父子不相見欲見還小兒往他郡懷之願無益吾必死矣至立春日果死

卷三

雜藝門

倪輝  
異術類

李益弟



知其所往疑擗于海中矣其冥行冥奉之數日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云

倪輝方法

成都人倪輝善於術數精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云網廷通會群斷絕諱者以為是成都府虞齊年棋實審憂下同錫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齊家以閏月為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感火至此喪數京城勢不守當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初動火燒隨有可扶之理今孫及安照番以數推之國家曆數至丙子歲餘一暮今年五月一日早當復生其數無窮但去年尚丙子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實實各有課虞之占得

申酉戌寅之占得戌酉中外辰喜曰無憂矣二課勿懼極銀煉中簿而定東傳極佳來務當愈永然課中較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商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破在閏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教書至成都與輝望日符合相去至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井甫先文過輝望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未限若曰父子不相見欲見還小兒往他郡懷之願無益吾必死矣至立春日果死

卷三

雜藝門

倪輝  
異術類

紹興初劉延仲寓秀州香華橋下嘗見道人過門了髮垢衣  
或從茶藥則以鼻酒和垢膩為丸與之因目為李真涕劉疑其  
異又延坐良久曰今日適無酒可以為樂罷何道人笑曰床頭  
贏珠衆一掌何吝也劉大笑呼童開扉道人曰不必但將一空  
餅來索紙入之變為大餅卒莫逆于外僕執楨為未然道人過  
告衆曰此人見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皆其口曰大衆應聲  
而出微笑蓋微庭上僕立吐出飯水灑喉良久尚有餘氣觀者  
大笑道人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為何  
許人阿娘姓氏童外孫洪應賢邦童從在甯觀見之

蘭州道人

蘭州故多妖怪而人家終夕不交睫晚有道人會於客邸主家  
適之頗厚將將召與小的雜就直亦不與成留數月將別去主  
人愧謝再三不可留乃言曰吾久在此春若厚待無以為報有  
小藥當奉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藥一板令投井中或曰  
經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送去果如其言每暑月蚊雷飛啞只在  
簷外並不入屋梁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蘭士人信客法來  
無算餅藥此即至於散宿邸下計所獲視他邸數倍焉

繪嗜道人

洛陽李徽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軒陌間過心恨目過  
雖買一笑鄙錢百萬不靳宜和開茶太守自南郡郡印道洛家  
富聲譽列屋一窳樓羅羅秀大籠西都人家技要以百數名儒  
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某春遊名園阮實杜升偕侶相携穿花



像嗽望見兀兀如痴守日不暫將燈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  
心頗善之兩人遂相注意俱不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  
於別園定無由得詳方寸積乳酪燕若屢中懸強忍得暫促勝  
感頃更催整百許不就時有借嚙道人者售其術于壘中能翻  
倒四時生物人莫能敵嗽獨學過忽進門求辭嗽欲然接納深  
恩扣以其事或能割所欲乃設或銀錢款且以談告客初難之  
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為之嗽拜曰果迷願不敢忘報明日招  
往城外杜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嗽曰吾去矣  
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知爾矣善哉此瓦益念至則懷  
以未嗽謹受教割壁未幾對然中聞窸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  
映畫屏極為華美稀臥其中浴綆懸未醒見人驚起頓顛微怒

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緣入房院華引女來嗽卻立凝笑不數  
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華者婦人亦浴而笑華道是事即登榻  
共卧相與接極極既而曰太守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  
也遂借故道而出雙合如初臥故在手携還家跡絕于續過三  
日率一遊徒見愈疑歎既經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密友賣生者  
許嗽久不相過意其有奇過潛問所向遂至杜壇則嗽覺而捨  
去賣隨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賣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  
往邪如不吾同當發其杖劫幻首于宮且白其太守嗽甚懼曰  
今日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毋阻往道人不愧曰機已  
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圓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管  
曰幸甚即具酒飯偕往小飲一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

起舉手倚劃山石一罅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山水花木觀覽  
漁舟從溪上來習桃紅杏爛粉方注目間道人聲舟其去如飛  
實引袖力挽石壁遂合陽其指道人香無踪矣定日兩人復至  
杜壇用原說說之已無所動惘然悉擬而歸後訪乳乳醫當出  
入太守表者使喜如極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令久不復  
然矣

卷四

巫秋門

桂林考才

崇平向才節者為高往來深廣諸當嚴驚極數十里之桂林  
漢久而思僧寺中天下聯名出甚顯于庭殿一人萬衣入門相

推問勞委曲如舊交良文平甫言曰君之此物能銷十之一見  
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觀錫珠之息歸妻妾  
挈不幸困於雨道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索珠平主何緣獲  
已以相觀直故相戲邪其人卑躬下氣承之不已向大怒極口  
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釋萬言變白色欲傷向驚疑莫  
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積於佛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  
害人向怒涕泣曰為之奈何僧曰吾知之矣見之燕矣彼固  
不敢犯我然以其然欺天吾人自以自利心魚魚之乎知客反  
掌受禍罪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備舉莫及爾此東去十里外  
有老僧能制之西其居隱逸人所不識客誠能度心乘訪盡力  
良所當神術為福不然無濟也向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其操

起舉手倚劃山石一罅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山水花木觀覽  
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爛熳方注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  
實引袖力挽石壁遂合陽其指道人杳無踪矣定日兩人復至  
杜壇用原說說之已無所動惘然悉悟而歸後訪乳乳醫當出  
入太守署者僕喜扣極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語令久不復  
然矣

卷四

巫秋門

桂林考才

崇平向才節者為商往來深廣諸 當嚴駕柁數十艘之桂林  
漢久而怒僧寺中天下聯名出甚驛于庭殿一人闖入門相

推問勞委曲如舊交良久平甫言曰君之此物能銷十之一見  
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觀錫珠之息歸妻妾  
挈不幸困於雨暹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索珠平生何緣獲  
已以相觀直故相戲邪其人卑躬下氣承之不已向大怒極口  
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釋葛管變白色欲傷向驚疑莫  
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積於佛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  
害人向怒涕泣曰為之奈何僧曰吾知之矣矣見之燕矣彼固  
不敢犯我然以其然欺天吾人自以自利心魚魚之乎知客反  
掌受禍罪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備舉莫及備此東去十里外  
有老僧能制之西其居隱逸人所不識客誠能度心乘訪盡力  
良所當神術為福不然無濟也向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其操

厥目絕無人跡。蕭然一草舍。不蔽風雨。老僧魯雅。獨坐向壁。得  
致。取現以清白。泥之甚堅。曰。吾輩善世。粉華。終盡。安有所謂  
避術哉。僧人既去。為汝道。向酒佛。惡鳴。拜以百數。乃肯肯呼入  
室。取升。書小符一紙。付之。曰。汝歸。就羅處。以大釘之。勿令盡  
彼。若來。惟伏。則取。而解之。向歸。聞其說。未辨。意。問。若。色。和。致。秀  
才。者。復。來。遍。體。腫。脹。急。思。免。屬。令。二。僕。扶。持。歸。避。謝。曰。那。脚  
與。客。戲。爾。何。至。是。所。傷。實。既。無。傷。幸。會。我。向。為。去。釘。其。入。浙。平  
漫。如。初。鄭。重。而。出。刺。有。告。者。彼。非。真。氣。若。賜。之。業。已。相。買。雙。陸  
既。成。必。謀。報。恐。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奉。諸。老。僧。僧。曰。若。果。前  
宜。重。釘。此。符。令。沒。入。他。除。狀。以。擊。一。方。吾。之。志。也。向。謹。奉。教。符  
燒。沒。地。外。聞。爭。相。傳。告。云。考。才。義。平。矣。是。事。本。香。色。向。元。伯。侍

醉發靈所致而世人皆不知後聞何德揚始言之

潘成擊鳥

廣州人潘成。服香藥。和成。都。就。燒。封。燒。燒。一。道。人。謂。曰。君。壯。食  
時。倘。有。鳥。鵲。及。異。物。登。几。案。則。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尾。逐  
之。候。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有。大。鳥。自。外。飛。入  
見。人。不。懼。舒。除。就。高。中。擲。實。潘。德。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携  
捉。奔。逃。鳥。翔。飛。而去。雞。地。只。數。尺。終。不。能。高。擊。約。二。十。里。力。乏  
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甚。悲。鳴。哀。納。金。釧。命。乃。相。隨。行。又。十。許  
里。到。江。岸。小。山。下。有。莊。屋。幾。間。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  
酒。相。款。其。家。雖。窮。事。野。反。而。道。婦。情。潔。器。用。惟。素。俱。用。白。金。為  
之。酒。瓶。女。手。黃金。十。兩。與。客。潘。甚。喜。其。為。異。物。也。遂。受。而。辭。

歸告其送祭主人且將同訪祭且復往一無所見蓋此能習幻術者云

沈子與僕

沈煎字子與臨安人徙居會稽以進取不利入蜀獨觀因留十年雇一僕使令吾其辦事學之東行過越巴東過村市詣店買饅食良久店備饅飽客食竟而飯不及沈其僕怒且慮其有他志白沈許計捨去行數里腹忽欲解僕曰已隨他術中當且住作許解藥乃買藥索十餘錢使沈煎繫其腰僕亦和之久之乃索皆解服亦通請僕買曰我辦事與彼散即當再采告我矣復前進可二十里果有男女相嬉汗喘而至呼拜已命曰恰不合妄爾等官已思甚惡況哀所乃就地捨土一塊與之皆冥謝而去縱以問僕僕云彼家習妖法不謂我亦能之既不獲事我當自受其殃蓋自索斷之後彼誓不復可然大難終日如薪不絕焚一室之費頃三四十錢聊以困之其真正彼病為寃復不然唯有望耳得毒土屑服之乃可定耳沈屢以語人道路之難育如此夫

董氏子學法

信州貴溪龍虎山世為張天師傳王一教錄之地而後山巫祝所習謂之南法乃邪術也能使平地成川瓦石飛擊敗壞酒淫鼓扇疾疫其諸小伎作戲更多吾鄉樂平白石村董氏子年少輕浮肆恣侮戲婦女之所得一呪詭能使婦人自脫衣裳喜狂求欲欲驗其信否於妻試之使覺過身奇辟又若蜂著入懷絕

挂拂羅絲可奈何。或脫上衣至於後腹皆自墜遂登橋仰跡此  
子院所學已成徒取衣使再者不復可着體骨淨提和油蓋向  
來實於此運策試法不暇問其逆順之法著提經日告要將再  
注盡其附委不勝其悅自磁而死

沈州秀才

沈州某邑村寺中僧行十數輩寺則茶秀才善於術能制其命  
凡僧出入必注告得報必心中分不然且受禍難歸夫不容紹  
興三十年客僧到方解也會強村有死者愚僧謂經入欲時  
寺眾盡出唯此客僧獨注得錢七百以通既而眾歸知之相顧  
嗟愕至暮悉避去客不捨也幾暮入寂寂食畢自閉三門入佛  
殿坐佛脚下以泥糞家錢滿褥脫呢夜過半迅雷一聲霹靂

作而窗牖間有也如畫俄聞鈴聲啾啾數世夫巨木欽上覆  
下如是三四反又若更脚而墜遂悄然無聞天明出現得四紙  
人於階下旁一棺亦厭為之浸羅於使中少頃眾眾見之爭問  
度所輔觀客具以本末告之且說此人留邪術既不能害人却  
當自害欲注扣劑考才四體如刀長而死矣命以告懸遺巡檢  
索志體究其事云玉虎老說

張叔玉神

張源使金鄉玉音張生善為狀術能造橋橋每於富室富家錢  
來少不如意則擊踹踴名曰打蘇斗此家隨即病瘡瘡或致  
死亡以是莫不畏憚士人汪廷瑞甚其得財之易從而佳佑之  
大書一榜曰朝天門揭之所居玉頂高冠着大袖排袍紫黃大

帝每日升高座縱談禍福隨從祇承三十餘輩手刀汪早嘗  
避門怒其不燒香道人押曰取汪云容洗手敬敬既焚香畢  
復命左右之汪云不可香若爾所法當使陸兵執我於虛空而  
加毒擊不然即去白縣官遂得釋汪極其詞白縣縣宰洪應賢  
遣逮至廷詰其狀吏對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廢人疾病初  
非缺也詞邑儒傲率白汝曾打符斗如能跟通鼓播即散汝始  
懼懼至林乞哀命因于飲明日躬法訊猶且持正一錄中併歷  
印在手而語之曰汝常謂有神適知未來事知吾手中之物乎  
歸何無以應立杖之二十遂出境初巫制造法院欲民鼓幾十  
燭志始入官警充月俗邑人為之相賀建瑞惟罪不流犯方

神霄宮照

林靈素於神霄宮夜醮毋後殿上設神霄玉清東華西君及九  
華安祀解若夫人位至三鼓命舉士撤燭立簾外初聞風雷繞  
簾廣若有逆索魂見火光中數輪離地丈許翔走空中仙靈跨  
蹕觀覺理珉珉之聲愜然可聽俄聞雲間津呼內侍姓名者全  
頌至尊玉音趨下所當符篆墨色猶濕已而寂然如初復張  
燭死列酒滿大銀盃至是聲無餘魂果拜殺散滿地是時都人  
相傳靈素神異雖至草亦敬不敢知所以然焉楚簡丞相云紹  
興末年湖州德村有地檢家師人故隸名宿術能說宣和萬事  
嘗言郭太師家命道士童無別有道人來囑其術術論郭得潔  
述字先期警成感其鋪列明日初夜家人盡立庭下內外聲歎  
不聞思仙樂玲玲從空而來桑綠雲下至河所侍宮執星蒼台

樂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虛而行歌舞自若兩神宮仙衆道徒于  
後頃之雲烟蔽覆對面不相見一大聲如淨瓶鳴鐘隨即寂然  
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銀並無一存鄭氏知藝術士計中又  
嚴禁中侍說謂其夜祭神誦言蓋此乃為軒者盡歡樂也烟  
雲五色琉璃瑛黃之屬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氣女童皆鈴  
索踢弄小繩先繫索於屋角獸鎖上踐之以行故望見以為履  
空其他神仙悉老伶為之楚校亦伶中人也蒸則神宵之事疑  
若此云

卷五

夢幻門

章仲振遊仙夢

章嗣仲號善庵無錫縣之千城年二十五歲時病傷甚旬餘口  
鼻中如塞眼陷古枯四肢不能伸屈湯飲俱絕醫謂必死家人  
置棺以俟命僧飯之取浴即散覺身華冕衣年二十餘人來夫  
略如迎新宮甚諛畏一吏前揖請行而應以注自屑至前倚  
盤火黑粉月明如畫章悉被觀既進送出九曲盤龍港經獨山  
門入太湖望向北諸山詢為何處吏曰宜興張公洞也章云久  
聞此洞後將無欲遊未幾令試一法從者皆不可曰彼中設宮  
人甚惡宜有他之章怒曰即由汝輩之使行遂迴山而往抵  
岸已有龍燭火燈數道士前迎問觀主為誰曰趙續章也續章  
向往無錫觀陽觀與章善遂相引入洞下殿閣階結曲石若兩  
壁衣冠儼列如仙人狀石然時時飛舞俯視水一泓明澈可鑑



樂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虛而行歌舞自若兩神宮仙衆道徒于  
後頃之雲烟蔽覆對面不相見一大聲如淨瓶鳴鐘隨即寂然  
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銀並無一存鄭氏知藝術士計中又  
嚴禁中侍說謂其夜祭神誦言蓋此乃為軒者盡歡樂也烟  
雲五色琉璃瑤黃之屬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美女童皆鈴  
索踢弄小瀧先繫索於屋角獸鎖上踐之以行故望見以為履  
空其他神仙悉老伶為之楚校亦伶中人也蒸則神宵之事疑  
若此云

卷五

夢幻門

章仲振遊仙夢

章嗣仲號善庵無錫縣之千城年二十五歲時病傷未旬餘口  
鼻中如塞眼陷古枯四肢不能伸屈湯飲俱絕醫謂必死家人  
置棺以俟命備飯之取路即散是夕夢見衣年二十餘人來夫  
略如迎新官甚說畏一吏前揖請行而應以注自居至前倫  
暨火黑粉月明如畫章悉被觀既寤遂出九曲盤龍港經獨山  
門入太湖望向北諸山詢為何處吏曰宜興張公洞也章云久  
聞此洞後將無欲遊未幾令試一法從者皆不可曰彼中設宮  
人甚急宜有他之章怒曰即由汝輩也使行遂迴山而往抵  
岸已有龍燭火燈數道士前迎問觀主為誰曰趙續章也續章  
向往無錫陽陽觀與章善遂相引入洞下殿閣階結曲石若兩  
壁衣冠儼列如仙人狀石然時時飛舞俯視水一泓明澈可鑑

一仙人招章云與汝兩仙果當對我食之章止食一枚欲留一  
以遺世及見弟仙人再進之僅留其半視仙所看夜昏軟如泥  
又念取此泥作丸必能益人壽考遂竊而攜之行數步回視若  
頃有光一容如井口旁人曰此乃出洞處遂出題舟次羣吏卒  
皆喜既登又以回排綠蕩者不從復怒罵之不得已而返及家  
大門中門皆閉以足踹開險至屠就殺少頃勝覺窗戶明先呼  
婢取衣智適驚走起報其兄弟皆來相疑其狂狂視面色僵  
然如常將兩手籠握幸即日履地飲食起居平復時紹興癸酉  
二月後有從嚴公洞來者告以夢與所見皆同無少差知觀果  
繼章也仲疑自說

大乾洞

鄧武忠應廟在軍西五十里大乾山閩士多法術橋郡人張厥  
以紹興甲子冠巾驚既下弟丁卯再試改賦為題長夢備持  
鉢中有詩曰賦中十里極難依我鉢成章嘉草散乃止用賦得  
魁萬十里者重字也高中得詩曰碧瓦朱簷天外翠金花六葉  
雪中開燒及第安黃司業女六娘者為長碧瓦朱簷高字也建  
安慶必勝兄弟三人得詩曰萬里無雲天一色秋風吹起馬行  
高賦上倒書之紹興己卯秋閏周預薦季弟名居上仲次之兄  
巖在後葉冕明得詩曰十日陰沉雨雲都喜乍晴浪子觀角樓  
眼細馬蹄蹤送登舟延平郎良臣赴舉其父所為夢詩曰筆頭  
掃得三十士賜與君家一二名良臣是年以第三名薦即似值  
乾道戊子所得詩曰戊月年逢賦水逢少人武雙劍開高飛萬



人看進舉乃更名進舉即展解送策名鄉生沙縣人李友直兄  
弟夢鴻字開府有人荷劍逢呼曰得了得了果同預計偕又占  
省試夢師下人出相揖曰不用問兄弟進禮會如其言會與與  
弟患赴試夢殿上人持榜下問之曰解榜之為乞觀有曹利用  
曹利用姓名乃留易名以應之某中選獨李子和者將赴太學  
補試臨行所夢得詩云披散耳畔欲談語爭已叙頭朝市花香  
兩與誰朋言良以為吉然入太學半年不幸反廢發臨安滿澤  
園旁一塚標云弟子覆杖長此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1.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夷髮志備遺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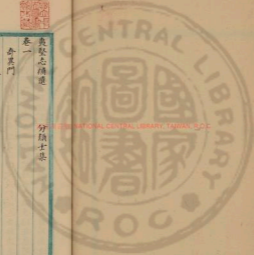
分隸七集

奇異門

異域類

鬼國世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脣起家數販南海法來十有餘年累  
貨千萬淳熙中過益於縣政中一行盡遺官楊滿先墜水得免  
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  
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音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  
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母侍衛頗家駭曰此國似有  
生人氣遠近小楊疑出探則見楊逃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





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終計可脫結委命運生應回願住母即分  
付髮為泊一室而使為夫婦約僅二午久飲食起居與世間不  
異富有餘卒持書至回真仙處迎母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  
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家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也傳  
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必不得知是者累累致怨想許之無然  
履虛如躡煙雲致一歸宇邊樂盤板極為麗潔王者占位而生  
兒母尊楊伏於車轅或以屏是勿動移時妾罷乃笑燒燔經新  
次聞人哭聲客聽之在異異子與相成也楊從車下出喚家人  
名皆以為是物交口嗚馬唯妻泣曰汝沒於海海吞無消息當  
時發喪行服招魂卜筮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是為何得  
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此邪楊曰我真是人元不曾死異道所

值過曲折方信為然兒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  
頃寂然楊氏呼醫開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故乃知佛力廣大  
委曲為之地楊至昭然中猶存

程程八郎

程程之名見於爾雅禮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又唐小說載  
然封陳夫人事建炎中李捧太尉獲一乳自海島為歸為妾生  
子不復有過之者金陵高客富小二以紹興間泛海至大洋營  
暴風且起喚舟人下碇石鑿帆船以為備未訖而舟溺富生方  
立蓬頂與之俱墜急持之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巖  
全無居室繞困之甚值一林楓李葉累垂實極採食之限有被  
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過身生毛略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伏



以歸言語極啞亦可聽解每日不火食唯啜生果瓊島百十  
穴志一種類雖在岩谷亦快有論各為區偶不相投雜家共  
擇一少父女子以配富強一男富取聞諸船上老人知為陳  
履國生兒全尚父但微有長毫如毛時處富窳仗才出飯運巨  
石室其實或情乞人守理既誕此男乃馳其自如時時借法深  
山摘採果實富自料此生無由遂故鄉而盡以詔考願安之尺  
三歲因攜男獨脫空望林杪高捷而下為主人進其款詩得  
附行許之即抱男以登無來進者遂得歸男既長大父得茶肆  
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剛傷人目之為僅履八郎至今經祀遂  
稱小二至慶元時尚在安國長老了律識之

異事類

判路知隱女

淳熙五六年間有官人赴判州路縣宰自虜陵全州西上到洋  
川界地名石玉子一女倭鴨傍於棧道家中知不獲可救舉家  
拊膺頓足物哭而去詣傍近隔塘寺招魂進修後一日僧早入  
佛殿見仙花一餅在几上念無所從來尚未深討明日復然燈  
着意窺視乃并年女子也素非檀信又予子獨未設之進詢左  
右數十百家皆無此女因隨其所之抵棧度而隱證以為鬼而  
旦供花之勤未嘗少輒後三多年飯官滿還次其處寺僧以  
告宰垂泣言如何使我得一見僧曰明日伺于佛殿恐可值遇  
如期女果來置花隱出其行如穢宰急去逐之望其下塵不可  
得語於是留信宿雇漁人布網崖口遂得之父母抱村悲痛未

敢身你扣其生死曰初墜落時不在石不在水適處藤籃上略無所傷攀緣下草中幾每日但食花草數句以往不覺寒飢衣裳漸斷壞唯帶木葉自蔽而身體絕輕可飄飄然什崖上觀仙花滿枝谷園衆以供佛今再履人世蓋冥祐也父母與之歸鄉里及嫁如常

海外怪洋

大觀中廣南有滬賈使帆風逆輒至一所舟中一客老於海道起回顧變色語眾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親歷至此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沒天水皆黃獨有頂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萬激水高丈餘黑雲盈山橫起宵中雨米塔隱隱無有光老耆述移舟曰是龍怪也今眾

持弓矢滿引鳴鉦鼓叫譟而行巨人長大餘出水面持金剛杵繞舟次眾齊聲誦觀音救難文乃沒老耆曰此不宜夜泊蓋入怪港指示篙師水迅急轉舵即到深潭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耆持飯數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弟為備勿問也二更有大舟在然未敢相並極怖飯與之且嘆且罵彼人爭奪而食頃刻舟益多或出或沒怖飯如前神約四更始散去老耆曰是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克其機害乃避必無天將曉張帆奮進水義腹脹大漲千百出沒波間又浮至一高岸陸然如山多荆棘少壯三數人登岸問途行四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下各以一手持紫髯挂於大水抄入門携大盆出取一人投大中矣至黑分食之既

揭宜復入家恚其共謀曰若再吾屬無類矣斷髮浴水疾  
馳至舟中急解纜雖老者亦不知為何處幸風浪瀟數月為到  
家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訓即刃錫禮隨所親罪逆使往江西煙巖州  
淳安道士上晚泊徽郡日未暮乃縱步遊二三里入一村舍少  
憩見主家婦人春杵問其姓氏曰潘婦潘著以遊聞旁舍客眾  
有聲試逆之乃一無頭而人燦英履運平快疾刀大覺傷扣潘  
生生曰此吾父也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變源方賊之亂斬首  
而死某偶過外得脫遂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昇以歸手足  
猶動肌體皆濕不忍啟棺唯造小函真首埋於屋後而回樂

傳者處其後靈愈別生一竅致飲食則嘔吐然陰澤以粥湯故  
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忘其刃極反脫歸神志恍然不審者  
累日後無恙之毛髮極酒漸也

金氏村阻

贛州光孝首座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聞  
岸上人相呼參羅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十人幢幢法衣有屋  
可三間堂內燒小室知人家供佛處翁燭二人各長三尺亮發  
腦後一髻絕小以雜衣包裹本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  
能動有笑客人持香燈酌以酒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畫堂法  
謁專以錢燭茶酒攝燒作小包蘇酒奠二老口亦伸舌欲之或  
引手摸其貼乳皮皆傳骨不知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查此二

老為村祖云

佛羅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蓮程翁每旦必携漁具往釣蟠石而坐施烟苦為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往去釣所需獲吞舟鱖而異之鵠鳴使法久無所觀自念夢其取我微忽先從水面起照石暫明湖水灌而澄文心佛觀當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擊燭一舉烟即得之符以歸福人皆驚曰爾過身安得火先取置佛車上一室如畫裏窺之乃如乾紅色頂制化為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性香欲發聞大已如檀其長稱是檀而出車宋人列拜俄聞屋中鵠鳴聲宛陳而雙翅漸散錢者委持竹各入浚將十餘錢方持行已為吞舟小兒

女昏用他物拾取異不然良久遂其所廢或探諸小塘未獲時亦為異物在室中進日翁拜而積曰實取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湖極遠無為驚動物聞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頭一半頭接耳動日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贖無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龐會翁願能拔施貧乏里人日為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二十夜月圓圖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委是為上瑞其地當千歲大陰其冬不霜明春無雨民極以為憂下詔嗾德懋祈中夏雨足

繼此必有望也妻孥發說

脂日月光

趙清獻鵬第在京師府司幕長安處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舟月復猶猶縮小斯頃光滅滅即預星斗燦然而是夕乃脂日竟不就為何物充也

水調

樂平縣阿衡里晉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場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海物所堪悉卷為一直西行蓋村木橋而止其高三四丈物無從防不汛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夫橋如長虹

震響如雷塞北行茅徑曉家場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遠望有物兩角似羊蹄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楊園田水趨迎相扞鬪且前且却凡十刻乃解此水各散歸田與未鬪時不少或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它事伯高者奉以富饒其里自是浸良未幾遂死今田疇皆為他人有而認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鬼火保

京師省吏候都事一妾懷妊未及產而斃葬於城外二年骨迸屋人數見一婦人注來無歸必得一餅久而共疑其事蹤跡所由知為侯氏妾往告侯生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遂問步而走侯逐之相去十餘步不能及出城訪處所略無踪跡惘惘然因

為守家信言之信曰此為貧醫者雖未能解脫當舉其母使  
得受生會更貧得遂感其誠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足上  
生食餅食大駭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襁褓並抱出撫  
視能呼父母為者若媽媽係無子以為神龍餵養之者至年二  
十時適逢災亂離隨寓南渡與親叔相失不復可歸入省謀兵  
籍於御前為患者後以隱龍恩得敘事德壽宮識之者曰為鬼  
夫保澤然五年方卒

貧賈各報

童賈將散之一年忽人方治福忽與茶碟碟有聲項之所見尚  
志化為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實心惟之命僅使  
執撲皆笑能得散而夫善婦人衣侍使人立而語曰此易治耳

各擇世厥孽蜂胎胎地盡成鮮血夫亦不見已而貴伏誅

鄱陽六賢兒

鄱陽南鄉民姜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  
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世息其怪即漬諸水盆中俄翻身起坐  
又傾入水加一木燈壓之復堆推撐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  
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者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施細細  
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散于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  
齊舉奮擊莫能抗敵今十五歲矣

卷二

異物類

玉獅子

為守家信言之信曰此為貧醫者雖未能解脫當舉其母使  
得受生會更貧得遂感其誠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足上  
生食餅食大駭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襁褓出撫戲  
便能呼父母為者若媽媽係無子以為神呪翹養之者至年二  
十時適逢災亂離隨寓南渡與親叔相失不復可歸入省謀兵  
籍於御前為患者後以隱龍恩得敘事德壽宮識之者曰為鬼  
夫保澤然五年方卒

貧賈各報

童賈將散之一年忽人方治福忽與茶碟碟有聲項之所見尚  
志化為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實心惟之命僅使  
執撲皆笑能得散而夫善婦人衣侍使人立而語曰此易治耳

各擇世厥孽蜂胎胎地盡成鮮血夫亦不見已而貴伏誅

鄱陽六賢兒

鄱陽南鄉民姜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  
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世息其怪即漬諸水盆中俄翻身起坐  
又傾入水加一木椽壓之復堆推撐而起祖毘在旁愕然曰此  
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者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施綳綳  
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散于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  
齊舉奮擊莫能抗敵今十五歲矣

卷二

異物類

玉獅子



呂彥升少卿擢生於戊子以鼠為相屬故不畜貓乾道三年為鎮江總領書畫生鵬望壞狼藉擗去又然鼠數日家人言使素畜一貓鼠害必不至是呂亦為信觀督役夫鋤至為累土既盡一穴甚大其中闕然若有物探取乃白玉雙獅子高二寸許共抱一磁小壺承之製作精巧色畫如之始悟鵬鼠為報呂卿實鼠也

柳園神魚

柳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園蓋香之造宮故宅甚其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魚出遊比翼而嬉略不暫捨雖經二年三歲亦無絕跡而其大小只如此民使貪意投網欲取之不可得後因置此竭澤於池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不異

潯淨持歸把水注滿魚撥刺去來如前事聞於縣聽令將奪之聞垣籍視其透職微如固實乃出以獻酬之錢五十復為郡守關吏部所有

石中蟲

桂陽軍書史溫恭為小吏時安差諸漣府內因暫被役於轉運主管廳一日數客來主人留與飲話及身物自入室發背取之既出示乃一青石高六寸方廣半之清潤光瑩如試金石眾爭傳觀未睹其異也既命注水滿一盃置石於中俄有小蟲從石腹緩行而上時時矯首顧盼主人戒客勿漏近恐為人羨所覽數授隔不隱避而前處即隱伏不見復水尋置石原無穴跡莫覺所以然主皆者忘其名姓亦不言得於何處也何子能香清

此間載丁晉公屬臨守未佳碗工見有飛翳趨注潭心意非  
立驚之所因令沒人視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埋處潭中疑有  
異即日守暴漲舟維舟出之石盤摩轉間有涵水聲蓋手攸割  
渠得一石於潭中天云徐州舊茂陳墓於田間得瑪瑙碗玉以  
貯水注碗因開視之中有一鮑長三寸許游泳可愛意謂偶汲  
池水得之不為異也後取置釜中煮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後  
酌水滿中頃變一魚泛然而起及取之終無形體可拘不知為  
何寶也二者與石蓋正同

鐵蟲鐵

乾道三年北人東路越營李和也通開墜物異物數種至楚州  
此統頓陳涉貨為一類蟲容一斗口廣七寸狀甚粗出一鐵蟲  
形類瓦器其底黃與鼻口等口廣一尺七寸二物之高皆尺有  
五寸鐵底有窠以透澗氣高錢五十塔涉開其所以異曰三伏  
內收物於中殿一月不毀腐命蒸飯二斗試之信然莫知為何  
代物然於用不甚急無奇者復堆歸米從龍說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  
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它日見一物扁淺  
水底其形如日光未赫然射人漫布湖下亟即得之乃古銅鏡  
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瑯瑤球刻圖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  
計浸置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而充輸盈塞數屋幾  
滿十萬將王擬無所用之審以名為惡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

來以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度寶鏡以來何嘗十指  
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缺之我為衣冠錢多  
何用懼此不思又留不知鴉雀巖眉山白水禪寺獻于聖前永  
為佛供是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十日入寺與長老談因依感  
其美憐延堂僧者有觀絕而出鏡投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  
也神明斯之吾何敢極傾禮遂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  
王既下山長老嘗喚巧匠寫像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  
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寶曰削初無換費若遭巨盜輩竊  
而去者未兩歲貧困如初夫福禍皆於善惡後徒白水拜主僧  
輸以故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吾向將不報稱之意乎今日之  
乘運之必至吾為出家乎觀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當是落

姦術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  
其贗也鏡雖存而寶自若僧之衣鉢充切買河郡際度童奴數  
溢三百聞者盡毀原鏡在僧所從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食  
人也認為奇貨命提吏從僧逐索不肯付羅致之獄問楚源鏡  
死使者誘其寶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腐捲而應  
之僧已死穿山谷陸路微向黎州劍溪鎮值神人金甲持戟長  
身甚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奔走投林去百步一猛虎張  
口奮迅來將搏噬怖顛倒探懷物鏡而竄久乃道奇為其怖  
倡言之後不知所在意所隨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年祝東老  
述舟嘉陵建王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歲矣

越嶺之制敵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為女妾皆乘  
車備一梯以輕身用四兵荷梯乘卒不懼此役前者為石所壓  
失肩梯仆地轉墜于外有乳怪路驟而從急下扶掖就石削摩  
少為橫定四兵應梯乞勿言梯違愛此石欲携去為搗衣砧則  
諭之曰能為質此當捨汝飲然統命共崖兩村民群以行越還  
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雜如賦取置當室之日玉工未舊經瑤偶  
見之誰說不釋半石之聞一尺厚十餘長尺有半工曰是何解  
為兩屏能以一見與則可許之喚匠揭路攻治數月中分為五  
質登潔卓然可寶也竇林泉石兵移越勇漁翁披雲梯舟境東  
天成絕巖玉右恭奉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梯又漆折為二  
先持外邊皆示費瑤瑤也夏入欽徽宗大喜命闕為觀屏各賜

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書之於越越不致隨亦獻之兩屏相對  
列于便殿幾凡池珍器百種皆選寓居數月工漆出其所秘諸  
瑤曰向兩者圖畫美矣奈不過各得一偏若反覆施之則為不  
類今善此物面背如一畧無鑿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  
也瑤具奏所以賞身巨萬而願之用此得提樂常平宮越永喬  
真長說

卷三

異苑類

花木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栗樹生李栗樹生桃  
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垂牡丹一

越嶺之制敵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為女妾皆乘  
車備一梯以輕身用四兵荷梯乘卒不懼此役前者為石所壓  
失肩梯仆地轉墜于外有乳怪路驟而從急下扶掖就石削摩  
少為橫定四兵應梯乞勿言梯違愛此石欲携去為搗衣砧則  
諭之曰能為質此當捨汝飲然統命共崖兩村民群以行越還  
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雜如賦取置當室之日玉工未舊經瑤偶  
見之誰說不釋半石之闊一尺厚十餘長尺有半工曰是何解  
為兩屏能以一見與則可許之喚匠揭路攻治數月中分為五  
質登潔卓然可寶也竇林泉石兵移越勇漁翁披雲梯舟境東  
天成絕巖玉右恭奉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梯又漆折為二  
先持外邊皆示費瑤瑤也夏入欽徽宗大喜命闕為觀屏各賜

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書之於越越不致隱亦獻之兩屏相對  
列于便殿幾凡池珍器百種皆選寓居數月工漆出其所秘諸  
瑤曰向兩者圖畫美矣奈不過各得一偏若反覆施之則為不  
類今善此物面背如一畧無鑿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  
也瑤具奏所以賞身巨萬而願之用此得提樂常平宮越永喬  
真長說

卷三

異苑類

花木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栗樹生李栗樹生桃  
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垂牡丹一

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索錢內現金色蓮花有僧在其上  
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遇其家以竟夫遂感聞自彭澤至石門  
民家獲多生花但無僧此其所未聞也是年兩澤及時蠶老以  
為大有事之伴

藍氏雙姬

藍氏公汝長補昭興二十年奉調居平江所居園中植一本結  
實皆雙謂為嘉祥未幾妻王夫人生鬻數莖長寸許又以為壽  
證然是歲兩人皆亡相去僅七十日予相家感德植之為家  
州郡間門客紹興二十七年初夏縣園有桃實于其一臣校忽  
燦然再花遂付嘉之繪畫刻石進注朱文士作詩紀之三子未  
有孫探桃花之瑞預為立名然至次年乃以罪罷為部民所訟

下憲臺驗治不能堪快然而予地及物為收茲可信矣

再生類

金山楊人

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矣舟過揚子江大  
風作於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矣幸盡溺唯丈夫賴小帆得脫  
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  
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羅時已四更少焉重收掃地連  
一掃人滿身流淚如絲遂探跪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解明  
僧眾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如黃婦  
其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猶知人自引手按湯飲而復活夫婦相  
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腳引下喚歎口水入

水底為綠衣一宮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  
每夜袖絲餅之屬伺我夫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  
及既脫熟方去是水陸會中得來困苦之詞我因問已久欲帶  
我出瞻仰佛事少收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道  
我舉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聲喧花樹開列及語番帶邊聽疏  
乃是若宮位姓名巡駕我者我祈君在此盤旋速幸不肯返綠  
衣若是我敢造留會花燭氣強拽我祈我聞君嘆聲願見不  
得緊抱麻柱不放遣他鞭打極困絕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墜九  
泉下不知歲月頗若浪生皆神力廣大所致事甚而天夫亦更  
差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緣交者蓋水府村宮也

卷四

精怪門

禽獸為怪類

侯將軍

天台侯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懷恍惚間忘其  
死與叔聞問殺曰當春光滿為鶯花可人景物如此惜獨無念  
乎女不答又曰必降媒妁之言不過得一富主或一小吏或富  
室或豪子如是極矣百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即為院堂天子  
春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梧磊落落餘子百倍如苟有意當當  
為千章女曰唯父母命我安得專禮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  
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稱美迷罔領如痴人正盡昏騰喜劇  
辱徒觀猶伺夜若有祈之語一年許形悴黃消疑其冥冥之測

水底為綠衣一宮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  
每夜袖絲餅之屬伺我夫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  
及既脫熟方去是水陸會中得來困苦之詞我因問已久欲帶  
我出瞻仰佛事少收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道  
我舉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整煌花幡聞列及語番帶邊聽疏  
乃是若宮位姓名巡駕我者我祈君在此盤旋速幸不肯返綠  
衣若是我敢造留會花燭氣強拽我祈我聞君嘆聲願見不  
得緊抱我柱不放遣他鞭打極困絕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  
泉下不知歲月頗若浪生皆神力廣大所致毒甚而天夫亦更  
差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緣交者蓋水府村宮也

卷四

精怪門

禽獸為怪類

侯將軍

天台侯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懷恍惚問志其  
死與叔聞問殺曰當春光滿為鶯花可人景物如此惜獨無念  
乎女不答又曰必降媒妁之言不過得一富主或一小吏或富  
室或豪子如是極矣百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即為院堂天子  
春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梧磊落落餘子百倍如苟有意當當  
為千章女曰唯父母命我安得專禮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  
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稱美迷罔領如殺人正盡昏騰喜則  
辱徒觀鐘伺夜若有祈之語一年許形悴黃消疑其冥冥之測



巫師獲解萬端不効忌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速去不然將  
降大禍父母不敢袒強為設威儀呼儒樂羅陳于堂至廟閣外  
傳呼甚雄已而高平大吏騰從曳綬好燭前到後騎歌吹軒蓋  
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皮或服或絳綺兩冠或絳黃而  
帽大袂皆美丈夫也吳寶祥之管蒼祥揮避就常稱汗側動聲  
浪盡歡飲酒與女同載而出壘此時一來吳氏不勝提費鄙人  
言此有爾先生遺法通神查往告吳即日携賸奔歸真書符錄  
使童子門首候是之曰吾非龍河畏此幾笑而出器聞之大怒  
臨刃吳建獲置獄皆見騰龍虎神物亂雜環繞其居杖正在  
女室頗著懼呼卒索為欲趁小懼而上既出後入者數四明日  
寤謂吳氏曰但見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牀懷持枕候門

夜有黃雀入即擊之應手化為鷲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車  
輪見者怪走竄物神將擒撲始仆地死乃巨捷也兩翅如蝙蝠  
凡三夕獲三物其一省若熊復置地乃為半命刀士搜捕妖黨  
得狐狸蛇龜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擊致服曰白神碎之語  
其體導誘之狀即引伏以觀故不治焚燒尸揚灰江上置其魄  
於滄隊女遂如初齊解去凡賂謝錢者分毫不受女益蘇白父  
母曰向者明知為妖類方肆虐時正欲上訴於天亦不可得蓋  
其徒千百成羣往來太空間縱有章奏必為所奪尋理城隍里  
城之神尚不能制况於人乎寤先生名金全真字立之京師人  
紹興二十一年七月也赤城趙彥辰或親見其事作飛騰傳紀  
之

懶堂女子

許信道中惡宅在明州黃城湖繞屋皆古木茂竹蒼森如山  
隸聞其中使坐曰懶堂曾有文沈子弟輩處謀習外客不得至  
方歲秋佳月一軒吟燈讀書忽見女子得簾入素衣淡裝舉動  
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竊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  
相尋願容駐片時使奉款曲許迷蒙恍惚不擬為異物即與語  
如其姓氏所居委本止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孀母居早  
笑小屋相去只一二里母殘忍極暴不能見存又不使媒物謀  
船相無故攜挈以刀相辭急走逃命勢難獲歸倘得蓄為婢子  
固所大願許甚喜曰留汝固吾所樂或事泄奈何女曰姑置此  
處續為之圖俄一小青衣携酒輪來即從勝共飲三行女欲掩

起致辭曰奴雖小家女願能結詞報作一聞奴茲夕邂逅相遇  
之意願有衣裝手代拍而歌曰綠淨湖光淺葉先到芙蓉島謝  
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嫵媚  
晚來羞對青葢汀洲結荷池沼恨鎖橫波遠山淺黛無心拂湘  
江人去歎無依此意從誰表喜趁良宵月皎况難逢人聞雨好  
莫辭沉醉醉入屏山只恐天曉羞寓雙燭影接紅也舒愈愛感  
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子將將曉別去聞一夕復來珍  
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繆席之屬謂為野造衣工製做妙細  
從月餘日守宿強羅聞其與人言謂心誠侯備優渥寤寤宅時  
且累已密以告老媪媪展轉漏泄家人悉知之持其不備遂弟  
妹乘夜伴為開謀推戶直前女奔忙軒窗投室跨空轎中乘獨

索之轉入它輪春手於外環白如玉虎事急穿竹跟越然然而  
沒計依然掩泣謂無復有再會期哀散門為女逢首喘顛華體  
淋漓足無履幾奪至室中言墮處得臥破且水不甚深及津而  
出竟獲魚腹亦云天幸計得而折之自為供馮遠濯度分怡就  
枕自是情好愈密而意緒愈急忽如變或對食不樂著家人疑  
其故怪潛具狀請討於小漢朱舟談法師朱談狀大談曰是婦  
介之精神盡入解脫裏病深矣非得水可療當朝注治之朱未  
及門女慘戚嗟噴為悃悃可憐之色舒問之不對又乃云朱法  
師明日來續我好事矣因燈竟止於是斗鳴咽苦去力挽不  
肯留里而未至研父妣再拜姓香祈故子知朱曰請假借奇一  
巨履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巢令君聞報見之乃即池邊

焚符撒穀通召料走彈快噴水叱曰速驅來俄城水面滾沸一  
物露骨突兀如喪衣浮游中央鬮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為物  
所鉤致致曳曳至庭下頓足吁口語若向人作乞命懇親油正沸  
白芫芫投其中糜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討子獨歎咄連惜曰  
里我麗人裝戒其家餽油冷以并破亂割骨并肉養日中須極  
乾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說為補藥命病者畏之餅之勿使  
知之將不肯服如其言丸盡病愈後遇陰雨於濕池聞聞哭聲  
云殺子了我大祖若事苦事蓋高遭禮顯云

姜五郎二女子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書室觀  
月札養透開窗人悲泣竟窺窺之素衣女翠衣包正扣其戶羞

問何人曰我只是軍城董二根隨夫作商他處不娶夫死又無  
父母兄弟可依爭將運解已貧趕路不止望許寄留一宿姜納  
之使別憐而醉明日不肯去願充妾即姜復從之遂在昇兩月  
方復歸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舉戶趙家憐趙叔為三公  
見松被根子毒打信步進萊亦丐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  
彈琴更善仍能畫姜甚喜而女同處如一家相與無間薑次嗜  
飲鴆逃叔害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使他說去夫事盡虛  
偽也姜深以為疑董極已覺懼曰五郎今日院預不喜歡莫是  
聽進叔要殺否我知縣是說依切忽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  
真相曰但買雄黃毒白芷各一兩搗成末煎用九埔草神犀草  
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煎治為餅以水作丸與服并焚於書

院藥必頭痛史府平蔡置泉上立可是英京人有大雄鶴報曉  
者蛋殼烹之進叔使姜始稱出外潛於階壁守視果見董變臥  
身攫錫而食急取刀刺殺是夕進叔服藥竟亦死尸化蛇矣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榜為業其妻年少在東流中稱史澤張  
受備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俄捷視四傍無人歸妻  
欲與杆袖出白金數兩為脂妻喜而從之存再兩夕張歸索聞  
之詐語妻曰我及將往他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過我願  
邊暮張潛進室持燈予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曉微越入迎  
列以子其人吻吻作聲奔而去視子刃有血及知白毛數十莖  
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始肯言所見即其

一縣廷首末知供狀氏詣道士混元法師靈中甫自訴董依科  
作單法至張會發得拱立以俟少選有大履盤空可五六尺許  
宛疑屋上觀者闐溢俄飛燕落古溝中選得巨白鼠啣柳子前董  
命清油以烹之怪乃絕

王十一娘

陸輿府無名鎮富人周生頗能殖資財以飲酒自娛樂燭典四  
年六月有燈籠路歧老父自言為王七公扶一女曰十一娘來  
民最窮女容色美麗善鼓琴弄棋大字畫梅竹今之歌詞妙合  
音律周悅其貌且稟質技藝其過絕人謂異者云我自有妻家  
能降意為側室乎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眷屬如君家  
欲得備使令老母之幸也周謝其聽許議酬以膏奉十船老父

曰本不敢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慰呼子陰立契約即留女  
而受券去明日告別女為妾踰歲五年八月有行客和道人狀  
過門言曰是家怪氣甚現吾當為去之闖僕入觀周逸出時百  
錢與之不肯接與之酒亦不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  
少男女盡教來當前為相何人合貴聞一門二十七口悉至聽  
上道人熟視一女只引手拍訣吹氣囑曰速疾匿需火從袖出  
霹靂震響煙氣蔽面頃之豁然十一娘化為白面狐狸已仆地  
而墮道人不見矣

錢良書生

錢良者廣州書生也居城南鶴橋寺好學苦志夜分始寢  
一夕有美女伴綠裙翠袖自外東燭而入笑謂曰我本生於貴

成不拿流落風塵中暴君久矣故作意相就吏商單獨處下觀  
俸異以為天授神興即留共宿且有從儀之約迨旦乃去不敢  
從以出莫能知其所如文雅善誦歌娛悅性靈惟日不足自是  
交宿雲殆兩夜若兩心多夫感然哉月賦久文統學即日者周  
子中興至善通門是之許異理靈問所以免語之故乎中曰以  
理度之必執英耳正一宮法師劉守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  
法扶危濟厄功驗彰著吾孩子徒偶來待水以垂此生不然死  
在朝夕將不可悔矣依然不暇復生亟請劉室劉恩雲茲承覽  
符附照之一巨蟬盤旋於內以若其縮者劉研朱書符是曰陰  
其物垂則示之爰歸至二更方睡而女來情態如初爰曰汝原  
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文點點不語俄化為二蛇一善大一

高小遊逸而出外是懼怖陰賊走白劉傍乃下徒寓會怪亦絕  
跡

武雷劉先生

均州武雷山王道士行五雷法効驗彰著其師劉先生道業頗  
高一曰各羅間雲霧殿門幢幡鏡面相望雖至一仙童持上天  
詔召劉上昇劉大喜王道士白官常聞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  
曠黑正恐陰魔作奇祟切宜審請劉不能吧之使去曰吾平生  
積功累行將即因緣至此而集應多言乃沐浴更衣跣足端石  
上與眾別訣將即騰天空王密及室故呼雷部神符急霹靂一  
聲震起仙童與幡即俱不見俄頃再窺有黑氣一進長數十百  
丈直下岩谷中道處遂散明旦出現一路血迹斑斑窮其所走

有巨峰死岩下

紫極樹怪

魏州紫極觀外街其東南為天寧寺後園其西北為華越兩家園地勢寬寂積陰晦或日將晏則無人敢獨行昭興元年三月趙甄病者道漢元成漆竿並場至朔時見一男子背倚牆而坐一人負空籃從訪勇皆外相避交互嚴擊皆不作聲元成頗其爭問差久趨下盼群男子捨去負籃者田跡不能語成載起之其口耳鼻悉為爛泥窺窺扶至觀前人家驚薄與飲問所爭何事再乘酒一杯飲畢始蘇曰我是汪有三居在雙井早聞樹窺器出市變轉運軍單發欲歸買得油酥雪糕事擬與候突被勇子不相識須要強討喚我不肯便打我頓將泥塞口以致成

廢不得或視其籃二物俱不見汪知為鬼或致謝而歸明日成復理華偶望路遠大梵身樹突瓦一窟齋頗似鬼面有窟目口中猶含烈林恰為昨怪持刀斫之四五顆處汁流清血暴然家昏昏厥疾越三日要出行卜曰西北方有神作厲宜備喪之似令買五瓶釘起論故處垂樹下以釘貫其節血進如傾成即念樹丞今猶存

鳴鶴山

明州慈谿縣鳴鶴村一山寺既結夏有老人約年之八十矣家寓貧貨藥頗能愈病有錢不計多寡必盡買酒醉狂則歌謔終日頗類有道與新戒一僧遊甚密密劍出暮歸莫知何由同房老宿將之屬語僧乃曰是非原善我我不告此老仙也我實他

生契常招我訪其師師隱處巖穴間 僧羽化吳同秀益許

焉執言曰龍許吾同遊乎曰頗聞語老人殆無仙分爾不可也  
明昱備禮扣請老人曰只汝兩人可耳更勿廣引人明當爾往  
至期呼換蒲襪破衣裂衿深山隨湖墜樹巖而上足臨溪曷日  
照神愕幾不可登平日許升碧崖崖頂大松十餘株偃蹇如龍  
蛇仙曰仙師所居近矣老人先至松下持片石扣崖巖拜然和  
振金鎖同秀望松杪見兩大鶴長長大欲欲舞而下至崖間則  
成羽衣道士形服飾林紫下離李命老人亦為鶴者久之復故  
心覺而不敢言有頃傳呼曰先生召遊款崖前有巨石屹立  
二道士坐石上醫者始然老人目二僧致敬能乃命坐注視移  
時曰皆可為仙人便當服丹砂且命暫歸寺沐浴世令人知

之二僧播謝而還老人與同遊到寺已暮同居款款情狀乃遂  
坐寮中置酒並常帶起取毛首播老人詢曰汝精任也吾向觀  
汝輩在山中皆露真形為羽族而反以上仙見始謂我不識也  
老人覺降不能對遂被數刃號呼仆地死吳大鶴雀也新戒僧  
繡良號曰毋傷老矣生久而方悟來參觀嗟異明日奉壯健者  
過山訪益欲處取跡宛然但不復見二道士

天元鄧將軍

宗室趙善節少時過九華間先生傳靈寶大法行持多顯効華  
佞士人董松妻王氏美而蕩為某所憑劫於黃昏間見少婦戴  
錦從女僕張青羞自外來稍近則愛為好少年者免背子便出  
語相嘲戲王氏頓絕之自以為遺我願與之同寢頃之松入室



登榻如常夕然聽覺屏榻床下如是幾月王夢中與此郎同乘  
寶車登殿入來門華屋花園穿名花動物長如照春是時淳  
熙八年暮冬也其家及以爲苦入教之隨禮邀致趙君趙至略  
掃履色乃以法師印其胸欲若醉醒官方與少年共飲忽青衣  
使者持劍直前來少年欲避遂從使者歸夜是夜不至越三日  
復來趙怡甚植行法焚香爲少年董家子弟於香爐處然視之  
象蓋其術能煉中攝光景如燒酒類如某至極大如車鬼神器  
物志現可與通言語巧如氏子年十一歲見神人之端繞身踏  
胡床而坐帝列吏奉威容深涼郭祥請神名位神曰吾天之考  
召郭將軍也郭喜曰此案已三夕不承命忽又至願將軍速治  
之伸笑曰此非鬼非象神一欲爾吾爲至靈之神彼乃至穢之

物大抵畜廢強之死不當尋埋成葬之日辰相符合爲精怪茲  
復何疑請董相視夫色魁如其故云昔有魏或官海甌州運郵  
以一黑犬見贈質狀異於常犬垂長十餘歲而祖不忍置諸刀  
杖用故人蔽蓋不葬之說蓋以青蠟埋於屋後豈其是歟今已  
三年矣試發土驗視與切死時不異皮毛儼然因白將軍乞取  
而僧于城前將軍曰君是儒流曾讀易否豈不知精氣爲物遊  
魂爲靈既已通靈其尸何益董又請滅爇爇將軍曰此物穢  
惡觸人不可近蓋崇法師解穢董請於趙爲之破穢趙甚悅郭  
錫見武士持笏尺少年至將軍也遂復奉刑遊遊成犬黑犬將  
軍又語郭所法師委之 上帝明日祥幸過夜車黃衣道士騎  
白鶴冉冉從空下手執文牘若奏章後書四字郭巧見之問所

雷謂何將軍曰賊降處斬帝帥卒即斬大為三董氏乃取原尸  
剗割投諸水楊人領姓善臨塔于奉化會顏預焉名用已而雷  
澤得特仕郎

土偶為扶頤

筆慶土偶

鄭安恭為筆慶守有瓦更卒每夜不見城上守中火光往視之  
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坐博卓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  
與之數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日夕又如  
是遂縣守宿勤板去年直三更所覆益當踰兩月兵會軍資庫  
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獨榜根損或告云此卒進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言詐意

必土偶為毒乃餐吞使人邪往驗索諸翁至城隍廟中有土偶  
狀視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管書刺之皆然因發地凡偶  
人下各得數十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  
怪遂絕

葉氏鬼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參議官有鬼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  
通私而此婢為人村翹持身其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  
中不作聲捫其體冰冷無氣亟取火燭視則泥塑所成者將撫  
弄之一老翁歎謂而至進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抱撫扶之  
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

雷謂何將軍曰賊降處斬帝帥卒即斬大為三董氏乃取原尸  
剗割投諸水橋人頌楚善惡各于奉化會類預焉名閉邑商市  
淫得特仕郎

土偶為扶頤

筆慶土偶

鄭安恭為筆慶守有瓦更卒每夜不見城上車中火光往視之  
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坐博卓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  
與之數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日夕又如  
是遂縣宰宿勤候去年直三更所覆益當踰兩月兵會軍資庫  
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獨檢根捕或告云此卒進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言詐意

必土偶為毒乃餐吞使人邪往驗索諸翁至城隍廟中有土偶  
狀視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管書刺之皆然因發地凡偶  
人下各得數十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  
怪遂絕

葉氏鬼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參議官有鬼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  
通私而此婢為人村翹持身其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  
中不作聲捫其體冰冷無氣亟取火燭視則泥塑所成者將撫  
弄之一老翁歎謂而至進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抱撫扶之  
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

墳墓門

發墓類

比子墓玉

政和間朝廷訪求三代嘉器陝西修遼使李朝攜獲燕茶為程  
唐使人於鳳翔發簡比子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玉四十三  
片其長三寸厚一寸指上圓而觀下方而潤玉色明瑩程李留  
至於秦州軍實庫而以其盤銀范宋曰前代名賢之墓安得發  
掘麗朝墓而反其盤真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夷左  
右多古壇昭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五百餘枚皆長二  
寸圓一指上有小篆大款與比子墓物同為運司一屬官所得  
携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玉

公敬尸玉押也

墓枯類

李尚仁

王承可鉄錫與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解在會稽于城東蓋  
古麓興寺承可第三子濟嘗夢一大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  
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李克我使汝得使墓消覺白其父視古  
旁巨桃一本因下穿其骨為獲明年八月驅又夢有通謁者曰  
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頽首悔感以善報申官袖  
詩一紙以贈濟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處幽魂得見君八十壽  
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年舉志為主教物哀亡德作  
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清覺急囑火第筆于簡

會承可將代選以李君精爽不可負孟集吏卒盡西廡之概下  
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僮僕穿尺許乃得之有小童松  
二已朽爲巾才餘方寸骨身存大釘四乃建莫於禹廟後三為  
松下異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明德洛陽未有真象獨昏記其事  
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十四年演以事蹟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  
曰李尚仁

蠱毒桃生門

蠱毒額

蠱毒呪方

蔡人李權避建莫之難問數時人入蜀紹興乙卯自建之洛遇  
上岩買一大魚其狀如鯉命僕治其半爲羹以半爲餅初啖羹

其汁甚香意謂膳破彼嘗肉腸則一廿一苦心疑爲他甚其父  
所嘗餅毒呪因急誦之而屏去羹再食後三日至武寧市無屬  
肆僕欲以餅進乃洗滌令淨沸油煎之至梓梓開餅成熱又誦  
呪數遍一小青蜘蛛出餅上躍躍自如即投而崩之盡投餅於  
江極乃道父書云頃有朝官與一高僧西遊道由歸岐程驥荒  
道日過中鞍甚款小村舍聞其家蓄蠱而勢必就食去往未制  
僧曰吾有神呪可無憂也食至僧閉目誦持俄見小蜘蛛走線  
盤吻僧曰逆殺之於是竟食無所損其呪曰結蘇啄膠即啄吾  
知蘇靈生四角父是穿窟竊世是奪耶女春屬百千萬吾今悉  
知汝孽何是時同行者親津其本所至皆無恙則律群毒方用  
筮鉞數七顯已且去皮兩粒入百草霜一處研細滴水團如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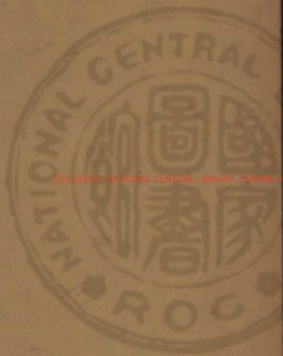
甚大以茅香湯吞下七服又泉州一僧能治金醫云燒罌中  
垂先含白藥味甘而不澀次噴黑豈不服者是已但取石榴根  
皮煎汁飲之即吐出活虫無不立愈李暹之云以白藥茅茶湯  
為末水調服之一切毒皆可治併載于此以勸後人



© 2025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ED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英皇志稿遺

命類彙纂

卷一

設機門

至誠感德類

全宿奏事

葉軍大觀間察京當國設元祐正人黨籍之禁蘇文忠公文辭  
字畫存者悉毀之王銘以重刊解翁序記至於制籍由是人莫  
敢讀其文政和中令精究其禁且除訪求墨蹟皆以為大瑞梁  
師成自言為公出要之事故主張是而實不然也時方建上清  
寶籙宮晉德之儀備極誠敬徵期無躬造為一夕命道士祥章  
伏地踰數刻乃起扣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



軍臣怡能違章上願喚異聞查循何如人所委何事曰所委  
不可得聞言此是前者故編明殿學士孫斌之上為一之改容  
遂一變前事時嬰州陳子象名甫之父為溫州椽曹傳其說如  
此子象說

不據故謹類

卷二

冥官門

生判冥報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文學謁歸興梅學吏年迎入大  
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達布衣也金達爾恐涉

冒任之難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床正面史抱券讀凡上以  
手摘讀吳悉即器間有香史奉已物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  
望庭下已驅數囚皆長男子婦人荷械立大獄所授盡好事也  
吳夫嘗曰檢法星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村人妻以絕嗣  
報村人室女者以子孫法決報吳判曰非法史相顧疑伏其獄  
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秀行安和言之金秀即說  
李去佛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獄外人皆 誤問佛  
銀聲因曰為佛 冠冕受代與客住宴集呼二 佛出拜縣尉陳  
龜並不敢當爭云去佛老矣不 君之黃鶴自成立不能進  
夫佛冥日與君有恩 令今日先識面耳生皆問則時昭聖

軍臣怡能違章上願喚異聞查循何如人所委何事曰所委  
不可得聞言此是前者故編明殿學士孫斌之上為一之改容  
遂一變前事時嬰州陳子象名甫之父為溫州棧曹傳其說如  
此子象說

不據故謹類

卷二

冥官門

生判冥報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文學謁歸興梅學吏年迎入大  
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許曰達布衣也金達爾恐涉

冒任之難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床正面史抱券讀凡上以  
手摘讀吳悉即器間有香史奉已物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  
望庭下已驅數囚皆長男子婦人荷械立大獄所按盡好事也  
吳夫嘗曰檢法星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村人妻以絕嗣  
報村人室女者以子孫法決報吳判曰非法史相顧疑伏其獄  
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秀行安和言之金秀即說  
李去佛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獄外人皆 誤問佛  
銀聲因曰為佛 冠臨受代與客住宴集呼二 佛出拜縣尉陳  
龜豈不敢當乎云去佛老矣不 君之貴佛自成立不能進  
夫佛冥日與君有恩 令今日先識面耳生皆問則時昭聖

中也政和初蓋以司勳頻郎主錢試傳中選又三年為之塔果  
符思契言儲登科未及豫而卒蓋終徽猷閣侍制

何侍郎

何侍郎慙貴州人居心正直則今凡在官有賄賂隱匿事卒  
能探寃其實而平理之後為淮南安撫使正歲服職事若有  
冥司使者承迎之惡人者憂子曰陰府請斷徽猷閣當還無敬  
我遂瞑目而生三日乃醒曰有婦人壞靴勝者前後積數百日  
冥官又不能決故委分語之已委分此主富顯為地積矣猶記  
判云汝等能積不能應地性命大難惡而今罪累無容  
者可向人間作世福遂書本末進揚於邑里以示戒戒世人之  
越身先說

魏陽王丞

王漢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守郡邑蒼條唯王東鄉選使居  
宅當宮道邊旁有園為士民遊嬉地季光嘗與教授邢正夫約  
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客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後門而止及下  
輿不見從卒隔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餘極可怖又一人負  
胡床後入園由便門過其家到廳後柱前柱前上列水盆說中  
堂壁皆塗漆涼隔扇漆漆一吏前掛衣皂衫紅袖首季光問汝  
為胥吏何裝束說異如此對曰方呈某公事於禮而然即探懷  
出一牘細具在左請書案云准綠合決參杖二十如言書參將  
送吏白頭監斷乃可免俄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戴四  
首而出顏色紫黑髮髯挖抄髻髻其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

少年號呼痛楚李光聞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史曰天香已定  
但當李行曰熱則情或伏殺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是杖至  
十三而止出就典與從城上行若無所算者殊兀不安遂  
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斬州也將死欲下長番持節者曰此  
處無路可心望之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史復至白曰史請斷  
高朝請索李光蘇焉曰吾與之有中芥不應治獄史曰若是則  
引禮可也以下以所持文書授于腰李光欲視之曰既已引禮自  
不當問遂循城與下跌而竊意絕不禁時七月間也後兩月  
邢君怡相奉命前約入王園園隈然盡夢中境起邢曰君識其  
子弟當令其酒拉過其宅及桂蘇水盆視巾亦惡惡甚所見邢  
入其內李光彷彿東廂有小室無窗設昏視之乃一綠衣人影

像香燈羅帷蓋受杖少年也李光潏然覺如數斛水沃體少頃  
邢携酒飯來王氏婦女隨寵客皆發狂李光益困測問邢  
曰少年者何人曰此送使之子龍陽妾也下世二年矣如其何  
如人曰亦謹恪無他過但暮年一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嫁女  
會已受代從邑令假小吏群集恚其送錢善之至死小吏臨絕  
語其妻曰我抱寬以死汝宜告于官不可受賂使我無所想知  
我寬未白汝勿得嫁嫁則殺汝妻泣應曰諾既乃受丞錢百十  
置不理未幾汝嫁成婚之夕從上果皆騰起尺餘不傾倒不一  
州妻無疾而死冥冥之中冥此寬對聞其家人頃者聞琴君受  
吏訟故適望見而恚也李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遊李  
光說

寶慶訪

寶文閣學士賈讀之弟某以勇爲入官宦扣關爲諸路廉訪使者後避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府濟南高侍郎之孫知縣者亦寓爲商無妻一女年二兒絕幼唯侍妾王家政商死其女探廉訪之子成之年旬日頃女嫁紳家相視二弟且無投家始以爲常他日歸客甚窮凡賣白器皿皆不見但公懸一紙存誓扣妾妻曰此者脂牒以裨天中第盡數聞俗當時道僕馳而徂姐及賈歸曰予府命不可不與遂恚以付之望其持還而未可得女相謂夫哭處問其夫夫亦愕然曰無此事乃諭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且踰萬端商氏由此貧賤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銀鑰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箭鑰銀僕曰廉訪手自徑納者於

疑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爲也後二十年或之遺判懷州商使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戀強徒竊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官憲擊斃神技二孤獨偕至賀卜筮遂相依以居焉非商出悲絕絕其家掩有財物過半後兩傷寒相不知人者數月忽蘇蘇而言曰德初入冥只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志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爲人錄至官府見一圓荷鐵枷戴黑帽解於獄門兩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因起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哥誰我否恐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諸事殊未辦得爾來且可了其一我昔年取你家財所積甚盡猶有未竟者幸爲我供狀結絕恐視執前者一揮則因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唯存空枷頂更復如初恐觀其楚毒不忍復顧德義事爲供狀而出因大哭曰



今使相別我評未脫其款原編入懸至門外一吏持符引 卒  
徒數百若迎新官者白云泰山府君以君剛正好義故除府不  
應空回可暫充賀江巡按使者史厚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身  
謁玉者呈文舞懸一語實提紫額刻一主者前退回案神  
奉法不謹誤溺元人懸即判領至原地頭誅戮遲遲到封州大  
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未迎公可歸矣懸還賀州所居從屋飛  
下汗浹背而稱其妻方掛其畫像於牀頭焚香禱請益福神  
之應云

死相異類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直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八十乃

以爲彼習除直數文間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爲且  
革吏倪悅素積未敢死大書閻羅王林請衡書名衡覺以語  
其家前此二十年孟嘗夢當爲此職福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  
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  
迎閻羅王車中生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州之南門外時乾  
道二年安方得德說

泰山府君

孫點字興之鄆州人溫靖公隱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  
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板榜楊勛自江西餽肥郡境點  
出案還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卧内省之背史數人在旁點顧  
尸外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平左右口中嗚喘爲發書

疾蹟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橫召燕為泰山府君額吏曰此有石  
倪及徐指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指但有徐指  
辭元昇燕曰何用指大為誇更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  
石倪者字純初方持次物里紹興三年以官府未至詣臨安欲  
有所易得兵于抱劍郎中以七月申死徐指字正甫時為州學  
諭聞會生母戲之曰君往大山他日朋友海岱稱君為地也指  
聞倪死賦不樂從天寧寺長老慧勝學經紹興六年七月休日  
還家沐浴羅錦坐而述三人之死相去各三載皆以七月歿亦  
三年一變代云燕當官時秋一里胥死聞其貧即買其子俾代  
父齊家不敢憾于死者而感燕之德其子歿既亡燕以為候是  
吏為合錢買棺葬之域外里齊家至今歲時享祀之

魏錫冥官

魏錫字與善乃州新昌人樞密時奏名第一錫登科為均州判  
官時有監京西水寨者因行房立功并其子及婿四人皆得官  
部曲至十餘會所親告其伴藏非人欲謀殺朝使命置獄推鞠  
隨問即承至錄問即翻異最後遣錫探治於隨州錫盡問案蹟  
窮定錫本了無反叛之狀遂以身證其不然朝旨付刑寺看詳  
悉從釋放因家人百數與部曲數母感涕爭送錫錫後再調  
汀州判官淳熙十一年攝武平軍事黃衣卒持檄言奉委完某  
所置官錫以不可去為解明夜夢如初錫曰吾家皆在郡城獨  
居此邑相去頗遠幸為我展限黃衣去明日白晝丘于前曰此  
大山府君奉上帝命宣客問寢錫慰云必欲我去客我臨理懸

事分付發果然後辭別妻孥得于黃衣許之與期二十日乃且  
公破中郎乞襲職執事且移書同僚道所以郡守聽其未未至  
一程忽來沐浴臥坐而去雖所約之日恰兩旬云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夫某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  
某伴既入坐起而言曰伴張南入逸聞天符下除教授為陰司  
判官判罰之方有辦事之責不敢不將謁趙夫執扣其河人答  
曰郡中富人也行第七十一官以入渠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期  
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張華行皆不妄  
然已墮鬼地籍二年矣趙意色捨然遂厥疾不藥而死

趙季父進童

趙季父嘗為湖南臨都縣居臨安家安橋下有倉頭曰進童患  
疫疾而死乾道五年春季父出城往赤山謁興教寺見數他人  
行前面如琢玉風采照人一小童相隨全與進童類僕沈沈貴  
問之誠是也童還回拜向曰未幾為久齊公照恤及賜之棺殮  
至今不忘季父曰汝今在何處曰服侍進官人耳詣玉淨慈寺  
門裏密扣之曰此人任何官按手曰莫問冥官也進童入時門  
到清河坊逢皂衣人交肩過紫袍者抱其後將出剪刀去尺餘  
寬諸袖其人殊弗覺季父細視之衣原無傷復問童答曰此乃  
有福不用哀也隨於大門樹人中始不見

卷三

事分付發果然後辭別妻孥得千黃衣許之與期二十日乃且  
公破中郎乞襲執事且移書同僚道所以郡守聽其未未至  
一程忽來沐浴臥坐而去雖所約之日恰兩旬云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夫某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  
某伴既入坐起而言曰伴張南人逸聞天符下除教授為陰司  
判官判罰之方有辦事之責不敢不將謁趙夫執扣其河人答  
曰郡中富人也行第七十一言以入渠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期  
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張南行皆不妄  
然已墮鬼地籍二年矣趙意色捨然遂厥疾不藥而死

趙季父進童

趙季父嘗為湖南益都縣屠臨安家安橋下有倉頭曰進童患  
疫疾而死乾道五年春季父出城往赤山謁興教寺見數他人  
行前面如琢玉風采照人一小童相隨全與進童類僕沈貴  
問之誠是也童還回拜向曰未幾為久齊公照恤及賜之棺殮  
至今不忘季父曰汝今在何處曰服侍進官人耳詣玉淨慈寺  
門裏密扣之曰此人任何官按手曰莫問冥官也進童入時門  
到清河坊逢皂衣人交肩過紫袍者抱其後將出剪刀去尺餘  
寬諸袖其人殊弗覺季父細視之衣原無傷復問童答曰此乃  
有福不用哀也隨於大門樹人中始不見

卷三

為善報應類

法慧燃日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滿橋山川初禱不應遂臨安守往上天  
馳迎寶殿觀音發法身念令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  
過半矣苦行頭陀法惠者點燒于佛乞雙足右目以施即取  
鐵研投諸火殿令造紅蓮漿中燃香其上香燭繞起行雲滿空  
大雨傾注國境霑足法惠報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積  
既滿殊自喜之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致借一隔珠起不許二  
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  
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送還當白衣女半至在前引導法  
惠忽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然橋前走則山川蔚然而矣皆熟粉

紛而厚惠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昔日比又僧曾欲捨  
問女子忽四面湧一彈正中所燃日失聲大呼而落枯腹內已  
有物若鵝眼腥規如初漸大限善數具再問之時恰三十六日  
始橋六六送還之兆

鉢中觀音

吳江郭姬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郭氏姬年八十餘歲獨處草庵之  
下日乃于市願為人所備飯衣糧食之外畜其臘錢於藏餅欲  
盡觀音像夏四月隔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  
得故餅屢無壞缺而錢鏰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揚輝淨  
瓶皆具工製妙巧聖匪覺嘆以為不能及臣室王氏取去嘗一

室嚴奉留經事香火壽過百餘歲紹興中猶存頃吳斗南書明  
州民強一事全相似已載廣志中佛力不可思議普救示化不  
殊於同也

賀觀音

海州的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木之魚率五六  
十而及經涉歲時方可得五精巧費日致獲俸至六侍認者  
於藝尤工正擇按佛丹青一巧者及門過禮每願願血漬出美  
氣不可近摸腥魚一益遺之亦畫賀曰吾家絕業累世兵何以  
相汚其人曰君所畫不過真我難實行乞那收得一好本君欲  
之手賀喜洒掃淨室施之入至即及拒戶良久呼主人賀往視  
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燦然百寶莊嚴賀喚子弟焚香敬禮

遺失所在室中異香芬馥感數月不散由是畫名愈益彰

沈為益

陳豫章民提隄為器勝於他州而沈生音藝最精所蓄最多家  
業甚裕土人因其實曰沈為益平日好善樂施而奉佛尤謹  
上監寺殿室懸像設不整沈獨稱鼓鑿佛三能費數十萬弗  
靳其後年齒浸高生計日削髮于皆先淪亡惘惘莫顧因大雷  
出外死於城東僕尸在地無欲明日雷震大宇開閉城人李氏  
子乘馬過其處而見之問知為沈者李素性優好譚弄捨而言  
曰奉佛果報乃如是乎下為素誓願於其在報云洪州沈為  
益聖佛捨三舉一朝鐵凍死衣不死其聲觀者笑或謂其淺淺  
李知運家與妻言妻適懷妊及期遂就產不特生一男子乳

醫見左股間書字甚多不能讀以告李令視之乃平來所疏沈  
老之詞也喟然悔歎且驗其為己子亟令為治棺斂尸應埋兒  
至滿月抱浴字始不現李氏撫有體受數歲後發冢入學性謹  
穎博年纔弱冠請鄉舉或云已登第但不得其名蓋父宿世再  
報也並坐說

佛教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殿屋內古佛無手足或歸莊前  
供事之歲餘即有密警其家乃盜斂先告之凡二十三年建及  
間全人犯臨安獄竄伏皆并似夢狀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對曰  
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  
今為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悟濯明日果  
有鴛才臨井叱張今出既出欲刃之張曰亦丁小大乎其人疑  
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其告佛語其人撫然擲刀于地曰寬可解  
可不姑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  
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時所賊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  
日度其說之乃進去丁生孟河北民為金人養軍者

淫報寺

湖州弁山西南淫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林沒於  
姑蘇一子偉繼亡其後遂絕族人推其利至于析屋伐木及淫  
興之初無一操有進官方卜築獨以蘇直取寺基之半主僧  
法瓊清修持戒行屢該因果之說觀動止之惰不以介意他日  
瓊夢遊冥府主者據案執筆指壁間一圖示之曰見此圖否其

上所書皆賤賈隆報寺木人姓名未句者已死者也讀印而視之皆素所往還極信亦有已未句而尚亡恙者似似乎梅逢宮至憐愛慘無顏瘦首折衰之色而不得言禮聲急詣其家則聞以疾服藥數日不起是時寺既無才遠隔像一切藥靈服日淋燥或為人徙去善神一盤卦地上巧者失大為扣迴補算且疑施而證寺久之吳大父續結屋壁梯折腰傷骨殊極慘神未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數方其法用酒浸虎骨數匙黃芪牛膝單麻續斷乳香七品等而志能記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句而愈

張二十四郎

臨江軍曲水橋富室張二十四郎者兄弟四人事母以孝謹著

四人相友愛每夕送置酒燕樂又能施德於鄰閭其中富有水忠道器阻絕張氏其母費薪米沿門救餉賴以存者八十家乾道七年旱水積漲湖區張四發地處暴客四十餘輩聞其富謀劫近隔屠帖兒徐八亦盜也徐克夜召之飲酒以錢幣使為導地徐心以為不可明日烹豚醢酒報其德乃白之曰彼家行孝純仁吾一鄉獨受其惠久矣今若害之吾人夫所依必填溝壑願諸君勿以輕意困辱數張之陰德善事皆驚懷曰信如爾言我曹豈可輕發遂別去後二年徐所使携張酒者始告張張邀徐入室問故謝其全獲之恩為買田築屋贖還其家厚徐由是亦成家乃知人無不善徐居困可嘉耶聲克於一話一言之頃使能回心自悟是難能也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之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與人如同賦性剛介大將違其居鄉業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淨之餘所宜伸天其監之頃史曰向皆為燥熾唯陳一區獨存此事與余被觀察祝文同之

李二婆

鄂州民程李二婆居於南草市老而無子以鬻鹽自給淳熙乙巳市中夫大自北而南凡五里走燒屋盡數十間雜樓居去車亦不覺程之四鄰已笑程屋獨存門外幾兩席凡所挂畫薦線以香布略無少損一鄰歎其守越善後軍餉郭某呼問之曰天災如此汝屋何以得免亦有說乎對曰無所長但每日所賃鹽米買一斤以十八兩與之所過以活致年者一秤而已越郭聞而加敬厚遺錢帛而遺之

楊長者

無錫東鄉楊翁家饒於財而高禮好義一意國人之急得鄉井歡心稱爲長者暮歲就喙肉與每餐各立管但願考終命時不在歲月雖一葷一食必致此憐年且八十無疾而祖適以余夏棺食送死之具聞已宿辦然親個陳里皆感感咸相與言翁平昔積善如此而其沒正在三伏中大違素志天道冥茫真所驚馳及葬日樂殯帳重不堪解而負荷者倍常數猶不能轉拐刀人以為疑請于子弟啞匠各促才發闔室芬香覺人窺其中水銀

盈溢殆與尸等見者覺致致敬家人且悲且喜復掩之用十輩  
扶舉安然以行乃知向之所以重者似故欲人示去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早民告于軍司戶張玘子溫交陳檢視  
清泉鄉民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調闕杜交編責之  
謂其立異李曰我許當以實我家田不旱宜應歎天欺人且自  
欺乎必不可嘆之某處者曰今一榜榜第而若獨否官司必以  
他人為憂是獨善一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鳴率  
意少夜擲磚石擊其屋及屋民呼噪徹旦聞未定志遂公詳言  
恐之曰走使爾爾次政爾無事到有司不遇推一人償命耳李  
不復履已亦隨眾自列得以分數調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

木較不熟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之間故已無奈何乃  
邀道士數輩因所免之數建佛殿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則自  
闕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厘之收唯李田高下善熟

桂林走卒

呂應忠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與之約某日當還過期三日  
乃至呂怒怒斬之一府英故言汪聖錫通判府事持不可法見  
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使人或恩期必亡命不返既  
有是切奏請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呂覆然悟謝曰業已前難  
遂改明日姑引疾若自為之地明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  
釋之超感再生思誓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者與事相委益公  
有學校之舊倚借聲勢訟合同儕中言於國忠曰命杖俯為汪



素患其人將糾其事既而中止然周卻恨不置遣一獻與待書  
與泰超而疑之曰錄曹通大帥當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獻與  
家訪所以與慷慨曰我平生未嘗進出況於過京師乎且吾屬  
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資俸令今行費家然方舉室憂之未知所  
出超曰吾力能為汝辦萬錢置少俸時呂令聞張陽稱令超嘗  
為之役即往賜得錢持與與喜買酒去飲示以書與先醉卧  
超急就文簿書繳塞感與果謂汪者復賊之與不覺也後二日  
超復往謂之曰吾忍做命如臨安行甚遠汝果保此役當以書  
并錢授我我并候候為將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與大喜如其  
言超三月超歸以泰府親帖與與汪既受代運玉山明年超始  
具居出周生書示汪常遣信過海餉遺超无鎮丞相李素發舟

政是時泰方開告計之路數與大獄獄使此誇獨行汪必不  
超以一年能報恩圖已可尚而周智委曲終於莫事士大夫  
有所不始云

蘇貞外

明州定海縣人蘇貞外者性財重素聞于種不尚畝田產者必  
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運不取錢已而又賣  
既買又運至有數回者嘗泛海欲起郡稅樓便旋為四服所擊  
遂溺水舟人視其衣袋之不可得舟行如飛方欲呼次遂見一  
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履之符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  
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通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  
善報云

為是報恩願

李宗富馬

古州防禦使李宗富，言：「馮家院五虎門得者為妻，竊乘騎首至者前，覺蹤爭坐地，歸責圍者以為狗之不至，故無力而蹤留之。圍入籠下，鞭其馬曰：『我日具錫林，奈汝甚謹，及反為我累，抑是夜多夢一男子，衣衣衣衣，未解曰：『我前生為人，作蜀邑宰，不能自愛，以貧虛濟其私，難幸逃冤網而死，彼陰譴遂為公馬，昨因病肺炎，足非困人之罪，既累受笞，我亦難處。此矣，今與公別，拜而去，今寤外報馬死法，當赴官信制，以報故恩之為輸錢百司理之域外，時紹興二十年。』」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為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養豕，紹興四年死，死之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為再生，甚喜，遂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妪，猶與是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禪講主施成蓮華天色，晴爽，衣車繞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留回及暮，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蓋之。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頗賸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津，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牯當日產一犢，腹下黑，而毛相間，或保正李政四字，字如紫，宰者三錢了了，可讓，每妻子到，傍飯波下，兩半為虎所食，骨肉皆盡，惟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稅志，訓即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志中

歷書之森又獨異也

符瑞體

慶元己卯夏淮浙疫爲大作嘉興城內至秋日斃百餘人民麻  
於者好善樂施平時惟以莊嚴佛刹印經呪爲務值此急哉推  
不忍之心擇招老醫與詣病者家逐一診視書其姓名者所患  
陰陽二証於其下歸取藥料盡棄許良之屬持以贈之甚貧不  
能自存則濟之以數木賴以安者極衆郡守屠解旦周卿聞而  
喜曰此亦不易得未知其人爲誰扣之左右命一吏往詢詳細  
將稱官鑑助之孔目吏符瑞體在傍遙言曰其人爲蘇軾故在  
蘇作興押鹹坊泰家則作此沒不唯有意軾沒正段欲形迹州  
府耳慶納其語迨所運吏還方論於之博施即應聲曰渠安形

迹我也轉聞之懼立謝醫安藥閉戶不出數有就索藥者亦不  
敢與處符之造訪常悒悒焉旬日符病未幾而死一柳之人或  
謂天寶錄之云嘉彥發說

陳唐兄弟

南城人陳唐與其弟寬皆以不善於鄉里慶元二年秋其姪  
子損夢爲官所逮及至則城隍廟也王冠服正坐進者執聲白  
曰遭到陳唐子損知爲誤即押訴曰子損是陳唐之姪恐非合  
來王令說平坐殿跡且言父損名字及今歲當館之處樹數甚  
至王顧左右曰此豈細事誤勾吳誤勾吳命放還子損語與友  
生鄭景文說爲唐曼已而唐亦尋到城隍廟其間略同就令原  
遣吏押赴張大王廟唐隨以往即夢覺以告妻于極鬼之張王

昔非廣德湖山之神蓋主溫卽者越數日閩門大疫唐宣周時  
七竅流血死唐母妻定子及家人婢僕相感往來治平寺二尼  
巫隨生為治病者凡二十餘家致奉死

紹陽雷震

慶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號城大雷震城下一宮舟載未  
三百石客于倉息無狀皆以水得濕仍難隱故夫和將載注下  
江取摩馬是日震其途頂過子履版悉穿 未況江中顆粒不  
存客亦斃死哭而歸湖又沙雲舟一僧王揚按閩算簿書雷  
伏下兩謀之賊斷為二曾上未判痕如小斗者十數此處書雷  
度僧七八員一惠年相所震者尤食尊開并斗為輕重大入小  
出故學天誅其徒秘不許泄而里愚偏知之矣玉仙觀陳道士

俗家屠橫爐步從家二女子年十八九歲而雷夫所在當時  
訪得少女於福岸舉體無傷處但髮家如龜其長女不見凡三  
宿始得之山上能談所見云故人從空而起百餘丈到一山具  
中宮殿屋虛花竹園沼別一處者唐甚多主人侮服使視或未  
要或奉筮或布帛或錢寶語之曰此物皆有所待隨世人所為  
好事惡事擬以付之惡則惡承以未分明不備今令汝歸可一  
一番語鄉俗也恍然而寤

卷四

僧道惡報門

僧受惡報類

普光寺僧



昔非廣德湖山之神蓋主溫卽者越數日閩門大疫唐宣宗時  
七竅流血死唐母妻定子及家人婢僕相感往來治平寺二尼  
巫隨生為治病者凡二十餘家致奉死

紹陽雷震

慶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號城大雷震城下一宮丹甍未  
三百石客于食息無狀皆以水得濕仍難離故夫和將載注下  
江取摩鳥足日震其途頂過于履版悉穿 未況江中顆粒不  
存客亦斃死哭而歸湖又沙雲舟一楫五楫按閩算海書雷  
伏下兩謀之職斷為二曾上未判痕如小斗者十數此處雷  
度消七八員一惠年祠所震者尤食尊開并斗為輕重大入小  
出故學天誅其徒秘不許泄而里愚偏知之矣玉仙觀陳道士

俗家屠犢爐步從家二女子年十八九歲而雷失所在當時  
訪得少女於福岸舉體無傷處但髮如薔其長女不見凡三  
宿始得之山上能談所見云故人從空而起百餘丈到一山具  
中宮殿屋虛花竹園沼別一處者唐甚多主人侮服使視或未  
要或奉筮或布帛或錢寶語之曰此物皆有所待隨世人所為  
好事惡事推以付之惡則惡承以未分明不細令汝歸可一  
一番語鄉俗也恍然而寤

卷四

僧道惡報門

僧受惡報類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善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他  
士嗜酒不檢一意揮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遂其家因卧闕  
一寒甚忍昏不知人舉室驚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地問其  
所苦始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傷醫孔盾璋視之  
乃短驢尾白皮廣闊突出父吳饒狀空搖急掩其衣愈痛切復  
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逾體生毛首面已肉腫  
形數日踰鬣俱備兩耳起翹然嗥鳴四肢地卓立僅成  
真驢家人欲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戒其惡報以  
懲後來知殺之是逆天背理也將為若家不利於是畜于廄中  
而弗飽嘗動驢嘶鳴不止且軋軋人試舉鞭置前則舉耳以侍  
若喜色負靈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法道變俄寃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邱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  
延壽堂忽變形作鐵蛇頭目極大額竇炯青口吐猛火人以食  
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老令為請過法師救  
之謂曰汝生前想有惡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為請呪解  
釋病僧久之自言曰向時在靈山慧日寺作典座道者住衆日  
積酒一升後作江州龍仁副院將寬利米沽酒有足二罪法師  
曰汝既知悔吾教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吞然而騰天明方醒  
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矣

紫泥賦

澗僧覺開紫泥與西東處病困入冥見大池百畝紫泥滿中



漫信不知其虛數自強以下皆沒於泥獨寓其首出兩手津經  
若聞讀狀吏引登見玉王乃故人陳世則秀才也謂登曰此假  
名擊泥專治僧之員經債者若宿世能戒論則滿足可脫不然  
目無所見唯時遇電光能讀千數字永論此苦無有既期吾與  
師厚善故以相語乃敢使回

道士急報類

備詳知宮

豐相之堂室中居建州有道士朱錫與視之蓋京師上清儲伴  
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己非入竊竊有所備明日將託身為  
犬實在尚書宅願或家人善視我輩公驚曰平生有違行何  
為爾對曰業初修道我本無隱憂全一事獲罪於天何靈問甚

故停宮而言某以朝北方點蘇氏學因是請居去儲伴碑文坐  
是受讀置曰上善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  
相風指耳言說矣所在且而火生乎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  
為黃冠云

卷五

入冥門

運改類

韓新王

紹興二十五年韓新王病為詔王繼先往診視至則已亡邊尋  
復起言為四年走去定知死矣中堂忽有所思吾心中三事未  
了了不料死期遂至如俱無窮所恨大宮曹金釘朱戶監門者



漫信不知其虛數自強以下皆沒於泥獨寓其首出兩手津經  
若聞讀狀吏引登見玉王乃故人陳世則秀才也謂登曰此假  
名擊泥專治僧之員經債者若宿世能戒論則滿足可脫不然  
目無所見唯時遇電光能讀千數字永論此苦無有既期吾與  
師厚善故以相語乃敢使回

道士急報類

備詳知宮

豐相之堂室中居建州有道士朱錫與視之蓋京師上清儲伴  
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己非入竊竊有所備明日將託身為  
大寶在高書宅願成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平生有違行何  
為爾對曰業初修道我本無隱憂全一事獲罪於天何靈問甚

故停宮而言某以朝北方點蘇氏學因是請愿去儲伴碑文坐  
是受讀置曰上善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  
相風指耳言說矣所在且而火生乎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  
為黃冠云

卷五

入冥門

道改類

韓新王

紹興二十五年韓新王病為詔王繼先往診視至則已亡邊尋  
復起言為四年走去定知死矣中堂忽有所思吾心中三事未  
了了不料死期遂至知俱無窮所恨大富貴金釘朱戶監門者



冠裳嚴潔頓足宮容狀聽主飲湯二卒不得入別有兩侍史傳  
立庭下聞其中贊引之聲如世間呵脚下者皆揮衣簾主者威  
服據案成批爾然探香并廳相見較寒溫體生定怡認爲晏景  
初尚言晏云適遣人相迎時在進有所思何也香起拱白曰正  
謂三事未了而之死地是以不能忘一者世忠久仰將帥殺人  
至多雖王事當然顧安得無狂瀝擬欲建黃綠大營然托濟之  
恩解冤釋結二者仲委頭多未辦分付政令有父母歸之無者  
惟之三者外間舉債負錢非慮身沒之後子孫遺棄不無他人  
欲志雙契春元為後宮今誓不能為矣晏公云若郡王不起  
此念冥間亦不以官復奉侍也當令郡王且遲不知幾日可了  
香曰一月足矣晏云客為妾請如期歸來乃得活函命管所照

一月昏華逐璧奩

程朝歌補盜

景德鎮程某散朝宣和初為高郵尉境內多寇盜雖聞捕獲輒  
為其黨篡取以去翠剛是屢適上官誨責他日擒四暴魁於湖  
草間即命弓馬兵當為兩最首其徒因此逃散草莽枝還鄉舉  
室染疫瘞一夕昏昏如逝旦而豁然為家人說昨正熟寐夢兩  
朱衣吏來為至門直入室取文書置案上進我甚急遂隨以去  
到官府殿宇華煥金碧香日吏押詣庭下見四人斷首被血在  
傍亟斬首之仰望殿上三人正面而前謂服道冠中衣黃在左  
右衣青右主者叱問汝只是一縣尉何得向日權斬四人對曰  
此等作大惡殺人至多才成擒奉被奪去況於前欲拒固宜

殺之舉乎復曰固若生致正刑格當得實亦所不暇恤也左生  
者大呼曰此王法也釋草無辜可速押曰兩吏復尋出門陟庭  
嶺足力疲困擬欲少休適鎮仆而醒汗沃如淚從此平安家人  
以此愈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